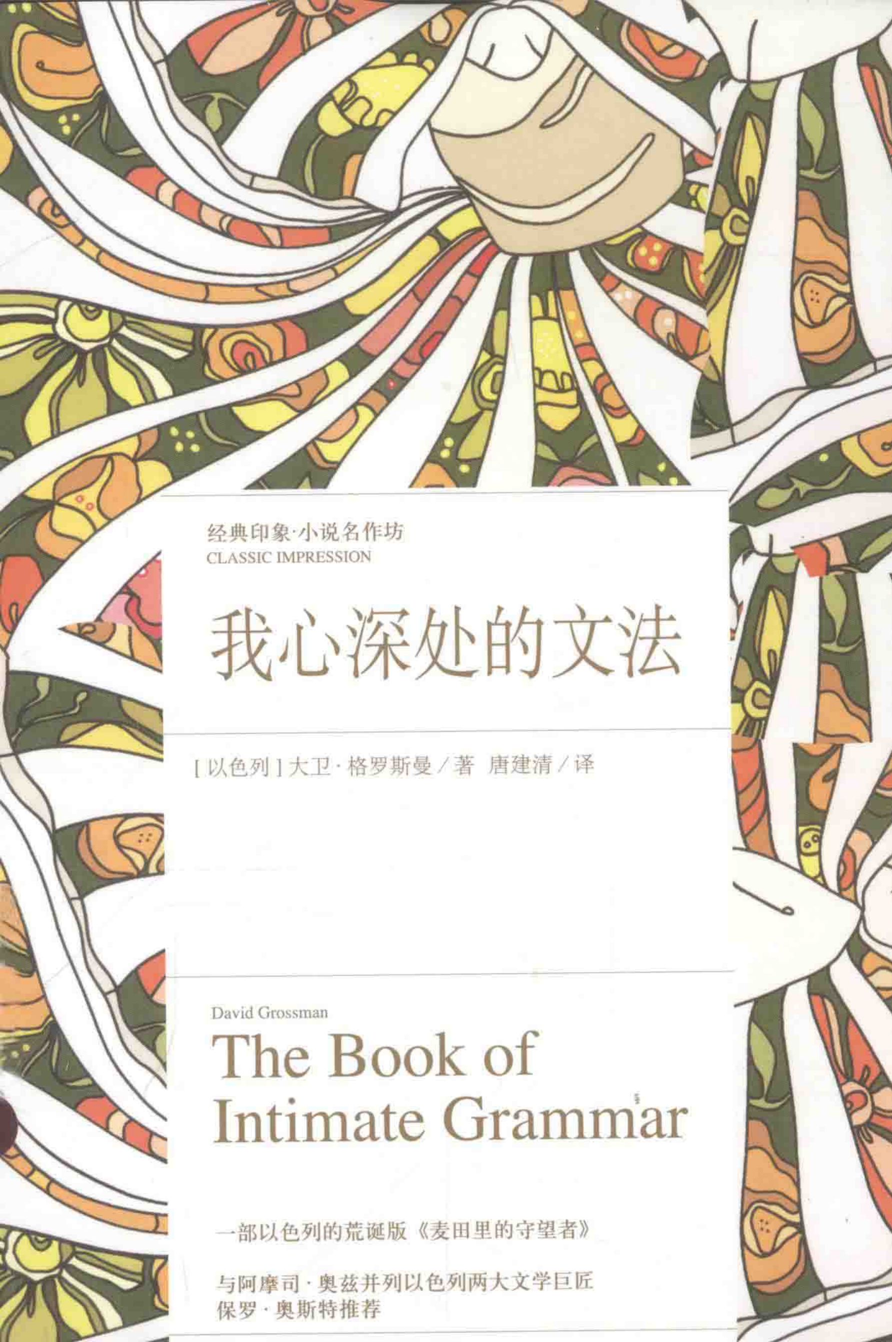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我心深处的文法

[以色列] 大卫·格罗斯曼 / 著 唐建清 / 译

David Grossman

The Book of Intimate Grammar

一部以色列的荒诞版《麦田里的守望者》

与阿摩司·奥兹并列以色列两大文学巨匠
保罗·奥斯特推荐



在文学世界的名人堂里，有几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君特·格拉斯笔下敲“铁皮鼓”的奥斯卡、贡布罗维奇那个返老还童的作家尤瑟夫，现在可以再加上一位：大卫·格罗斯曼《我心深处的文法》中的男孩艾伦。在十三岁犹太成年礼后，艾伦停止了发育，永远孤独而悲伤地停留在自己的纯真年代。奇特的是，这些关于长不大的孩子的小说本身也像是没有长大，无论是风格还是形式，它们都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中规中矩、老成持重，它们像童年般魔幻、飞跃、轻盈，但却毫不幼稚——因为里面有真切的、如童年般无辜的痛苦。

继其 1989 年的杰作《证之于：爱》后，格罗斯曼在《我心深处的文法》中继续探索儿童充满挫折、屡受创伤的内心世界。这本新书，让格罗斯曼巩固了他世界级小说家的地位。

——美国《费城问询者报》

作为以色列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格罗斯曼展现了一场以色列民族的成年礼，足以与塞林格和戈尔丁相媲美……借助精湛的技巧，格罗斯曼表达了在失去童年世界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巨大痛苦。

——美国《图书馆杂志》



西湖书语



世界文学经典印象

上架建议：外国名著
ISBN 978-7-5339-4022-5
9 787533 940225
定价：36.00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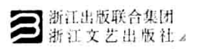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我心深处的文法

[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著 唐建清/译

David Grossman

The Book of Intimate Grammar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深处的文法 /［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Grossman，David）著；唐建清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10
（经典印象译丛）
ISBN 978-7-5339-4022-5
Ⅰ.①我… Ⅱ.①格… ②唐… Ⅲ.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1272 号

原书名：The Book of Intimate Grammar
作者：David Grossman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0-114 号

我心深处的文法
作　　者：［以色列］大卫·格罗斯曼
译　　者：唐建清
责任编辑：曹　洁　郭贤路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276 千字
印张：12.625
插页：5
书号：ISBN 978-7-5339-4022-5
定价：36.00 元（精）

1

艾伦踮起脚来，以便更清楚地看到下面那条街，妈妈和爸爸正好出来透透气，一整天都很闷热。从这儿看，他们看起来小小的。他的嘴唇碰到金属百叶窗，一股灰尘的味道。他瞪大了眼睛。这么看不太得体。从上往下看。他们在下面就像玩具娃娃，走路慢吞吞的胖娃娃，个子矮，还大摇大摆。看起来不雅观，但很有趣，也有点怕人。麻烦是，扎克和基甸也看到了他们。他自己还不能走开。快点[1]，我们走吧，扎克咕哝着说，他鼻子紧贴着百叶窗。要是被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女人发现了，我们可就要出名啦。嘿，艾伦小声说，卡米内两口子来了。老卡米内快要死了，基甸说。没见到他脸色蜡黄吗？一看就知道。

妈妈和爸爸停下来和住A单元的卡米内两口子说话。他们

---

① 原文为阿拉伯语 Y'alla。(以下译注如无特别说明，则均为译者所加，不再逐一标注。)

的身影出没在枝繁叶茂的无花果树后面。什么也别问，艾斯特·卡米内叹口气说。说话声断断续续传到四楼的窗口。可怜的阿维格多——她摇摇头——他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妈妈咂咂舌头：谁要落到医生手里，只能听天由命啦。他们为了毕业实习会把你切成碎片。阿维格多·卡米内像往常一样伛偻着身子，茫然地看着喋喋不休的妻子。你不会相信这是多大的开销，她抱怨着，要吃药，要增加营养，每次透析后还要打车回家。要是你问我，妈妈说，她和爸爸还在溜达，她巴不得摆脱他，对她来说，他太烧钱了——艾伦看见她动着嘴唇，猜想她在说些什么——他死后，卡米内太太希望勾住谁呢，她头发已掉了不少，嫁妆好像也不多；用蓬松的头发来遮掩也骗不了什么人，秃顶露出一大块呢。爸爸只是照例点点头，留意着人行道上的一小堆垃圾：一张破报纸，一块柠檬皮。现在别看，斯特拉什诺夫来了，妈妈说，她的嘴唇拧出一个苦涩的微笑。你以为这个势利的家伙会打招呼？你好，斯特拉什诺夫，家里都好吧？

那是你父亲，艾伦脱口说。快点，我们走吧，基甸说着，站在窗口发呆：他父亲，衣冠楚楚，穿着涤纶裤子，甚至在这个闷热的天气还打着领带。斯特拉什诺夫先生倨傲地点点头，一边走一边噘了噘嘴唇。好吧，也算是打招呼了；觉得他对我们够好的了，是吧？爸爸挡住了他的路。这是从……大学回家吗？斯特拉什诺夫先生又噘了噘嘴。哈，他说话之前，张口打招呼之前先得做个鬼脸，生怕咽进一点儿空气，是吧？他妻子得打字，打得手指都要断了，因为这位知识分子大教授挣不到过体面生活的钱，妈妈嘘了一声，挥挥手说再见，身子仿佛怕

冷似的抖了一下。

来啊，艾瑞[1]，我们走吧，基甸说着转身离开窗口。但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艾伦小声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一下子害怕了？扎克和基甸互相看了一眼。瞧，艾瑞，基甸说，低头看着脚上的凉鞋，实际上……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在我们进来前——现在别说！艾伦发起火来，我们照章办事！他大步走回房间中央，扎克和基甸无奈地跟着他，直到也被这个他们闯入的圣地，这个在一幢热气腾腾的公寓楼中意外发现的清凉之地所迷住；他们踮着脚，跟在他后面，走在铺着方格地毯的地板上，绕过客厅里那架黑色大钢琴；艾伦指指书架上的一组三个象牙人物，接着停下来，注视着另一个架子上的几个塑像：一组裸体男女，拉着手在跳舞，一个男孩手托着下巴，一段婀娜的身躯——他突然想起他那把中间开裂、琴弦全都磨损的旧吉他；他自学着弹一些曲子，姐姐尤希喜欢听他弹奏，但妈妈和爸爸说别买新的了，一年半后他就要受成年礼[2]，他们为他设想了别的计划。艾伦踱着步，心里生气，他在一幅油画前停下来，悬崖上耸立着一座城堡，看上去好像随时都可能塌落到海中。她和她的画，他双手放在屁股上咕哝道，你要画成这样必定是个疯子[3]哦。基甸也说，是的，那就是我父亲叫作“现代艺术”的玩意儿。艾伦想到他会这么说。真造作，真可笑，我就想拿把锤子把它砸成碎片。他激昂地说，还用脚踢墙。接着，

---

① 艾瑞(Ari)是艾伦(Aron)的昵称。

② 犹太男孩通常13岁就要行成年礼或受戒礼(bar mitzvah)，开始负有宗教义务。

③ 原文为意第绪语 meshuggeneh。

他静下来：那架钢琴似乎轰隆一声发出警告。

走吧，扎克大声说，我们还没有看够吗？不够，我们还没有找到证据，艾伦说着转身走开。真无语了，你说她的那些东西连个影儿都没有，扎克说。是噢，她没有影儿，艾伦尖声说，他察看着堆满书的架子。她为什么整个夏天都带着一把阳伞，我们跟踪她的时候出了什么事，她为什么从房子和树丛后面偷偷溜走？想愚弄我们，这就是原因；扎克哼了一声，他侧过身子，一条腿压着另一条腿，显得无奈。他额头很宽，臃肿的脸怒气冲冲地朝着艾伦。接着，他透过百叶窗朝外看，但又退了回来。

艾伦注意到了，也跟着朝外看。楼下，无花果树下，一个体格魁梧的男人正焦急地回头张望。基甸也往外看。这男人走近一辆绿色的小型菲亚特，从口袋里摸车钥匙。艾伦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个人，但咚咚一阵心跳，他知道这男人是谁了。他曾经听大人们说，扎克的母亲，马尔卡·斯密坦卡身边有人。他开始到处跟着她，她一出门他就盯着，但他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人在她身边。此刻，这个大块头男人紧紧皮带，理理稀薄的头发，钻进了汽车。扎克的嘴唇动了动，不出声地咒骂了一句，尖锐的报警声一直传到非洲，他父亲在那儿为以色列的水厂开推土机。孩子们呆呆地站在窗口。艾伦感到伤心：基甸看到过那个身边的人，他的基甸，一个冰清玉洁的人；每当扎克说一个笑话，他和艾伦就会礼貌地笑笑，看着别处。过了一会，他们默默地站在一起，不敢挪动；这时，扎克的母亲出现在阳台上，穿着浴衣，叫他回家吃午饭。下午五点她让他吃午饭，绿色菲亚特开走时妈妈说；我们不想邀请**她**参加成年礼，

就这样。有了**他**，我不会再跟**她**握手。她在叫你，艾伦轻声说。操心你自己的事，扎克吼道，我不饿，我们再看点别的。

他们在光线暗下来的房间中又逗留了一会，之后，像溪流中的鲱鱼，慢慢地由过道走进埃德娜·布卢姆的卧室，他们在那儿静静地转了一圈，经过铺得整齐的床、上面有装饰镜的梳妆台、小水盆……尼龙长袜搭在椅子上。扎克和基甸互相瞅一眼，脸上起了淡淡的红晕，但艾伦什么也没看见，他正专注地看着占了半面墙的一幅画。"瞧这家伙。"扎克示意基甸，基甸明白发生了什么，便马上抓起艾伦的手。我们走吧，艾瑞，他不安地说，你要是待着不走，会有麻烦的。但艾伦只是抽回手，仍然注视着画中前景上一匹被束缚的马，模仿着那马因痛苦而扭曲的嘴唇；他们称这种垃圾为"现代艺术"？但他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那匹气喘吁吁的马。来吧，别发呆了！基甸叫起来，而艾伦看到了马蹄下死去的人，接着认出了公牛的形状，只是它眼睛的位置不对，这副样子看起来非常古怪；接着，他看到了被折磨过的脸、伤痕累累的身体，还有背景上徘徊着的女子，手里拿着灯。他想要同这种"现代艺术"打上一架，随之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客厅——他们去哪儿啦，我困在这儿了——但他发现自己又在看那幅画，这真是奇怪，但愿我能画一匹更好看的马，我绝对能画一头更好看的公牛，我在描摹"绿牛"奶酪标签时有过很多的练习。但突然他热泪盈眶，大颗泪珠仿佛地下水汩汩而出。怎么啦，傻瓜，哭得像个女孩子？我不是女孩子。你们才是呢。要是爸爸此刻看到你这副样子！谁在乎。让他嘲笑我吧。让他跑回家告诉妈妈。小艾伦对我们玩"艺术"，要做一个知识分子哦。

艾瑞！基甸在门口不耐烦地叫道。他讨厌等人。但艾伦没回答。基甸朝房间里仔细看了一下，他的目光落到书架上起装饰作用的一个有着粉红色嘴唇的大海螺。她从哪儿找到这么个令人作呕的东西，他冷笑一声说，想想吧，快走啊，她会逮住我们的；他刚要跑出去，但停下脚步，回头又看了一眼那个莫名其妙的海螺，它栩栩如生，似乎缠绕在一个看不见的物体上。再见！他走了出去，一步三个阶梯，后面紧跟着扎克，去他的神经质的埃德娜·布卢姆小姐，去她的画画和她的火柴杆似的家具，但艾伦，他们知道，稍后会因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儿而朝他们吼叫。

艾伦晃晃一块迷人的镇纸，看着雪落在寂寞的登山者身上，让自己伴随他们经受这场暴风雪。正门边摆放着一列穿制服的玩具士兵，和施米克与伊塔卡去国外旅行时收集的是同一种，只不过她的这些站得笔挺的卫兵和大胡子宪兵排列成壮观的队形，有希腊的、土耳其的、英国和法国的，就像一支国际纵队；接着，艾伦又不经意地回到那幅画前。起先他面对着它，接着转过身去，随之又回过来呆呆地看着；他闭上眼睛，顺从地张开双臂，舞蹈般地后退一小步，踩着迂回的步子，像只迷失方向的美洲豹，又像一个密探撞上了自己的镜中形象；他挠挠擦痛的皮肤，回头张望一下，要是那幅画从墙上下来，开始跟着他，咋办？那死者手中的长剑开出一朵花来，突然间四处浮现的眼睛吓得人想夺命狂奔。

埃德娜·布卢姆纯洁无瑕。哦嗬，就看看那些东西，他脑袋瓜里响起妈妈的嘘声，都是什么垃圾玩意，但在他看来，这可是望尘莫及啊，有朝一日，一位骑士会闯入这座为魔法所困

的城堡，打破魔咒，然后——艾伦一阵颤抖，抱紧了双臂。

他在冰箱前停下。你以为这是一个橱柜，能够随意打开吗？如果你要什么东西，就跟我说。他抓住把手。真神奇。饥饿的角落，又是妈妈刺耳的声音：一个素食主义者的冰箱。一个老处女的厨房。我告诉你，这是不自然的！他同意，这冰箱很干净、很空旷，但没有肉，没有鸡，没有腊肠，没有药瓶子或带到诊所去的样本什么的；冰箱里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两根干瘪的黄瓜、一罐酸奶油、一瓶牛奶、餐巾包着的半个苹果、一碗白奶酪。然而这冰箱外观漂亮，完好无损。他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急于了解更多的东西，弄清楚她这种清苦生活的秘密。你疯了吗？她可能马上就回来，会当场抓住你。不，她永远不会伤害我：我英勇的骑士，你终于来啦。接着，他急忙走到卫生间，痛快地撒了一泡尿。说不定，哪一天他甚至会在这儿拉屎；为操练这种可能性，他脱下裤子，坐到马桶上，这儿到处都很芳香明亮，他晃荡着裤子褪到一半的双腿；门后面另有一幅画，一头跪着的公牛，一位美丽的夫人抚摸着牛背。没错，为什么不呢，他可以在这儿拉屎。他利索地拉好拉链，朝马桶里旋转的水流笑了笑。不用害怕马桶里会有什么令人厌恶的意外出现。

艾伦透过百叶窗最后看了一眼。妈妈和爸爸就要进门去，但正当他们走到无花果树的时候，埃德娜·布卢姆从对面出现了；苗条、孩子气的埃德娜·布卢姆，她毛茸茸的黄头发在树叶间闪着光彩。好吧，我们来看看，你现在是否还有胆量。晚上好，布卢姆小姐。晚上好，克莱因菲尔德太太，克莱因菲尔德先生。今天你看起来有点累，布卢姆小姐。哦，我得工作养

活自己啊，克莱因菲尔德太太。那是，但你脸色真的不好。哈，你没看出来吗，摩西？她看你的时候脸都红啦。嘿，小欣达，你真有想象力，她这样一个女孩和我这样一个男人。你应该放松放松，悠着点，布卢姆小姐，日子还长着呢。哈，她做什么都很背。说什么呢，小欣达，她还是一个姑娘。这种事情该我来判断，摩西，对你来说，她还很年轻，但我看她的牙齿，牙齿骗不了人，她肯定有三十八岁了。那她也许对男人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哈！你没见她那副眼神，活像要把你吞了，小绵羊[1]兮兮的，一本正经，屁咧，屁咧——再见，布卢姆小姐，别心急。好的，谢谢，再见。艾伦一直看着她走开；原本还有二十五秒可以用他的万能钥匙来锁上门，但他忍不住最后看上一眼，现在她进大楼了，现在她上楼了，现在她已到楼上了，夺命狂奔哦。

等等。

因为妈妈和爸爸一转身，她就跟他们玩了一个花招：她没有上楼进自己的套间，她在门厅等着，待他们进了B单元大门，这才悄无声息、敏捷轻快地再次现身；艾伦心跳加快，这么看来，她也有心计，她也有秘密；她在茂盛的无花果树下逗留，像个娇小的新娘顺从于它，呼吸着它的芬芳，娇嫩的手抚摸着粗壮的树干。突然，她颤抖起来。爸爸在那儿。他又回来了。他怎么知道？他向树下走去，站到她身边。他是一个魁梧

[1] 原文为意第绪语 lemaleh。意第绪语中后缀 leh 有“小”的意思，人名后加此后缀表示一种亲昵。下文的“小妈妈”(Mamaleh)、“小尤希”(Yochileh)、“小艾伦”(Aronaleh)亦属于这种用法。

的男人，身躯有她两个大。一头公牛和一台起重机。但妈妈去哪儿了？宽大的叶子沙沙响，既是隐藏，也是披露。“摩西!”她从远处喊爸爸。爸爸耸了耸肩膀。接着，他伸起手，拍了拍树枝，一团小昆虫纷纷落下。埃德娜急忙躲闪。爸爸看着别处。“摩西!”妈妈在门厅喊，手里拿着钥匙，“他去哪儿啦?”“瞧，我有预感，布卢姆小姐。”爸爸说，他的话飘到四楼窗口。“什么预感，克莱因菲尔德先生?”她侧过下巴，但避免看他的眼睛。她光滑白皙的脖子上起了红晕，只有艾伦看到。“这棵树病了。”爸爸简单地说。他们的目光并不相接。他们借树说话。“我的无花果树病了?”埃德娜轻声说，她感到伤心、震惊，虽然这棵树属于大家。

当妈妈返回的时候，那三个男孩和埃德娜·布卢姆都站在无花果树下。妈妈一眼就看明白了。她眼神中隐约有某种东西。她四处寻找爸爸，眯着眼睛疑惑地朝树上看看。最后她看见了他晃荡着的肉鼓鼓的红色脚后跟。她耐着性子叫他的名字。树叶乱颤，爸爸快活的脸在树枝间显现。“哦哦哦，”他回应道，“这棵树满是疮疤，小妈妈，得好好治一下。”妈妈噘起嘴，将领口拉紧一些。接着，她猛地转身，快步走回家去。

2

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的路上在罗马尼亚人开的药店稍作停留，之后他洗了澡，换上干净的汗衫，在食品储藏室里那张称为“小跛子”的桌子旁坐下来，为无花果树准备药膏。他先将粉末混好，再加上水，挤一管味道难闻的软膏，他专注地搅

拌，红通通的大脸起了褶皱。妈妈在他背后伸头看着。树病了，她冷笑道，你得硬起心肠，砍掉烂枝，人再没脑子，再迟钝也会这么告诉你。只有这样，才能让树好好地长。爸爸只是点了点头，小心地从一只小瓶中倒出几滴药水来，舌头紧紧地抵着牙齿。

接着，他爬上厨房中那个摇摇晃晃的梯子，在放杂物的小阁楼里翻找起来。灰尘纷纷落下来，妈妈一直看着他，直到她突然感觉胸口像是遭到重击；果然如此，她跑到外面的阳台上，莉莉奶奶正趴在栏杆上，险些掉下去。妈妈用手臂抱住她，把她拖回房间。躺下来，妈咪，晚饭还没好，你为什么瞪着眼睛，是我，欣达，没人来切开你的喉咙；来，腿抬起来，躺好，别哭啦，你该睡一会了；看看墙上可爱的画，看看树上的鹦鹉和猴子，你成全了它们，妈咪，那是你绣的。现在你就歇一会。她用苏格兰呢毯给莉莉奶奶盖好，一直盖到下巴，将毯子四角塞到床垫下，便急匆匆走回厨房。“你只知道弄你的傻玩意，摩西。”她说着，将尼龙袋放在水池中拍打，用人造黄油上的蜡纸擦干，“你自己的母亲差点从阳台上摔下去，你还在这儿胡闹；说实话，你真是固执。”“我找到了，”他叫道，他从阁楼里钻出来，一头灰尘，手里拿着一个肾形的调色板，“我就知道我放那儿了。”

他小心地爬下摇摇晃晃的梯子，擦去尤希的调色板上的灰尘和颜料。“你最好弄清楚她不再要用了。”妈妈低声说，“你知道尤希，她会生气的。”“拿走，再拿，把什么都拿走，”尤希在卧室里叫道，“我永远也成不了一个艺术家。”或成不了一个舞蹈家什么的，她愤愤地自言自语，我应该坚持画画，那就没

人会在乎我腿粗腿细了。

爸爸走出去，关上了门，小心地端着盛了药膏的调色板。门外，艾伦和扎克·斯密坦卡骑着自行车玩游戏。艾伦像个斗牛士似的倾斜身子，他转弯太快，没有看见那张凶猛的红脸朝他冲过来，直到他发现自己躺在人行道上，扎克的自行车卡在了他的两个车轮之间。

爸爸放下调色板，朝他们奔过来。“你这个小耗子，你这个臭爬虫!”艾伦尖叫起来，他强忍着泪水，爸爸用他结实的手臂抱住他。“你等着，我要把你揍扁了!”他朝扎克挥着小拳头，脚乱踢。“让我揍他，让我揍他!”扎克对他的举动感到惊慌，半真半假地回打着，并咒骂艾伦，称他是讨厌的骗子。“想找我碴，克莱因菲尔德？嗯？嗯？想找我碴?”他叫起来，声音越来越高，因为他不知道说什么更好。爸爸用那只空着的手将扎克拎起来，看到两个孩子在他手臂里面面相觑，互相挥着拳头，就忍不住大笑:瘦小的艾伦扭动着，不停地咒骂扎克和他的自行车，扎克高声回击:“你想找我碴？嗯？嗯?”他长着塌鼻的脸气得通红。爸爸的手臂一用力，他们也就不再吭气了。爸爸笑着将他们放下来，他们还没站稳就又互相攻击。扎克回过神来，开始抱怨艾伦是耍阴谋、自作聪明的家伙。但那些是规则啊，艾伦嚷道，你骑得猛，你冲上来，接着你尽快溜走;扎克如此笨手笨脚，活像一个机器人、一只乌龟、一只蜗牛，这是他的错？爸爸听了这些话皱起了眉头。“行了!”他叫道，“闭嘴！还第一次听你这么能说会道，大嘴巴!”他马上意识到他的语调过于严厉，有点后悔，便摸了摸艾伦那柔软的黄头发;接着，他注意到扎克眼神中悲伤的表情，就用力地抱了

抱他，挠挠他满是乱发的头。两个男孩在爸爸温暖的大手的安抚下感到了安慰。扎克侧身避免碰到他腿上生硬的汗毛。

“去吧，你们两个，玩去吧，再让我听见你们吵架，够你们受的。”艾伦先走开，爸爸拍拍扎克的肩膀，“嗨[1]，扎克里[2]，骑上你的自行车。我会在树这儿看着你。”

爸爸爬上那棵无花果树，在一根树枝上坐稳了。艾伦将车轮在两膝间夹紧，将龙头扳正。爸爸拨开树叶，让扎克把他放在篱笆上的调色板递给他。艾伦用力地压自行车的挡泥板，差点把皮肤划破了。

爸爸往后靠着。树叶展开来摩挲他的脸，像小马亲热地依偎着他。他嗅着无花果树那麝香般的气味，双手抚摸着粗壮的树干。随后，他脱掉塑料拖鞋，将回到树边来的扎克吓了一跳，他像只受惊吓的小猫一样跳起来。

爸爸就像工匠一样，庄重、细致地将他的工具摆好，他一个一个扳响指关节。接着，他左右晃动，察看这棵树。树枝上有疮疤:那是一种白色的小虫子引起的病变。这种疮疤从树根到树梢都有，他顺着树干一直看到了四楼的窗户。他觉得他看到了埃德娜房间飘动的窗帘，他双手抱紧了自己宽阔的胸脯。这活干起来并不简单。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卷绒布，灵巧地撕下一条，按在疮疤上。一股黏糊糊的金黄色液体濡湿了绒布。他闻一闻，好奇地点点头，耸了耸肩膀，将布扔了下去。扎克仰头着急地看着爸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A-shockel。

② 扎克里(Zachary),昵称“扎克”(Zacky)。

爸的脚。他打量着这块绒布，闻了闻，做个鬼脸，将鼻子贴上去，猛吸了一下。

爸爸又拿一条绒布包在手指上，轻轻地吹一支多少已被忘却的小调；他吹的这个调子听起来有些低沉，也不太清楚：突然，妈妈的头伸出窗外，在树叶间寻找他。每当爸爸吹这个调子，她就知道他的心思放在哪儿。他开始掏那个小洞。一条胖乎乎的虫子在他的掌心胡乱地扭动，爸爸端详虫子，仍然哼着小调。很久以前在波兰，一个狡猾的名叫奇尔玛的共产党人劝说爸爸和他一起越过边界参加红军。嘿，奇尔玛，奇尔玛，你这个坏蛋哦。妈妈砰的一声将窗户关上。眼下，无花果树成了她最关注的事情。她设法集中心思擦拭切肉[①]用的餐刀。爸爸曾经告诉她他在波兰的童年，逃到俄国，在军队中三年，在科米[②]拘留营地，丛林中的可怕逃亡，以及那个农民的妻子，但她总是用她结实的小手捂住他的嘴并说，够了，摩西，我不想再听了，我死后，你可以告诉全世界，你可以站在房顶上大声说出来，跟我没关系，但别在这儿，别在我的家，在我的家，我不想听这种事情；孩子出生后，她让他发誓不说那些可怕的事情。他们没有必要知道他们的父亲曾过着非人的生活，而他总是耐心地点头，带着惯常的微笑向她保证不说；唯一的麻烦是，她也懂得他的口哨意味着什么。她打开窗，将抹布啪嗒一声放在窗台上。一小团灰尘扬起来。口哨声停住了。妈妈消失在房子里。爸爸吹了一下手掌。虫子掉下来。他用脚后跟把它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fleishik。

② 科米(Komi)，俄联邦一共和国。

踝死在树干上，接着又轻轻地开始哼起来。

爸爸努力工作，只是在对路过的邻居解释他在树上干什么或在回答欣达的喊叫时才停下来。两小时后，恰好六点半，当晚间新闻报道的乐曲在小区每家收音机里响起时，爸爸停下手头的工作，专心听起来，但依然没有货币贬值的消息。艾伦在街上骑来骑去，并不注意爸爸、扎克，还有那棵树，每转一圈，就要呼唤他那条虚构出来的狗，加米，它不为人所见地追逐着自行车。扎克尽责地站在他的位置上，将那些扔下来的脏布条捡起来。爸爸想，一个父亲如何能够抛下这样一个儿子，去非洲赚钱。接着，他想起马尔卡 · 斯密坦卡，她把孩子打发出去，这样她就可以和别人鬼混。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看上了那个游手好闲者，那个如此懒散的会计或律师或无论是谁什么呢？确实，他有一部车，爸爸叹口气，觉得真是不值。去向欣达要个灌肠袋，他朝树下的扎克喊道，随即开始遐想马尔卡胸口的美人痣和垂到手臂的卷曲的时髦发型。“拿到了！”扎克喊道，他手举着袋子，让爸爸吓了一跳，他阴郁地看了一眼，再打发他去告诉欣达他会很快回去。

爸爸坐直了，点了一支烟，满足地吐出烟圈。从他在树上所处的位置，他看不清公寓楼和街道。他也许可以换个位置；要是他往右边靠一些，他能够认出窗帘在某个窗户里面飘动。但他没有动。这是六月，树枝上的五倍子已经结果。一股芬芳裹住了他。他深深地呼吸着。

扎克拿着灌肠袋爬上树，爸爸递个眼色，鼓励他的勇敢，又开玩笑地挠挠他满头的乱发。“你坐在这儿看着。”他交代他。

他先是用灌肠泵吹干疮疤，接着，他将一支特别的刷子蘸上药膏，小心地刷在小洞周边。扎克张大嘴看着那轻轻移动的手。在下面的街上，艾伦骑着自行车转圈，嘴里喊着“加米、加米!”他手臂伸开，让加米追自行车。爸爸给疮疤刷完了。“拿着，”他看着扎克说，把灌肠袋递给他，“现在，你试试，我来涂药膏。”扎克对着另一个疮疤打气，紧咬着嘴唇。他们一起忙着，一声不吭，直到艾伦毛茸茸的头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他怎么什么都做?”艾伦抱怨说，“现在该轮到我了。”

爸爸和扎克都往后退了一下，爸爸开始大声解释治疗工作的程序。扎克则叩响指关节，艾伦打了个冷战。他突然有了个主意。他滑下树来，拿上他的自行车打气筒。这真是一个可怕的想法，实际上也是一个精彩的想法。这个打气筒很快也很有效地把树上的疮疤吹干了。用这法子快多了，不是吗，他喘着气说，脸红红的。是的，扎克大声说。嗓音也很大。

他们三人一起工作，擦那些疮疤，而艾伦不甘寂寞地说些闲话，滑稽地模仿名人，逗得他们大笑;他极为精彩地模仿总理的一次讲话，即使他依然稚声稚气;然而，你想期待什么呢，他还只是个十一岁半的孩子。一旦他说开了头，就很难让他闭上嘴，虽然他也慢慢地专心做起治疗工作来。

妈妈突然出现在阳台上喊艾伦。爸爸示意孩子们保持安静，他们将头藏在树枝后。她又喊起来，肯定他在那儿。我警告你，艾伦，你会吃苦头的。爸爸双手捂嘴，发出布谷鸟的叫声，男孩子差点笑出声来。妈妈上下探望，还是没有发现他们，便转身进房间去了。哎，哎，孩子们，爸爸笑着说，这不是很好玩吗?他安详地注视着天空，两条腿夹住了这棵温暖的

大树。

3

爸爸花了七天时间来治疗无花果树:挑破疮疤，把它们擦干净，涂抹药膏。妈妈一次又一次地来到阳台上，朝他喊叫，她在乎的是有人能听到她的话，他是个傻瓜，并不为这工作要个好价钱，应该让居民委员会付账，他们负责树木，不是吗?但爸爸知道怎样应付妈妈，他依然待在树上。有一天，扎克来晚了，发现艾伦的小自行车靠在树干上，就骑着转圈，像个失意的恋人。慢慢地、也很辛苦地，爸爸和艾伦开始治疗上面的树枝。他们头靠在一起，检查那些疮疤。每当爸爸的汗衫掀起来，艾伦就能看见他毛茸茸的、红红的啤酒肚下方有个浅色的疤痕，像爸爸肌肉上一个光滑的口子，这总是让他感到有趣。你不会是在科米拘留营里留下这个疤的吧?他问道，为知道得更多，他想给爸爸打气，让那些被禁锢的回忆流出来;爸爸笑着说:不可能在科米，在那儿，他们让你像条狗一样去死。不在科米，这是在波兰的一次阑尾手术留下的，那时，我大概是你这个年龄，也许更大些;接着，他忘了对妈妈的承诺，说起了在丛林中的那个可怕的冬天，土地冻得很硬，死人都无法埋，哪个傻瓜想要逃跑，第二天就会让人发现尸骨被狼啃得残缺不全;有些囚犯由于饥饿加上恐惧而精神失常，他们发疯就好像你出门一样平常，最糟糕的是斯大林送去那儿的知识分子，他们发疯并不是因为他们更痛苦，肉体就是肉体，对每个人都一样，而是因为……他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也许他们

难以相信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以为世界是理性的，像他们一样，不像斯大林……爸爸笑笑，艾伦也跟着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脸。

有时，埃德娜·布卢姆撑着小阳伞出门散步，走近无花果树。爸爸注视着她，他拨开树叶，每次都吓她一跳，尽管她现在知道他是个温和的巨人。哦，克莱因菲尔德先生，你吓了我一跳；她瞪大眼睛，喘着气，用手抚着胸口，接着默默无言，像被催眠似的，她似乎突然走神了，等待自己回归，但她随之温柔地微笑，长吁一口气，她询问她的无花果树可是安然无恙。艾伦觉得她很美，即使她那种特别的粉红肤色，让她看起来几乎是透明的，像一只新生的小鸡，能看见跳动的心脏。要不是为这棵无花果树，她那个晚上吐露心事，我早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噢——喔，艾伦想，她犯了个错误，虽然他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错误。第二天，她说她觉得她与那棵树很亲近，这是她说的，她说，有时，她几乎觉得要对它掏出心来，这又让艾伦吃了一惊，她怎么能对陌生人说这种话。但埃德娜不习惯与邻居说话，即使与他们为邻已经十三年了，她始终保持距离。我来教她，妈妈说，我会刨根问底，让她学会与人相处，或至少跟我打招呼。此刻，艾伦耷拉着脑袋，爸爸咕哝着什么，他脸更红了。埃德娜好像意识到她犯了错误，但她精神亢奋，随即就原谅了自己，挥挥手，爽快地说再见，并答应明天再来，老时间，老地方。艾伦朝爸爸一笑。当她走开的时候，他想要看爸爸的眼睛，但爸爸避免看他，只是说，快点，动手吹疮疤吧。

埃德娜赶紧上楼，气喘吁吁地跑到窗口。一阵微风吹过，

树叶沙沙响，爸爸的背上光影交织。她可以看到他粗壮的脖子，肉乎乎的颈背。她可以将他像拼图一样组合起来，这儿是一块二头肌，那儿是胫骨;当他的手臂举起来时，她能看见那块疤，像一条热带蛇在树叶中滑行。他健壮的大腿垂在骨瘦如柴的男孩身边，她心想，那儿子怎样才能长成一个男子汉呢。突然，她眼中闪出一丝罕见的调皮的目光，她快步走到厨房，做一杯柠檬水。她咯咯一笑，脸一红，埃德娜，你怎么啦？她将柠檬汁和糖倒入水中，用力地搅动一下。但当她走近窗口，她的手有些酸软。怎么回事？难道她要把头伸出窗户，叫他的名字，将自己亲手做的饮料递给他……也许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主意。她手里端着水杯，在房间里踱着步子，心生烦恼，也对自己不满。

小区里一片难得的寂静。在热气腾腾的厨房，脸上红扑扑的家庭主妇在忙碌中抬起头来。丈夫们坐在阳台上的休闲椅里，蒙着报纸打瞌睡，他们站起来听着。远处传来肖邦的玛祖卡乐曲声，像小溪流过这座沉闷的公寓楼、生锈的栏杆、沾满了泥点子的正面围墙和歪倒的邮箱，流到那片缺乏生气的发黄的草地上。她多年不碰钢琴了，现在她又弹起来。

在无花果树上，爸爸和艾伦不好意思地看了对方一眼，又很快朝别处看去。爸爸忙着擦抹一个疮疤，耐心地用手指进行检查。艾伦考虑是否要求买一把新吉他，作为成年礼的礼物。他记得他曾让妈妈看他弹那把旧吉他;那是一个错误，她走进来，朝他瞪了一眼。我听得头都要炸了，她叫道。出去和你的朋友一起玩，我们难道没有花你爸爸半个月的工资给你买了一辆自行车，你就待在这儿，整天弯腰驼背地弄你那吉他;说真

的，那自行车真棒，他喜欢，只是他还要别的东西。是什么呢？虽然他没说。就是还要别的。但他们已经决定了给他成年礼的礼物，一个储蓄账户，那就是礼物，这样，二十年后，他就能够给他老婆买套房子。他老婆？谁在乎他的老婆。也许他可以再跟他们说说，给他买一把吉他。他温柔地在树上弹奏起来，埃德娜伴奏，接着，他揉揉下巴上的一个水痘疤痕；爸爸要给他另外一件成年礼的礼物，一件特别的礼物：军用剃须套件，有剃刀、剃须肥皂和一个小托盘，这是他在西奈战役中用过的。但艾伦想要的就是吉他；他又在树上弹奏，揉揉下巴，再弹奏一下，像个中世纪的抄写员，带着梦幻般的神情，将鹅毛笔蘸进墨水瓶里。

即使那件大事要在一年半以后，妈妈和爸爸已经着手做出安排了。他们郑重其事地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妈妈说，他们要租下“苍穹大厅”，这次要从戈维茨摄影社雇一个高级摄影师，而不再请上了年纪的施米克姨夫，在上次的家庭聚会上，他手抖得厉害，妈妈看上去面目狰狞。尤希的成年礼派对是在家里举办的，说不上气派，她因嫉妒而十分恼火。你们对我很吝啬，她怒气冲冲；妈妈带着一种不怀好意的暗示回答说，成年礼是不一样的，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别伤心，我们筹办你的婚礼时会做出补偿，只是先让我们见见求婚者，哈哈哈。

夜里，当艾伦起来喝水时，他会发现他的父母紧挨着，看着厨房餐桌上的成年礼大账本。扔在一边的是医疗基金贴花簿——现在谁有时间去看那个——黄红色贴花贴得乱七八糟，而那个账本用硬纸包着，封面上有个标签：**艾伦的成年礼**。他父母翻阅他们参加的每次成年礼的明细，计算价格，核对流

程，评点和比较不同的菜肴。一年半后，房贷能够付清，他们会拿出一小笔贷款，再加上他们已经存上的钱，足够给他办这样一个成年礼派对，妈妈抱住他，让他贴着她的胸脯，“他们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啦！”

此刻，她出现在阳台上，上下张望，鼻孔张大。爸爸拉着艾伦缩到树叶中，就像一个游击队员那样隐藏起来，直到他们两个完全避开了她的搜寻。艾伦现在从树叶间只能看到她在阳台栏杆上发白的手指。

“摩西！”她尖叫，“你在树上擦那鼻涕还要多久啊？”楼里安静下来。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也消失了。

爸爸的脖子缩进肩膀里，接着又伸出来，又粗又红，青筋毕露。艾伦朝后缩了一下。他以前从未看见爸爸这个样子，但爸爸镇静下来，咬了咬牙，严肃而又从容地开始给疮疤涂药膏。妈妈等着，接着突然拍了一下栏杆：“艾伦！”——声浪把他围起来，就像铁环绕着一根竹竿——“马上回家，试试你的靴子！”

“什么？这是夏天啊！”他小声对爸爸说。

爸爸点点头。他的眼神仍然暗示有危险，但他的下巴提示一个惯常的借口：“那是妈妈为你买的，她喜欢提前准备。”他轻声说，“想一下，今年我们不是需要给你买一双新靴子吗？”

他们当然需要买，旧靴子已经穿两年了，很旧了，鞋底都有裂缝。他绝对需要一双新靴子：他和基甸及扎克计划开辟一个蝌蚪农场，他们要卖青蛙给波拿巴饭店，这是耶路撒冷第一家法国餐馆。

“怎么啦？”爸爸小声问，“干吗哭丧着脸？”

艾伦转过身去不让爸爸看见。“为什么她要那么跟我说话?”他抱怨道。

“别往心里去，艾伦契克[1]，你妈妈爱你。她担心，所以她那么跟你说话。”

“我和基甸一样高，我和班上大部分男孩一样高。”

“她要你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就这样。母亲就是母亲。”

“她伤了我的感情。”

爸爸摸摸他的头。艾伦顿时心软了。楼上又传来钢琴的叮当声，试探性的、小心翼翼的，就像森林大火后长出的绿色新芽。爸爸还是坐着，手抚摸着艾伦。光线还足以让人看清树叶上的茎脉。音乐在他们心中流淌，拨动着微妙的心弦。艾伦看一眼天空，已是黄昏，但天空湛蓝。这时，爸爸盯着他的眼睛，两人相视而笑。

“不管怎样，”爸爸说，“那个叫作拿破仑的人，就是矮个子，奇尔玛·舒瓦茨尼克也是矮个子，那又怎样!”

4

艾伦发现妈妈在厨房，脚站在摇摇晃晃的梯子上，头伸进储物的小阁楼里。听到他进来，她身子缩回来，她头上戴一顶粉红色的橡胶浴帽来防尘。别以为我没看见你在树上，这事以后再说，现在去大橱放袜子的抽屉里找一双棉袜。棉袜?艾伦抱怨说。现在?大夏天穿棉袜?那你试靴子穿什么?光脚?但

---

① 艾伦契克(Aronchick),昵称“艾伦”(Aron)、“艾瑞”(Ari)。

天太热，妈妈，穿棉袜？我知道怎么做，现在快去找袜子。

他生气地打开父母卧室中的大橱。在放袜子的抽屉后面，他发现一个棕色小信封，就像那种随爸爸的订单一起寄来的信封，只是这个信封上面没有姓名或地址。信封上印着这些字：**阿方索猫咪马戏团**。他朝里看，看到了奇特的东西，那是扑克牌背面的一张黑白照片。他瞄一眼就知道，这种东西他是不应该看的。但又朝里偷看时，他的手开始颤抖起来。关上门出去，他命令自己。关上门出去，他小声说着以便拯救他的灵魂，然后他让扑克牌滑进信封，放回原处，他手抖得如此厉害，差点把袜子掉在地上。他僵僵地站在房间当中。我在找什么啊？他又声音颤抖地命令自己；现在马上出去！我是说现在！接着，他跌跌撞撞跑到自己的房间，扑倒在床上，在妈妈从阁楼里找到靴子前让自己平静下来。他缩成一团，突然意识到，近来事情进展不顺。出现了某些迹象，如断掉的琴弦或者与扎克的打架，虽然不清楚这些迹象说明什么，意味什么，目前他只知道，这可能扭转这些迹象和证据的意义。他没有多想，只是冷静地聆听内心的声音：“不妙”以及“啧啧啧”，就像医生的诊断，艾伦感到害怕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说“啧啧啧”时的严肃以及伴随着声音而来的摇头，就像他们坐车去特拉维夫的路上看到发生重大车祸时妈妈的反应，他突然因这个想法而不寒而栗。什么都没变，他对自己说，这只是心情问题，起来，但他起不来。

白天过去了；一个懒洋洋的夏日夜晚开始了。家家户户的门口飘出晚餐的香味：切得很碎的色拉、水灵灵的黄瓜酸奶、洋葱鲱鱼、单面煎得金黄的鸡蛋、厚厚的切片黑面包，餐桌也

摆好了。闷热的天空开始暗下来。欢乐的音乐声从四楼窗口传出——起先有些犹豫、刻板、缓慢，接着放松起来，一阵猛烈的敲击。爸爸听着音乐，叹口气，收拾放在无花果树上的工具。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指，上面沾上了黄色的药膏，他皱起眉头想要记起以前在哪儿听过这音乐。他耸了耸肩。欣达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她找到了靴子，喊艾伦试穿。正当他从无花果树上跳下来时，扎克骑车过来了。“莫非你整天一个人在树上?”他皱着眉头，一脸天真的沮丧。“回家去吧，天要黑了。”爸爸说，扎克低头看着自行车挡泥板，说他还不想回家。但黑灯瞎火骑车很危险，扎克里;我没有车灯——发电机坏了。明天提醒我，我会给你弄好:别害怕——有摩西呢。爸爸揉揉他乱糟糟的头发，但他心不在焉，揉得有些马虎，扎克不快地缩回身子，随即噘着嘴，趴在车把上骑走了。哦，让大灯刺眼的汽车飞驶而过好了，就像突然挨了一拳。到一个街角，他慢慢地停下来，左右看看，用力朝那辆菲亚特的尾灯踢去。

妈妈把手伸进艾伦的靴子里，掏出塞在里面的一团报纸。艾伦步履沉重地慢慢走进客厅，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情绪，不让她尖锐的眼睛察觉，热切地祈求最后一刻能得到赦免。但愿有人能够慢慢地、耐心地向他解释。这样缓慢地走路，他想起大卫·李普希兹，他班上那个得了白化病的男孩。大卫就是这么走路的，慢吞吞地，头左右晃着。爸爸出现在门口;他用肘压着门把手，走了进来，带着他的工具和药物，“嘿，艾伦契克，干吗拉着脸?”爸爸微笑着看着艾伦不安的脸，嘴角叼着那把刷子。艾伦有些恐慌，要是他现在去卧室，看一下放棉袜的抽屉后面什么办? 但他只是把调色板、罐子和绒布放在洗手

间的一张报纸上。我现在去洗一下脸，小妈妈，之后我们就吃饭。至少他没有察觉什么。艾伦急忙去卧室，但又改变了主意。现在别去。他嘴唇干燥，像结了一层硬皮，怎么才能把照片拿走而不引起父母注意？可能会有人突然进来，径直走向大橱，那怎么办？

妈妈从厨房出来，发现他倚着墙。她急忙走到他身边:“出什么事啦，艾伦契克，干吗这样?”都好;他懒洋洋地摆摆手。也许我起床太快，有些头晕。过一会就会好的。她给了他一个特别的拥抱，紧紧地搂着，他可以感到她体内令人不安的心跳，跳得如此剧烈，就像她里面有一台机车。“妈妈，你要把我闷死了!”她亲切地松开手，接着又将他抱在怀里，贴紧她温软、松弛的腰身，贴紧她一起一伏的胸脯，贴紧她出汗的腋下;突然，他挣脱身子，害怕碰到她，甚至连手指碰一下都不愿意;她睁大了眼睛，露出一丝奇特的笑容:“长大了，不愿意抱妈妈啦？好吧，去试靴子，靴子放在储藏室的煤气罐上。”她笑着走出去找爸爸说话了。

艾伦把手伸进那双旧靴子里，掏出一小团去年的报纸。他摊开其中一张遮住脸，但上面一行歪歪扭扭的标题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是有关来自亚美尼亚村庄的一个年轻铁匠的报道，他死后被埋进一口木质棺材中，但夜里，看墓地的人听到踢棺材的声音，就逃走了。第二天早晨，警察来了，撬开棺材板，他们发现那个铁匠脸扭歪了，指甲断了，棺材板内盖上满是划痕。“天哪，”妈妈对他说，“老天爷要让我们等多久啊？你就不能试试靴子吗?”

艾伦颓然坐到凳子上，俯身去脱凉鞋。我们说到哪儿啦？

大卫·李普希兹的父亲在内政部工作，他是个大人物，那就是为什么学校当局每年都让大卫考试过关。艾伦想到大卫·李普希兹时就觉得亲切，好像突然之间他有着世界上所有的时间来还一笔老账。艾伦心想，大卫在梦里是否也这样摇头？嘀嗒嘀嗒！那张患白化病的大脸上，一双眼睛忽闪忽闪的，就像洞中受惊的动物……他唯一关心的是阿娜特·费希。这个残忍而美丽的阿娜特·费希，有一个“新来的”[①]男朋友。大卫微笑地注视着她，他会用整块三明治换她的一支铅笔或她的活页笔记本中的一张纸，要是你把她的毛衣给他，他会把毛衣捂在鼻子上，目光迷离。冬天，他有时会跑出教室，铃声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门厅里，脸贴着她的外套。但她如此刻薄，从未回头看他一眼。她的眼神就像一个埃及女王。艾伦解开凉鞋的带子。

前门打开，又砰的一声关上：尤希从尼科娃太太家里回来了。她一头倒在床上，大哭起来。这些天里，她经常哭泣，尤其是上完芭蕾舞课以后；他可以听到爸爸在洗手间里哼着歌儿，他在往脸上擦肥皂。从现在起一年半后，这都归我了，他暗暗想道：剃须肥皂、剃须刀和小托盘，但想到这些并不让他感到特别兴奋；实际上，这件事的可能性只是压迫他，甚至让他跟爸爸更疏远，突然，他想象妈妈在那儿，衣着整齐，梳着硕大的香蕉式发型，灿烂地微笑着，她的手指摸索着他下巴上的水痘疤痕。“我没有告诉过你终有一天胡须会遮住它吗？”艾伦恼怒地挣脱身子：他记得她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那时他七

---

① 原文为 freshie，指刚到以色列不久的犹太移民。

岁。他对她很生气，她的话听起来好像她要把他锁在未来之中，还在他面前晃荡开锁的钥匙。

“我不要面包，谢谢。”尤希坐下来，眼睛红红的。

“什么，不要面包？没有面包你活不了。”

“我说了不要面包！”她嘴唇颤抖。“你应该听到过尼科娃太太骂我的那些坏话。”

“尤希别①，”妈妈温柔地说，她在有着袋鼠图案的围裙上擦擦手，“尼科娃太太可能是个舞蹈专家，但我知道女孩和她们成长的事情。”

“看，看看这个！”尤希叫道，她猛地伸出一条腿，拍着大腿靠臀部的地方。那儿粉红色的赘肉一阵波动。“这是因为你吃饭时从不好好坐着，”妈妈解释道，“我跟你说了一千次——”“今天她把我放在第二排！”

“小尤希，”爸爸轻声说，“你这个年龄得长骨架。以后，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减肥，但现在你需要营养。”

尤希摇摇头，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

“来片面包？”妈妈问，“涂点黄油和一点酒汁鲱鱼？”

尤希恼火地猛摇起头，接着耷拉着脑袋，好像等着挨打的样子。妈妈一如往常地打开酒汁鲱鱼的罐子，摇了摇，叉出三大块鱼来。接着，她在一片面包上涂上厚厚一层黄油。尤希转过脸朝着墙。从储藏室他的位置上，艾伦能够看到她的脸和额头上起了很多红黄色的痘痘；很快，她就又要来大姨妈②了，大

---

① 尤希别(Yocheved)，昵称“尤希”(Yochi)。

② 原文为 curse，此处意为“月经”。

家也会开始担心，那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自从在那个命中注定的日子，她将大姨妈冲进了马桶，于是好一阵忙乱[1]，因为晚饭吃到一半时，妈妈举起餐刀指着，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当他们四下张望时，他们看见一小股水流从洗手间流出来，流过门厅，流到厨房里；爸爸急忙到储藏室他的工具柜里拿了钳子，水还是不断地流出来，爸爸拿着钳子伸进马桶，想弄清楚什么东西塞住了马桶，秽物还是不断冒出来；最后，他掏出一团东西，看上去像是一块肉，他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这时，妈妈从他手里拿过钳子，把那团东西在尤希鼻子前晃了晃。好啦，公主也有大姨妈，就像成千上万别的女人一样，包括她们的母亲，你也到时候了，所以只要你自己知道就行，不必大喊大叫；接着，她又在她面前晃晃那把钳子，犹如一个手术成功的外科医生，扯着嗓子大叫；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尤希的耳朵里有了口哨声；尤希，并非是谁的小绵羊，这次坐着一动不动，脸色通红；那天之后，她总是对大姨妈很小心；艾伦也学会了在洗手间小心谨慎，妈妈说，“哎，艾伦，你打算整晚站在那儿发呆？没看见要吃饭了吗？”

从储藏室，他看到他们坐下来吃晚饭，心想，厨房有时就像这样，多么惬意，大家边吃饭边说话，但这一令人向往的场景在他眼前消失了，一股来自北极的雾降临了，充满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幻影：赤裸的身体、纠缠在一起的肢体、一个女人头上站着一条狗；他突然感到手在流血，他拿起一只靴子，摸摸靴子的内衬，闻到一股旧毛皮的味道，忧伤地看一眼餐桌上无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eisseh-beisseh。

精打采的尤希，她小手指拨弄着面包屑；从尤希蜡黄的脸，再看到莉莉奶奶的脸，奶奶还不到六十岁，但已经衰老，她在房子周围转悠时会自言自语，就在一年前她还很清醒，很快乐，接着，一根小血管堵塞，就变成这样了；他很同情父母，尤其是妈妈，极力瞒住奶奶的病情，不让大家知道，包括星期五晚上一起玩拉米纸牌的朋友；他还记得那是星期二，星期二妈妈招待甜点，在那些橙色甜品上放香蕉、酸奶和糖，而他并不特别喜欢压扁了的香蕉，但当她给他端来甜品时，他喜欢看妈妈脸上的表情，他心里感到一种痛楚；我们说到哪儿啦，我们在想什么，哦，是的，他的胶片收藏，除了李奇曼摄影社的照片，他还收集底片，以及他能找到的电影胶片，包括一部很长的电影片段，表现一个高个子女人，她有着白色眼球，白色嘴唇，黑色而飘逸的长发，意味着在实际生活中，她是个金发美女；她站在门厅，同某个人在说话，字幕是“别哄骗你自己，鲁珀特，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但要是奶奶死了咋办，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你知道，也许世界上有几十亿人，但只有一个奶奶啊；他又仔细地察看了一下，但他知道这毫无用处，他看见的都是真的，他叹了口气，生命是多么脆弱啊，他以前从没有想到这一点，是的，他们应该像一个团队那样齐心协力，完全忠诚；他心中对他们充满柔情，即使他们沾沾自喜，对藏在放袜子的抽屉后面的东西视而不见。他慢慢地、细心地脱下凉鞋，几乎要趴在伸出的双腿上睡着。但谁会把这种东西带回来藏在卧室里呢？接着，他又有了一个惊人的想法：要是他在抽屉后发现的纸牌，上帝保佑，让他成为一个犯罪同伙，那怎么办？照片上有他的指纹，这样，私藏照片的特工就会以这个敲

诈他。有时，报纸上就有这样的报道，大伙会议论纷纷，这样一个人会做出什么事来。艾伦怎样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他觉得疲惫不堪，仿佛刚经历了可怕的磨难，像他在书上读过的那些可怜的孩子，他们得离开家人，自谋生计。爸爸走出洗手间，脸上抹着剃须膏。艾伦弯下腰来，觉得他的灵魂蒸发成一条抖动着的鞋带;他小心地将靴子套在他还未长大的脚上，惊讶地发现大家都在朝他看，尤希甚至把椅子转了过来，奶奶凑近来呆呆地看他，这让他抖得更厉害了，他的光脚发白，好像流光了血，他身子麻木发冷。

噢噢，爸爸说。噢噢什么? 妈妈问。噢噢，正合脚，爸爸说，他皱着眉头，嘴唇咬着。我自己能看出来，妈妈说，明摆着嘛。也许袜子不够厚，爸爸说，他一堆泡沫中的嘴唇像个红红的洞穴。这是大冬天穿的袜子，妈妈说，我特别关照他拿一双厚袜子。但那双靴子他穿两年了;爸爸突然提高了声音。说给他听，别跟我说，妈妈说完转过身去。妈妈，求你了，给我买双新的! 艾伦小声说。做你的梦，妈妈边回答边把靴子脱下来，哪天我头发长到这儿，你就会有双新的，她说着用手掌比画着，还扬了一下眉毛。走吧，快点。她把他推走，又把去年的报纸塞到靴子里。洗洗手去吃饭，你要知道好歹，就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

5

有罗莎琳、娜塔莉、莉兹、黑猩猩、盲女安吉拉、罗克珊娜，这是他的最爱，还有执鞭的侏儒阿方索，他是猫咪马戏团

的掌门人。每张照片下面用希伯来语写着说明，“快跑！去欲望的跑马场。”这一张表示叫作林戈的黑色骏马和身体丰满的莉兹在一起。“此刻，她看见……”另一张表示黑猩猩弗里茨和安吉拉组成一对，她凭手摸就知道谁是谁。潦草陌生的文字尽是拼写错误，这比照片本身更让他苦恼：从照片到文字，发霉似的，充满讹误。他还注意到，照片中罗莎琳蹲在阿方索两条毛茸茸的大腿间，阿方索阅读的报纸是外文报纸。透过放大镜，他看到的不是英语：字母弯曲笨拙，他也看不出日期，虽然放大镜显示有的照片上有一些粗大油腻的指纹，尤其是罗克珊娜的一些照片上。他像个侦探一样，一张张地检查这些照片，从一些迹象推断，这个马戏团遇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照片中，笑盈盈的娜塔莉穿旧的高跟鞋给了手持银色号角的盲女安吉拉，弗里茨在槽里吃食的场面又出现在阿方索用娜塔莉作为马镫爬上林戈的照片里。这些照片让他感到厌恶，然而，每次他父母一出门，他就很快回到放袜子的抽屉那儿，他情不自禁，他得再看上一眼，过会，他又故技重演，疯狂地翻阅这些纸牌，上帝保佑，他一张也不放过；接着，他又把它们装进信封，还是放在老地方，他有些心烦意乱，好像还是第一次看见它们；这些郁郁寡欢的男人和女人，一个看不见的帝王的赤裸裸的奴隶，扭作一团，像一出剧中的滑稽演员，有着扭曲的笑和鼓鼓的眼睛。

他想，谁把这些照片藏在屋子里，那些女孩是谁，拍照片的是谁，他设想，这个马戏团还在城里，就在不远的一条普普通通的街上，甚至就在此刻，那些围观的下流观众在向帝王喝彩……一天夜里，他突然惊醒；远处一声爆炸，似是一台机车

出了故障，把他从沉睡中吓醒；他僵硬地躺在床上，肯定离公寓楼不远，在低声忏悔和幽灵般的呻吟中，帝王的奴隶在搭马戏演出的帐篷，竖即兴表演用的杆子，在聚光灯暗淡的光线下，那环看起来像一个红色的大眼球，或洞穴似的嘴巴；阿方索戴着大礼帽，挥着鞭子，四个扮鬼脸、涂着油彩的女孩顺从地从一个火圈中跳过……

他得告诉什么人。扎克和基甸当然是他的两个最好的朋友，但他不能告诉基甸。那会打破他们之间可贵的默契，那会是个亵渎。扎克，唉，与扎克的关系比以前糟糕，很可悲，虽然这真的不是他的错，只是人变了。不管怎么说，让扎克知道太多没好事，要是他污言秽语，把这个神秘的事情弄得越发讨厌咋办？

在学校课堂上，艾伦低头看着书桌。老师丽芙卡·巴伊兰正在讲罗马围城期间一个拉比逃离耶路撒冷的事；她声音嗡嗡的，几乎不动嘴唇，“现在，约哈南·本-扎凯[①]建议他的信徒投降，因为他是一个叛徒吗？”她翻着点名册，“迈克尔·卡尼回答这个问题。”艾伦又回到他自己的思绪中。迈克尔·卡尼坐在教室的另一边，他个子高，但体质弱，像一只水母。同桌的莉娜·费奇曼吃吃窃笑着，小声地想把答案告诉他。“别交头接耳！”老师说，深邃的目光扫来扫去，“迈克尔·卡尼，怎么啦？”

迈克尔困窘地傻笑，“约哈南·本-扎凯拉比……”他慢慢

---

① 约哈南·本-扎凯(Yohanan Ben-Zakai,30—90)，著名犹太贤哲，在耶路撒冷被罗马攻占(公元70年)之后，他为保存犹太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地重复，仿佛这名字本身能够帮他回答问题，但丽芙卡·巴伊兰抿紧嘴唇在点名册上打了分数。“汉南·施维克！”“老师叫我吗?”可怜的汉南，半趴在桌子上，正用心地画一幅画；他头支在屈起的左臂上，手张开着，鹦鹉一般。艾伦尽可能集中思想，记住那个问题。他们正在谈论某个叛徒。但说谁啊？绞索收紧了。你从不见她发火，虽然丽芙卡·巴伊兰未必不发火。她就用那种冷冷的、淡漠的声音不停地说，同时在点名册上打上低分，要是你的名字旁有了三个叉，那她就会把你送到校长办公室。

这是他们今天第五节，也是倒数第二节课，之后是数学课，然后就可以回家了。坐在窗户旁那排中的梅克·勃兰特里希正在用镜片聚集太阳光。从他的鬓角到面颊有一长条黑色绒毛，有几次，当他抬起手臂时，艾伦心想他看见那儿有一道阴影。他想在体操课之前在更衣室里偷偷地看一眼，但运气不佳，根据新规，你得在大白天看到三次，因为这算作毋庸置疑的证据。艾伦手悄悄伸进去，小心摸一下自己。那儿就像一个婴儿，温暖又光滑。现在，老师让扎克·斯密坦卡回答问题，他自然是不知道答案的，当她在点名册上打个叉时，他脸上洋溢着愚蠢的微笑，好像在说，跟她开个玩笑，不是吗？还有二十四分钟，吉尔·卡普兰向全班发信号，头上竖着两根和四根手指。他头发卷曲，像个电影明星，女孩们说他晚上睡在一张网里。艾伦低头看一下桌子上的划痕；到暑假还有十五天。一天五小时，十五天一共七十五小时。不错哦。

汉南·施维克，班上的滑稽演员，弯下腰来，嘴里咬着一只气球，吸进去。接着又坐直了，很无辜的样子，随即在桌子

下面转动那只气球。事不凑巧。红发的艾丽莎·利伯摘下眼镜，将眼镜一侧塞进嘴角。艾伦注视着她，她老是做这样的动作，他突然明白，她想要拉长嘴唇。他坐得笔直；老师现在正好忙于吉尔·卡普兰，否则她会注意到这有趣的现象，单调乏味的生活中一线之光照耀到她。他眼睛瞟着艾丽莎·利伯。这是真的！她以为这样就能拉长嘴唇！她以为她的嘴太小！他确信他近来有了许多的发现。

一样东西突然冒了出来：那只气球。哄笑声，抱怨声。梅克·勃兰特里希是个惹是生非的人，他走上几步，在迈克尔·卡尼的后脖颈上猛拍了一下；卡尼眼泪汪汪，他的同桌，那个调皮的莉娜·费奇曼跳起来，朝梅克大声吼叫。丽芙卡·巴伊兰用点名册敲敲桌子。并不很生气，但敲得很重：一、二、三。她的眼睛显露出对这种行为的不屑和讨厌。这无济于事：孩子们愤愤不平，过道两边互相咒骂，哄笑声此起彼伏，他们的眼睛发亮，教室里掀起一阵风暴，将课堂上的无聊一扫而空。

艾伦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有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保持平静。对教室里发生的一切冷眼旁观。也许这就是征兆，他有所变化。成熟起来。基甸坐在那儿，跟他一样严肃和安静。但他眼中有一种并不赞赏，甚至不屑的神气。艾伦不喜欢那种眼神。明年，他会成为一个青年组织的头。他脱离了童子军，因为那儿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足以让他满意，但他还不打算加入基布兹[①]组织。基甸很有原则，他详细地规划他的生活：六年

① 基布兹(kibbutz)，犹太移民在复国运动中建立的集体农庄，社员自愿加入和离开。它们在较长时间内奉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

半后，他会加入空军，像他哥哥曼尼一样。之后，他会成为一个商务机飞行员，为以色列航空公司工作。基甸有时有一点自以为是，但孩子们尊敬他，即使他从不在班上争强好胜，但他们知道他不是一个胆小鬼，他只是有他的原则。艾伦禁不住又想，基甸什么时候形成这样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们两个实际上一直在一起；事实上，他们从小就形影不离。

教室里安静下来。吉尔·卡普兰发出信号，还有十八分钟下课。喧嚣中至少有些东西是有价值的。“所以，约哈南·本-扎凯拉比既不是个懦夫也不是个叛徒。”老师说，“他是一个寻求和平的人，当他意识到围城中的居民会被饿死，他就秘密地去见了罗马总督提图斯·维斯帕先。好，现在谁能告诉我，约哈南·本-扎凯拉比是如何——是的，我看见你了，扎克里——从围城中逃走的？是的，扎克里，怎么啦？”

扎克突然说不出话来。他有力摆动的手开始垂下来。他对自己的笨脑瓜很生气，无精打采地坐在位子上一声不吭。丽芙卡·巴伊兰朝他扫了一眼，叹了口气。接着，她问另一个男孩，扎克脸上又现出傻笑，好像要说，再跟你开个玩笑，不是吗？艾伦研究桌子上的划痕：还有十七分钟就下课了，他现在进入马的阶段[①]。接着，顺序而来的是猴子、狐狸、狗（这些动物代表的时间差不多）、猫、兔子、老鼠、苍蝇（代表最后几分钟，最后半分钟）、蚊子、阿米巴虫、细菌、原子。原子之后，你想象一下，就是一幅大钟的画面，写着“生而自由”几个字。

但还没到下课时间。别兴奋。想象马的阶段没完没了。接

① 用不同的动物来代表时间的快慢。

着，吉尔·卡普兰突然在头上两手相握发出信号:注意！十三分钟！狐狸时间一分多钟了，我们甚至都没注意到。

在教室后面，靠墙一个人坐着的是大卫·李普希兹。他头一直朝左边摆动:嘀嗒！嘀嗒！像滴水一样。他的头很大。头发差不多是白色。艾伦发现了一种偷窥的方法。他长时间地看着他，熟悉了他的面部特征:粉红的脸上闷闷不乐;眼中透出苦涩，白化的眉毛下，凹陷的眼眶中眼珠狂乱地转动。但他为什么愤怒？近来，艾伦试图作某些猜测，比如，他在家里有自己的房间吗？他什么时候得白化病的，或许他生来就如此，因为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恰好看到一个白化病人。他父母真的爱他吗？他母亲看见她的孩子这个怪样子发出尖叫声吗？他有弟弟或妹妹可以给他父母带来安慰吗？如果有一个弟弟比你更聪明，也更正常，那会怎么样呢？艾伦掉过头去。大卫·李普希兹注意到了。他如何注意到的呢？艾伦坐直了，注意力集中到老师的嘴唇上。在他收集的胶片中，有一张底片，很像大卫:有着白色大脑袋的一个男孩，趴在桌子上。有时，艾伦将底片放在灯光下，寻找他们最相似的地方;他想象李普希兹先生夜里走进大卫的房间，把手放在大卫的头上，就像爸爸有时候这么做的，但有着不同的理由。有次在家里，艾伦在镜子前，将自己的手放在头上，并晃动脑袋，奇怪的是，手的触碰让他放松起来，而同时抽搐也停止了。原来这样，所以，大卫的父亲，内政部的大人物，下班回家，发现大卫坐在房间里，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大街上的孩子，想着阿娜特·费希。他温柔地把手放在大卫瘦骨嶙峋的头上，头抖动起来，一次，两次，但随后，当他张开手掌，就像一顶温暖的帽子戴在头上，头慢慢

地顺从起来，停止了抖动；当艾伦站在镜子前，他一时觉得大卫愁眉不展的脸变得温和了，并渴望抚慰。他好奇地盯着这张敏感、有所期待的脸，心想：这就是你。你就是这样一个男孩。你就是你的脸。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当他再次睁开时，他只看见他自己，好吧，但那是自欺欺人，你故意摆出一副美国式表情，但你仍然不能否认，你的脸显示了将来的生活和希望。接着，他注视着镜子中的自己，并做了个鬼脸。略微皱一下眉头就会泄露出被扭曲的真相，这不是很奇怪吗？他整了整自己的仪容，把眉头舒展开来。

瓦尔达·科普勒从座位上转过身来，躲躲闪闪地四下张望。她矮小、瘦削，有一对小乳房，总是不停地拽她的上衣。瓦尔达·科普勒有一张成人的脸，大而坚挺的鼻子，炽热的眼神，但她身材娇小。这很奇怪。像是火柴杆上的一团火。要是知道女孩对自己的乳房有什么感觉，这不是很有趣吗？也许对她们来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就像他自己的肩膀或膝盖一样。瓦尔达每个手指都戴了个指环。她急于要长大。她有个笔友，是来自戈兰尼旅的一个军人，她知道许多军队的事。同桌的科比·克姆奇抬头看看她，叹了口气。艾伦心想；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一起，然而，感觉上就要分手了。

但他为什么心情如此沉重？去年，学校去提比利亚旅游，夜晚，他们坐在湖边，老师们回旅馆去了，他们燃起一堆篝火，谈笑风生一直到天亮，他们东倒西歪，打着瞌睡，像某种怪异的大动物，用一个巨大的肺呼吸。早晨，艾伦第一个醒来。加利利湖静谧纯净，晨光在湖面上跳动，像竖琴的琴弦。

还有十二分钟。

这节课似乎没完没了。还有数学课。五十分钟。又是倒计时，接着，再重新开始。课间休息时，他得抄两道数学题的答案，这两道题他昨天没有做完。所以，这十分钟他都不能去踢足球。如果一个工人用三天时间推倒一堵墙，那他用几天时间推倒一座房子……他在位子上转过来，扭动身子设法看艾迪娜·林格尔的手表。还有十二分钟！我告诉你，这节课要永远上下去。他们要在这个教室度过余生：当别的孩子课间休息，跑回家去，长大成人，参军，结婚，他们这个班会被遗忘，直到最后，有一天，拯救的钟声响起，他们蹒跚着来到洒满阳光的操场，身体颤抖，神情迷惘，惊愕得直眨眼睛，被下一代的孩子们团团围住。他心中暗笑，所以没有人知道他醒着。道雷特·阿鲁诗，这头同桌的母牛，抬起头用混浊的眼睛看看他。哞哞。

我不相信，还有十二分钟！难道所有的钟都出问题了？莫非有个疯狂的魔术师停止了时间？我怎样度过这十二分钟呢？好吧，我们就这么办：是的，在很远的特尔蒙监狱，有个定了罪的杀人犯，被判终身监禁。或更好，爸爸，一个俄国军人，在冰天雪地中守卫军械库长达三年，在雪地上不停地跺脚，再过一个月他就能离开，随后还有一星期，还有一天，还有十二分钟，哦，欢呼；但突然，慢着，怎么回事，两个男子走上来，让他陪他们五分钟，但相反，他们上了一列火车；他在位子上不安地扭动了整整八天，他们没有跟他说一句话；之后是莫斯

科，监狱，塔甘卡①，卢比扬卡②；艾伦头昏眼花，一个看上去像死亡天使的审讯者把他的脸打成一块牛排；艾伦那时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会告诉你，他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对班上孩子们的回忆，这些就是当他们把他送去科米时萦绕心中的东西；他被送去这个天寒地冻的丛林，为铁路伐木，嘿，奇尔玛，你这个杂种，诅咒你，奇尔玛；在他周边，人们像苍蝇一样纷纷坠落，因为饥饿，因为疾病，他们失魂落魄就像你走出房间；他举起斧子，却想起很久以前那些同学的幸福的面孔；那个女孩，她叫什么名字，瓦尔达·科普勒，一个有着炽热眼神的小女孩，还有吉尔·卡普兰，还有以利·本-齐克力，一个坏小子；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些学童的日子，教室里洒满阳光，墙上挂着画，有一张以色列地图，空气清新，还有课间休息。艾伦感觉自己恢复了精力：嘿，很棒，我们说到哪儿啦？在他周边，人们像苍蝇一样纷纷坠落，但你无法在冬天把死人埋在这儿，泥土冻结实了，硬得像大理石，要是你找麻烦，他们就会把你和尸体一起扔进地窖，你得在那儿待一夜，你出来时胡言乱语，整整八个小时；他不屈服，他战斗，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现在，快点，用你的脑子——在地窖里，在巨大的恐惧中；想想你作为一个孩子卷入的这场战争，别问；有人将照片偷偷带进这所房子，没有人可以求助，他必须孤身一人面对敌人；哦，要是他能跟尤希说说这件事多好。尤希，你在

---

① 塔甘卡（Taganka），莫斯科的一个地区。

② 卢比扬卡（Lubyanka），莫斯科地名，亦指"克格勃"（KGB），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

开玩笑，他咯咯笑起来。在我们家里，你学会了闭嘴。在我们家里，你从未听到一句脏话。妈妈和爸爸并不把他们的房门关紧。艾伦和尤希从不说这种事，即使他们单独在一起也不说。即使那一次，他们将她的大姨妈弄出马桶，艾伦吓坏了，想要问她怎么回事，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叛徒，因为他跟他们一起对她横眉冷对，现在他自己就是个男子汉了，他必须孤身一人地去打这一场战争：但谁是敌人？好吧，我们走，我们要冻僵了，天漆黑一片，传来很大的声响，死人骚动起来，他们的尸骨在寒冻中收缩，那种声音会让你发疯，但你知道最让他害怕的是什么，比任何东西更让他担心的是什么，一沓旧照片，是的；他曾经在绝望中设置了一个圈套，他在信封上系了一根黄线，再放回抽屉。接着，他整天待在家里，监视是否有特工到来，倾听开抽屉的声音。第二天一早，他急忙去开抽屉，真是怪事，黄线不见了！他可以发誓家里没有陌生人。艾伦在位子上紧张地动了动身子。记住，艾伦。记住这件事。记住它是如何发生的。总有一天你会在想到它的时候，试图回想起全部的细节！很久以前的一天，那时他七岁或者八岁，他跑回家，发现爸爸在客厅靠墙抱住妈妈，抱着她，把她挤到了墙角，就是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玩；妈妈从爸爸的肩膀上看到了艾伦，她想要推开爸爸——“孩子！”——但他没松手，或者说他无法松手；此后艾伦知道，这种事也会发生在狗身上，爸爸肯定中邪了，他脸挪开了，但其他部位却身不由己地紧贴着她，这不是爸爸的错，某种更强大的力量支配了他。“够了！孩子！”她恼怒地叫起来，最后他松开手，站在墙角，尴尬地喘着气，但嘴角流露出一丝笑容，流出的还有他体内的一些黏液；他的手臂

刚才还看起来很长，像猿猴一样垂在两边，现在开始收缩成自然的长度；那是仅有的一次，感谢上帝：艾伦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他总是在门外咳嗽，习惯成自然，以至他都不记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了，虽然这并不起什么作用，因为这种事再也没有发生过。

十一分钟。怎么啦？他已经绕世界半圈了，只过去了一分钟？他向后靠在不舒服的椅子上。道雷特·阿鲁诗是扎克喜欢的那种女孩，但艾伦对她不感兴趣。他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已经同桌两个月了。尼扎·诺勒，他们的班主任，将他调到道雷特的旁边，因为他坐在汉南·施维克的后面，老师根本看不到他。道雷特和艾伦很少说话。她整天嚼一块口香糖，每节课，她画一个刘海又长又直的男孩。她只知道画这样一张脸。她至今可能画了有一千张了。她至多添一撮胡子作为变化。他对她了解不多。她父亲在马哈内·耶胡达市场有个货摊，他曾在那儿的一只水槽里展示过自制的手动潜水玩具。也许他们的家里有很多潜水玩具。艾伦觉得她的画像涂鸦。他有把画撕碎的冲动。要是他划根火柴把画烧了会怎么样？她会再画一张。有一天，她会忘掉艾伦·克莱因菲尔德，尽管他们同桌了很久。哎哟，他的脚滑下来，踢到了桌子。至少她手动了一下，朝他皱了一下眉头。也许她最终还是会记得他。

十分钟。

去年在英语课上，他们学习现在进行时。艾伦兴奋地念道：我在走路，我在睡觉。希伯来语中没有这种现在进行时。基甸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兴奋。噢，基甸就是那样，坚决反对任何非以色列的东西，反对非犹太复国主义的东西，尤其反对

任何与英国有关的东西，因为英国在托管的名义下把我们的国家搞得很糟，要是我们有一点自尊的话，就别学他们这种愚蠢的语言。艾伦想要指出，就语法规则而言，希伯来语也有许多例外，但他没有说，只是念道："我在跳……"跳得远远的，跳到空中，前往太空；不久，他便全神贯注，恍若无人；在跳；就像身处一只玻璃罩子里，从外面看的人可能以为艾伦只是在跳，但在罩子里，事情层出不穷，每秒钟长过一小时，在放大镜下，时间的秘密向他显现，也向那些像他一样体验时间的人显现，在罩子里，你感到私密亲切，人们看着你，把脸贴着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站在外面朝里看，感到困惑，汗淋淋，脏兮兮；他再次问自己，一年半后，他的成年礼会是什么样子，他会浑身开始长那些又硬又黑的毛发，虽然也可能是淡黄色的；某种神秘的力量因何迫使那些毛发从表皮中钻出来，受到伤害吗？他发誓，即使他有一天长大了，浑身毛茸茸的，皮肤像爸爸和其他男人一样粗糙，他也会始终记得他曾经是的那个男孩，铭刻在记忆深处，因为不然，某种东西会在成长过程中消失，很难说是什么，但有一种特质会使所有的成人似乎很相似，并不是外貌上相似，甚至也不是性格上相似，他们的共同之处使他们属于，也使他们成为安分守己的公民；当艾伦长大，跟他们一样，他仍然会小声说，至少每天一次：我在走路；我在游戏；我在成为艾伦；这样，他始终会在一般的情况下记住作为个体的艾伦。还有八分钟。嘘！他过于专心致志，他跳过了两分钟。

班上有些孩子，从幼儿园起，他们就在一起，然而，他对他们了解不多。他们有些是笨蛋，有些则可能比他聪明。比如

沙洛姆·沙拉巴尼。哦，这个孩子，他知道如何避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是此行的高手。在班上他从未被点名。但你在院子里跟他说话，你会发现他一点也不笨：他做什么事都有计划。他不打算上高中。他父亲在公墓附近经营一家石匠铺。过几年，沙洛姆就会在那儿开始工作，赚大钱。和他这种人比起来，艾伦觉得自己有点蠢，好像是在浪费时光。每当艾伦在学校聚会上表演滑稽的模仿秀或神奇的胡迪尼①节目，孩子们就会捧腹大笑，观众中坐着沙洛姆·沙拉巴尼，他瞧不起艾伦表演的这些节目，觉得这不过是博人一笑的讨好方式，而非生活的真谛。

艾伦朝过道左右看了看。这就是有一天会留在记忆里的东西。如以利·本-齐克力。他不到十二岁，但已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坏蛋。他有一双眯眯眼，额头上已有皱纹，他的嘴巴从不歇着：他总是舔嘴唇，咬戴在脖子上的金链子，或者衔着笔，像在抽烟；他浑身扭动，活像困在笼子中的一只猫。然而，我对他知道什么呢？一无所知。他唯一一次跟我说话，是在他卖给我那把万能钥匙的时候，满口脏话。甚至老师也不去管他。有朝一日，我也许会以这样一个当江洋大盗的同学为荣。

但我会是谁？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物？也许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个女婴刚好出生，二十年后会成为我的妻子。也许她已经上学，还不知道我将要为我们共同的生活开一个储蓄账户，她有个男友，她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暂时的，有一天，姻缘会把我们带到一起。他因这种设想和内心的快乐而笑了，身子

① 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犹太裔美国人，魔术大师和逃脱术表演者。

抖了一下，他的生活是否就是命中注定？妈妈对爸爸也一无所知，她在耶路撒冷忙于照料弟弟妹妹，而他在丛林中，在冰天雪地里累死累活，然而，他们的道路渐渐接近，直到突然轰的一声，像火星撞地球，他们这才知道他们是天生的一对。

艾伦朝四下瞅一眼。她会是谁，他想。矮墩墩的内奥米·法因戈尔德盯着他看。他脸红了，赶快朝别处看去。他有时觉得内奥米对他有一种迷恋。并不是说，他们在班上交谈过，但一年一度，学校组织旅游，她鼓起勇气加入他的小组，和好孩子在一起。虽然他不喜欢她：她整天跟着他们，喋喋不休，大伙都听烦了，她就是这样没心没肺地让大伙明白她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害怕被伤害的女孩。她总是吃个不停，拿自己的发胖来开玩笑，说自己是个煞风景的人，一只真正泄了气的车胎；在某些方面，她让他想起尤希，她们都有同样的圆溜溜的大鼻子[①]，大腿上都有因穿短裤而留下的同样的红色压痕。也许，内奥米并不爱他。谁在乎呢。她的幽默感让他不快，尤希的举动让他明白，自我取笑，这是每个人都喜欢的方式——哈哈，内奥米·法因戈尔德，她是一个开心果——完全是她自我防范的一种表现，她从中得到什么：伤心、屈辱、憎恨。他再朝四下瞅一眼，看见她梦幻般地凝视着吉尔·卡普兰；谁在乎，到此为止吧，但同时他也感到有些痛楚。

要不就阿娜特·费希吧。阿娜特·鱼[②]。要是你敢于叫她阿娜特而省略费希，她会怒目相视，好像你侵犯了她的个人隐

① 原文为德语 kartofel，意为土豆般的鼻子。

② 费希（Fish）亦意为“鱼（fish）”。

私。阿娜特·费希常与一个名叫米奇·习克的“新来的”约会，习克邀请她学校假期去埃拉特野营，大伙对此窃窃私语，但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艾伦朝她打量了一下。她身材很好。他们说她需要背后有三只钩子的胸罩，她穿着“操我”的弹力裤去参加高中生聚会。她真的不知害臊。她坐在那儿，无动于衷，对阿维·萨松这个傻瓜不停扔给她的纸团不理不睬。甚至丽芙卡·巴伊兰看到她那双埃及人的眼睛，也难免心慌意乱。艾伦注意到，每当阿娜特·费希在看她，丽芙卡就会理一下头发，你不免会想，她也曾经是个小女孩，也这样坐在教室里；艾伦手托着下巴，想象丽芙卡·巴伊兰，一个其貌不扬的女孩，有个大鼻子，她肯定为此被戏弄过，她班上也许也有一个像阿娜特·费希这样漂亮、冷酷的女孩；看她如何小心地避开阿娜特·费希的眼睛，可见每一代人都一样，但是他所认识的上一代人中有和他自己相像的吗，他想起自己的父亲；不，没有。

此时，他们的屁股在硬椅上蠢蠢欲动起来，腿架起来，又放下。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吉尔·卡普兰的大背头，他发着信号：五、四、三。瓦尔达·科普勒和科比·克姆奇在桌子的三八线上用肘推来推去，互不相让。扎克·斯密坦卡、梅克·勃兰特里希，还有汉南·施维克，起劲地挥着手，要纠正任何不好的印象。道雷特·阿鲁诗嚼着口香糖，在那张有着刘海的脸的四周写下：**道雷特·阿鲁诗，六年级C班，珀哈基琳小学，耶路撒冷，以色列，亚洲，地球，宇宙**……接着，她朝窗外张望；还写什么？迈克尔·卡尼和莉娜·费奇曼交换纸条，用拳头捂着嘴咯咯笑。内奥米·法因戈尔德低下头吃她的椒盐脆饼。阿娜特·费希慢慢地将她鲨鱼般的眼睛转向阿维·萨松，他朝她弹了

一根橡皮筋；大卫·李普希兹脸上一亮，他笑时看上去却十分愁苦，但她一眼看穿了他，她眼中没有他，难道她不能至少表示一下他的存在；艾伦发誓要报复，他要从她那里偷些值钱的东西，交给大卫·李普希兹，他非常恨她，但又不禁对她有那么一点欣赏，因为她漂亮，因为她冷酷，也因为她能让一个疯狂的男孩绝望地爱上她；接着，约哈南·本-扎凯拉比钻进棺材，他忠诚的信徒抬着他，走出围城的大门，他就这样得以逃脱，建立了他新的修行中心。神殿毁掉之后，神殿毁掉之后——这些词刺激着他的神经。还有两分钟。红头发的艾丽莎·利伯噘起嘴让所有的人都看见。米里·塔玛丽的手背上有个长毛的黑痣，她总想把它藏起来。向后瞥一眼，那个白化病的脑袋还在抖动，好像里面有个玩意，一个弹簧什么的，让头那样来回地动。"神殿毁掉之后，孩子们，约哈南·本-扎凯拉比建立了雅弗尼灵修中心。"铃响了。万岁！一个有着八十条手臂和腿的怪物急匆匆经过丽芙卡·巴伊兰，冲出门道，她转过脸去，眼中隐约有一种恐惧的神情。

艾伦欣赏的人物是罗克珊娜。他也喜欢罗莎琳和娜塔莉，他对安吉拉有某种同情，但即使他很清楚他命定要娶一个盲姑娘，成为她的眼睛，他还是不能忽视安吉拉嘴角一丝微笑带有的阴影，那微笑是一些照片中欢乐的表示。他试着模仿那种微笑，但他放弃了，害怕被一起回家的吵吵嚷嚷的同学注意到。他们至少有十五个人，都是附近工人的儿女，当他们一阵风似的经过商业中心，通常，艾伦会在风暴的中心，讲笑话，说他的一些发明，虽然近来，他更愿意走在边上或后面，旁观

他们。

他们慢慢走着。基甸和扎克，道雷特·阿鲁诗嚼着口香糖，她比男孩高出一头;瘦小的瓦尔达·科普勒，有着成熟女性的脸，每个手指都套着指环，显得跟他们格格不入;走在最后面的是一个五年级小女生，雅莉·科德米，她的母亲让他们过街时照看她一下，但没有人跟她说话，她默默地跟在后面，实际上她一点也不引人注目，除了一头波浪似的黑发;迈克尔·卡尼走路像在滑行，好像他是一只水母，莉娜·费奇曼在身边时他才笑;艾伦转过头去，不去看他脸上那种阴沉的表情;红头发的艾丽莎·利伯若有所思地舔着嘴唇……好好看一下，他告诉自己: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沉闷，这么心事重重，虽然外表上他们跟往常一样吵吵嚷嚷，高高兴兴;他们一起通过超市新的电子门，艾伦小心不让自己单独走过那道门槛，他不太信任这些自动化的东西;孩子们拥向食品柜，五颜六色，都很新鲜，艾伦心想;他们在水产柜台停下来看巴勃奥夫先生一下子就杀了一条鲤鱼，鱼身还在扭动，而其他的孩子则沿着过道追逐，艾伦赖在水产柜台不走，一直到那条鲤鱼不再动弹，经理急忙过来，喊道，嘘嘘嘘嘘！孩子们一起回应:嘘嘘嘘，擦皮鞋！他们热热闹闹地出了自动门;艾伦发誓，在成年礼之前，他至少要有一次单独经过那道门。到了外面，他看见瘸子本宇明一个人站在他父亲的理发店的门口。一年前，他们打过一次架。艾伦把他打倒在地，并从他身上跨过去，让他再也长不高;本宇明用诅咒进行报复，好吧，棍棒和石头可以打断我

的骨头[1];眼下,他们一个个走过默多克身边,他是一个瞎眼的疯乞丐,他可能祝福你,也可能诅咒你,取决于你的施舍情况;和平常一样,扎克在路上找一根钉子或螺丝,朝默多克悄悄走去,用沙哑的声音说:"给你,默多克先生!"乞丐抬起头来,颤抖的手摸索着朝他伸去;扎克扔了一根螺丝钉在生锈的杯子里,发出叮当一声。盲人微笑着说:"愿神保佑你的家人!愿神加倍报答你,赐你健康和财富!"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基甸没有为每天的这种恶作剧责备扎克;艾伦过去常常因基甸的缘故屏住不笑,现在他想象默多克晚上回到家里,如果他有家的话,把硬币倒在小桌子上,用弯曲的手指数着一天的收入,当他摸到扎克的螺丝钉时会有怎样的感受。他生动地想象这幅画面,好像他就在现场;肮脏的房间,光秃秃的墙,饥饿的孩子,默多克因失望而嘴唇颤抖……走吧,快点,艾伦对其他人一边喊,一边加快了脚步,他头抬得高高的;接着,有人背着他说了一句俏皮话,其他几个孩子哄笑起来。

他疾步走在前面,觉得罗克珊娜与众不同,她有一种严肃的神情,这使她落落寡合。她脸上有颗痣,在他看来,这无损于她的可爱,实际上,这甚至让她显得更可爱。好像这点瑕疵让他们更接近了。有一张照片显示罗克珊娜穿着护士服,给弗里茨和侏儒阿方索喂食。无论他多少次看这张照片,他总是能看出不同来。虽然有件事是肯定的:罗克珊娜的脸上并无肤浅或令人厌恶的东西。昨天,他羞怯地吻了她的照片,看到他的

---

① 西方人常说:棍棒和石头会打断我的骨头,但流言蜚语并不能伤害我(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but words will never hurt me)。

唇印化开来，他突然想到，即使这个马戏团并不真的存在，即使这只是个肮脏的骗局，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个罗克珊娜，一个有血有肉的女孩，她靠让人拍照来挣钱，因为她很穷，不慎落入那个混账阿方索之手；要是他年龄更大些，要是他有力量和金钱，他会拼死从阿方索手中救出罗克珊娜来，因为在这样一种腐败的环境中，她会保持美德多久呢？他再次翻看这些照片，也许这一次他会懂得，也许他能想出解救之道，消除他们的痛苦。

每三天一次——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他拿着照片，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用妈妈的70度白酒来擦掉照片上那些大块的、油腻腻的指印，尤其是罗克珊娜照片上的脏印迹。他温柔地把她从头到脚擦干净。几乎有两个星期，他一直这样看护着罗克珊娜，他心想，是否也要擦一下自己，就像你擦这些照片一样。但一碰到自己，他就知道这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不需要这么做。他仍是清白的。

他停下来，转过身，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了。他的朋友把他撇下了。也许他们走别的路回家。让他们走吧，谁在乎。但他的感情还是受了伤害。基甸和别人一起走了。接着，他耸了耸肩：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

但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爸爸在无花果树上干得正欢，妈妈和尤希去购物了，奶奶裹着苏格兰披肩正在打盹，艾伦急忙跑到放袜子的抽屉那儿，熟练地用手翻找。接着，他心跳停止了：罗克珊娜不见了。照片都不见了。一夜之间，马戏团不见了踪影。那个叛徒把它们藏到了别的地方。

6

夏天过了，冬天过了，接着，春天来了。将近一年过去了。一天下午，七年级学生正在踢足球，妈妈叫了起来。从阳台到谷地的球场，她的声音一阵阵向他袭来。艾伦很恼火，但他注意到情况有些不同，她的声音中有种不熟悉的调子，他赶紧回家，踢球踢得大汗淋漓。“全是汗啊[①]!”妈妈说着，将手指伸进他的衣领里，“屁股着火啊[②]，瞧你，嗨呀嗨地，像个傻瓜一样追一个球，就看不到扎克和基甸也那样跑来跑去，不，他们有头脑，他们让蠢驴替他们跑，他们坐在后面，嘲笑你。”她一边解着一只棕色包裹上的结，一边唠唠叨叨：什么“乱七八糟!”“精力过剩!”她试着用牙齿来把结打开。你为什么这样盯着我？她叫道。我没有盯着你。要是你非得要盯着人看，那盯你自己好了。但我没有盯你啊，哪儿来的包裹？离他的成年礼不到六个月了，不过他还是个子不高。包裹哪儿来的，妈妈？坐直了，矮得够呛。她把结咬开，拆掉包装纸，是一件看上去眼熟的衬衫和一条短裤。艾伦一时觉得害怕，担心衣服是哪个死人的。妈妈递给他一件带条纹的棕色衬衫，说，试试看。

你什么意思，试试？我不想穿旧衣服。他站在那儿，抗议性地耸耸肩膀，他脸通红，急于回到足球场，因为他离开哪怕一分钟，对方球队就有可能把比分追上来；他突然觉得一阵揪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shvitz。

② 原文为意第绪语 bren。

心般的疼痛；妈妈说，这不是旧衣服，这是古姹姨妈从特拉维夫寄来的，是乔拉的，行了吧？乔拉的？为什么？因为他只穿了一季；喏，去试试衬衫，看合不合身。

艾伦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每年夏天他都去特拉维夫和乔拉表弟待在一起；用不了几个星期，艾伦就像本地人一样适应那儿的生活了；九岁那年，他教孩子们如何看到天使：你捂住眼睛，等着火花出现，有些火花会很快消失，有些则不会消失，取决于你捂得紧不紧。艾伦还给他们讲他内心的渴望，他要成为以色列第一个斗牛士。第二年，他教他们耶路撒冷棍子球游戏，叫作阿兰姆布立克[①]；他们则在游泳池教他红毛狗扒式；他教他们对威尔士的一场比赛中的乔多洛夫式救球，守门员横扑，挡住右边锋的“榴弹炮式”射门；艾伦在那儿的整整一个月，谁当守门员，谁就得那么扑球，甚至当球进了球门一角时还得这么扑，没人在意这样能不能扑到球，只要是乔多洛夫式的扑球就行。去年，他给他们介绍美国逃脱大师胡迪尼，给他们演示他在手脚被粗绳绑住时如何挣脱；当他们不相信他所说的时，他让他们把他关进他们在海滩发现的一只臭烘烘的冷却箱中，箱子用绳子绑住，外面用空袋子蒙上，大家退后五十步；当他们相信他会闷死在里面，开始互相指责听任他这么做时，艾伦跳了出来，一边笑，一边气喘吁吁。亏你的小艾伦契克想出这样的主意，古姹姨妈写信给妈妈，天哪！[②] 你只要听他说说笑话就会长肉啦。

---

① 原文为 Alambulik，当地的一种街头游戏。

② 原文为意第绪语 kineahora。

特拉维夫那帮伙伴还把他带到海边。当然，他和父母及他们的牌友多次去过阿什凯隆海滩，但那儿总是人满为患，有很多水手，他们无所事事，开粗俗的玩笑、打嗝；艾伦不喜欢看认识的人穿着泳衣，半裸身体；他们有个说法，叫作“永远别拒绝烤熟的肉串”，换言之，永远别把保温袋里的剩饭剩菜带回家；他们逼着艾伦吃得倒胃口。爸爸是个可怕的游泳者，你总能见他在水里，双脚乱蹬，水花四溅，他还玩各种恶作剧，如潜到水里，攻击牌友，把他们往下拖，或者灌他们的太太水，她们挣扎着大喊大叫；艾伦很小心，从不和爸爸一起下水，他私下决定，他们俩一次只能一个人下水；此外，他怀疑爸爸喜欢在水里撒尿，甚至当艾伦上岸坐在沙滩上时，他还觉得爸爸尿尿的味道跟着他；有一次，他正静静地游着，远离那伙人，只有他和辽阔的天空，他突然有一种忧虑，有什么东西正在追逐他，他知道这不可能，这只是想象，但他还是觉得这东西就潜伏在水下；起初，他以为是爸爸，想要吓唬他，让他害怕，胡乱挣扎，不慎喝水，但这东西硬硬的，有弹性，像一条强壮有力的手臂，或者大象的象牙，围住了他的腰，要把他往下拖；当他挣扎着爬上岸，他知道这不是想象，那个奇怪的事情在水里发生过；妈妈和爸爸的牌友跑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难道你不会游泳了吗？他们给他裹了一条浴巾，按摩他的肩膀；他寻找爸爸，但看不到他，他正在一把沙滩阳伞下看报纸；当艾伦裹着浴巾慢慢走过去，身子颤抖地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抬一下头；艾伦说，这只是抽筋了，爸爸没有搭话，艾伦哭着说，这种事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但爸爸还是没看他，他仅仅在报纸后挪了挪脸。

特拉维夫的孩子们带他去一个僻静的海滩，那儿很空旷，到处是月岩，他们教他怎样真正地游泳，而不是耶路撒冷那种狗扒式，怎样睁着眼睛潜到水下；在海上，他觉得他的灵魂无限成长。夜里，当他睡在古姹和埃弗雷姆家里那条狭窄的走廊上，梦中能听到蚊帐外哗哗的水声，他十分慌乱，在沉睡中不停地蹬踢，随着轻柔的海浪在梦中沉浮。他也梦见他醒来：要造一列水下火车，或者组织一场海洋斗牛，用鲨鱼代替公牛；他用滚烫的沙子做实验，设法变成玻璃，像古代腓尼基人那样；他把信放入封口的天霸苏打水瓶子中由海浪冲到荒岛的幸存者那儿；他没法引诱海里的美人鱼。每个夏天，因为有他，孩子们会再次爱上大海。他皮肤晒黑了，头发更亮了。乔拉比他小几个月，在外面很腼腆，在家里则很任性；古姹姨妈在她每星期寄到耶路撒冷的信中暗示，也许乔拉有点嫉妒艾伦契克，艾伦赢得了他所有朋友的好感。好吧，别放心上，她写信给姐姐欣达，说他需要学会与人相处，我们的孩子中就他习惯被当作一个国王。

去年，当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艾伦和孩子们做了一个木筏。整整三个星期，他们从早到晚忙这件事，根据艾伦的设计制作模型，选不同的木材做桅杆，从晾衣绳上偷床单做帆。正式起航前一天，他们提前收工，去海边游泳。突然，一艘船从他们边上驶过，像一把锋利的灰色的刀，劈波斩浪，几乎没注意到他们。孩子们惊奇地挤成一团，还从没见过这样的船。船上有两个人：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一个年纪大许多的男人，他有着瘦削的脸和蜡黄的皮肤。男人指着他们对女人说着什么，沙哑的声音中有外国口音。那个女人抓着衣服的下摆，以防被水

打湿，朝这些皮肤黝黑的孩子微笑；他们在水中簇拥在一起，就像一群鱼，虽然她也许是在朝别的什么东西微笑，也许她并没有真的看见他们，也许她是那个老男人的囚徒；艾伦有些担心，他强迫她待在船上。突然，这个男人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朝船边扔下去。孩子们面面相觑，摸不着头脑。有个孩子小声地咒骂那个男人。那男人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烂牙，那女人也跟着笑，这让艾伦很失望，他现在意识到她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同谋。这时，那男人又掏出一枚硬币说，“很宝贵！很值钱！”并轻巧地朝水中一抛，它落水前在空中转了几下；他们在船的阴影里，看着硬币落水，都跟着潜入水中。艾伦发现它旋转着慢慢落到水底。他用嘴巴衔起来，压在舌头底下。当他钻出水面时，船开走了。“每当你发现了什么时，藏在口袋里，闭上嘴。”妈妈总是这么说；他有一次和基甸在山谷捡到一只网球，他没有听妈妈的话，告诉基甸，这球属于他们两人，感到很得意。但现在，出于某种理由，他保持沉默，一有机会就把硬币塞进游泳裤，他的私人物品里就有了一枚奇怪的银币。

这时，起风了，波浪汹涌。大海看上去一片昏暗。艾伦跳起来，建议他们马上让木筏下水。孩子们犹豫不决，害怕潮水会把他们冲得太远。艾伦知道他们的担心有道理，但无论如何也要哄他们，使他们摆脱眼下的沮丧。他绘声绘色地给他们讲处女航，木筏如何带他们在波涛上航行，以此诱骗他们，直到他们由怀疑转为沉默；当天边的乌云涌起，他明白贸然出航是危险的，但重要的是振奋他们的精神，消除他们心中的恐惧。尽管他十分雄辩，他们却不为所动。他们踢着沙粒，扭扭身子，摸摸脖子，看看别处。他突然又成了一个陌生人，长篇大

论不起作用，他太能说会道了；他们的冷淡把他跟周围割开，好像用一把剪刀把他从一张阳光明媚的图片上剪下来。这时，他咽了一口口水，求他们等一会，他向山上的售货亭跑去。他用自己的钱，不是那枚硬币，买了一瓶真正的科涅克白兰地；拿着这一奖杯，他自得地回到他们身边。我们走吧，让我们起航，他兴高采烈地说着，声音中带着焦急的意味，但他灿烂的笑容还是征服了他们。

下午四点半，“胡克船长”号带着一小瓶科涅克白兰地首航了。五分钟后，遇到一股漩涡。孩子们跳下水，惊慌地爬上岸，十分沮丧。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当艾伦和乔拉一起被卷进漩涡，艾伦几乎可以肯定，乔拉把他推下去，以救他自己。风吹上来很冷，孩子们浑身发抖。实际上没有人公开指责他，但艾伦觉得仿佛有一只巨手掐灭了蜡烛，让他陷入黑暗之中。

不，妈妈，这衣服我穿太小了，他哀怨地说，无助地看着妈妈扔在他身上的那件衬衫。她为什么这么暴躁，他想，希望在球赛的最后几分钟及时回到球场，总是可以指望他进球；这时，爸爸走进来，接着是尤希，她来问妈妈脱毛蜡放哪儿了；艾伦突然想起去年夏天他试那双靴子的情形。汗滴在他的衣领上。快点，他想，在手指开始颤抖前，他脱下汗津津的衬衫，换另一件；突然，他的手臂夹在缠在一起的袖子里，而他还在拼命地找领口，他开始不停地喘气，好像有人压住了他的胸脯，想要勒死他；一个陌生但眼熟的男孩意外出现，看上去苍白、单纯；一道凉爽的涟漪充满了他的灵魂；这个白皙的小男孩，这么白，比起来，他的皮肤几乎是蓝色的，小男孩航行着

进入了崎岖的月球表面。

艾伦拼命地要从领口伸出头来，不再左右乱动，免得妈妈和爸爸看见你的手臂多么软弱瘦小；来自科学实验室的胎儿浸泡在甲醛溶液中，慢慢分解，眨了眨它的蝌蚪般的眼睛；突然，它张开嘴，朝他微笑。艾伦呻吟着，最后终于将头从领口中顶了出来。爸爸和尤希不见了。乔拉的衬衫下摆一直垂到他的短裤，他的两条腿伸出来就像两根火柴梗。

古姹姨妈随信附上一张纸条，说她的乔拉，天哪[①]，就像发酵的面团长得太快，衣服都穿不下了；站在他身边，甚至埃弗雷姆看上去也像一粒葡萄干。这些衣服，我肯定你会看出，小欣达，就像新的，他几乎没有穿过，扔了真是罪过，在表兄弟中他最小，但愿五个孩子都长得强壮健康，那为什么不把这些衣服给卡拉索拉比的太太，让她送给穷人，就是今天，我的心依然在为他们淌血，古姹写道，她和妈妈在贫寒中长大，在耶路撒冷遭到围困和粮食配给的那些日子里，她们一家几乎饿死；她在信的最后向每个人问好，希望艾伦契克明年夏天再去玩。

妈妈站在他面前，表情严肃。他突然期待一个拥抱。就在此刻。想得要命。他想要她跟往常一样抱抱他。但她从他身边后退，把什么东西打翻了。也许这衬衫是个祸害。他绞尽脑汁也不明所以。什么东西打破了，那只花瓶？瓶里放着瑞夫希和多夫带去作为乔迁之喜的黄苹果，但不是，他后来看到过那只花瓶，它还好好的在那呢。是那只画有雄鹿和雌鹿互相追逐的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kineahora。

图案，施米克和伊塔卡去荷兰旅游带回来的那只蓝碗？不是，那只碗完好无损，没有任何黏合的痕迹。有一会，他在她瞳孔中看见他自己渴望的面孔，而她浮肿的脸颊绷紧着，露出了磨牙的齿尖。现在我能出去玩了吗？他边问边谨慎地往后退，小心别去看那些碎片，像一个登山者害怕往下看一样。现在我能去踢球了吗？他软弱无力地问。妈妈僵硬地站着，嘴唇发白。他可以听见他们，他的球队在谷地唱歌；他们在他缺场的情况下结束了比赛，并和对手球队唱起了歌。有谁听到过比赛结束后和对手一起唱歌，我没有，他们听起来像是一支合唱队，什么，他们在排练还是什么的；他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妈妈，她左右为难，他甚至能看到她心中极度的怨恨。你知道，她说，我开始在想你是故意对我们这么做的。

7

几星期之后，就在黄昏前，艾伦、基甸和扎克一起在谷地，摊手摊脚地躺在那块巨大的褐色岩石上。岩石上有许多孔洞，锈迹斑斑，灌木丛生；艾伦脸贴着巨石，欢迎春天的温暖。

三个孩子懒洋洋地徜徉在黄昏时分，聊着莫迪凯·卢克的事，他是去年在罗马机场行李箱中被发现的间谍，戴一只有着海狮图案的金戒指，里面有藏毒药或缩微胶片的秘密插槽；艾伦用胳膊肘撑起身子说，嘿，今年的班级聚会上，要是用行李箱来表演胡迪尼逃脱节目难道不会造成轰动？他此刻就能想象出那个场景来：扎克和基甸把他锁在施米克姨夫的那只黑色旧

行李箱里，外面用绳子绑上，盖上布哈拉床罩，不让观众看见，他们用口技模仿击鼓声；当观众屏息静气地等着，艾伦将两个手指伸到鞋垫中，掏出爸爸的剃须刀片，再从袖子里取出妈妈丢了的指甲锉；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因为他的手指很滑，要是掉了指甲锉咋办，在黑暗中怎么找，女孩子会尖叫，快，来人，把他弄出来！男孩子会跳上来，说变就变，艾伦站在他们面前喊着，嘿，我自由了！扎克暗暗地笑了。他有这种新的笑法；艾伦觉得热血沸腾。你怎么说，艾伦问基甸，他脸朝下趴着，免得把石头上的印记擦掉，我们为晚会开始排练？我们就把这个节目叫作“行李箱中的人”。怎么样？基甸说他不能肯定今年他有时间。你什么意思？艾伦感到沮丧。这个夏天，我得为卡梅尔山旅游的野营成员安排活动，基甸说。但那是一个半月以后的事啊，艾伦喘着气说；我们总是一起为班级聚会做点特别的事情。基甸没有搭腔，扎克说，谁在乎一场哑剧，我想在明年赢足球比赛冠军。这有什么联系吗？艾伦喊道；你知道我们会赢的，我们是最棒的球队，现在让我们回到胡迪尼节目上来。基甸说，好吧，我们想办法，别发火，你这是怎么啦？

艾伦心里有气但默不作声。这真让他恼火，扎克对他与基甸之间突然出现的分歧幸灾乐祸地旁观。好吧，我再想想。别招惹他们。别什么都对他们说，但他说了；他自讨苦吃，他不安地、声音尖细地宣布，今年夏天，他们一定要去抓一个间谍，他对此非常肯定。扎克又窃笑。艾伦尽量不予理睬，接着说，这个国家哪儿都有外国特工，每个星期都有人被抓到在拍军事基地，而我们坐在这儿玩玩拇指，我要告诉你们，下一个

间谍会是谁，基甸家的那个大学生，他有与敌人接触的整个网络，记得那次我们在他的废纸篓里找到一份阿拉伯报纸，有些字下面还画了红线，我们对此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别瞎扯了，基甸不耐烦地说，他不是间谍，他只是学阿拉伯文。基甸讨厌家里的那个愚蠢的房客。他的举动好像这个家是他的，大声说笑，洗澡时引吭高歌，尤其讨厌他总是讨好基甸母亲的那副样子，替她做家务，每个星期五送花给她。好吧，那三楼那个空房间怎么说？艾伦有些冒昧，他强迫自己说下去。房东也许这个夏天就回来，我们会查明他是苏联特工。艾伦等着。不可思议的是，扎克没说什么，但他的沉默比他的冷笑更糟糕。艾伦不理他，好像什么事都定了，宣布说，好吧，我们要轮流监视这房间。我知道今年他会来。我有预感。扎克坐起来。那房间里没有间谍，他懒懒地说。那房间几年没有人去了。百叶窗始终关着，信箱里也从没见过一封信。为什么浪费半个假期的时间来做无意义的监视？艾伦噘起嘴，说他有一种预感，这会是他们幸运的一年。是的，当然，扎克说，你和你的预感。

接着，因为基甸说，别闹了，你们两个，艾伦心里又有了希望，基甸会接受他的主意，这是他们友谊的象征，是他忠诚的标志。别自欺欺人了。要是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呢？他用胳膊肘撑起身来，看一眼基甸，基甸只是一直在嚼着一根茴香秆。

还只是去年，基甸躺在那儿，将脸紧贴在那块岩石上。下巴坚毅，是个以色列青年的形象：勇敢、坚决，像他哥哥曼尼。这个想法自然是艾伦的，他想了很久，原先也觉得很荒唐；好吧，也许他假装的，但他不能再失败了，即使这只是个想法也不能失败。有什么事发生了；他说不出来，但他知道，

这对他能否坚持立场是个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趴在岩石那个通常的位置上，一边的面颊圆，另一边的面颊扁，他记得要冒风险，直到喋喋不休的声音，或他对扎克的恼怒，或他对基甸的背叛感到的痛楚，让他忘记了他的职责，将妈妈丢到了脑后。

基甸伸了个懒腰，看看表：该去听拉比的成年礼课了。扎克已经通过了他的成年礼，假笑着说，现在每天早晨他都用他的护身符来祈祷——在密室里，呵呵呵；近来，无论扎克说什么，听起来就像是对艾伦的讽刺。扎克坐起来，咕哝了一声。此刻，他又要开始扳手指了，艾伦心想，他头脑里哼起小曲，淹没了那讨厌的噪音，在这种场合，他有一种特殊的声音；突然，基甸打个哈欠，四仰八叉。艾伦看着他。身体摊成这样，他想给谁留下印象呢？至今有几个星期，他注意到基甸坦率的脸上有了一种凛冽的表情。为什么那会伤害他，艾伦不知道。他又偷偷看一眼：脸上还没有茸毛，而面庞肯定变得更结实了，隐藏内在之光的骨骼也更硬了；是的，他下巴的轮廓现在更厚实，更有挑衅性，几乎和曼尼一样，你可以看见他的颧骨在皮下颤动，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总在一起啊。

艾伦轻叫一声坐起来，他刚叫出声来，就赶紧止住；他将袜子往上拉拉，遮住他光溜溜、瘦巴巴的小腿。他再次明白无误地看出，这块顽固的岩石拒绝将妈妈的样子定格。继续，你这样无法弄成一块化石，扎克说，这时，艾伦正在考虑，也许他所要做的就是更加用力；或者也可能太困难了，无法让妈妈的形象永久不变，就像今天她那个样子；他更愿意记住两三年前的她，那时，她更热情，对他更温和。他手猛地伸进口袋，

在皱巴巴的纸条和烂葱条(写密信)、蜡烛头(破译密信)、烟头(出于其他需要开始收集)之间摸索，最后找到了一盒航空火柴，他取出一根，在石头上用力擦，尽量用力，但他为什么非得现在擦亮火柴，想结束这场争执？他凝视着火苗以求安心。

扎克以他并不在身边的父亲的脸开始做这个化石游戏。不错，因为这有助于你记住他，艾伦插嘴，他乐于分享扎克的兴奋，这只让扎克不悦并说，我可不愿意做我父亲，相反，我想做海泽克尔;他显出他哥哥海泽克尔的样子，他哥哥开一辆送货车;当他厌倦了像海泽克尔那样抬起下巴，就转向他的宽脸的母亲，一个已婚的保加利亚人，但对她的印象很快淡薄，他就找他的某个叔叔;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逐个摆出那些人的样子:他的一帮亲戚、贝塔尔-耶路撒冷足球队的大部分队员、风格不同的喜剧演员、伊扎克·拉宾的办公室主任、肖恩·康纳利和卡修斯·克莱。随后，他决定他不再为别人放弃自己，从现在起，他唯一想要使之不朽的脸就是他自己的脸，无论更美还是变丑。变丑，艾伦打趣，就像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里，基甸常常取笑他说的笑话。就在那个时候，扎克开始嘲笑那个想法并煽动基甸;第二天，艾伦发现自己孤身一人。

基甸又看看手表。还有一刻钟，他噘着嘴说。我为什么非得对付经书中最长的这段“哈夫托拉”[①]呢。艾伦低声念道:**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

① 在犹太传统中,“托拉(Torah)”指《圣经》的“律法书”,即《圣经》前五章,而“哈夫托拉(Haftorah)”则是从《圣经》“先知书”中选取的一些经文,在安息日和其他犹太宗教节日和有关的“托拉”经文一同诵读。

将炭沾我的口，说[①]……他还没有跟拉比上成年礼经文课，但他已经读过"哈夫托拉"这部分经文几遍了，也乐于读。夏天就要到了，他想，他们就要送我去特拉维夫和乔拉在一起，我今年不想去。哪怕他们把我杀了，我也不想去。他现在站在朋友身边，玩弄着鼠尾草叶，转动脚跟，对什么说着再见；好吧，如果有大卫·李普希兹的什么消息，现在就不妨随便问问，逾越节后他就没露面，他的座位一直空着。尼扎·诺勒，他们的班主任，说大卫转到一个环境更适合他的地方去了，这是最后一次提到他，好像大家暗中有个约定，但他们怎么知道该闭上嘴巴；曾有个小男孩，他不见了，艾伦像"皇帝的新衣"中的一个人物，害怕成为第一个被问及的人，因为那时他们知道他不是他们一类的了。扎克从身边一棵树上摘了一把山楂果，开始大口咬起来并又吐掉。艾伦转过身去，望着远处。谷地看上去突然显得陌生而模糊。他拉拉裤子，乔拉的裤子，他穿起来有点大。我得找一只足够大的行李箱，他突然说。我能用施米克姨夫的那只黑色箱子，我们用绳子绑在外面，你们把我盖起来，三分钟后，我就从里面出来。对，我们就这么做。四十二诗节，基甸喃喃说道，我嗓子哑了，念不出声来。这时，艾伦想起什么，他手伸进口袋，拿出一块糖果，这是特地带来给他的；基甸和扎克交换了一下眼色。基甸掉过头去说，不吃糖，克莱因菲尔德。艾伦将手放回口袋，不去想他被拒绝的状况。他只是想给基甸一块糖。等等，这将会是最大型的胡迪尼节

---

① 此段文字见《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

目；他像个登山者那样鼓励自己。要比我在UNWRA[①]的板条箱中表演的节目更大，比在火炉里表演的节目还要大，不开玩笑！我明天要去看《金手指》，扎克无动于衷地说，他鼓起手臂的肌肉，兴致勃勃地打量着。嘿，那部电影有限制，你得超过十六岁，艾伦说，他感到有些意外。你去看吗，基甸？扎克问。但他们不会让你们进去，艾伦提出异议，他们会在门口检查你们的身份证。怎么样，明天去看《金手指》？扎克又问。我们再想想，基甸说，谨慎地回避问题。他现在很老练了，艾伦感觉到。噗！这些山楂果我得吃上一百个，扎克说，把一嘴的山楂皮吐掉。来几个？他把手里剩下的果子让给他们。基甸抓了几个，若有所思地嚼着。艾伦不想吃，摇了摇头。哦，我还以为你喜欢吃山楂果呢，扎克冷笑着说。我以前喜欢，但我现在不喜欢了，艾伦回答。来吧，吃几个，对你有好处，扎克说，他的声音中多了一份轻浮的意味，他几乎把手伸到艾伦的嘴里，艾伦连连后退。嘿，你们俩，基甸提醒道，扎克笑呵呵地将果子扔向空中。艾伦沮丧地站在那里。

让我们比赛跑到山上去，基甸提议。注意他要多久才能控制局面，艾伦想，当然要比他以往快得多。他们跪下一条腿，弓着背。等等，艾伦叫道，他换了一条腿，不一会，他又换回去，但仍然觉得不对劲，他说他就站着起跑，要是他们不反对的话。你知道你会赢，基甸说；艾伦做好准备，基甸说预备——跑；他们沿着山坡往上跑，艾伦跟往常一样领先，虽然他们现在腿更长了，他心想人们说的是否当真；游泳选手比赛

---

① UNWRA即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

前会刮掉胡子以减少阻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艾伦跑得比他们快，所以，即使这场小小的胜利会变成某种丢脸的证据，或也许当基甸喊跑的时候，他感到的恐惧帮助他跑上山顶，但还是第一次，无可置疑地，基甸已经变声了。

8

每个星期四晚上，家里的清洁工作做完之后，爸爸都会好好地洗个澡。他红光满面，腰上围了条毛巾走进客厅。“噢，真爽[1]!”他说着趴在沙发上。艾伦从厨房里朝这边张望，他坐在法罗克凳上，面前一堆土豆，他得给土豆削皮，以便做安息日午餐[2]。他削土豆皮很在行。

他们刚完成清洁工作，妈妈和尤希洗了手，换上舒适的家居衣服。接着，他们拿出毛巾、棉签和酒精，向在客厅的爸爸走去。莉莉奶奶也凑了过去。她喜欢清洁工作的热闹场面，但她最喜欢的是在爸爸背上的工作。确实神奇，妈妈泪眼蒙眬地说，我们的小妈咪为星期四“大扫除”和爸爸的后背来精神啦。这可是真的:每当他们拿出水桶和拖把，她的眼睛就发亮。她急忙走出她的小房间，嘴里喃喃自语，手挥舞着，要求给她一块钢丝绒来擦墙板。“来吧，妈咪。”妈妈说着把她领到厨房灶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mechayeh，直译为“啊，对以色列真好！”。

② 即犹太人传统吃的安息日午餐（Sabbath cholent），从周五日落开始到周六日落结束，这段时间不得点火、灭火，所以周六中午的安息日午餐往往需要从周五开始在炉子上炖十几个小时。主要成分一般包括土豆、肉和豆类。

台前，那儿十分油腻。妈妈让她坐在小凳子上，让她的手画着圈。这儿，这儿，好，用点劲，直到这动作她做熟练了，最后完全由她自己来做清洁。妈妈再看她一会，直到肯定奶奶能把墙板擦干净。有时，她会走神，你得帮她回过神来。

清洁工作做完了，清洁用具就会放回到厨房阳台上：扫帚、毛巾、丝瓜络、海绵、钢丝绒（还能用）；鸡毛掸子；地板抹布搭在水桶上，滴着水，在房间里的激情舞蹈已让它们精疲力竭。爸爸脸朝下趴在沙发上，女人们则在他背上忙作一团。妈妈有鹰一般的眼睛，一公里外的一粒黑头粉刺都能看出来。她干活的时候，轻轻地发出一声呐喊；她们三个商议如何最有效地把粉刺去掉——应该用指尖挤，还是用指甲挖，以及从什么角度？妈妈挤，爸爸呻吟着。奶奶提供棉签，尤希用酒精消毒。与此同时，妈妈又开始新的寻找。当她找到一粒丑陋的白头粉刺，她们兴奋地大叫，报告给爸爸，并进行咒骂、威胁，夸大它的规模，惊恐地喘气，乐观地期待他的康复。艾伦不听也能感到她们兴奋的叽叽喳喳声。

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土豆上来很难。慢慢地，小心地，他陷入沉思，又“艾伦化”①了。但他仍然能够听到爸爸在那儿哼哼叽叽。当她们完成了在爸爸背上的工作，他就要跟艾伦谈话；这是妈妈用鼓动性的声音——如尤希所说——几次三番要求他，你能跟艾伦谈谈吗；艾伦知道为什么，但他不想去，没门儿，他们还不如先把他杀了。

① “艾伦化”(Aroning)，即艾伦的一种精神状态：沉思默想，自言自语，时常出神发呆，魂不守舍，不断地遁入自我世界。

他飞快地挥着刀子，半个土豆被削掉了。没门，他不会去。他宁可逃到加沙地带去。“开罗之声”向任何讨厌生活在以色列的人保证那儿是天堂。他笑了。无论如何，今年夏天他不想去特拉维夫。他们不能再把他当作一个小孩送走啦。他很快就要举行成年礼了。土豆皮不断地从他的手指间飞出去。逾越节后还什么都没有提，所以，他有某种希望，他们放弃了，但突然，上个星期，妈妈告诉他，他要去乔拉家过整个暑假，爸爸说就这么决定了。但我想待在这儿。别再讨论了，今年夏天你去特拉维夫，你要健康成长，不是吗？但我没病。新鲜空气和充足的阳光会让你长高，长得强壮，她婉转地说，换了别人巴不得有这个机会呢。他再三抗议：他的成年礼怎么办，到下个冬天他如何学会“哈夫托拉”部分？你有脑子，妈妈假惺惺地说，你会想办法的。艾伦一跺脚回了自己房间，坐在窗台上，一只脚踩在煤油取暖器上，上面盖了一条毯子。他看着外面的街道，有些孩子在街上玩“冰冻”游戏[1]。他完全没有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五旬节前，古妮姨妈又寄来一个包裹，是送人的旧衣服。乔拉的衬衫垂到艾伦的膝盖，裤子也大许多。外面的孩子已经散去，此时的街上空空荡荡。他听到厅里有脚步声。莫非妈妈来告诉他她改主意了，她只是试探一下？不是，是莉莉奶奶，裹着她的苏格兰花呢披巾，嘴唇无声地嚅动着，面孔抖动。她来找我干吗？回到床上去，奶奶，你别累着。莉莉奶奶焦急地回头看一眼，抓住他的手，要把某个东西塞给他。什么呢？她把那东西往他掌中一放，眼中洋溢着骄傲

---

① “冰冻”游戏(freeze tag)，类似中国的“木头人”游戏。

的目光，示意他马上看那东西。他马上就看。但他手里是空的。他给她看空着的手。现在去躺下吧。奶奶脸色蜡黄。她突然抓起他的手，翻过来，在他手指缝里掏，还哼哼地表示难以相信。她要给他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奶奶？她再次焦急地回头看看。她害怕妈妈。也许她听到他们要送他去特拉维夫，她要给他一件临别礼物。她又握紧他的手，低下头来，仔细检查着。她的呼吸微微吹到他的掌心，凉凉的，就像你玩猜拳游戏那样："奶奶搅拌粥，奶奶搅拌锅"[①]。只是他奶奶从不搅拌粥，她是个没用的老妇人了；多丢脸，他怎么能这样想，不定她很快……好吧，奶奶，躺到床上去，看看可爱的照片，走吧，我来帮你。但她眼睛突然一亮。她像个婴儿那样对他咪咪一笑，手在浴衣口袋里摸索，把口袋从里朝外翻——她在找什么呢——这时，她又对他眉开眼笑，她手指拎出一根细线，这是浴衣上的一段棉线还是一根缝纫线？但浴衣是蓝色的，而细线是黄色的，其实是金黄色的，她想干吗？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妈妈突然出现，发现奶奶不在床上，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窃窃私语，至少他在轻声细语。好了，奶奶，我不要。她不耐烦地把他的手推开。怎么啦，奶奶？这线有什么特别吗？要我留着还是什么的？但奶奶没有回答，她藏在披巾后面，绊倒在床上。意识到她想要告诉他什么，也许在她心目中，这是一个宝贝。或者他曾经求她用金黄色线给他绣什么东西，但她此刻这么糊涂，他曾有求于她的记忆像封丢失的信一样突然冒了出来，但他什么时候求她什么事呢？他左思右想，手指捻弄着这根线，

① 一首儿歌中的两句歌词。

不管怎样，奶奶脑子出问题之前就很怪异；是妈妈悉心照料她，教她怎样应付陌生人，别笑得太响，或者说实话，是妈妈在教化她；然而，一年前，她还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成员，而现在她什么都不是了；他整天对她视而不见，她全靠可怜的妈妈。这根被捻动的线几乎看不到，只有一丝模糊的金黄色，他隐约有种担心，也许奶奶知道她快死了，也许她这种状态的人对此有一种动物般的本能，她要给他一件礼物，一件珍贵的礼物好让他记住她。像一件传家宝。他无奈地笑笑。可怜的奶奶，她绣了一辈子，最后她要留给他的是一根线！他再看的时候，手里什么也没有了，但出于对她的尊重，他假装将线放进口袋，好好珍藏。

"我要叫你多少次，艾伦?"妈妈站在他面前；他赶紧藏起手指。"怎么回事，这几天你为什么这么神经兮兮?"她目光锐利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意识到他内心深处正想远远地躲开她，她猛地关上门。"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怎么那样啦?""哦，好吧，也许你现在也要戴眼镜了。""你说什么呀? 我看得很清楚!""就这眼神? 像个华人似的?"她做了个模仿动作，眯起了眼睛，困惑地摇了摇头。"我可不愿意梦见你这副嘴脸。"她又模仿他。我只是一个人在这儿，他想，只有我，我自己，艾伦自己。

"看看这些土豆。你削成土豆片了。我可不愿意用这样的土豆炖牛肉来招待我最讨厌的人。现在把这儿弄干净，扫一下地，因为爸爸有话要跟你说，对吧，摩西?"爸爸大步走进厨房，谁也没看。妈妈赶紧去帮尤希把妈咪弄上床。艾伦开始慢慢地把地上报纸里的土豆皮捡起来。爸爸在福米卡餐桌前坐下

来。他翻看着医疗账户贴花本，舔着红黄色贴花，弄清楚每张是否贴对了位置，上帝保佑，就让他漏掉一个月吧！艾伦扫完了地，站在爸爸身边。爸爸还在看账户贴花本，还是没理他。

艾伦突然意识到没什么可怕的。他一直在等的时刻终于来啦：爸爸要看着他的眼睛，小声地说什么，那是父亲传给儿子、国王传给王子的密码，或者他也许会碰他的某个地方，这地方只有父亲们才知道；这会有伤害，当然会有伤害或疼痛，这是免不了的，就像做割礼一样；他眨眨眼睛期待着，那会发生什么，像在脸上扇个耳光，或者朝肚子上打一拳，或用刀戳一下，像爸爸那样留下一块疤，不用麻醉，痛得发疯，但要是你能忍住疼痛，你就成功了，你就合格了。爸爸站起来。艾伦站直，收紧肩膀。爸爸走近炉子。或者他们在你身上打个印记，像牧人给小牛烙印一样？爸爸在火炉上点了一支烟。看仔细一点，学会了以后可以给你自己的孩子做。爸爸终于开了口，艾伦很激动，为爸爸的笨拙、尴尬而心怀感激，不像有些奇怪的、不可靠的父亲，就会虚张声势，花言巧语；爸爸含糊地说到特拉维夫，说到夏天的趣事，说能去度假多么幸运，等等。艾伦耷拉着脑袋，感到既羞怯又安心。爸爸结结巴巴地说，还挥着他的大手：艾伦长大了，可以为他做事了，可以帮助家庭出门做客了。沉默。一双眼睛困惑地瞪着，另一双眼睛避开了。噢，别那样看着我。什么样？像……像一个讨厌的人民委员。似乎是爸爸要艾伦省下他去特拉维夫的汽车票，这样，他可以把这笔钱交给工会。你帮助省下了一笔钱，他解释说，好多钱呢，没问题了。

9

正如他担心的，那个夏天，他在特拉维夫过得并不愉快。乔拉努力友好相待，实际上，他比以前要友好得多，一刻也不离开他。他总是凑到他跟前，用他新的嗓音跟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身上散发出新的味道，晃荡着双臂，你只好视而不见。艾伦想要避开他；他拒绝与那帮人去海滩，但让他失望的是，乔拉也决定不去。他要告诉艾伦他们这个年龄的男孩应该知道的信号：如，当你遇到一个女孩，要是你用大拇指在她的手心从右到左摩挲，这就是一个信号。要是你在看她时，你的舌头从右边到左边快速移动，发出声音，这也是一个信号。任何事情都可能是个信号。一个有索菲亚 · 罗兰那样身材的女孩可能真的只是戴了胸罩衬垫。当妈妈来做客时，她试图说明，他应该待在特拉维夫，这对他的成长和健康多么重要。她穿一件他之前没见过的印花连衣裙，有股汗臭味。她坐在古姹的扶手椅里，告诉他所有最近发生的事：躺椅去修理了，计划冬天前家里稍微重新装修一下，但餐柜她还没拿定主意；他们不能用了十八年就一扔了之，几乎还像是新的，虽然她设想可以做一点翻新。我们也该考虑刷墙了，客厅天花板上有一块霉斑；她用玻璃纸一般的声音——如尤希所说——继续说着，这声音她常用来在门厅和邻居聊天；接着，她端起咖啡，告诉他一些好消息：尼扎 · 诺勒明年还是他的班主任，尤希在准备最后的考

试，妈妈办理了她的延期服役和其他一些杂事[1]，另外，她和爸爸决定，根据目前的状况，奶奶需要得到合适的照料，找个好地方，有家一般的氛围。求你啦，艾伦恳求，带我回耶路撒冷吧。我会帮忙照顾奶奶。我发誓我会的。我会代你帮她洗脸。我还可以帮她洗脚。你把奶奶留给我吧，妈妈声音不变地说。你该操心的是你自己，你听见了吗？古姹姨妈一脸茫然地听着，这时说，今年，也许[2]，艾伦契克好像玩得不太高兴。他宁可待在家里看书，也不愿意出门和其他孩子玩。妈妈看来有些担心。他，看书？这孩子五分钟都坐不住。古姹姨妈为缓和气氛，朝他笑笑，说她肯定到夏天结束，情况会大有不同。

还有四十一天。在每隔一周的星期四，当妈妈来做客时，古姹家的埃弗莱姆就会为她让出他在双人床上的位置，在乔拉房间打地铺。艾伦就会半夜醒来听妈妈和古姹说话。在水冷却器工作的呼呼声中，他可以听到她们用意第绪语小声交谈，谈爸爸，甚至谈埃弗莱姆姨夫，妈妈的笑让艾伦很反感。他猜想——他内心的火苗摇曳着——她何时跨过女孩和女人之间的界限。他一想起在寻找罗克珊娜和其他人的照片时所发现的事就几乎要吐。喂，古姹，古姹，妈妈第二天在门口叫，那是吻别[3]的时间，你是唯一和我一起这么笑的人，像我们小时候常这么笑一样。

乔拉走在艾伦的身边。他滔滔不绝，像一只嗡嗡叫的蜜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bougeras。

② 原文为意第绪语 eppes。

③ 原文为意第绪语 makisht-zich。

蜂。特拉维夫的街上吹着炎热的非洲刮来的风，白晃晃的阳光倾泻在火红色的凤凰木树上。它们总是同时开花，艾伦心想，就像猫发起情来。水龙头逆时针打开。螺丝从右往左拧松，或倒过来？他在口袋里摸着那块硬币，就是去年他在海里抓到的那块硬币：一块外国硬币，多年使用已经磨得很光滑，他看不懂上面的文字。旧币，他断定，但仍然藏在口袋里，虽然他至少一千次想要扔掉，只是他发誓他要把它扔回他找到它的地方，这才罢手。乔拉一路闲逛，兴致很高。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益智杂志，大声读起来："泡沫橡胶衬垫已经过时。现在的胸罩将涤纶材料缝在衬里，或者用超薄的玻璃纤维制成罩形。"他们走到本·耶胡达大街，艾伦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他在工作的父亲打了个电话。要是你在特拉维夫像个女孩似的不断抱怨，我真想不出你在军队会有什么表现，爸爸说，他近来常用一种奇怪的不满的语气扯到军队。军队会让你成为一个男子汉，他说。艾伦刚从电话亭出来，乔拉又读了起来："来自单比基尼泳衣发明者鲁迪·吉恩里希的最新设计，今夏将上市，有各款颜色：黑色、白色和肉色。"艾伦还是站着，不耐烦地看着他。嘿，你知道最后一款，肉色那款——乔拉咯咯地笑——噢，我刚想到。要是你想要，我可以让你复印一份。艾伦礼貌地谢绝了。随你便，乔拉说，别在意，他把那一页细心地折起来，放回口袋。他说了许多下流话，什么69式姿势，什么女人的阴户有两个洞洞，一个用来小便，另一个则做大事；艾伦几乎不再听了。抛那些媚眼后会发生什么？乔拉用肘碰碰他：懂吗？她们准备好了就会向你发出信号，比如，要是她们眨眨眼睛，舔舔嘴唇，这就是说她们兴奋了。或者，要是她们在帽子

上插一根羽毛，这也是一个信号。接着，他讲了靠近家门口的一个摩洛哥女孩经常跟人睡觉，她父母知道后，就把她嫁给了一个游客。所以，在新婚之夜，趁这个男人不注意，她从包里拿出一只死鸽子，割断它的喉咙，把血滴在床单上。艾伦端详乔拉的脸：他的脸色看来有些灰暗，不够清晰，面颊和嘴边有几处污垢，苍白的肤色让人觉得像是一个陌生人的毫无生气的脸。当乔拉注意到艾伦在看他时，就更起劲地说那些悄悄话：要是一个女孩戴一只脚镯，这说明她是个同性恋。要是她脱掉脚镯，说明她来大姨妈了。他紧盯着艾伦的眼睛。我不逛了，艾伦疲惫地说，我们去海滩找你的朋友吧。他希望和他们在一起，希望乔拉的表现别这么粗鲁，但没这样的好事。特拉维夫的孩子完全变了。有些孩子公开抽烟。他们沙哑的嗓音说起脏话来更容易。艾伦呆呆地站在他们中间，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叔或一个听不懂行话的游客。至少，基甸是忠诚的，他安慰自己，要是他记得吃我给他的眼药，但他有点怕想起基甸，最后一天在耶路撒冷，拿到成绩单后，跟往常一样，他和基甸得到全A，扎克·斯密坦卡跑到岩石上，得意地朝基甸挥着手帕；我还没有那种黄色的东西，基甸嗫嚅道，内疚地看着艾伦。给我看看，艾伦叫道，在他们背后跳上跳下，想要偷看。扎克只让他们看一眼，接着便把那皱巴巴的手帕藏了起来；他为什么如此自以为是，他为什么如此看轻艾伦，是的，还有憎恨，好像他一直在等待时机，就等着这一刻；但为什么呢，他想，他对他们做了什么？来吧，你们这些家伙，让我也看看，艾伦伸出手叫道。喔——喔——喔，扎克告诫，别碰这个东西！艾伦几乎要说，他也有一个秘密，一件宝物，作为回报可以与他们

分享——他最后一颗乳牙，那颗牙齿还不会掉，但忍住没说。基甸又瞥一眼手帕，害羞而又反感地问，要是那东西喷出来，是否会有伤害，扎克哼着鼻子哧哧地笑，回答起来像个电影明星，不知何故正视着艾伦。不，感觉上很柔滑很美妙。给我看一下，求你了，艾伦说，他此刻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骄傲。扎克瞪大眼睛凝视着他。哇，非洲苏醒啦！他说着在艾伦鼻子底下抖抖手帕。给你，夫人，昨天早晨的，新鲜哪；他领他朝岩石和灌木丛退去，艾伦的眼睛紧盯着手帕中的一团东西。一定是某种新的物质，艾伦可怜兮兮地推测，扎克一阵狂笑，拍拍艾伦的头，好像他是个笨孩子；基甸转过去，笑得身子乱抖。嘿，我们提名他获诺贝尔化学奖如何？扎克提议，并带着艾伦欢快地转着圈子。你从哪儿弄到的？艾伦问，清楚地意识到他是在自讨没趣。很多地方可以弄到，扎克叫道。想要偷窥我的秘密工厂啊？我只是摸一下，好吗？艾伦恳求，同时能听到基甸的喘息声；扎克突然收起笑声，不怀好意地舔了下嘴唇，接着，以一个戏剧性的动作将手帕递给了艾伦。艾伦摸摸那一小团东西。像树脂一样干巴巴的。他手指颤抖。他忘了先前的羞辱。现在他知道，无论他们是否做过什么，这团东西不是蠢人扎克的。这东西另有源头，远不是他的。他像一个有尊严的乞丐品尝着眼下这个时刻。

他坐在这儿，身边是衣衫不整的特拉维夫孩子，听着他们的闲聊，脸上露出空洞的笑容。去年，他们还只是一群男孩，但今年，在一起的还有女孩。当他们说话、开玩笑时，男孩们开始互相推来撞去，就在肩膀肌肉处，那会很疼，虽然幸运的是，没有人来为难他。附近，他可以听见有两个孩子嗤笑着，

想说服乔拉从古姹的冰箱里偷一只鸡。嘿，该你了，你害怕什么，用完了就放回去好了，没人会知道。艾伦站起来。他慢慢走到水边，手插在口袋里，摆弄着那块硬币。有人哼起黄色小调。他走进水里，背后响起沙哑的笑声。为什么每个地方的孩子都会学同样的事情，比如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好像他们走进同一条河流；“空中的飞鸟”，不知为什么想起了这句话[①]；接着让他恼怒的是，脑海里出现了一只冻鸡的形象，两条腿张开来，露出一个圆圆的大洞，妈妈掏出内脏，手上滴着血，但他摇摇头，让这个形象随潮水退去。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硬币，准备扔掉，但愿它深深地沉入海底，别再回来，阿门，这时，乔拉突然走到他身边，他几乎来不及将硬币攥紧在手里。

别在意，他们只是些傻瓜，乔拉说。嘿，你没有听见说鸡的事吗？我自己想出来的，精彩，呵呵？乔拉朝他咧嘴一笑，好像“精彩”一词又是挖苦人的话，只是艾伦心不在焉；要是他用 70 度酒精擦那些油腻腻的指印时被那个间谍逮住怎么办；他尽可能将这个令人不安的想法抛入退潮之中，但乔拉在边上看着大海，不管不顾，兴奋地说着意大利足球队队员比赛前不允许有性生活，这是真的——看看詹尼 · 里维拉。艾伦稍稍朝后退一步，防止涌来的潮水把鞋子打湿。他真的跟以往不同了，自从他同那个性感的广告女郎约会以来，你注意到了吗？艾伦想，别搭理，关注大海，努力抛开那些越来越强烈的绝望；他到处寻找那些照片，直到几个星期后，他终于找到了——那个

① 艾伦可能想起了《圣经 · 创世纪》中的这句话。

间谍真是大胆——藏在爸爸的工具箱里。是的，艾伦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工具箱爸爸每天至少用一次，因为家里总有什么事需要捣鼓一下;爸爸的手很灵巧，这真是幸运，否则家里难免一团糟，电器啦、管道啦、百叶窗啦，向右旋紧，逆时针松下灯泡，打开水龙头是同一个方向;他对那些东西十分熟悉;去吧，海浪，去吧，随风而去吧，但身边有乔拉，眼望着大海，他的声音偶有中断，但仍嗡嗡地不停，他告诉艾伦有个外号叫"斜眼"萨米的孩子，他第一次要摸女友的下体，她说，抱歉，不行，我来大姨妈了，他则说，别担心，棍棒和石头会打断你的骨头;乔拉一阵狂笑，催眠似的望着海浪，而艾伦心想，去吧，去吧，但照片是如何从工具箱里消失的，他只好再次寻找，经过一星期大找特找，发现它们在爸爸放收据的抽屉的底层;然而，它们又是如何从那儿转移到了爸爸的军人旅行袋中的急救箱里，艾伦在那儿找到了它们，他祷告这不会是一场战争。所以，萨米的女友不停地解释，不行，真的，我来大姨妈了，萨米说，嘿，不是告诉你别担心了吗，我会搞定的。艾伦叹息一声，乔拉凝望着的海浪幽暗阴沉，卷着泡沫、海草和塑料袋，涌向艾伦，乔拉说，涨潮了;艾伦探询他的脸，是否暗示去年的那场风暴，他怀疑，那场风暴造成了他的问题，也许他的大脑因此而缺氧或失去了别的什么;他害怕询问，因为要是乔拉给他一个不同的回答，要是在他的笑容和变得粗糙、满是斑点的脸的背后，掩盖了更多肮脏的秘密，那怎么办?他把硬币放回口袋，因为他知道，要是他问的话，乔拉只会避而不答，所以他做出一瘸一拐的样子，说他得回家休息了。好，乔拉说，我陪你回去。

他们经过空荡荡的街道，天气很热，艾伦疲乏地走着，乔拉则轻快地迈着大步，横冲直撞，走得很快。要是一个女孩带着手提包去洗手间，并不是说她要去洗手，而是说她得换卫生巾，因为她在淌血；他再次朝艾伦咧嘴一笑，以一个也许不祥的信息来打破他的迟钝：你从不知道，任何事情是否会变成另一件事情，任何事情，或任何人；艾伦开始"艾伦化"了，思考他在寻找失去的照片的过程中得到的所有发现，如"小瘸子"抽屉中的塑料笔，一个女孩浮在里面，当你把笔捡起来，她的头部滑落下来，你可以看见她的乳房。在另外的地方，他发现了一堆在波兰拍的旧照片，有一张是莉莉奶奶穿一件浴衣，抱着一个半裸的男子，他的手臂紧搂着她的腰。她的目光有些迷离，嘴唇朝他张开。照片上，她穿一件低胸礼服，你可以看见一个旁观的陌生人，嘴唇上口水泛着亮光；在药柜后面，妈妈的身边，他发现一只以前从未见过的花边的黑色胸罩，虽然她换衣服时总是让他待在房间；她的乳房小巧、白皙、美妙，他喜欢透过一片白晃晃的迷雾朝那儿偷看，渴望用面颊感受它们的温柔，但为什么妈妈待它们如此漫不经心；现在艾伦在本-耶胡达大街看见了大海出现在建筑物之间，好似蓝色的丝带，接着，他突然停住脚步，好像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四下看看，开始朝着大海的方向往回走。嘿，傻瓜，乔拉笑道——你走错了。谁在乎呢，艾伦咕哝道，他快要连午饭都吐出来了，便快步走向海滩；而乔拉说起相扑选手，为了安全，他们从小训练，将他们的睾丸往上挤到胃部；在乔拉所有的胡言乱语中，这似乎最有说服力，他想，你得从多大开始训练呢；这时一个女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乔拉说，他鼻子闻闻就可以知道她性欲

强不强，艾伦落在后面，小步慢走，腿尴尬地挤在一起；他用手往脸上扇风，想要冲到海浪中去，是的，他在爸爸的军袜中发现的包起来的那一袋油腻腻的避孕套是怎么回事，还有洗手间顶层的储物间中找到的那些脏兮兮的杂志，最近一期放在上面，填字游戏做了一半，像是妈妈的笔迹；还有一封来自尤希挚友泽哈珐的一封信，她要定居美国，寄给尤希一团卷曲的黑发，粘在纸上，还附了一小张便条，写着："我最初的鬈发！"为什么要把这些琐碎的东西藏起来，这令人不安；别去多想，等等，还有时间！他听到了水声，几乎跑了起来，乔拉就在他前面，尖尖的鼻子，走起来像埃弗莱姆姨夫。看，那边有个人，你可以看出她性欲很强。他们经过一个帽子上插着羽毛的女人时，乔拉指了指说。确实，聪明的家伙，艾伦心想，你看一眼羽毛就知道。耶，那个女人也很色，乔拉说，虽然这个女人头上并没有羽毛。这个也很色，那个也很色……显然，她们都很色。乔拉和艾伦继续快步走着，走进一条房子破烂的小巷子，来到了海边；肮脏的海滩上到处是塑料袋、烟盒、从沙子里露出来的空啤酒瓶；乔拉离开艾伦，看着涌向岸边的海浪，解释说，男人一星期至少有三四次的生理需求，因为如果压抑过于强烈，就会有危险的后果；艾伦想要让他闭嘴，但乔拉仍说个不停；他听说英语中有句顺口溜：**"如果你想有个弟弟，就让你父亲爬上你母亲的身体！"**他的声音突然变了，变得克制和警觉，他似乎在暗示什么，用线索和箭头，忽冷忽热地将艾伦引向一种理解，一种承认，但那是什么呢，乔拉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用同样试探和谨慎的语气补了一句，如果一个女人一早唱歌，你就能知道她晚上被睡过了，这是真的，他说，他一脸自

以为是的无知;艾伦用眼神恳求他:既然说了，就说下去，但乔拉又朝海浪看去，扳着他的指节，咔嚓、咔嚓。艾伦身子颤动了一下。要是他把那些手指扳掉了怎么办，接着是他的两只手，他的手腕，他的手臂，他的肩膀，都整齐地堆在沙子上，接着是他的椎骨，再是……每个部分似乎都能扳下来，可以互换，没有名称;烦恼之下，艾伦竟脱口而出，在家里，他听到过妈妈一早唱歌。

乔拉转过身来，眼睛瞪得像一只秃鹫。他忘了海浪。它们渐渐退去。艾伦马上后悔他的出卖行为。出卖妈妈，迟早！乔拉凑得更近:“你说每天早晨？你开玩笑，她唱什么?”艾伦意识到他亵渎了什么，但这种感觉又渐渐变为模糊的困惑，以及对母亲置他于不顾的越来越深的怨恨。每天早晨，她到我们房间来拉百叶窗，唱“早晨起来去工作”。乔拉摇摇头，像学校的老师要一个笨学生再仔细想想。“我跟你说了，”艾伦说，“那就是她唱的歌。”“好吧，但要是她每天都那么唱，”乔拉总结道，“那就不是因为她被睡了。”艾伦听到议论他父母这种事，又颤抖了一下。“别急!”乔拉叫道，将他引向话题的中心，“她还唱过别的歌吗?”艾伦想了一会，他心中又突然波涛汹涌，也许他吐了会感觉好些。“唱过……她还唱别的，嗯，唱歌剧里的歌……《卡门》里的歌，叫作……”“别开玩笑了!”乔拉发火了，“她对歌剧知道什么?!”“她在嫁给爸爸之前，去特拉维夫歌剧院看过《卡门》。”艾伦坚持。他父亲的脸隐约出现在海面上，不是朝他，而是朝妈妈微笑，她装腔作势的时候，他就这么笑;艾伦极力要消除这个图像——他一点也不喜欢——在海水起伏、海浪翻滚的背景上，看见妈妈在说她如何省下每一

分钱，买去特拉维夫的汽车票和歌剧院的门票，那是她遇到爸爸之前的日子，爸爸那时在耶路撒冷饿着肚子；艾伦看见他眯着眼睛看她，而她则充满留恋地叙述那豪华的座椅和红色的长毛绒幕布，还有风流娘们儿及贵妇人[①]的长袍和帽子；爸爸的眼睛发出异样的光彩，“她不是一个普通人，你妈妈，她是个特有文化的人，除非你意识不到；要不是嫁给我，说不定她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至少是一个莫扎特，或者一个什么扎特，那个女演员……罗维娜。”“你不会懂的！”妈妈很生气，“对你来说，这毫无意义，但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是的，这一定是个花花公子，坐在那里五个小时，听来听去都是驴叫！哼——啊！”眼睛瞪眼睛，他冲着她学驴叫，他挤眉弄眼是要提醒她自己的背信弃义，提醒她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他眼睛中的笑意消失了，哼——啊！哼——啊！他得寸进尺，她步步退让，脸上的肌肉颤抖着，像一个野蛮人屈服于丛林战鼓。哼——啊！爸爸嘶叫，哼——啊！像一头翘着尾巴的驴子。艾伦看着她，祈求她别退让，这一次别退让，虽然因愤怒和羞辱而流泪，但她几乎要笑起来，准备放下她的自得，放弃她可怜的决心而投降，接着，放弃艾伦，发出“哼——啊！”的叫声，流着眼泪，在哼哼声和打嗝声中后悔对卡门的背叛，哼——啊！她在爸爸身边下沉，他们的脸靠得更近了，直到那可怕的一刻，艾伦能够清楚地看到那紧绷的心弦，只有爸爸知道怎样弹拨。“你说你妈妈唱歌剧”——他听见远处传来乔拉的声音——“在早晨七点钟？”

---

① 原文为 shlochtas and yekketes，前者指势利女子，后者为正派人家的夫人、太太。

他瞬间明白了:爸爸的双手从海浪中伸出来，缠绕着的海藻滴着水。那无疑是他父亲的手，在他身边像猴子一样晃来晃去;此刻，他想象它们抚摸他的头发，照料无花果树，在照片上留下油腻腻的指印;是的，哦，是的;乔拉细心地观察着艾伦的脸，不无敬畏地喊道:“你爸爸肯定是个做爱能手!”

艾伦痛苦地大吼一声，向他扑去。乔拉躲开了，但很快回过神来，开始大笑，假装害怕小个子艾伦，在他身边跳来跳去，抵挡他的拳头，并非玩笑地在他头上重重地打了一下，教训艾伦跟上节奏:“哦，嘀嗒——嘀嗒——嘀，哦，嘀嗒——嘀嗒——嗒[①]”。艾伦晕头转向像个酒鬼，眼泪模糊了眼睛;他曾是班上个子矮小但不可战胜的摔跤冠军，不知道何为害怕，以前没有人敢惹他;嘿，当他八岁的时候，他在院子里打败了扎克，那是他们友谊的开始。扎克像胶水似的黏在他身边，但现在，乔拉向他表明，将来会是什么样，在躲避危险的策略方面给他上了一堂速成课，臣服强者，嘲笑自己是个小矮子——乔拉突然在他身后扭住他的双手，把他摔倒在沙地上，坐在他背上。艾伦气都喘不过来，不是因为乔拉很重，而是因为他惊骇地发现，他这样年龄的孩子会有这么重。“说对不起。”

艾伦将脸埋在热沙子里，强忍泪水。

“说对不起。”

他手臂疼得要命。他会折断我的手臂，他们会送我回家。

---

① 原文为 oh tico-tico-ti，oh tico-tico-tu，是一首巴西歌曲“Tico-Tico no Fubá”中的两句歌词，20 世纪 40 年代曾作为电影插曲，由 Carmen Miranda 演唱，非常流行。有趣的是，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中也有一首名为《嘀嗒》的歌曲。

"跟我说"——乔拉的脸凑到他身上——"如果你想有个弟弟，就让你父亲爬上你母亲的身体。"他脸通红，充满了厌恶。他为什么如此恨我？我对他做过什么？

"我是当真的，我要杀了你，现在跟我说。"

艾伦一动不动地躺着，心中涌出一股愤懑的情绪；他幸灾乐祸，享受着他自己的羞辱，虐待他自己的身体。继续，伤害它，折磨它。

"如果你想有个弟弟……"

他这是活该，他活该。把父母的事告诉乔拉，听他愚蠢的胡扯，因为他犯下的所有错误，无论大小，如在佩雷茨·阿蒂亚斯家拒绝和爸爸一起看黎巴嫩电视台的摔跤比赛——他也许能够学到一些技巧可以用到这种场合——就因为那些五大三粗的家伙让他讨厌，现在，他们借手乔拉进行报复。

"跟我说，否则我发誓要结果了你——"

艾伦尖叫起来。他感到手臂好像要从身体上撕下来了。乔拉跳起来。他凑上去看清楚艾伦还活着，随即逃走了。艾伦躺着不能动弹，他的头埋在肮脏的沙子里。废弃的塑料袋、海藻及羽毛缠在一起，随浪潮冲到岸边。透过那只张开的眼睛，他可以看见粉红色的云彩。也许有一天他会怀念这一景象，有一天，当他孤身一人，在寒冷的丛林中逃亡，在天寒地冻的荒野精神失常。他闭上眼睛，仍然躺着。

最后，他使劲撑起身子，小心地动动那只隐隐作痛的手臂，让它恢复正常。至少他没有说对不起。至少他没有跟着说那句愚蠢的顺口溜。他没有口出秽言。他把身上的沙子掸掉。他要去学柔道，或者相扑。用上三四招就能成功。他拖着身

子，慢慢地走回古姹和埃弗莱姆的家。

五个星期后，五十七天的长假就要结束，艾伦动身回家。在特拉维夫中央车站，他发现了二十张车票票根，便弯下腰，默默地把它们从肮脏的地上捡起来。

稍后，当他看着车窗外休耕的农田一一闪过，他想起了他的成年礼。在几个月后的初冬就会举行，会有许多附近的嘉宾前来观看。汽车开始晃动着爬上巴贝沃德山坡，旁边座位上那个正统派犹太教的胖女人不以为然地看了看他。打开窗，她命令道，这儿很闷。他试着开窗，但窗卡住了;他使劲也没用，那女人便伸出毛茸茸的手臂，用力把窗推开了。他仍然呼吸不畅。他解开衬衫领口，但也好不了多少。路旁山峰耸立，把他围起来，眼前闪过独立战争留下的汽车残骸，已经锈迹斑斑，四周有着花环。那女人俯过身来，大声问他是否觉得不舒服。司机通过反视镜看看他，遮阳帽下的眼睛皱了下眉头;乘客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指责他不尊重我们的英烈。他尽可能表明他是爱国的，并保持安静，但崎岖的山路仍让他难受，他发现古姹姨妈给他的纸袋派上了用场。身旁的女人站起来，提起裙子，开始另找座位，艾伦很难为情。当他们抵达耶路撒冷中央车站，他脸藏在纸袋里，直到最后一个乘客下了车，这时，他突然觉得，妈妈和爸爸提到他们打算取出一些贷款支付他隆重的成年礼费用，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0

艾伦回家三天后，妈妈和爸爸把奶奶送进了医院。他们不

愿把计划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尤希，他们等她去上芭蕾舞课，艾伦拿着长长的购物单去超市后，这才打电话叫救护车；只是艾伦刚好回家，看见他们帮助司机把奶奶拉进车里。

艾伦一见这场面，他就明白了。他好像已为这个时刻做好了准备。他没有走过去。能有什么帮助呢，没有用的。他呆板地从救护车旁边走过，妈妈和爸爸掉过头去。他耷拉着脑袋上楼，耳边传来奶奶的尖叫，他把购物袋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但这时他突然控制不住，便冲到窗口，从窗帘后朝外望去。

奶奶在楼下变得很狂躁，不停地咒骂，脚乱踢，看到什么抓什么。有一刻，她吐出一连串老掉牙的词语，不清楚她头脑还是否正常，也许不正常更好。满世界都能听到她的叫声：他们正在把她扔掉，她这么多年为他们累死累活做枕套①，欣达高价出售，这些活她没要一分钱，要不然她就可以出门给自己买套新衣服或者买副耳环了。妈妈尽力让她住嘴，到处赔笑脸，但奶奶继续用希伯来语和波兰语大喊大叫：二十年我什么都不说，因为要是有人发现连莫里茨都还不知道的事情（莫里茨是她叫爸爸的名字），你就会被当作杀人犯逮捕。

妈妈脸色发白，头发直竖。接着她对奶奶反唇相讥："你这个无耻的东西，你都六十岁了，六十岁，不是十六岁，你听着！"奶奶做了个鬼脸，发音清晰地说："你始终是个干巴巴的傻瓜，欣达，十六岁时就那样！"在窗帘后听着的艾伦用手指塞进耳朵，大声抽泣，因为她们俩都有道理，尤其是奶奶：对妈妈来说，生活就是无限的烦恼。幸福何在，爸爸出事的那个晚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kishelech，指莉莉奶奶做的那些花哨的绣花制品。

上，他听见她对尤希说;东奔西走，你还没明白过来，什么都完了。“这些年侍候你，养活你，我真是自作自受!”她对奶奶吼道，头发像蛇发女妖那样披在脸上，“给你洗澡穿衣，舔你的屁股，这就是我得到的报答?!”爸爸尽量把她们分开，但她们就像两只古老的喷灯，向对方喷射火焰，还当着邻居和孩子的面，甚至扎克 · 斯密坦卡也在那儿，靠在车把上;可以想见，苏菲 · 阿蒂亚斯此时正要出门去杂货店，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观看德裔犹太人的好戏，这个西班牙裔犹太女人穿着华而不实的拖鞋;最后，当爸爸和莉莉奶奶坐在后面，救护车开走时，街上响起一片嘘声，艾伦扑倒在床上，感到精疲力竭。

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他能够听见妈妈在她的房间里踱步，对着看不见的陪审团申诉她的遭遇，控诉、辩解、擤鼻子。他头钻进枕头下，这枕头也是莉莉奶奶的针线活:有数以百计，不，数以千计的枕套和床单，绣着长尾巴的鹦鹉、高大的棕榈树、绚丽的蝴蝶、热带鱼……剥夺了她的刺绣，奶奶就萎靡不振了，但一旦俯身在彩色丝线上，她的脸会像一盏灯似的亮起来;妈妈叹息一声说，我们还绣这些枕套干什么，妈咪，谁会来买它们呢? 但奶奶不理她，满腔热情地缝着，家里到处是她的那些鼓鼓囊囊的小枕头;没有其他的事可做，她很少外出，事实上，她整天待在躺椅上，啃巧克力，甚至当众像小孩一样舔手指，或者读意第绪语有关名流八卦的小报;妈妈不让她插手家庭事务，除了星期四的“大扫除”，不允许她待在厨房里，这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女人。然而还有谁能像莉莉奶奶这样，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呢;艾伦问尤希，尤希眯着眼朝他

看看，心中的愁云被洞悉的目光驱散；她说，看呀，小兄弟，看看她的脸和她的手，再仔细看一下她的刺绣。艾伦盯着尤希的眼睛，敬佩她的智慧，不好意思地问为什么她要这么做。这么做？她在妈妈面前这么做，假装……扮演一个角色。什么角色？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好像你是个，哦，哑巴什么的；他对自己的放肆有点吃惊，但尤希伸出双臂抱住他，抱得紧紧的，在他脖子边喃喃地说道，他闻着她沁人的香味，你是个聪明的小孩，艾伦，某些方面比我聪明，但有件事我是知道的，你未必懂。她咯咯地笑，或者喘着气，他的脖子热乎乎的；我知道怎样在这儿活着。

悄无声息。爸爸还没有从医院回来。尤希还在跳芭蕾。妈妈在她房间里踱步，来来去去，走个不停。他再次将头埋到枕头下，闻着网状的刺绣物，想起曾经发生的事情，就在他躺着的这张床上，他现在要是想，她实际已经死了，将要成为一个圣人，这么想是可耻的，但很久以前，他那时六岁或七岁，妈妈和爸爸去度假了，他们每年会用“海风”养老金去度一次假，莉莉奶奶管家，但实际上是尤希在管；她只有十岁，但甚至那时，她就比奶奶更老练；奶奶给他们展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就在这个房间，他心有余悸地记得，她爬上床，表演在塞浦路斯拘留营的一个场景，她如何获释，战后如何航行到巴勒斯坦，如何——哦，为什么尤希不阻止她——见到了妈妈。

艾伦不记得细节了，他能想起来的只是莉莉奶奶的一个形象，衣服夹在两膝之间，跳上他的床，用她装出来的娃娃音宣布，现在，我来表演我如何见到你们的小欣达。

艾伦转向尤希，他还太小不能理解，但被奶奶调皮的眼神

迷住了。尤希有些犹豫:先前，她选择奶奶作为盟友，部分原因是要为难妈妈，她也有理由要艾伦在那儿看着。奶奶蒙着脸，好像在祈祷，让记忆慢慢呈现，突然，她露出笑容，开始在床上跳跃。她尽管年龄大了，但跳得颇为优雅，你可以认为她记得如何在舞台上一展舞姿。“嗨，我有一头长发，你们应该看清楚，孩子们，辫子这么长，拖到我屁股上了!”她的手热切地抚摸着颈背，很久以前，妈妈给她剪了一个难看的马桶盖，妈妈也是她的发型师。“我过去常在凯菲剧院跳波尔卡-华尔兹！我的那位骑士，莫里茨·沃芬喜欢看他跺脚的犹太姑娘扎马尾辫!”她满头银发的头往后一仰，笑起来。艾伦凑近尤希。“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小声地说，“他把我的头发蒙在我脸上，乌黑如貂皮，说这是夜空，莉莉，你是我的一弯新月……”

艾伦撇撇嘴，尤希笑了。她知道所有的故事，比如奶奶十三岁时如何从家里出走，参加一个巡回剧团，如何让爸爸摆脱婚姻，虽然让妈妈知道她对这些陈年旧事了如指掌可不是件好事;她看到爸爸身份证上的空白，这让她很不舒服。“你们知道，孩子们，”莉莉说，“当我来到以色列地[1]，我只有四十一岁，至多四十二，还是个美人，即使在波兰的一间黑暗的地窖待了三年，还在塞浦路斯的拘留营待过，双眼似火，一个上等香槟拟的人物，他们说，无论我走到哪儿，都有回头率;乳房，小尤希，像这样紧挺！还有我的两条大腿，呵呵呵……”

---

① 希伯来语 Eretz Yisrael,意指《圣经》中上帝应许给犹太人的土地,国际上一般用“巴勒斯坦地区”指称。

她再次把连衣裙拉上来，若有所思地凝视她的大腿，那大腿仍然好看，“甚至塞浦路斯拘留营的斯坦利中尉，也说我的身材很好，足以获得一张通行证，所以我坐船到了巴勒斯坦。”她坐在床上，一脸梦幻般的微笑。“当我上岸的时候，我看见了莫里茨，只是他在波兰时留的鬈发不见了！过时了！他身边站着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小欣达。”她说出这个名字时露出一丝笑意，艾伦不安地看看尤希，但她视而不见。“莫里茨穿一件外套，像个老人，这是他十六岁后我第一次见他，那时他参加共产党并逃走了，战争时期他没有写过一封信。我根本不知道，他还活着？他死了？但现在我一看，像这样”——她摇摇头，眉毛往下一弯，微微一笑——“我明白莫里茨死了①，完蛋了，过去在波兰时，他强壮，也许是个小傻瓜②，像一头野兽，但是个骑士，笑起来牙齿很好看，像扬·基耶普拉③。当我们紧靠④在一起走在街上，人们把他当作我的丈夫，他有强壮的肌肉，尤希，波兰人从没想到他是个犹太佬⑤，现在，当我下船，一眼看到他，够呛！”她又弯弯眉毛，眼睛眯起来，“我知道的：他没治了，过时了！他哭着跑过来，小妈妈，妈咪，我捂住他的嘴，对他说，丢脸！呸呸！别叫我妈咪！叫我莉莉！什么呀，大家都会知道我是这个倒霉蛋⑥的母亲。这样，莫里

---

① 原文为德语 gestorben。

② 原文为意第绪语 meshuggeneh。

③ 扬·基耶普拉(Jan Kiepura，1902—1966)，波兰著名男高音歌唱家。

④ 原文为法语 engage。

⑤ 原文为 Jidovsky，是波兰人对犹太人的含贬义的称呼。

⑥ 原文为意第绪语 shlimazel。

茨就对我说”——她模仿爸爸满是疙瘩、悲苦的脸；艾伦咯咯地笑起来，又觉得内疚，转向尤希，但尤希看着他的背后，兴致勃勃地端详着什么——“好吧，莉莉，见一下我的妻子，我在以色列娶了她，她实际上是出生在以色列地的犹太人，她从波兰来时才两岁，她叫欣达 · 明茨，现在叫克莱因菲尔德，从我的姓。”莉莉奶奶点点头，“你们的妈妈用汗津津的手拉住我，说，现在我叫你妈咪，只是好记，妈咪，在以色列地，他的名字叫摩西，不叫莫里茨。见鬼!”奶奶吐了口痰。艾伦退后一步，奶奶发出一种沙哑的笑声，他讨厌这种声音。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奶奶，为什么他不能有一个和蔼可亲的奶奶，像一般的奶奶那样来溺爱你呢?

奶奶眼睛模糊起来：她瘦瘦的褐色的手伸起来摸摸她稀薄的头发。“事情就这样开始了。”她平静地对他们说，她的语气突然变了，这让艾伦感到惊讶。“是的，就这样我见到了你们可爱的母亲。”她又做了个鬼脸，好像要哭的样子，“她让我觉得自己小得像个铅笔头，可以夹在耳朵上。”尤希的手臂在他身边变得僵硬，“但她甚至更小，她可能二十六岁，很难猜她的年龄，但她告诉莫里茨她二十一岁，她让他完全听她的；我至多四十二岁，但她懂希伯来语，会用脑子，受过教育——好吧，一张幼教文凭，但他们称之为教育；我有什么，小尤希?我有身材，有珍珠般的牙齿，有骑士队；她没办法，就把我的一头秀发剪了!”她这么说，好像才意识到这一点。尤希跳上床，拦腰抱住了奶奶。“她拿起剪刀，咔嚓——咔嚓——咔嚓!接着，她——”奶奶泣不成声，“她嘲笑我的骑士队，嘲笑我们

住在耶路撒冷时我的那些骑士！她称他们为卡萨诺瓦[1]！罪犯！冒险家！回去和你们的妻子和孩子待在一起！他们对我那么友好……那么亲切……我们一起欢笑，他们给我写诗，给莉莉的诗……用莉莉的拖鞋喝香槟……出去，回家去，她说，卡萨诺瓦！流浪汉！克莱兹梅尔！[2] 卖艺的！"奶奶紧紧抓住尤希，她那时才十岁。"我还要告诉你别的事情……"她擦掉眼泪，像小孩一样用手背揉揉鼻子，"也许一千个克莱兹梅尔中才有一个，他……有一天会成为莫扎特……也许一千个中才有一个，他是一个密茨凯维奇[3]，但要是欣达曾遇到一个耶胡迪·梅纽因[4]，你可以肯定，她会叫他为克莱兹梅尔艺人……"艾伦不明白她为什么说这些，他也不关心，他只是希望这个令人厌烦的表演赶快结束，他可以跑出去和基甸和扎克一起玩。

"还有别的事情，小尤希，有些事情我说不得……""够了，奶奶，哭够了，别再哭了。"谁知道奶奶小声地讲了哪些悄悄话，当尤希晚上爬上她的床时，两个人咯咯地笑，直到妈妈让她们住嘴。"欣达总是自以为是……你得围绕她转，你得谦卑，早上好，小欣达，晚安，小欣达，因为要是你不小心，她就会把你开膛剖肚，好像你是一只鸡，而不是一个人……"尤希在奶奶背后做了个手势，让他离开房间。他听出奶奶的声音有着忧伤，就像她那好看的眉毛中藏着一个痛苦的秘密，让他

---

① 卡萨诺瓦(Casanova,1725—1798)，富于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浪荡子。

② 克莱兹梅尔(Klezmer)指传统的犹太乐师。

③ 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波兰诗人。

④ 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1916—1999)，著名的犹太人小提琴家。

别走，但尤希挥挥手断然把他赶走了；他站在门口，抓着门把手。“她这样待我，把我扔进热水桶里，说，来，莉莉妈咪，我们来洗掉你身上了不起的卡萨诺瓦的污垢……”她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身子抖得像一片树叶。艾伦跑出门去。

门打开，又砰地关上了。艾伦一惊：尤希回家了。她朝前走了几步。停住了。他想象她闻着屋内的空气。突然，她转身走进奶奶的小间。她怎么知道的？死一般的沉寂。通向侯赛因街的门，房间里的小橱柜，猛地打开，又慢慢关上。妈妈不再踱步。尤希快步走进房间。

“艾伦。”

“怎么？”

“看着我。”

“怎么？”

“不。抬起头来。”

“好，行了吧？”

“他们把她送走了？”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她的睡衣和浴袍都不见了。他们把她扔出去了？你看见了吗？”

“没看见。我在弄晚饭。他们让我买东西去了。”

“你最好说实话。”

她没有去找妈妈。或者什么也没说。她甚至没问奶奶在哪儿。七点，爸爸回来了，一声不吭，淌着汗。他脸上有一条新的划痕，但没有让妈妈包一下。他紧闭着嘴。妈妈布置餐桌，显得很慌乱，但没有眼泪。尤希默默坐着，艾伦别过脸。我多

蠢，妈妈轻轻地说，我找了五个地方。她突然开口说道，你要我怎么办，尤希，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艾伦吓坏了。妈妈不能再对尤希吼叫，之所以如此，因为尤希的耳朵里会有啸叫声。长久以来，我一直让她待在家里！再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女人，会愿意收留婆婆[1]，待她毕恭毕敬，小心周到！要是知道她是这样一个人，还有谁能整天伺候她！她声音哽咽，用绣有袋鼠图案的围裙掩住欲哭的脸。你甚至不会哭泣，尤希的眼神对她无言地责备，你不会让自己为她流一滴泪。没有人会乐于做这种事，尤其是你，尤希别，不会乐于；去年，当她脑子开始出现问题[2]，谁照料她的？你别这么看我！尤希默默地坐着，捂住耳朵。说说看，谁给她洗脏内衣？谁一天五次给她揉脚？你为她做了什么？嗯，做了什么？还做些什么，除了给她读报，告诉她当天新闻，好像她知道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3]和列维·艾希科尔[4]有什么不同！我不想听你说话！懂吗？一个字也不听！

尤希什么也没说。她没动刀叉。土豆泥的热气模糊了她的眼睛。爸爸低头吃饭，看着别处。艾伦咬了一口，但食物堵在喉咙里。因为她的缘故，他一点也咽不下去。妈妈肯定知道他的想法。她用一只鸡腿敲了敲他的餐盘。这是一只鸡腿！要是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schweiger。

② 原文为意第绪语 meshuggeh。

③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 1918—1970)，埃及总统(1956—1970)。

④ 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 1895—1969)，以色列总理(1963—1969)。

他有勇气，就会不再吃肉。从明天开始，他要成为一个素食者。你怎么能吃那曾经活着的东西呢。他小口小口地嚼着，腮帮子鼓鼓的。奶奶现在在哪儿，谁在照料她？她在想什么？她能明白吗？他用眼睛的余光打量了一下妈妈。她摆弄着刀叉，没吃什么，嘴唇在动，喃喃地做着辩解。他努力控制自己，但眼睛一再瞟向奶奶那把空着的椅子。在陌生人面前，你不能叫她奶奶，她是莉莉。很小的时候，她就这么教他。尤希告诉他，莉莉也不是她的真名，这是她跳舞用的名字。爸爸怎样坚持她和他们一起住，这真滑稽。你会想，他们之所以让她待在家里，是为了妈妈可以有个人可以照料和教导。而现在她走了。但他觉得，她依然存在，他的这位怪异的、矮小的奶奶，一个像没有烤透的面包卷一样的老小孩，除了她在刺绣，那时她就像变了一个人；看她俯身在枕套上喃喃自语，变换着种种不同的表情，真是一幅令人惊奇的景象：愤恨、恐惧、报复；她刺绣像是谋杀，不是一幅丛林场景，有着鹦鹉、猴子和游鱼，散发出粉红和金黄的色彩；妈妈会恳求她，拜托，妈咪，悠着点，没有人会去卖你的枕套，商店也不再订货啦；奶奶望着别处，妈妈谦逊地抓住她的手。你非得把它们弄得这么花哨吗，妈咪，她问。你不能试试用淡一些的色彩，非得大红大紫，像阿拉伯人那样；我们的顾客是些可敬的人物，他们想买些东西装饰一下客厅，懂吗[1]，妈咪，我们不是卖垃圾给这儿的吉卜赛人，但奶奶只是吸了口气，对所谓的可敬人物嗤之以鼻；艾伦记得每当亲戚聚在一起时她轻蔑的神态，她远远地坐着，用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fershteist。

眼角打量他们；当瑞夫希家的多夫讲了一个粗俗的笑话，她对主妇刺耳的笑声皱起眉头。让我们理智一点，妈妈哄着说，她闭口不谈奶奶的刺绣，尽量显得和颜悦色！屋子里突然一片寂静。妈妈手颤抖着捂着嘴，懊恼地看着奶奶。奶奶坐着一动不动。深红色的线快速地穿梭。奶奶慢慢地抬起眼睛。她像只受伤的动物一样瞪着妈妈，发出一声有力的号叫，妈妈往后退缩，好像面对着一桩陈年旧案的确凿证据。

晚饭后也没有人说话。尤希坐在书桌前，开始写起来，不知是做作业，还是给她的笔友写信。艾伦躺在床上。家里很安静。奶奶现在在哪儿？她明白他们对她做了什么了吗？爸爸的烟味从阳台那儿飘进来。也许，这烟味会飘进奶奶新居的窗户。当她闻到这股烟味，她就会梦游一般地起床，随着烟味回家。也许，他们会给她送去某些家里的香味，如鸡汤面的香味。还有壁橱里樟脑丸的味道。阿诺加洗手液的味道。星期二晚上香蕉酸奶的味道。要是他们在她的浴袍的口袋里放了一片面包，她就会从救护车上往外撒面包屑，像汉赛尔与格莱特①那样，并找到回家的路。或者在车后放线团②。他听到从客厅传来擦洗的声音；这不是星期四的“大扫除”，妈妈一个人在那儿。用钢丝绒擦墙裙。用小刀刮地砖缝。没有了奶奶，星期四会是什么样呢？即使奶奶回来参加“大扫除”。我没有真正地爱她，这令人悲伤。

“尤希。”

---

① 汉赛尔与格莱特(Hansel and Gretel)，《格林童话》中的人物。

② 艾伦可能想到了希腊神话中阿里阿德涅的故事。

“嗯?”

“你在干吗?”

“不关你事。”

“你怎么有那么多话要写?”

沉默。她狂热地写着，她的衣领也在抖动。

“你要把家里的事情告诉他们? 比如奶奶的事?”

“我警告你，别来烦我——”

“否则你会倒霉的。”他补充了她在这种情况下常说的这句口头禅，“就告诉我一件事。”他停下了，试试自己的运气，探探她的脾气，最后放弃了。

“喔，我听着呢。”

“没关系，我忘了要问你什么了。”她为什么不去见她的那些笔友呢? 但他还是不问为好。

他躺下来，脱掉衣服，钻进被子里。时间还早，但他闭上眼睛想要睡着。夜渐渐深了。尤希也脱掉衣服上床。从妈妈和爸爸的房间，他听见一种不熟悉的喘气声。艾伦吓坏了:这是爸爸在哭。这是他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粗野的哀号。艾伦躺着一动不动，哭声变得不再压抑，仿佛打穿了好几层岩石。艾伦起身走到窗户前。他脸贴着窗帘，用舌头舔着窗框。我以前从未听过父亲哭泣，他小声并严肃地对自己说。我没有想到他对她感觉如此亲近，他喃喃道。尤希在被子里坐起来，脸色凝重。“他对她不亲近，”她说，“他把她推给妈妈，不是吗?”“那他为什么哭?”“不是为奶奶，相信我。”

艾伦点点头，虽然他不是很明白。他为爸爸的哭泣感到伤心，他体验到混杂在一起的两种新的悲哀，既为奶奶，又为爸

爸，体验到一种同他们两个分离的痛苦，虽然对于爸爸，这种感情还混杂着失望，还有一种快慰，好像一个人后退，另一个人呼吸更容易一些。

妈妈走出房间去阳台，艾伦缩回身子。他从窗帘后偷看：她抓着栏杆，深深地吸气，呼吸着夜晚的空气，仰头朝天，有一会，似乎纤细的月亮也很消瘦，永远是一芽新月。

早晨四点，门上响起很重的脚踢、拍打和喊叫的声音。爸爸跳起来，厚嘴唇爆出波兰话来；当他打开大门时，门外站着莉莉奶奶，穿着哈达萨医院的病号服和奇怪的拖鞋，身子发抖：天知道她怎么找到回家的路的，整个晚上她都在哪儿漫游，她是怎么想的呢？她目光呆滞，浑身颤抖，甚至认不出爸爸；当他要抱她时，她把他推开；妈妈吓得脸色发白，身体发颤，但因天意如此而有一种孩子气的喜悦；当她走过去时，奶奶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直到尤希过来站在她身边，她才肩膀松弛，脑袋耷拉下来，伸出枯瘦的手臂抱住尤希，像个婴儿似的咕咕叫着。

11

下午五点，艾伦在公寓楼后面的柏油路上与贝利[①]踢足球。他们已经踢了一个多小时，他有些厌烦了。基甸还没有回家，艾伦不想无所事事地和扎克粘在一起，所以，他在韦卓[②]

---

① 其实只有艾伦一人在玩球，贝利或其他球员只是艾伦的想象。

② 韦卓（Wizo），即犹太复国主义妇女国际组织，在以色列办了很多私立学校。

幼儿园狭窄的台阶上坐下来，在水泥地上砸松球，剥沾了灰尘的松子吃。时间过得很慢。几乎停滞不前。十一月的天空布满了灰色的云层，电线上的鸟抖松羽毛御寒。阿蒂亚斯家储藏室的纱窗摇摇欲坠，艾斯特和阿维格多·卡米内来到厨房阳台上清洗煤油取暖器出风口的格栅。艾伦在地上用手指练习签名，也许有一天就是球迷收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亲笔签名。艾伦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艾伦，艾伦，艾伦。他用心地念着，念得浑身疲乏，像是裹了一件沉重的、从祖上传下来的旧大衣，艾伦，艾伦，艾伦，一股微妙的自我的脉动激活了，从忧郁的名字中向他呼唤，好像一只闪亮的眼睛，好像阴沉的元音中一声欢乐的尖叫，但他念得越多，微弱的自我退得越远，衰弱得越快，好像一根燃得很旺的火柴，多么奇怪；他让自己继续，虽然只是为了好玩，不停地重复他的名字，寻求那种闪光，直到艾伦念着艾伦不再有任何反应，所以，艾伦走开了。

他喊了几声基甸的名字，也许他现在已经回家了。接着，他吹声口哨——他吹口哨的频率只有一条狗能够听清——召唤加米，他的那条看不见的狗，期待自己歇息之后能在公寓楼后的球场上多得几分；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再次坐下来。已经五点过十分了。时间还是慢悠悠的。他们答应成年礼时给他一块表，是莉莉奶奶送的一件礼物。是用她的积蓄买的。妈妈把她的绣花枕头卖掉的钱存起来。也许她压根就不知道这件事。他在等谁？哦，不错，基甸。或者是别人？某个远房亲戚？从他的兴奋来判断，来了许多人。一大群人。走吧。他抓抓加米的肚子，用手指理理它的毛，给它搔搔痒，搔痒时它的腿会一阵抖动；这是一种犬类反射，即使大脑拒绝，但只要搔到那儿

就会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接着，他做了一个小土堆，朝四下张望看是否有人注意，卡米内夫妇还在阳台上，背对着他；他想，阿维格多·卡米内能否活到冬天，用这台煤油取暖器取暖，或者艾斯特·卡米内是否会孤身一人，他似乎尽可能为她活着；艾伦朝小土堆吹气并说，要有男人[①]，但跟往常一样，吹得太猛了，尘土飞扬。今天什么都不对劲。那个难题是怎么解决的？上帝能造一座山高得甚至他也不能超越吗？他想了又想，理不出个头绪；接着，他轻轻地叫起来，基甸，基甸。要是他有宗教倾向，他就可以祈求神的干预，来解决他的问题。但他很小的时候就不信，因为他父母一年只去犹太教堂两次，赎罪日和犹太新年，不守安息日。怎么会这样？有一次，他们扇他耳光，因为他告诉外人，爸爸吃涂黄油的腊肠三明治[②]。天晓得，几点了？他卷了一张树叶，用它吹出哨声，他先吹了"像公羊一样跳跃"[③]，接着吹从成年礼课上"哈夫托拉"——《以赛亚书》第六章中学会的歌，这是他跟那个大胡子拉比学的，这个拉比曾因他斗胆问上帝是否永远公正而呵斥他。基甸，基甸，拜托啦。他在心里数着日子：今天的菜单：豆子、乳酪、香蕉；明天，我们有玉米和白菜，也许还有一小份鸡汤。虽然那还不够。吃胡萝卜对眼睛有好处，吃奶酪对骨头有好处，吃肉对肌肉有好处。还有别的，有的食物有助于你的意志力，否则你怎么弄掉那颗顽固的乳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

---

① 这里用的是《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句式。

② 犹太教饮食法规定，犹太人不得食用猪肉，且不可同时食用奶制品和肉制品。

③ 20 世纪 40 到 50 年代以色列地的犹太人中流行的歌曲。

圆镜来看牙齿。它在那儿，又白又小，夹在两颗恒牙之间。就在他的嘴巴中间。但他知道如何笑不露齿。这就是他正经的样子，连微笑也规规矩矩。他把镜子翻个面。他想在那儿用刀刻上阿娜特·费希的名字，把它送给大卫·李普希兹。他冒险从她的书包里悄悄地拿了这面镜子。他有勇气这么做，但他不敢去敲李普希兹的门，对大卫的那位大人物父亲说话，哦，这是给大卫的，它是阿娜特·费希的，这样，他在新环境里就有一样东西可以记住她。他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他将舌头从牙齿中间伸出来，这样他就有了三片嘴唇。嘿，他可以弄出一种特别的嘴唇节目，希望有一天能够进行表演。他歪了歪嘴，突然觉得阿娜特·费希轻蔑的眼光，那种埃及式的冷眼；在她眼里，他似乎像个白痴。他才不在乎。现在一定五点二十了。他觉得嘴唇发麻。为什么没有嘴唇按摩这档子事。彼得·派珀捡了许多泡椒，彼得·派珀捡了多少泡椒[①]。效果不坏。他又练习"嘿，比波，嘿，贝波"以及快念"hefti befti belabelabefti"[②]，一阵风似的，舌头肌肉的无数次微小颤动，它们的良好合作多么神奇；过一会，他应该上楼去敲基甸家的门。也许基甸在躲他。不，那是愚蠢的。就这样，他又通过门厅跑了出去，在附近走了一会，一只脚走在街上，另一只脚踩在路边，这似乎是适当的行为，从现在起，这将是他的走路方式，虽然他知道基甸会如何看待他，好像他真是个讨厌鬼，令人难堪；他停下

---

① 原文为"Peter Piper picked a peck of pickled peppers, how many pecks of pickled peppers did Peter Piper pick"，读起来很像绕口令。

② 当时在以色列流行的一句绕口令，没有确切的意思，难于译成中文，姑且保留原文。

来，随意地朝基甸家阳台扫了一眼，没人。嗯。要是他真的和扎克去看《诺博士》[1]了咋办？艾伦从公寓楼后面转出来，模仿一个士兵后背中弹英勇倒下，在地上扭动，痛苦不堪，接着，他突然跳起来，端着冲锋枪猛烈扫射。今天谁会来呢？也许一个亲戚，从特拉维夫还是霍伦来？肯定有什么事。此刻，苏菲·阿蒂亚斯，年老的佩雷茨·阿蒂亚斯的年轻妻子，出门倒垃圾，她穿着那双粉红色的超高跟鞋，那是妈妈难以忍受的；她走得摇摇摆摆，虽然她只有三个月身孕，她甚至还没有鼓起肚子，但她已经要炫耀一下了。他决定做一个绅士，便跑向苏菲，要帮她拎垃圾桶。别傻了，艾伦。她灿烂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给我吧，我很结实。我也结实，感谢上帝，但他还是想拿过来，那是他们说话最多的一次。松手，艾伦，别再闹了。但你不应该拎重东西，他们抢桶把手时他突然说。小心，她对他尖声喊道，接着，猛地把桶拉过来，蹒跚地走开了，留下艾伦在那儿发愣，感到惊慌，他现在倒希望苏菲会流产，以不负他的好意，他快跑几步跟在她身后，等在垃圾桶边上，脸色苍白，神情紧张，直挺挺地站在那儿，看现在会发生什么，她是否会再看他一眼。她从垃圾桶那儿出现了，目中无人地冲着他僵硬而仰着的脸走过来。你怎么回事啊？她怒视着他，样子很凶，根本不像一个已婚女子对邻居家小孩说话；他突然看到了她粗鲁的一面，看到一个平庸的年轻女孩因恐慌而发作，有人说她嫁给上了年纪的佩雷茨·阿蒂亚斯，只是想让她自己得到一套有家具、设施齐全的房子；她常常和佩雷茨、

① 《诺博士》(*Dr. No*)，第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

爸爸和艾伦，有时还有她的小男孩，一起看黎巴嫩电视的摔跤比赛；有一次，她跟佩雷茨开玩笑，说看比赛对他有好处，因为这会使他兴奋；接着，她戳戳他的肋骨，他们都笑了起来；艾伦突然意识到，她跟他的年龄差不了多少；也许，她害怕他们现在会发现，所以她不愿意看他；的确，肯定是这样，这个贫民窟的孩子。他看着她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地走了，便又开始在公寓楼后走来走去，踢踢煤气罐，从最高的水龙头喝点水，只是好玩，并非他渴了，像狗狗一样朝一棵树撒尿，这时他看见一只亮闪闪的甲虫背壳着地，正受一群蚂蚁的攻击。他、基甸和扎克，他们曾经进行过好一阵的“帮甲虫翻身”的巡逻行动；那时候他们小心翼翼，检查每一根电线杆底下，帮助甲虫们逃过死劫，直到扎克感到不耐烦了，计划最终失败；反正都怪苏菲·阿蒂亚斯，她以为她是谁。她活该九个月里除了佩雷茨谁也见不着，那时，她会生一个有胡子的光头婴儿。哦，神啊，谁会来这儿，现在干吗。是彩票，这可能吗？他难道忘了什么，今天有个大奖要开奖？他浏览一下名单；不是天霸瓶盖开奖日，那个奖品是提比利亚的加莱加利利酒店免费双人周末住宿，也不是用带字母的冰棒棍拼出“自行车”来，而托托彩票的开奖还有三天，所以也不是它。五点二十五。要是他们真的去看电影了咋办。他踩到了一只皱巴巴的以色列航空香烟盒，就捡了起来。仔细检查一下。闻一闻；不是洋葱味，天知道是什么味道。他擦了一根火柴，那是施米克姨夫坐飞机带回来的。他举起来看烟盒。什么也没有。也许我们正在谈论一种抗药性很强的隐形书写。他在口袋里发现了那根原来的洋葱条，就用它来擦烟盒，这是他自己的发现：当看不见的洋葱闻到了

真的洋葱就会显露自己，只是这次不灵，隐形书写的字母一个也没有显露出来，也许洋葱味太淡了，他需要一根新的洋葱条。

三只猫走了过去。

艾伦感到很悲惨，他跳起来追赶它们；像一个孩子那样冲动，也有着一个孩子的执拗。它们从韦卓幼儿园围墙的一个洞钻过，艾伦把球藏到一棵杨树树洞的一堆树叶下面，跟着那些猫，一边追，一边捡了两块碎石子，突然他认出了缪齐-哈伊姆，他放弃了对猫的攻击。缪齐的母亲约两年前在公寓楼的锅炉间生下了它，大家站在旁边看着。缪齐是一窝中的第六只，也是最后一只，它看起来很孱弱，邻居们都咂咂嘴。就它的状况来说，它最好死掉，说话拐弯抹角的艾斯特·卡米内说，她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但爸爸捡起这只闭着眼睛的小猫，快步走回家。他把它交给艾伦来看护，将一个小滴管伸进它的喉咙，轻轻地打气。滴管里有一种金黄色液体，小猫嘴里喷出东西并开始蠕动起来。它得有个名字，艾伦想，我们现在就给它取名。爸爸以娴熟的技术重复那个过程，而艾伦绞尽脑汁想名字。一个名字，就是你在这个时刻能想起来的东西，他责备自己，要是你给小猫取名，你就和它脱不了干系啦，但他忍不住小声说乖孩子、猫咪、格子花(因为它是黑白色的)、缪齐，这时，爸爸让他轻轻地给它按摩，艾伦听从了，慢慢地，心里怦怦跳，他最后决定给它取名缪齐，一个普通名字，很普通，但没有时间多想，缪齐，缪齐，他喃喃地说，温柔地将热乎乎的气息输给小猫，热心地吹着，像吹一堆快要熄灭的余烬；突然，小猫鼓起它小小的肋骨，一动不动地躺在他的手掌上，艾

伦的心跳停止了。似乎是在抗拒某种强力，最后一阵剧烈的抽搐，它身体舒展开来，咪咪地叫，扭动着，开始呼吸起来。爸爸和艾伦相视而笑。有一个星期，他们用滴管喂小猫，慢慢地看出它是一只母猫，艾伦决定要给它的名字加上“生命”一词[①]，就像摩西·哈伊姆·沙皮拉[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后做的那样。

缪齐-哈伊姆是一个小美人。丰腴而优雅，毛色黑白相间。艾伦温情地注视着她，他已有很长时间没有看见它了，很久以前，他们似乎不欢而散，但他不再生气，他朝它微笑，决定转身走开，在他这个年龄，猫已经不再令人兴奋了。但突然间，缪齐号叫起来，满地打滚，脖子不无风情地蹭来蹭去，艾伦意识到，另外两只猫肯定是发情的公猫，他微笑地看着它们，它躺在那儿舔着自己的大腿，它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爪子中间那块粉红色趾肉圆鼓鼓的。那只黄色的公猫痛苦地号叫起来。缪齐看了它一会，然后又沿着自己的腿往上舔，突然，她的舌头碰到了另一处张开的小嘴。艾伦清清喉咙。他明白，它们一看到它的红润的私处就会雄性大发。那只大黑猫几乎以一种志在必得的姿态靠过来，慢慢地晃动尾巴，发出嗖嗖的声音，艾伦的腰际几乎可以感到猎豹或大蟒移动时的呼呼生风。他小心地蹲下来，拨开野麦秆，偷看那些猫。

有一会，它们没有任何动静。来自公寓楼里的晚间的各种

---

① 哈伊姆(Chaim)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生命”。

② 摩西·哈伊姆·沙皮拉(Moshe Chaim Shapira,1902—1970),以色列政治家,曾任内政部长等职。

声响传进他的耳朵。锅铲的叮当声、收音机播出的歌声、浴室的流水声；埃德娜·布卢姆在打电话，用匈牙利语跟她父母说话，跟往常一样，声音很高，到最后有些沙哑。窗户关着，百叶放了下来。这时，黄猫跳起来，公然向黑猫发起攻击，两只公猫在尘土中滚作一团，知道谁获胜就可以赢得缪齐的芳心，恨不得将对方撕成碎片，又是嗥又是嚎，黑暗围住了它们；艾伦蹲着，惊奇得大气都不出。甚至他固执而不无怨气[①]的大脑也瞬间热血沸腾，而长久以来他的心灵是加以拒绝的。此刻，黑猫投降并躲开了，避免一败涂地；那只黄猫在经历了恐怖的战争后气喘吁吁，毛发直竖，朝母猫走去，开始对着它嚎春。缪齐-哈伊姆别过头，好像要考虑一下，但接着，它也发出一声同样的嚎春声，它是怎样发出那种声音的，他感到好奇；他又回想起小时候的缪齐，他的轻盈的猫咪，就像一团富有弹性的肌肉，有一个三角形的头，你可以托在掌心；他决定把它当作素食者来哺养，不允许任何人喂它肉或骨头，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要证明这可以做到，即你可以避免让一只猫长成食肉性的；他甚至想训练它与鸽子同台演出，为胡迪尼节目增加一点多样性，但他父母嘲笑他；基甸也表示怀疑，这更坚定了艾伦的决心，他要证明，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在随后的几个星期，甚或几个月里，他坚持把缪齐-哈伊姆关在防空洞里，亲手喂它，当它侧身望着他，在他身上蹭来蹭去，他心中涌起一种自豪感，虽然他至今没有给它吃一小口肉；有一天，他来到防空洞，发现它不见了——通风气窗上有个洞——但他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ofzeluchi。

对它从没有失去信心，每当妈妈和爸爸取笑他，说它夜里背着他将垃圾桶洗劫一空，抓着鸡腿又咬又啃，他总要激烈地为它辩护，大声说他们在撒谎，用拳头捶地板，他们笑得前仰后合，说为什么不做个小小的试验:去把你的素食者叫来，让我们亲眼见识一下;他拒绝了，但爸爸打开门，吹了声口哨把猫引来，它又蹦又跳，尾巴高高地翘着，像小猫一样撒娇，摩蹭他的腿，大声呼噜着;这时，艾伦真的火了，让他们别去管它，但爸爸抓着他，哈哈大笑，按住他的手臂不让动弹，而妈妈则咯咯地笑个不停;这时，她从冰箱里拿出一块血淋淋的猪肝，他简直不能相信，她要浪费一大块肝来喂猫;艾伦拼命大叫，小心，缪齐-哈伊姆，这东西有毒！但它向那块肝急急走去，妈妈从餐桌上拿过一只茶托(那是迦玛利和洛沙勒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将肝放在上面;缪齐-哈伊姆通电似的从耳朵到尾巴尖都抖动着，它张嘴用牙叨起那块肝，那牙齿看上去好像突然不同以住了;爸爸放开艾伦，和妈妈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一起看着他走近缪齐-哈伊姆，听到它的声音他又迟疑起来，那声音似乎不是从它嘴里，而是从它身体内部发出来的，那是一种奇特的新声音，像嘶哑的咆哮;它变得很陌生，两排利齿紧紧咬住那块肝，它的耳朵令人不安地横下来;接着，它弓起背，猫着腰，溜出了房子;艾伦的眼泪夺眶而出，他跑来跑去，大叫他的胡迪尼节目毁了，直到撞上了什么软软的东西，是他大度的妈妈，她完全原谅了他，将他紧紧拥在胸前，用怜悯和爱心抹去他对那只弓起背的猫的记忆，现在他还能听到那种可怕的叫声，虽然已经不再让他害怕了。猫的耳朵如此扁平，好像有种看不见的存在想要把它们从尘世的伪装上撕下

来;艾伦慢慢往前爬，长得很高的杂草擦着他的脸，那只公猫和缪齐-哈伊姆的三角形脑袋凑到了一起，它们声音沙哑地号叫着，叫得很响，艾伦再也受不了啦。缪齐-哈伊姆突然转身，艾伦难为情地发出一声呻吟。听到这声音，它愠怒地瞪了一眼，很快跑开了，公猫追了上去，艾伦也跟在后面。一位带着孩子玩的老妇人从沙池那儿看着他，他就假装是个孩子，一个追猫玩的孩子，一头扎进迷迭香灌木丛，在那儿，他发现它们像恋人那样依偎在一起。

这是对它们隐私的粗暴干涉，它们转身平静而又不失尊严地面对着他，它们毛茸茸的三角形脑袋先是凑在一起，接着一前一后，冷冷地打量着他，最后他在它们眼中的权杖前弯下腰，它们这才蹦跳着跑了。

艾伦追赶它们，抄近路，翻围墙。停下，艾伦，你是不是疯了，他气喘吁吁;猫前后相随寻找新的避难所，艾伦几乎被隐藏在金银花丛中的它们绊倒。两只猫十分惊奇地看着他，艾伦可以想象在它们眼中他是个什么样的家伙。接着，一道目光在它们之间闪了一下，它们的耳朵抽动起来。一个约定达成了。它们身子突然一抖，跳起来跑上大街。艾伦放弃了追赶。一个他这样年龄的男孩，在乎猫什么呢。但一想到它绝情而去，让你颜面扫地，他又迅即朝它们追去。

他跟着它们上了赫恰鲁兹大道，在通往哈加伊大街的路口，它们跑向谷地，这让他吃了一惊。他以前在谷地从来没有见过猫。他追得直喘气，脸上火烧似的，他默默地叫道，停下，停下;它们跑得太快，虽然他知道他这么做不对，但他意识到他现在不可能停下脚步。猫停了一会，好的，现在转过

身，回家去，承认失败；它们又跑起来，艾伦还是追着；他剖析自己，一层又一层，在他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浪潮翻滚，淹没了他的意识，但他在乎什么呢，缪齐-哈伊姆过去常常蜷在他的掌心，现在，看看它，昂首阔步，尾巴翘着，露出那粉红的私处，那只黄色公猫将它的耳朵贴近那处小嘴。嘿，等等，别过分！但它们不能等，它们为了让他赶上来已经拖拉很久了，这时，它们奋力向前蹿去，跑过了篝火晚会场地，四年级童子军在那儿举行过入会仪式，跑过了足球场和大岩石，跑过了他有时在那儿拉屎的洞穴；他几乎看不楚东西，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只能捕捉它们眼中的暮光，那眼睛朝他一闪一闪，像黄色的水滴，稠得像树脂，在灌木丛中闪烁；突然，他注意到，它们不在他前面，而是在他侧面，像一对狱卒，跑过一条小小的污水沟，进入一片垃圾场，在那儿，他瘫倒在地。

当艾伦缓过气来，他看见猫们消失在黄昏的夜色中。他仰面躺在地上，就在一辆老式特普里诺车波浪般的阴影下。去年，他曾用这辆车来练习，但这太容易了，所有四扇门都一打就开，他决定不把它拖过谷地，不想在学年结束的晚会上用它来表演。他挣扎着爬起来，靠着车门或旁边的破冰箱，但他没有力气。明年，他要给他们表演。他得弄只带铁锁的行李箱。他得从一只钉死的桶里脱身，桶上还盖了一层油布，或者也许能从一只大的玻璃笼子里脱身。他对自己笑笑：像他这样追猫有多蠢。他挣扎着站起来，走上了回公寓楼的路。那些猫真是放荡。他真得把它们催眠了。

当他走到公寓楼前的人行道上时，他四下看看。不见基甸的影子。这很奇怪。他穿过门厅来到后院。在垃圾桶外面的柏

油路上，他用小便在地上签名，但尿不够用，因为克莱因菲尔德这个姓氏字母太多。呸！他吓着那些猫了吗。真没劲！他挤出一滴，又挤出一滴，跟往常一样，最后一滴滴在了裤子上。

突然，不管怎样，他敲响了楼上的门；曼尼，基甸的哥哥开了门，他穿着运动衫，说基甸还没有回家，不过可以进来，他也许很快就回来了。艾伦说他只是顺便来看看，曼尼说当然，当然，便回到地毯上做他的健身操。艾伦在沙发上坐下来，现在才感到先前那一阵奔跑让他精疲力竭。没关系。这对你有好处。他心不在焉地翻着英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时不时瞅一眼曼尼胡桃木似的鼓鼓的肌肉，那是他当空军飞行员练成的体魄。艾伦念着英文标题：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最大的煎蛋饼、最长的指甲。基甸还没有回家。埃迪，那个大学生房客，已经两次开门问米拉有没有回来。他在等她，就像我在等基甸，艾伦趴在沙发上闭起眼睛，沉入“艾伦化”，想到米拉，基甸的母亲，笑眯眯的。戴着老花镜，她是一个娇小、快要退休的女人，他现在想象她的嘴，又红又软；现在几点了，五点四十。

曼尼的呼吸开始让他不耐烦。这家伙是个健身狂，他用学校里男孩子的语言对自己说。这话不适合他。曼尼有着和基甸及他们的母亲一样的耳朵。小小的，有点尖。曼尼的汗味像学校里八年级学生体操课后更衣室的味道。他那个年级里只有几个男孩有那种味道。让我想想，阿维·萨松有这个味道，汉南·施维克有这个味道，以利·本-齐克力那个坏蛋当然也有这味道，梅克·勃兰特里希和梅克·甘兹呢……他扳手指数着。实际上有好几个。现在这种味道也得加在名单上，呵，去

他们的！这是怎么回事，他责备自己，为什么要咒骂这些自己熟悉的人呢。餐具柜上的钟显示五点三刻，这么说来，基甸真的去看《诺博士》的首场放映了。

“哎，艾哈伦，我想是你来了。”基甸的父亲说，他穿着浴袍，露出毛茸茸的大腿，“基甸还没有回来。来杯茶怎么样?”

基甸的父亲叫他的名字就像收音机里的发音，艾哈伦，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听起来有点怪;实际上有点滑稽。艾伦有一次听到他对基甸说:“我会始终把你当作一个儿子来爱，但你必须要赢得我的友谊。”听基甸的父亲说这些话，其中包含的某种琐碎的观点让艾伦感到可怕。艾伦惊恐的是，他怎么能这样跟另一个人说话，即使这个人是他的儿子。

“来吧，别难为情。”他说着，拿出一盒猫舌巧克力。艾伦有礼貌地耸耸肩，这是人们教他这么做的。在这个家庭，举止得体很重要。这不是做作。这是优雅。

“拿几块。基甸喜欢吃巧克力。猫舌巧克力是他最喜欢的。”

巧克力，他懒洋洋地说，听声音既有点不屑，又像自我解嘲，始终谨慎，始终狡黠。基甸如何能受得了。除此之外，他连工作都没有。他不想出门，跟其他人一样从八点到四点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得招一个房客，基甸的母亲米拉拼命地打字。基甸有一两次提到，他父亲在为写一本书什么的做研究，但邻居们没人相信。早晨，你能看见他装模作样地小步穿过谷地去大学，也许他在大学图书馆，但实际上他待在家里，弄得满屋子都是他的味道;他甚至做饭、熨烫，大白天在外面晾晒衣服。你得先把我打死，才能让一个男人进我的厨房，艾

伦的母亲说。怎么回事，让一个男人整天围着锅灶转。

斯特拉什诺夫先生高个子，身材偏弱，脸颊过早松弛，轮廓鲜明的嘴唇总是噘起，仿佛守着一个秘密。他会在阳台上朝下喊，“基—甸！”像个电台播音员，好像基甸是《圣经》中的某个人物，而不是公寓楼里的一个普通孩子。“基——甸！”他又喊道，虽然他第一次喊时邻居们都听到了，包括在自家阳台上的爸爸，忙了一天，正歇着呢。艾伦会赶紧上楼，正好看见晃动的报纸后爸爸的笑脸，还不出声地骂了基甸的父亲一句。

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你要是看他外表，你会认为他是个势利的人。他对任何人都瞧不起的样子，皱着眉头而不是热情打招呼。但要是像这样在厨房里和他单独相处，他差不多很客气。他对艾伦很和蔼，从有着花卉图案的陶瓷茶壶里给他倒了杯茶，问了有关他的一些问题及对有些事情的看法，你一时会觉得现在成人也关心起孩子们的想法了。艾伦并不喜欢在厨房里待这么长时间等基甸，也许他们设法溜进去而不出示他们的证件，但不管怎样，和基甸的父亲待在一起还不错，喝着茶，猫舌巧克力在嘴里慢慢融化，甜味沁人心脾；他几乎觉得自己是个“维塔女王”[1]真人秀节目的胜者，仿佛有个名人，或者一个特型演员邀请他上门做客。

房客埃迪将满是鬈发的头伸进厨房看米拉是否已经回家。艾伦转过身来仔细看看。埃迪解释说他有些打字的活要交给米拉，也许解释得太多了。基甸的父亲带着轻微的嘲弄的目光打量着他：“看起来，我们的年轻大学生今天有些不耐烦……要不

---

① 即美国20世纪60年代著名电视真人秀节目“Vita Queen for a Day contest”。

进来喝一杯茶?”大学生含含糊糊地说了一个借口。“当然。”基甸的父亲嗓门很高但慢吞吞地说，“这位绅士想要见到我们的米拉，他现在就要见到我们的米拉，但我能做的只是请他喝杯茶。他要的是牛奶，得到的是水……”房客不屑地摇摇手，落寞地笑笑，走了。艾伦看到斯特拉什诺夫嘴唇上的笑意渐渐淡去。随之是长久的沉默。

艾伦受不了这长久的沉默，他转过身去又偷看了一下餐柜上的钟。六点半。现在是他们动身去赶首场放映的时候了。有人犹豫，去还是不去。他又拿了块巧克力，大口嚼着，很快咽下去，几乎没有品味。接着，他板着脸又很快地吃了一块。他沮丧地看着空盒子表示道歉。他怎么能这样？基甸的父亲点点头，这次并无恶意，只是纯粹的好奇。“没关系，艾哈伦，我知道你喜欢吃巧克力。”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看出来的？真难为情。艾伦想挖个洞钻进去。他在这儿猛吃了一通猫舌巧克力，甜味有点让他反胃。“你年纪越大，”斯特拉什诺夫先生鼻音很重地发表议论，“你越会意识到生活是多么不幸和复杂，是不是?”艾伦愣愣地瞪着眼睛，怀疑他是否听错了。基甸的父亲说起话来有一种讨厌的方式，你轻易摆脱不了，就像狗咬到鞋子就不会松口一样。他有什么权利干涉别人，艾伦很生气。“哦，不是。”基甸的父亲说，他好像看透了艾伦的心思，艾伦则想挣脱出来。“生活不容易。我的经历可以告诉你这一点：看起来好像你的岁月有朋友相伴，欢乐相随；你认为每个人都应同样地翩翩起舞，但后来你认识到，你会用余生的全部时间去理解你所经历的事情，所有的孤独，是的，还有屈辱。基甸现在回来了。”他突然改变的语气让艾伦感到意外，“你来和我们

一起喝杯茶吗，基甸?”

基甸扫了一眼，看起来心情不佳且疲惫。我们曾那么亲近，艾伦想，他甚至都没注意到我的状况。艾伦一眼就看出基甸对扎克有意见。他们之间争吵的痕迹在基甸的脸上一览无余。你几乎可以闻出来。所以这一次，艾伦是这场暗中进行的拔河比赛的胜者，但没有什么满足感，基甸好像见到他并不高兴。他将后背上的深蓝色背包摔在一旁，不愿意喝茶，而是咕嘟咕嘟喝了一杯水。艾伦再次注意到他突出的喉结。他这么渴，甚至显得贪婪。他要记住这一点。

“我去休息一会。”基甸说，他注意到桌子上的猫舌巧克力盒。他失望地捏了一下，转头疑惑地看着父亲，他父亲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基甸走出了厨房。艾伦想起身跟出去，说点什么，但又坐了下来，感到很丢脸。“我觉得，基甸近来很疲倦。”斯特拉什诺夫先生说，艾伦不去看他的眼睛，“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艾伦尽可能避而不答，他咽了一下口水，坚定地摇摇头。“他老打哈欠，老是犯困。”基甸的父亲眼神迷离地说。“告诉我”——基甸的父亲身子前倾，放低声音——“告诉我吧，我家基甸和女孩约会吗?”他突然露出笑容，笑得有点苦涩和无奈，那冷漠的面相，不屑一顾的外观脱了下来。“他不对我说什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向你保证，也不告诉你的父母，但你看，这对我很重要，我要知道，和女孩在一起，他表现怎样？他对她们很着迷吗？也许他对我们说他和扎克在一起，其实是和女孩鬼混?”他的脸越凑越近，艾伦瞪着眼睛不断往后缩。有一瞬间，艾伦似乎看到了基甸父亲身上糟糕的东西:患麻风病似的眼窝，嘴唇死人般的苍白。这个男人身上有

一种棘手的、难以解决的困难，像一种隐性但不断侵蚀的疾病。艾伦不知如何回答。基甸的父亲担心什么呢？他几乎要脱口说出来，他和基甸对女孩子不感兴趣。还不感兴趣，他内心喊着，还不感兴趣！

基甸大步走进厨房，那急匆匆的步子令人不安。“我们去岩石那儿。”他命令似的说。“基甸。”斯特拉什诺夫先生温和地叫道。“我很快回来。”基甸说着走了出去，艾伦想:很快。他没时间等我。他只想让我离开这儿，离开他父亲。但我们中谁更让基甸觉得丢脸？“快点，我们走吧。”基甸返回来拿包——他为什么非得带包——他将包一背，转身又出去了，艾伦跟在后面，羞怯地笑笑，对基甸的父亲不免有些同情，而他现在则似乎一筹莫展。

12

他们冲下楼，基甸一步三个阶梯地往下跳，愤恨不已。他们默默无言地跑过那棵无花果树——有一天，一个名叫艾森的人打电话给市政官员，报告说有棵树病了，只是那时候，公寓楼里没有人叫艾森的——基甸冲过马路，忘了看看两边，艾伦回想起他和基甸常常不顾危险地过马路，这并非故意，而正是如此，每当他们中的一个在千钧一发之际把另一个从危险中拽回来，他们就会心中涌起感激之情。他们朝谷地走去。十一月清凉的风拂面而来。基甸吃力地走在前头，他的背包让他不能走得太快。“他又去看《诺博士》了。”他不满地对艾伦说，眼睛看着别处。“怎么可能？他已经看两遍了。”艾伦叫起来，他

尽力往前赶，意识到，他这样落在后面，又是一个证据，他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想:我的腿短。

基甸突然回过头来。一时，艾伦希望他是想平息他们之间的争执，但相反，基甸气急败坏地朝他吼:“听着，克莱因菲尔德——”

“叫我艾瑞！艾瑞!”艾伦喊道，语气如此苦涩，基甸也就平静下来，不禁想起他们四次立下的血誓契约以及他们藏在洞穴里的玄武石。

他们一起盘腿坐在地上，承受这最新的冲击。“嗯，克莱因菲尔德不也是你的名字吗?”基甸不无谨慎地问。

艾伦用手指捏着土。他害怕他一旦开口就会抖起来。在学校，孩子们彼此称呼姓氏。特拉维夫的孩子们去年夏天就开始了，而现在这儿也流行起来。斯特拉什诺夫、斯密坦卡、勃兰特里希、施维克——美味可口的蛋糕的各种原料慢慢地分解成干巴巴的成分:里克林、沙拉比、克洛德尼。而这些姓名原本应该出现在正式的信封、支票和征兵通知上。出现在粗糙的寿衣般的覆盖物上。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看电影呢?”

“我今天不想去看。”

换句话说，他明天可能去看。但艾伦不想掺和到他的事情中去。他有自己的安排，避免耽搁整个下午。他要练习从上锁的什么东西里脱身。他最近很少练他的胡迪尼节目了。麻烦在于，他需要别人来把他锁进去。

“那你干吗不来?”基甸建议道。

“我讨厌詹姆斯·邦德。”沉默。闭嘴，蠢货。“干吗去看一

部英国电影，一帮浓妆艳抹的女孩，还扯上间谍什么的?”

“给你提供信息啊，甚至”——他压低声音，小心地四下看看——“摩萨德也将詹姆斯·邦德电影作为间谍训练的一部分。曼尼告诉我的。这是真的，这对提高他们的智商和直觉有帮助。”

你对间谍知道什么呀，艾伦不耐烦地想，严守秘密，时刻警惕，虽然只是扮演某个角色，但你的行动就仿佛是永远身处敌人的领土上。

“你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去见识一下?”

接着还有这样的危险:别人匆匆看你一眼，你就被错误归类了，如电影院引座员;或者学校新来的护工;近视的老太太认为你是一个小孩子;代课老师不由分说就把你从第三排调到第一排;当你和朋友走过时，一年级学生张大嘴巴盯着你看，虽然这也许只是他的想象;或者户外运动日的稀里糊涂的体操老师;或者那只袭击垃圾桶的乌鸦，它不太确定艾伦是否已到这样的年龄，不再向它扔石子;或者莉莉奶奶，她想给他买辆消防车作为成年礼礼物，哎，她有点古怪。

保持安静。闭上嘴。“不管怎样，”他脱口说道，“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让你进去? 他们要是在门口查你的证件怎么办?”

“到时再说。”基甸干巴巴地说，声音听起来也不对头。但此刻，天空昏暗，他们两个也被夜色包围起来;艾伦感到奇怪，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美妙的词来形容令人厌恶的事物，如桃子的茸毛;他四下张望，擦掉眼泪，透过暮霭看着狭小的山谷，他的眼光扫过那块满是洞眼的岩石，扫过从公寓楼流向山谷的一道污水，扫过堆放着生锈的特普里诺汽车和有着臭味的

旧冰箱的垃圾场……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让苏菲·阿蒂亚斯如此不安，她害怕他会给她造成什么伤害呢，他内心感到有某种苦涩和沉重的东西，他脱口说出，他明天要进入楼上那个房间，看是否有人藏在里面。他咽了下口水，问基甸能否在门外为他望风。

他之前注意到基甸脸上的表情：离他们坐的地方不远，实际上是三年前童子军入会仪式的地点。“新生”搭了一个壮观的篝火，顶上是火炬和燃烧着的松果组成的字母，几英里之外都能看见。家长们簇拥在山谷边，观看穿着整洁的卡其布队服的新队员排成队形。当演说结束，欢呼声停下来，“新生”很快围着篝火双手交叉，童子军领导宣布，所有的新队员现在要冲进圆圈，以证明他们值得成为童子军成员。艾伦的小组不安地傻笑着，因为传说每年都有人通不过，不得不参加其他的青年运动。

艾伦，位于第一批入侵者之间，和一个看上去骨瘦如柴的“新生”扭在一起。艾伦使劲踢他的小腿，突破圆圈，在篝火边坐下来。他气喘吁吁地歇着，突然意识到，心痒难熬经常会使他显得很傻，或做出傻事，虽然也会让他产生一些绝妙的主意，就像在一幅奇妙的画上再添上最后的亮色，或者在将球踢进球门前做出最后一个引人注目的高难度动作。基甸也闯进了圆圈，坐在他旁边，容光焕发。艾伦细看基甸的红通通的小耳朵。它们尖尖的，像他的哥哥曼尼及他母亲的耳朵。这个家庭特有的耳朵。孩子们老是取笑基甸的耳朵，但此刻在篝火的光线下看它们，好像第一次看见，艾伦不仅欣赏起它们优雅的轮廓，也包括它们赋予他的高贵的血统感，像用软骨做的一枚家

族徽章，妥善保存，代代相传。基甸的孩子可能会继承那些耳朵，他们如何使它们更完美；突然，艾伦感到一种莫名的不适；也许有烟吹到他的脸上，使他呼吸不畅和烦躁，在冲击者、阻拦者和篝火的噼噼啪啪形成的一片嘈杂声中，他几乎意识不到自己；他站起身来，只觉得一阵恐惧的痉挛，他不由得清醒起来并听着：因为有条小径通向那片可见的领域，只有艾伦才能进入；他可以从旧的熟悉的字母中拼出神奇的新词；他心潮澎湃，兴奋异常。有一刻，他愣在那儿，坐在圆圈内的孩子们盯着他看。也许他们认为他感觉不舒服，但他觉得很棒。这是一个宣言，关于什么，他还不清楚；这也是一种呐喊，反对什么，他也不理解，虽然他因可能性而陶醉，诸种可能性隐约可见，进进出出，来来去去；在此期间，有什么东西会融化，向他展示所有的光辉，是的，哦，是的，这正是他所要的，自由地穿越坚固的城墙。

他想起他母亲和父亲以及其他家长此时正在那儿，妈妈和爸爸衣着讲究，神情庄重；有朝一日，他也会站在这样一个谷地的边缘，作为一个严肃的成人，观看他自己的孩子闯入那个圆圈，让整个家庭为之感到骄傲，从父亲到儿子，世代相传，没有逃兵和叛徒。他突然起跳。这就是自由，稍后，当他冲破这个圈子，像一架小型飞机那样挥动双臂时，欢乐油然而生；是的，他是自由的，但现在他也是个被抛弃的人。被仪式和残酷的参加者所粉碎。也许这就是事情开始的时候，在表哥乔拉长得穿不下那件条纹衬衫之前的日子里，妈妈和爸爸还在计划他的成年礼，打算从戈维茨摄影社雇一个高级摄影师，而不再请相机陈旧、双手颤抖的施米克姨夫，他们会每个晚上坐在厨

房里研究菜单;那就是艾伦穿过"新生"的人墙，冲入毛茸茸的决明子灌木丛的时候，接着，他停下，转身，再次猛冲，使他们十分震惊。

他向人墙冲去，但被同仇敌忾的"新生"击退，他们合伙对付他，有节奏地喊着把他推开。原先失败的新队员此刻轻易地闯入圆圈。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冲击，直到他精疲力竭，无法展开下一次的进攻。他的攻击不再有杀伤力，只是让自己恼火，像固执地在肩上拍打一样。最后，他休息片刻，在黑暗中弯下腰，他看见其他人围着篝火。基甸和扎克坐在圈子里，说着话;此时此刻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为什么无所事事，他们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冲击？他很后悔自己的愚蠢，但更有甚之，他觉得他们的报复行为像毒药一样注入他体内;他们这么快就与众人打成一片。他们的热情很可怕。他们拉帮结派。他面对和要抗击的是一个铸铁般的群体。大口呼吸，擦掉汗水，他再次冲击:冲我来，我在燃烧！"哎——哈"，他们叫嚷着，这是他们最有效的武器，他的不为人知的弱点;他跌倒、站起，再次向他们冲击，不顾一切地咆哮，而他们不明就里，出于从众的本能，利用他的约瑟[①]一般的超凡脱俗，既为他提供了奉献的机会，也作为他们团结一致的受害者。

基甸终于带着漫不经心的目光转向他;艾伦在圈子前猝然停步，基甸急于责备他的某个愚蠢的弱点，但忽略了其中的要点，这使他感到沮丧。哦，他很清楚，此时此刻，他在基甸的

① 此处指《圣经》人物约瑟(Joseph)，他早年受父亲宠爱而高傲自大，被十个哥哥合谋陷害，卖到埃及。

眼里是个什么人;像个战斗机飞行员，飞机坠毁了，却在空军基地大肆炫耀。突然，艾伦双腿变得软弱无力，眼前的景象也消失了。要是基甸如此误解他——艾伦无奈地离开他们，躲入黑暗之中。

“嘿，说点什么吧。”艾伦无话找话地说，想打破难堪的沉默，“你眼睛怎么样了?”“不太好，谢谢。”基甸客气而又生硬地回答。他的左眼视力仍然很弱，眼前总是蒙蒙眬眬，因而他母亲让他去医疗基金诊所检查一下，但他觉得慢慢会好的。艾伦建议，他也许应该一星期吃三片药，而不是两片，基甸回答说，这可能反而有害。什么害处，艾伦淡淡地问，他噘着嘴唇说:莉莉奶奶和妈妈常年吃这种药，所以她们不用戴眼镜。他伸手在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小张蜡纸，里面有一粒黄色药丸。基甸凑过来，艾伦瞬间有些犹豫，这小药丸让他觉得烦躁;他一度没有注意到，这一切都始于那个糟糕的事情:此时他被迫去学流亡者的语言;接着，他又天真地说:“我听说在飞行学校，他们可能是真正的混蛋。”他内心觉得基甸因害怕而颤抖，“我在什么地方读到，他们用某种器械刺你的眼睛。”他还没有把那药丸给基甸，而基甸仍伸着手，装作没注意这种迟疑。他的恶意仿佛劣质的小提琴嘎吱作响。突然，艾伦转过身，吹声口哨招呼加米，说“过来，孩子，乖狗狗”，随即揉揉狗的脖子，揉到肚子时，狗的腿一抖;他知道，基甸此刻极为恼火，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但他只能克制，因为他需要那药丸。“住口，艾伦，”基甸喊道，“别像个傻瓜那样在一条狗身上装模作样，那条狗现在恐怕已经死了，我是说，你到底想要证明什么?!”艾伦抬起头看他，声音颤抖地说，和加米在一起，他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基甸因药丸的缘故，态度缓和了一些。说艾伦很清楚，两年前，他母亲遗弃了加米，因为她看见它在垃圾桶旁爬到了波特内洛家的母狗身上，但艾伦不同意，说他愿意接着养加米直到它老死，也就十二年左右吧，所以基甸只管自己的事好了;基甸回瞪他一眼说:“你知道，艾伦，有时我就是弄不懂你。”艾伦噘起嘴，差点叫起来，哦，是吗，你和你那愚蠢的背包又是怎么回事，你想证明什么，整天用皮带扣着它，像一条警犬，为什么你的朋友扎克脖子上要戴一条金链子，带那把六刃小刀，不停地打响指;他真的不知道加米和背包或小刀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他自己不愿意随身带着那些东西。“来吧，吃药!”他突然提高声音，为这种意想不到的处境感到苦恼。

基甸没喝水就把药丸咽了下去。

“听着，”他突然说，“我……这次看我的。”

艾伦茫然地望着他，最后他意识到，基甸是指监视一事。“你以为我胆小? 像扎克一样? 真可怕。”他说着，像一个念错台词的演员。

“我并不胆小，你知道的。”他们再次沉默不语，仿佛他们精疲力竭了。艾伦心想，成人把什么都带在身上，比如皮夹、钢笔、名片什么的，还有硬币、项链、戒指、钥匙链;我为什么近来断了那么多铅笔，丢了几支钢笔;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手，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又打翻了杯子，在学校，我关门时夹痛了手指，总得好几次才能咬住瓶子中的吸管，这是怎么回事?他想知道是否有人注意到，几天前，爸爸让他换一个灯泡，他拧错了方向，把灯泡拧坏了。

"你要知道我想什么吗?"基甸问,"我们从小就迎合你的想法,每年夏天,你想找出一个间谍和地下宝藏,或者我们花几个月时间想要发现一种未知物质。"他背书一般地说着,想证明什么,但他不由自主地放缓了语气。"记得你要我们相信老卡米内是一个狼人……"基甸咯咯地笑,艾伦也笑了。"我们偷偷地进入他们的房子。""发现了一顶女人的假发。"基甸回忆道。"明白了吧?我告诉过你。这肯定是他的一个受害者的!""哦,是的,那儿还有一把巨大的木工锉刀,你对我们说,这就是他常用来锉他的牙齿的……""哎,那个日历怎么回事?你怎么解释?""什么日历?""就是那个日历,上面用红笔做了记号,表明什么时候月圆!"基甸摇摇头,叹了口气。"是的,艾瑞,这就是你那些离奇的想法。"艾伦想,要是你们跟着我,还会这么做。"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偷偷进入那个女人的家里吗?"艾伦默默地点了点头。过后,艾伦每星期至少去一次,基甸对此并不知情。"你还有那把钥匙,那把万能钥匙吗?"艾伦从口袋里掏出钥匙给基甸看。三年前,他从以利·本-齐克力手中买来的;当初,以利以淫秽的暗示让他了解了锁和钥匙两者的神秘,至今当他尝试打开一种新锁,还有兴奋之感。作为回报,艾伦给了以利一把公寓楼防空洞的钥匙,那是一个狭长的地下室,有人将他们家里多余的东西存放在那儿。突然,防空洞开始膨胀;无论人们往里面放多少东西,神奇的是,总能找到地方;艾伦想到要是有人发现了真相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不禁颤抖起来。

"还记得那次卡米内透析后回来差点抓住我们吗?""幸运的是我让扎克站在外面望风。"艾伦得意地说。这就是艾伦和他

的简单有效的计划。“可怜的扎克，你总是让他待在外面，不是吗?”基甸咯咯地笑起来。

他们笑着看看对方，一种共谋的淡淡的笑。一时平静下来。“记得那次你断定佩雷茨·阿蒂亚斯是三K党成员。”基甸笑着说，他慢慢地扯着闲话，以至艾伦怀疑他想推卸责任，“你会突然判断在大街上走的某个人是个埃及间谍，我们应该跟踪他，直到他做出可疑的……”

艾伦清了清嗓子，决定搭上基甸的话题。“好吧，那谁是伊格尔·弗鲁塞尔?!”

“伊格尔·弗鲁……哦，对:二十七岁。”

“二十四岁。”

“二十四岁。他逃到埃及，从事反对以色列的间谍活动。他爱上了什么人的妻子……阿奇舒勒，那个家伙关在那儿的监狱里！哪家监狱?”

“阿巴西亚监狱！还有谁和他们在一起?”

“等等，别说……帕迪斯汉纳来的维克多·格申。还有尼西姆·阿勃沙勒。”

“不错。那个埃及审讯官叫什么名字?”

“嗯……忘了。”基甸耸了耸肩。

“忘了？埃及反间谍部门的沙姆斯上校。”

“是的，沙姆斯……你想训练我们经得起他的审讯……你对间谍和叛徒一类的事情真的很起劲。”

“我想我依然有兴趣。”艾伦嘻嘻一笑，“还记得我想说的吗？是的，有时我仍然对那个家伙感到好奇，他们说他看上去像一个集体农庄的农民，关在监狱的单间里。”

“他们说很难相信一个看上去像他这样的人会是反以色列的间谍。”

“那西蒙·克莱默是哪儿人?”

“嘿。”基甸笑着说,“记得那次你要我们相信你是一个双重间谍吗?”

“嗯——嗯。西蒙·克莱默来自里雄莱锡安,他越过边界进入加沙,加入埃及情报部门。”

“你总是假装知道间谍机密……你在人行道上画记号,给飞机发信号……”基甸想起什么,眼睛发亮,艾伦匆匆转过身去。“你错了。”他说,“我画那些记号是出于别的原因。我五年级时就想画了,那是在我们狠狠地打了一架之后。”

“哦,我记得!”基甸不明就里地叫起来,“对啊,我们打了一架,但那些记号有什么用?我们以为事情已经了结。”是了结了。当他们再次和好时,友谊已不同寻常:从孩子的年少无猜转为一种热切的选择。他们同时微笑起来。他们笑个不停。言语之间夹杂着告别的叹息。艾伦不能肯定最后时刻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希望基甸有怜悯和宽容之心。

“是啊。”基甸手捋着头发回忆道,“你想出某种复杂的信号系统,记得吗?”

“是吗?”艾伦小心地问,“真有趣。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当然,肯定是你想出来的;那件夏令营穿的红T恤,你说要是你和我正在怄气,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应该把那件T恤挂在晾衣绳上,这样另一个人就会看见并赶紧到岩石那儿去。我们之间的争吵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星期,你知道这一点。”

“嗯。还有别的吗?”

“我们应该在门厅的榕树根部撕下三片叶子。那是第一个信号。在星期一，会有不同的信号……哦，是的，让后院的水龙头滴水;要是我们之间有人看见了，不管有什么事，得赶紧去岩石那儿。我们午睡后一旦醒来，你说，正好四点。”

“你知道，我不能什么都记住。”艾伦气急地说。

“当然记得！你常常在人行道箭头标志上画几笔，不记得了吗?”

“不记得了。给我一些提示。”

“还有……我们将沙子灌进下水道盖子的洞里。我不相信你会忘了。”

“现在有些想起来了，等等。”他不急于解决这个悬念，“难道不是还有最后一个信号可以把我们从天涯海角召集起来?”

“我不明白，你这样的脑瓜，居然会忘了。”艾伦眯着眼睛看他嚅动的嘴唇，“要是我们有人遇到麻烦，他只要爬上岩石，用镜子发出求救信号。另一个人的卧室的天花板上会有反光。”

“嗯……你还记得怎样发求救信号吗？我想我不记得了。”

基甸皱起眉头。“像这样:点、点、点，画、画、画，再点、点、点:快、慢、快。莫尔斯电码我是不会忘的。”

“真厉害。”艾伦说着往后靠，做了一下深呼吸。

“这多半是你的主意。”

现在闭嘴。管住自己。“比詹姆斯·邦德还行，我得这么说”——他于是说道，不过似乎效果不佳。

“那真是些好日子……”基甸感叹道。艾伦重复道，那真是些好日子。他们再次沉默起来。基甸大大地打了个哈欠，艾伦

看着他张开的嘴;基甸为什么总是很疲倦，斯特拉什诺夫先生想要知道其中原因。闭上你的嘴巴，艾伦无声地请求，并想潜入他的思绪中，寻找某种让他脱离其罪过和耻辱的东西，某种刚才在他们之间引起微火闪烁的东西。他会说什么？他知道在此次谈话结束的时候会有打击。他感到烦闷，便将手伸进口袋，掏出那枚硬币。基甸细看:“像是一块石头磨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一枚珍贵的硬币?”艾伦说。“我看是一枚旧币。让我爸爸看看。他收集硬币。”“对，收集硬币。我忘了。你看我现在多么健忘。”他在拖延时间。他再次鼓起勇气说，你怎么想，要是我们把它扔给默多克，带着一种犹豫的微笑，他又说他知道欺骗一个瞎子是不对的;基甸小心地看着别处，说默多克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艾伦小声说，那倒是真的，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基甸说，不管你朝他的杯子里扔什么，他都会祝福你。对，无论扔什么，艾伦无精打采地重复了一句，像是把基甸简练的话语拉长，仿佛这些话有一种神秘的抚慰力量。

他们继续玩着这种躲猫猫游戏，也会停下来，陷入沉默。艾伦脑袋耷拉下来，露出细长的后颈，他仍在等待，但基甸没说什么。艾伦很疲劳，不想再等了。他不明白为什么基甸显得如此陌生，如此有威胁性。他心不在焉地碰了一下那只背包，摸摸包里鼓鼓囊囊的东西。基甸惊奇地看着他的手指。艾伦把手缩了回来。

“既然我们最终有机会抓到一个真正的间谍，甚或一个雇佣杀手，你想要放弃，由于一些……”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些废话。他想要扮演受害的一方，但他的声音听起来牢骚满腹、亢奋;他的脸突然变色，露出他奇特而又沮丧的内心。要

是基甸此时看着他，就会看透他烦闷的心情。但可惜，由于孩子生存所需的自我中心，由于使他们忠诚的友谊得以保持的那种神奇的淡然，也由于一种没有发育完全的谨慎，基甸转过身去，错过了。他看着远处，依然敏感和体面。艾伦知道一切都失去了。

“扎克说他讨厌你胡编瞎扯。”基甸开始了他的使命，既正经又急促地说出“胡编瞎扯”这个词语。

他可以换个说法，说“孩子气”，或更糟，说“幼稚”。艾伦既感激，又难堪，知道基甸自告奋勇来告诉他，使他免受扎克的粗暴的伤害。

“我让你去冒险了。”艾伦下嘴唇颤抖着小声说。

“冒险很有趣……”基甸身体扭动着;在随后的沉默中，艾伦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块洋葱，希望能显现隐秘的心迹;他听到基甸的心语:但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冒险了。艾伦烫手似的放下那块洋葱。

“那你为什么说不想再做胡迪尼表演了?”此刻最好能听到真话;他始终暗自觉得受到保护，因为有基甸把他锁起来，绑上绳子。

“好吧，但请解释一下。”艾伦无奈地说，“我想弄明白，因为也许我有些迟钝，所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为什么两年前偷偷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子会觉得很有趣，而现在却突然不愿意了呢? 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只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基甸又闪烁其词起来，显出自制而又戒备的心机。

有什么不同，谁不同了，哦，上帝，但愿今年有个间谍，

就会向他们表明，就会解决整个的困境……基甸在这儿，噘着嘴唇，有一个角斗士的忧伤表情，他面对一伙嗜血的暴徒，被迫杀死自己的兄弟，但暴徒在哪儿，谁是那些唆使他们的不可见的旁观者，皇帝在哪儿；艾伦抬起头来，最后一刻他看到基甸对自己的关爱之情，好像一只鸟在他的眼前飞过，仿佛要让他振奋起来。起来，艾伦，起来，它在为睡觉的孩子搭起的蚊帐后面小声地说。起来，我们就要去长途旅行，但艾伦蜷成一团，没情绪，没精力。要是你对我忠诚，就会尽可能等我；基甸更是向灯火通明的走廊退去，那儿出现了一辆重型卡车或坦克，车上，在耀眼的灯光下，他认出了他班上的同学，吵吵嚷嚷的男孩和女孩，他们背着包，带着绳子、竹竿和小刀。别走，别走，我还没有上车，他小声说，他的眼睛充满悔恨。你瞧，我要走开一会，我正进入我灾难的成蛹期，艾伦化为一只被茧包裹着的蛹。“你能否听我一句，艾瑞。”正是他的谨慎和机敏让艾伦做出决定，“为你自己考虑，就听我的，你必须，你必须自我克制——”

“去你的！”艾伦狠狠地叫起来，“你们都见鬼去。我一个人也行，一个人！”他站起来，跑开去，冲着基甸目瞪口呆的脸最后尖叫一声；他在黑暗中不顾一切地跑着，跑进漆黑一团的谷地，内心哭泣、喘息、喊叫，决不停歇，他要闯入陌生的房子，从锁着的盒子、箱子和汽车中脱身，他还是他自己，永远。

13

一个温暖的冬日清晨，是他成年礼的安息日，艾伦被叫起来读经书。一看到有着簇状符号的书卷展开，他身心宁静，欣喜地吟诵起来：**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1]；爸爸站在他身边，穿着他的祈祷披肩，看上去有些笨拙，他的红脸随着拉比的手指摆动；艾伦声音颤抖：**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2]瘦小的拉比始终警觉地看着他，脸上的每个毛孔都全神贯注。也许他记得艾伦不恰当地问过有关神的正义的问题；他不无疑心地看着容光焕发的儿子在父亲面前手舞足蹈，张开双臂，沐浴在来自女性观众的温馨之中；艾伦正在兴头上，突然感到了拉比投在他身上的尖锐的目光。

之后，一家人回到家里，发现有两个正统派犹太教信徒等在门口。他们从米歇雷姆来，推着一辆旧的婴儿车，里面有一大锅面条布丁，裹着毛巾保温。妈妈和尤希赶紧跑到厨房切布丁，对茶点做最后的加工；艾伦进了自己的房间，坐在窗台上，一只脚放在暖气片上，看着外面的街道，一再想到拉比睥睨的目光。当施米克和伊塔卡的大众车停下来时，艾伦跳下窗台，仰卧在床上。

成年礼的前两个星期，妈妈拿了他的一只鞋子去市场找波

---

① 《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

② 《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七节。

斯人皮匠，对他作了确切的说明，但那个白痴把鞋子做得太大了，艾伦不得不加上鞋垫。妈妈还给他买了一双新的厚袜子，当她把袜子套在他的拳头上量一下尺寸，她明白袜子也买大了，但仅此一次，她问，他会穿吗？艾伦看看套着拳头的袜子说，他听说一个人的心脏和他的拳头一样大小。妈妈看一眼他的拳头，抓起袜子，胡扯，别听什么信什么。当艾伦穿上鞋子，他突然觉得长高了。弯下腰来，他发现这是一双增高鞋。妈妈发现她上衣上有一小块污渍，想蘸点口水把污渍去掉。艾伦静静地待着。如此，他已经开始背叛他自己；他很鄙视自己保持沉默。

一家一家地，亲戚们来到客厅，身后还跟着他们的孩子。尤希时不时进来，朝他微笑，鼓励他，带来先前放在桌子上给他的礼物。他收到的礼物有《千年历史人物》和《有问必答》；《卡帕·基普尼斯希伯来语-英语词典》；有着盘子和杯子的军人餐具套装；六卷本的《温斯顿·丘吉尔选集》；伊塔卡和施米克的礼物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是他们早就答应的，那时他对此书很感兴趣。然而现在这本书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听到客厅里传来很响的嘈杂声，但他决定在自己的房间里再待一会。他振作起来。他觉得领结太紧，勒得有些难受，穿着妈妈特地为他织的厚毛衣也觉得热，他们还为他买了有垫肩的样子奇特的外套；他要是敢于在客人还没有走光之前脱掉任何一件衣服，妈妈准活剥了他。他躺在床上，无聊地翻着《吉尼斯世界纪录》，就像基甸家里那一本，对此，他已经非常熟悉，多亏了这本书，你可以说，他在英语课上独领风骚；此刻，他读到一个农民的故事，这个农民养的一只鹅重达五十八公斤，还

读到日本的盆景，读到罗伯特·瓦德洛，他是世界上长得最高的人，二十三岁死了，因为这类人寿命很短；他使劲打了个哈欠。门铃响了，艾伦听到妈妈和爸爸欣喜地欢迎茹拉和罗纽，这是他表弟暗利的父母；在他们之后，是埃弗雷姆和古姹，他们从特拉维夫来。他等了一会，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但确实是的。"埃弗雷姆!"妈妈说，声音兴奋而甜蜜，"我看乔拉的左脚跟你一样是平足。"

艾伦撩起外套和上衣及衬衫的袖子，看一眼莉莉奶奶送的手表，这是一块又大又重的迪克萨表，有两个活动的金属环。那个傻瓜鞋匠在表带上又打了三个洞，这样戴起来正好。莉莉奶奶甚至不知道妈妈用给她存的钱买了这么一件贵重的礼物。为了他的成年礼，妈妈给她的躺椅换了外套，用一条色彩鲜艳的布哈拉披肩把她系住，防止她掉下来，她对大家解释说。大多数客人第一次看到奶奶急剧恶化的状况，妈妈最终对茹拉和罗纽推心置腹，告诉他们她和爸爸曾经有过一种悲惨的生活①，这是难以置信的；她第一次对外人承认，会有一天，他们可能将奶奶送到一个人家或老人院，而不是哈达萨医院，他们无法在那家医院承担责任，而在贝克赫利姆医院，家里则能得到一些便利②；在那儿，他们可以给她很好的照料，白天，尤其是晚上，能看护她。艾伦在自己的房间里，撑着手肘坐起来听，但看来没有一个客人反对他们送走奶奶。甚至尤希，她在厨房里，妈妈知道她能听到——尤希不会漏掉一句话——甚至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gehinneh-geheinam，意为"地狱"。

② 原文为希伯来语 protectzia，意为通过关系得到一些好处或照顾。

她也不吭一声，听任莉莉奶奶被送走；站在躺椅周边的人没有谁问及是否向专家咨询过，她是否做过所有必要的检查，而艾伦也没有问过，他只知道医生做医学实习会把病人折腾个没完；然而，在奶奶——她坐在他们中间，耷拉着脑袋——身边的一片沉默中，他希望听到响起一个声音，一个孩子的天真的声音，问为什么他们不为她进行合适的治疗，也许有新的药物，她还不是很老，至多六十岁，她这个年龄的人还有救，但她身边的人仍然沉默；甚至他不用摸那块洋葱就能听到他们叹息，说该来的就会来，这是上帝的意愿，人只是短暂的生命，今天你活着，明天说死就死了。

门铃又响起来，进来的是洛沙勒和迦玛利。妈妈自从嫁给爸爸后，差不多有二十年没跟迦玛利说上话了；现在每个人又开心起来，他们彼此亲吻、问候和寒暄；奶奶的厄运注定了。艾伦在自己的房间里发出一声怪笑；就这么定了！事情了结了。**演出到此结束**[①]。他翻了个身，用膝盖抵着胃，使劲压着。随后他慢慢放松下来。手脚伸开。在奶奶给他的表上，还有两只小表：你揿一下左边的键，会出现一块蓝色的空间，手表显示海的深度——去它的海，他今年夏天不想再去特拉维夫，即使他们杀了他——他按一下右键，你能看到阿拉斯加、纽约、莫斯科和东京的时间。他戴这只表已经一星期了，调的是纽约时间，比当地时间晚七个小时，这七小时似乎没有止境。

他很快就要出去。他能听到他们三五成群，心情愉快。尤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finita la commedia。

希又拿进来一件礼物。迦玛利和洛沙勒给他买的费舍尔的三卷本《欧洲史》，他们从工会打折买的；妈妈那天晚上说，这礼物还算体面，她将每个人送的礼物列了清单；他们已经有了一份尤希成年礼的清单；通常，书会直接放进阁楼储物间，免得在客厅里落灰。尤希蹲在他身边，温柔地摸着他汗津津的头发，小心地不去打扰他的思绪。但明年，她就要去军队了，他会孤身一人。她又长出许多粉刺，妈妈为此笑话她，尤希为什么不说成年礼正好是她大姨妈来的日子，现在她在为家里人拍的照片中将永远是这个样子了，她应该知道，大姨妈会准时来，要提前做些准备。尤希吹他额头上的一缕头发，想引他笑。她给他的礼物是最好的，一把雅马哈吉他；三年了，原先那把破吉他有了裂缝，琴弦断了，但他的父母拒绝给他修，她拿出积蓄，给他买了一把崭新的专业级吉他。真难以置信：他一直想参加比赛，以便得到一把雅马哈吉他，没想到就在他的成年礼上得到了！尤希跟随他的目光落到黑色的盒盖上。“你不给我弹一曲吗？”“稍后，等他们都走了。”他们咯咯笑起来。他看着她的眼睛。她的脸有了变化。她曾经是个漂亮的女孩。很有幽默感。这些日子，你很少听到她叽叽喳喳说话。她吃饭，睡觉，越来越胖：她有爸爸的胃口，像妈妈一样便秘。

“打起精神来，到外面去，小艾伦。”“我应付不了那些人。”“嘿，要不来个按摩？”“按摩？什么按摩，现在？”“快速按摩。让你放松。”“不要。”他想到有人碰他的身体便不禁往后退缩。“艾伦。”“怎么？”“你迟早得出去。”“再等一分钟，别走。”“外面的人都爱你。”“是哦。”他们又沉默起来。“尤希？”“在呢，亲爱的。”“那次你什么意思，说知道怎样在这儿活

着?”“这不重要。”“很重要。”“现在不重要。他们在等你。”“尤希。”

她盯着他的充满恳求的眼睛，又揉揉他的头发。“我没有特别的意思。只是——我怎么解释呢”——她的手指抚弄着他的鬈发，注意到他的一头金发比以前颜色要更深些——“比如说你在沙漠里，是吧?”“是的。”“没有任何树荫，阳光直射到你身上。”她默默地想象那手指状的光线，窥探她生活的每个层面，打开书信，翻阅她的私人日记，躲在门后偷听她与女友泽哈玹的密谈，那是她唯一的女友，现在已移居美国。尤希没有去结交新朋友。因为天热得让人受不了。“在沙漠，小兄弟。”她哼了一声，将他的头发绕在她的手指上，也许他太小，难以用这种方式对他说话，虽然也许你仍然能够救他，给他一个线索，你欠他那么多，你视他为一个诱饵。“哎哟，尤希!”“抱歉。”她将绕上去的头发放松。这是在说谎。这不是真的。我始终爱他，我从不嫉妒他。好吧，你不嫉妒，但你确实把他当作你的一个诱饵。胡说，无论哪方面，他总是比我出色。当他们说他聪明时，你称他是个天才。确实如此，我从不嫉妒他。尤希的嘴唇嚅动着:这方面我已经成熟;当美术老师告诉妈妈他画得很好时，我说他会是又一个毕加索。一个诱饵，来转移注意。不是真的。我始终为他感到骄傲;当他弹吉他时，我说他有一种光彩……他眼里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就当着妈妈的面我这么说……承认吧，承认吧，你对他感到内疚。她看看穿着可笑衣服躺在床上的他，像是让妈妈难堪的木乃伊。“因为长在沙漠里的植物，”她温和地说，“害怕阳光，伸出小小的带褶皱的叶子，避免一下就被灼伤。在沙漠上生存很难。”她沉默起

来。她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并不理解。也许他真的还小。

“尤希。”

“在呢，小艾伦。”

“看着我的眼睛。”

“为什么?”

“现在看起来是否有点不同？有变化了吧？跟我说实话。”

她甚至没问他在说什么。她紧盯着他的眼睛，没说什么。

“我想在我的眼睛中过去有一种少不更事的目光。一种天真无邪的目光。”

“人会成熟起来。”

“不，不是这样。”

她站起来，这样，他就看不见她勉强的笑容。“我觉得我应该为你把这些话写下来。”她在抽屉里找笔记本，她常在上面记下他的一些有趣的话。

“写吧，我是什么，一个婴儿吗?”

“这正是我们要记住的。有一天，你会为此而兴奋。”

他靠着她的肩膀，读最后一段文字:“希伯来历五月二十一日。小艾伦十岁又一个月。他编了一个故事，说为什么小鹿斑比是棕色的。从前，小鹿斑比和孔雀一样色彩斑斓。斑比和它的父母及鹿群一起外出，但它们来到一片沼泽地，别的鹿想放弃，并哭起来，因为它们过不去，所以斑比就在前面走，大声说，它可以教它们怎样跳过去而不会淹死，它父母恳求它别这么做，因为上帝会惩罚它……”

“停下，够了!”艾伦当她的面把笔记本合起来。他脸色苍白，语气恳切。“我不要你再写我什么了。那是给小孩子写

的。结束了。"但他内心感到震惊。整整三年过去而没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话？难道他这种样子已有三年了？

尤希将笔记本放回抽屉。她面无表情地站在他跟前。客厅里声音越来越大，有人在叫，让我们看看成年礼新郎。

"我先出去，就说你马上出来，好吗?"

再过一会，他就要出去。他看一眼手表。纽约时间我们还在睡觉。现在是早晨五点钟，所以，这仍有可能，至少在理论上，打电话给价格昂贵的戈维茨摄影社，到最后时刻临时雇他们。为什么不呢？外面有喊声和笑声。大多数客人远道而来，来自内坦亚、霍伦、特拉维夫；其中有些客人自从恰美克和哈西亚的儿子吉迪的成年礼以来，已有两年没见到艾伦了，那时艾伦十一岁。过去的两年他都做了些什么？浪费时间，如此而已。他望着客厅地毯上的方块图案，为准备晚会，他们把地毯移进他的卧室。他们称这种地毯为"维希提格"[1]，因为那个卖地毯给他们的人喋喋不休地谈论他自己。两年。神哦。要是你把学校的孩子们在那个时间里增加的所有高度和体重加起来，足以够得上一条大鲸鱼了。他咯咯地笑起来。或者想象一下，他们根本没成长，相反，在第二排和第三排之间，有条滑溜溜的大鲸鱼每分钟都在膨胀。他又躲到床上，练习相扑技术。室外，瑞弗希家的多夫声音刺耳地问，成年礼新郎怎么了，他们为什么把他藏起来啊？妈妈在厨房里大声说，他得先吃一点牛舌，她知道他很喜欢她做的牛舌。只是想一想就嘴里流口水啦，他打趣说；艾伦想起莱亚尔勒，他的女儿，没有人见过

---

① 原文为德语 vichtig，意为"重要"。

她，她得一辈子待在一个机构里；你甚至不允许问她怎么样了。

突然有人敲门。施米克姨夫的秃头伸进来，还有那些可怕的褐色斑点。艾伦赶快把手伸进口袋，摸那块洋葱，一块新鲜的洋葱，他特地为今天准备的。施米克看见他了。他站起来。他在想什么。艾伦挤那块洋葱，看着下面。施米克没有说话。根据洋葱，他暗中在想着什么，我上次见到你已经两年了，艾伦契克，在我的想象中，你长高了，顶到天花板了。是的，是的，艾伦回答；他知道他们在等他，他得先在这儿做完一个事情，随后再出去和大家一起庆祝。“我要拿点什么给你在这儿吃吗？你妈妈，上帝保佑她，准备了如此丰盛的宴席——真是美餐[①]!”施米克用手指碰碰他的厚嘴唇。艾伦说这实在没必要，但此时，茹拉在他后面推门进来，个子小，动作快，像一只老鼠。“我不会放弃!”她一脸坏笑地对施米克说，“我们从海法一路开到这儿!”施米克在她进来前设法把门关上，艾伦可以听到他们两个在外面小声说话。通过洋葱，茹拉对施米克说，她假装随意进来，想看看他们说他的话是否是真的。施米克回答道：比我想得更糟。洋葱的汁水滴在手指上。现在茹拉说她只进去一会儿，看看他脑子是否也有些迟钝，施米克故意大声回答，“这不会有什么好处，茹金卡，我正设法说服他。”但茹拉打定了主意。“你让我来吧。”她闯入艾伦的房间，一脸坏笑。你别指望茹拉会错过机会来气我，那天晚上妈妈对爸爸说，那时他们正在写礼物清单，有可能的话，她都想钻进我肚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mechayech。

子里来呢。

茹拉欢快地、无动于衷地说着话，艾伦觉得有必要用他知道的最冠冕堂皇的话来回答。看到她眼睛盯着他细小、光滑的腿，他不得不说“我很遗憾地说”，他的“遗憾地说”像一条尾巴在他们之间蠕动，那是蜥蜴自行断开以分散捕食者注意力的。甚至当她对他的智力感到惊奇，确信至少他的脑子没有毛病时，艾伦就知道她在想什么。只有她的口红在对他微笑。她用鼻子闻了闻，便去打开了窗户。这儿有点闷，小艾伦，你不觉得热吗，她还说有一股洋葱味，又朝他笑笑。来吧，小艾伦，大家都在等你，他们会觉得你生气了什么的，我的暗利也来了，你们有两年没见了，你俩是很好的朋友，我们还留着你在普珥节①聚会上的照片。艾伦偷偷看了一下表。也许纽约的一个医生正好发现了一种治疗方法，也许有一架飞机正在飞来，带来了治病的药物。

茹拉用手拉他出去，咋咋呼呼地。噢，当然，通过洋葱，妈妈的声音很刺耳，以便让大家分享我的幸福。当他站在门厅，他可以听见施米克正在安排孩子们拍全家福，还问到成年礼新郎的情况。艾伦对茹拉说声抱歉，就到洗手间去小便。一如往常。施米克让孩子站直了，别乱动，别闭眼。艾伦试图想象他们在一起时看起来怎样，又高又壮，像一排常青树，或者像足球队员组成的一道人墙，来挡住任意球，他们的手护住下身。他扔了一张纸在水里，这样就不必拉链子冲马桶了。有人

---

① 普珥节(Purim)，犹太人的一个宗教节日，源于《圣经》，纪念犹太女子以斯帖以自己的机智拯救族人的故事。

不耐烦地敲门。他走出去，将洗手间让给妈妈，妈妈和莉莉奶奶急匆匆地走进去。“别问她对我做了什么。”妈妈怒气冲冲，她脸色难看，眼神不宁。“真丢脸，当着众人的面！喏，目的达到了，妈咪！”她把身后的门关上了。

艾伦做了一下深呼吸，来到客厅，在众人当中，他撞上了乔拉，顿时觉得自己在缩小，胃里有块地方在燃烧、发红。他尽可能站直了，意识到所有的人都在看他，也意识到他们都知道他的情况，接着，他又颓然起来。但他别无选择，因为他就在那里。他将手放在屁股上，让它们落下来；他伸出一只脚，接着又缩回来；他两臂抱在胸前；自他上次见到乔拉只有四个月，然而他几乎认不出来了。他神情沮丧地站在他面前，想和他的嘴[①]进行一次交谈。这也是一张完美的嘴，像气泵一样上下移动，给予乔拉确切的声音。他尽可能不去注意阿姨和姨夫们，他们身边的孩子们都看着他，屋子里突然安静起来。最后，他恍然大悟妈妈为什么如此急匆匆地将她自己和奶奶关在洗手间里。乔拉问他夏天是否还会再来，艾伦惊奇地看着他，记得他如何折磨他，便回答说，这个夏天，他抱歉说，他会很忙，准备升八年级，但他说的时候，便意识到要是他这个夏天去特拉维夫，乔拉不会再对他粗暴，他去年夏天的残暴是过渡时期的突发行为，他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期了。

艾伦假装没注意到他身边发生的事情，继续同乔拉说话，将过紧的领结往下拉拉。他装作沾沾自喜地问及乔拉伙伴中的这个或那个男孩，随意提到沉没的木筏，估计乔拉是否感到惭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gergeleh。

愧或难堪，因为他有一种模糊的印象——不，那是一个谎言，漂亮话——他无数次想过，试图重温那个时刻；有时，他完全把它当作一个教训，这并非不可能，他的困难就在那时开始了，那时他的大脑完全缺氧；是的，他多少次想起那个场景，灰绿色的水中乔拉脸上有着凶狠的表情，他怎样无情地从艾伦身上爬过去救他自己，将艾伦当作一个敌人；也许对乔拉来说，那也是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他开始变成今天的样子，仿佛他们俩都经受了一种秘密的考验，而只有乔拉通过了考验，虽然他几乎不记得，或者至少假装不记得，如果随意地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酷热中走过特拉维夫的大街，艾伦会很惊讶他对感情的巧妙掩饰。乔拉耸耸肩说，是啊，那真是些好日子。为了结束这场冗长的谈话，艾伦摇摇手，这一动作让乔拉感到意外，这似乎表明，他已经达到成熟期的某个最后领域，虽然外表并非如此。

乔拉在晚会中途得和父亲赶回特拉维夫，准时参加童子军活动。古姹姨妈踮起脚尖吻他的面颊。他刚出门，她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大家，他有女朋友了，他现在外出前总要在镜子前站上半小时。茹拉姨妈问："你怎么知道?"接着，她就用大家都能听见的低声告诉他们有关暗利和他的金发女孩的事情。艾伦看到，所有这些发胖、面颊粉白的女人就像少女一样围住她嘻嘻地傻笑起来，暗中希望自己就是暗利的金发女孩；伴随他内心的嘘声，艾伦知道这一状况与那些照片有某种联系，这些照片仍然会偶尔在家里不同的隐藏地被发现(如果他不怕麻烦去寻找的话)，眼下这一状况也与拥抱、媚笑，与妈妈和爸爸走在路

上，妈妈用肘碰碰爸爸时的情况有某种联系，看见了吗[①]？你看见她了吗？艾伦猛地朝窗户转过身去，命令自己准备沉入内心，开始“艾伦化”；以往，这就像进入一个五颜六色的市场，思想和观念在他面前跳跃、旋转，但此刻它具有的快乐却是宁静，在那种空寂之中你可以歇息、放松。他前额压在窗玻璃上，看着下面的谷地，看着山楂树和小垃圾场。如果他挪动，他还可以看见他和基甸藏玄武石的洞穴；他没对基甸解释，为什么那是必需的，只是坚持这么做，因为对他们所有的誓约来说，除了他们吞下的纸条，喝下的酒，他们刻在树上的词语和他们割伤手臂混合起来的血，艾伦还需要某种东西，某种不确定的东西，让他们深厚的友谊闪烁着奇妙的光彩。它还在那儿吗，他想知道。他在回忆中逗留了一会，但觉得自己有违意愿地快速浮向表面，因为显然，他真是一个大傻瓜，正是爸爸藏起了那些照片，不仅不让他知道，而且——他怎么就没想到——也瞒着妈妈，确实如此，这就能解释事情的秘密和神秘，星期五晚上，当他们的朋友来玩拉米纸牌，妈妈和爸爸使用不同的纸牌，艾伦所以知道，因为星期五晚上，他总是待在家里。他和尤希。像两个不可分离的老古板，妈妈大发脾气，说他们是慕尼希与扎尔曼[②]，他们的朋友来的时候，她就让尤希和他待在房间里。也许她甚至用钱贿赂尤希，肯定是这样，这些诡计环环相扣；几个月前，当他和尤希躺在床上假装看书时，有什么事发生了，朋友正在客厅打拉米牌赌小钱，聊着他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husti gezein。

② 慕尼希与扎尔曼(Munish mit Zalman)，是当时为人们熟知的两个喜剧性人物。

们的孩子，妈妈开始吹嘘艾伦和尤希在学校多么受欢迎，以及所有他们在聚会中的趣事:我跟你们说，自从我们装了电话，尤希的男朋友就电话不断。他和尤希僵硬地躺在床上，茫然地看着书，尤希突然跳起来。站直了，艾伦，让我看看你，她说，她用一个专家的眼光仔细打量他，把他睡衣的最上面的扣子扣好，把头发梳成分头。接着，她穿上戈尔达套装，这显出了她的大屁股，还戴上多年不戴的那副眼镜，好像这还不够，她从柜子里找出她的牙齿矫正器上的牙套塞进嘴里;她从房间里走出来，艾伦跟在后面，径直向客厅里的妈妈走去;那时——他是多么愚蠢——他看见他们打的是一种普通的纸牌，背面没有照片。他盯着窗玻璃:是的，他也不让妈妈知道这些照片！他还藏了别的什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他能听到身后的茹拉低声对女人们说着什么，她们的回答则是一阵大笑。真可怕[①]，古姹说，好像昨天他们还是小家伙，可以用女厕所，今天他们就是大男人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难以想象！茹拉叫道，在他们的年龄，我们天真无邪，什么都不懂。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伊塔卡小声地跟了一句，直到我的新婚之夜，当小欣达，神保佑她，来解释整个的过程，差点把我吓死，我仍然认为孩子来自——她把声音压得更低;艾伦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听那些闲言碎语，所以，他听到的只是她们的哄笑声;瑞弗希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打翻那只有着小鹿互相追逐图案的蓝碗，三角形三明治中的蛋黄酱滴到了她的衣服上;艾伦做好准备去捡碗的碎片，但妈妈甚至看也没看就抓住

---

① 原文为德语 schrechlich。

了碗，她只是伸出手，一把抓住。去用水和一点儿肥皂把污渍洗掉，瑞弗希；她最后停止笑并说道，你什么都好，你有男孩，但想一想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哎，别问了。你做得很好，亲爱的小欣达，西坡拉情不自禁地说，她是一个远房表亲，有三个儿子。你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最好不过啦，《圣经》就这么说。你的三个男孩，妈妈回应道，会给你带来现成的女儿。你也会有这样的福气，小欣达，西坡拉说。噢，噢，妈妈说，她压低声音，相信我的尤希不会浪费时间。她使劲朝她眨了眨眼，脸差不多拉下了一半。幸好这时尤希在厨房。

派对什么时候结束？他因局促不安、虚假的笑和小声对洋葱说话而精疲力竭；也因他不得不做的这种新的努力而身心疲惫，因为他第一次用自己的脑子想明白了，各种谈话是怎样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一个笑容的嘴角眉梢有多少看不见的线索。尤希从厨房出来，又端着一盘鸡，有多少母鸡为他的成年礼牺牲了性命；妈妈想要从她手里接过来，但尤希抓得紧紧的；她们俩举着盘子往前走了几步，微笑地看着客人，因为还没想好往哪儿走，便笔直朝他走来，他是成年礼新郎。来点鸡胗①，妈妈说，味道不错。不，不，尤希娇声说，来个鸡翅。但今天我做的鸡胗像奶油，妈妈一脸灿烂地劝诱他。嗯，但鸡翅真的很香。尤希对他行了个屈膝礼，几乎将鸡翅塞进他嘴里，他惊慌地躲开。鸡胗入口即化，妈妈催促道，并用肩膀把尤希挡开。尝尝鸡翅，尤希不甘心地小声说；香味雾一般地飘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pupiklash。

散开来，凝结成一滴滴汁水。我吃多了，不想再吃了！他抗议道，为什么他们要强迫他，还当着大家的面。他背对着墙，感到困惑，脸涨得通红，他迫使自己再次陷入沉思：思考很有趣，会让人放松，充满爱，我们说到哪儿啦，呵，是的，他总认为这是一个家庭假象，但今天他的眼睛似乎除去了一层薄膜，他可以看见某种新东西，一种微妙的美，甚至恻隐之心，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秘密，每个人都成了别人手中的人质，听凭他们处置。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像你的同龄人那样去思考。这一切都可归结为你自己的问题。这正是另一个症状。你以为你取胜了，但你总是输。你得多加小心，谨慎，实话实说，别伤害或羞辱什么人：比如，妈妈刚才告诉那些女人，她们很幸运会有现成的女儿，但她只是当瑞弗希，可怜的莱亚尔勒的妈妈去厨房时才这么说的。那是一种细微的怜悯，但空气中充满了小飞镖、等待毒性发作的词语、有着玄机的赞美、秘密共享的亲密，以及小心回避的话题。这些他觉察到了，他睁开眼睛怀着善良的好奇注视着。今天他似乎也会逢凶化吉。

他的三个表亲从阳台上走进来，看着他，停止了他们的谈话。走上去，和他们一起说话；不，他们太小了，他们还不知道他的行为规则。往前走，加入他们的谈话，或者讨论一个问题：手刹和脚刹，哪个更好？一只图图球能飞多远？但施米克要给他们拍照片，他们站在一起的情景定格。他转身朝窗户走去，假装欣赏外面的风景。肩膀挺起来。尽可能玩得高兴。要始终警觉，始终灵巧，和成人们，和孩子们，和成人及孩子在一起，如同他现在所需要的是让其中一个男孩听见他同一个成

人说话，他很清楚他的话听起来像什么。另一方面，当他有必要同他们中的一个说话，同其中一个孩子说话，他小心翼翼地使用老式语言，虽然这让他感觉有点假，就像一个旅行者想要同当地人友好相处一样，或者像一个身处敌国的间谍，竭力保全自己的性命。他站在窗户旁，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谁知道，他的笑仿佛在说，你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他转身走开，神经质地按按胸口和腰部。谁知道这样的一个身体有着怎样的生命力啊。

小个子的罗纽姨夫，茹拉的丈夫，在唱机上发现了一张利奥·波德的唱片，便放起来，并随着音乐节奏跳起来，还在额头上放了一瓶酒保持平衡。女人们围过来，鼓掌欢呼。瑞弗希家的多夫站在一群男人中间，挥舞一根粗大的鼓槌，讲着粗俗的笑话。瑞弗希警告他小声点，小水罐有大耳朵，她困窘地看了看艾伦。艾伦用眼角打量这些男人。他们看上去都很沉重、疲倦，像忍辱负重的牲口。他们的面貌似乎被雕刻成悲伤的纪念碑，他们身上散发着失败和单调的沉闷气息。他们曾经有过他的年龄。也许他们甚至看起来就跟他一样。虽然，他永远不想看起来和他们一样。妈妈苦笑着叫爸爸帮她把妈咪弄到尤希的床上，给她盖上苏格兰格子花呢大披肩——她很累，她想不到自己会这么累——但爸爸正全神贯注地听多夫的笑话，说一只野兔回到树林，告诉别的动物，它给狮子演示如何恰当地做这件事。一种包含着色情期待的笑容浮现在爸爸的脸上，他的下嘴唇中间有些裂口，嚅动着，和多夫的嘴唇一样。艾伦放下晚会开始就端着的一杯果汁，去帮妈妈把奶奶扶到他和尤希的房间。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他们将毯子塞好时，妈妈说，明

天要是这样帮她，她就把奶奶扔到外面去，对她来说，奶奶就是个麻烦，他应该看看她刚才在洗手间做了什么，她毁掉了一切。

艾伦在房间里待了一会照看奶奶。他同情地抚摸着她光滑的脸，几乎没有皱纹，因为傻瓜不会变老，有一会，她蒙眬地睁开眼睛，想要认出他是谁，告诉他什么事情，也许她不记得怎么说话了。也许她内心正在翻腾，喊叫着寻找出口。那正是她前来给他那个宝贝时的一副模样。一根金色丝线。糟糕的是他没有珍藏好。要不然他现在可以给她看，给她一点快乐。出于一阵冲动，他笨拙地碰碰她的嘴唇，提示话就是从这儿说出来的，她温和、柔软得出奇的嘴唇向他的手指嘟起来。有一会，她像个婴儿般地用力吮起来，他惊慌地把手缩了回来。

她的嘴唇茫然地摸索着他的手指，他的手指湿润，那是令人尴尬，却又是生命的水分，但他及时地把手藏了起来。妈妈走到门口，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但并不明白。“你让奶奶一个人待着，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她气恼地小声说，“你让我们来照料她。去做一个孩子该做的事情，听见了吗?!”他又被打发到客厅，一个人站着，既困惑又不安。有人猛拍他的肩膀，让他吓了一跳，还来不及做出反应来掩饰他的瘦骨嶙峋。“你怎么啦，小不点[①]?”罗纽姨夫招呼道，他小而圆，像个纽扣。“他怎么啦，小欣达?”他大声问，每个人都听见了，“你没有给你的成年礼男孩吃饱吗?”几个月后，罗纽姨夫的这些话导致了艾伦从岩石上跳下这一结局，犹如压抑不住的哭声从内心深处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nebbich。

爆发，奔涌而出的与其说是眼泪，不如说是灵魂的原油。他跳起，跌落，皮肤被荆棘刮伤，石头弄得他浑身青肿，他热泪盈眶，但他不能这么做，所以，他尽可能想起过去两年来发生在他身上的每件事情，他的问题的方方面面；最后一刻，他仍然屈起胳膊，直到精疲力竭了；他所能记得的只是：他得起来，跌下，起来，跌下，压在手臂上，虽然他有时只是想象他在跳起，这时，他突然想起他成人礼的时候，聪明的小姨瑞弗希抓住罗纽的手臂，小声说，你要这孩子做什么，今天别去烦他；罗纽挣脱她的手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以色列享受阳光、维生素和橘子水吗?”瑞弗希再次抓住他的手，悄悄而又紧张地说，别管他，罗纽。别多事[1]，你怎么想，这儿有人故意这么做？罗纽屈起手臂说，“这个年龄，他应该开始嘿咻嘿咻[2]啦！他四下看看，微微一笑；瑞弗希凑过脸去，嘴里啧啧有声，这是只有家里的女人才会做的；人无完人[3]，罗纽。在我看来，我们家里的衣帽架也挂得相当低，但他再次摆脱她，回到艾伦那儿，艾伦此刻则呆若木鸡，这么说吧，生活在纽约，他是在妇女杂志上读到这一悲惨的情况的；艾伦，那个晚上在科米的地窖里和尸体待了一晚，通过回想他华丽的成人礼而幸存下来。罗纽站着，声嘶力竭地喊叫，“向暗利学习！看看他！要健身！健身!”受折磨的可怜的艾伦凝视着他的眼睛，见到胖子姨夫借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Luz im nuch。

② 原文为 packa packa，暗指性交的粗话。

③ 原文为 People in glass houses，来自成语“住在玻璃屋里的人不可丢石头”(people 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throw stones)。

手他儿子对自然施加的报复，有一会，他几乎对这个愚蠢的人感到同情，这个人打破了家庭礼仪的界限，喊出了堵在每个人喉咙里的痛苦；随后有了幸福的时刻，两个月后，当悲伤和孤独压倒了他怨艾的大脑，艾伦跳起来，从岩石上坠落，混杂着震惊和解脱的心情，听到他手臂的骨头的断裂声。

14

又一年过去了。平安无事。像蛋白均匀地搅成面糊状，他的日子亦如此搅成了时光。这是一个奇异的冬天：天气冰冷，寒风刺骨，但没下过一滴雨。人们已经在谈论干旱。一个严寒的冬天，电台这么说，艾伦颤抖起来。

一天晚上，他坐在厨房的凳子上为安息日午餐削土豆。阳台的窗户在风中砰砰作响。这些日子，五点天就黑了，人们待在家里。令人安逸的煤油味弥漫在屋子的每个角落，要是你足够安静，就可以听到老牌弗里德曼取暖器的嗡嗡声。虽然，你主要听到的是沙发上爸爸的呻吟。妈妈和尤希在他背上忙碌着，妈妈负责上半身，尤希负责下半身，所以她们在身子中间会合。没有了奶奶，事情做起来快多了。她总是要来帮忙，朝身体上到处戳，像个女孩似的咯咯笑，在胳膊下面挠可怜的爸爸的痒痒；有时，艾伦回想起——这时他削得更快，全神贯注，因为他近来开始听到唧唧的声音——当奶奶心情特别好时，她会挤在妈妈和尤希之间，趴在爸爸身上，面颊贴在他背上，对着他的肋骨唱一首波兰歌，暗中看一眼妈妈；爸爸会怕痒或忍住笑而开始扭动，也许这就是妈妈不允许爸爸唱的那种

歌，那是莉莉奶奶过去在夜总会学来的；唧唧的声音很刺耳，这是一个信号，他知道，他想弄清楚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比如——当他使用一件厨房用具，将什么东西握在手里，碰到一件工具或其他物品，甚至是碰一个人时，马上就会听到嗞嗞嗞的声音，像是放电，像是一种警告或嘲弄般的嘘声；接着，他的手指会慢慢伸开，发麻，那就是为什么他昨天晚餐时打碎了杯子，它从手中掉了下去；他听到了唧唧声，抓紧了杯子，但声音还在响，他的手指开始颤抖，手越来越无力；妈妈看到了事情的经过，她站在那儿，看着他发抖的手指慢慢松开，天哪，也许她还听到了那声音；此时，手里拿着刀子，听着爸爸的呻吟，梅克·勃兰特里希腋下也有，今天，艾伦在大白天看到了第三次证明，在体操课，这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证明；唧唧声响个不停，像是在他左耳旁有翅膀的拍动声，耳朵里也有声音；汉南·施维克明显然有喉结[①]了，这真是神奇，他发育得多快，只是昨天，艾伦第一次注意到，这已是正式的了，这简直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但照章办理，按他们的说法，相隔一天，再有两次见证他才能确认。已经够了！他让削土豆的刀子掉下去。上帝保佑。冷静一点。厨房里很冷。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有中央供暖，每个房间都有散热片，但过去的三年，邻居们都用煤油取暖器，以报复品库斯太太，她离了婚，住在波特内洛夫妇家楼上，拒绝向居委会交纳费用。我们说到哪儿啦？他很快扳扳手指。他班上十七个男孩至少有一项，长腋毛的名单最长。虽然有趣的是，有些男孩，如亚撒·克洛德尼或哈伊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gergeleh。

姆·萨波塔斯，腋下有很多腋毛，几乎是一片树林，但他们腿上几乎没有任何汗毛，这些情况表明，存在各种各样的策略，所以，也许有某种随意性，一如在乱哄哄的办公室——如陆军预备队办公室——事情有时会搞砸。但要是有人开始收拾整理，那会发生什么，那就会一切了结。哦，当然，当然。他停下来。听着。没什么。太好了。他小心地捡起那把红刀，这样，刀子不会注意，他也不会注意。但别骗人了。它又来了，那唧唧声。对这个问题的神出鬼没无计可施。有时，这声音似乎在向他打招呼。但它说什么则难以听懂。责骂他还是威胁他。他小心地看一眼客厅，爸爸躺在那儿，在这双或那双女性的手下正乐滋滋地扭动着，从他呻吟的音调里可以听出按摩快结束了，又来了，嗡嗡嗡嗡，艾伦哼哼地抗议这个声音，他的特别的哼哼声很尖锐，体内的呼吸管道也颤抖起来，这时，唧唧声消失了。嗡嗡嗡嗡——他咕哝这嗡嗡声，感觉牙齿在振动；赶紧，填补这段沉默，每当爸爸和莉莉奶奶凑在一起说波兰话，妈妈总是很生气，因为她听不懂；她嫁给他之前，让他保证只讲希伯来语。但有些事情我只能讲波兰语，爸爸曾经抗议过，那是尤希成年礼之后，他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这是我们的语言！但你保证过！她朝他摇摇手指，因为奶奶在成年礼上唱起她的一支歌来，爸爸跟着唱，突然，你可以说，他们有着共鸣，他们的眼睛闪烁着同样的光彩，当歌唱完，他们坐在一边说着波兰话，还大声打断对方，妈妈朝他们跺脚至少有一百次。艾伦从没有听过爸爸这样跟莉莉奶奶说话，或没有人这么说话，如此活泼，如此欢快，客人走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墙都在震动；嗞嗞嗞嗞，此刻它像蛇一样发出嗞嗞声，艾

伦动作慢下来，他差点割破了手指。

就在此时，爸爸起身从波尔多沙发下来，发出一声叹息，穿上短裤和居家衬衫，这衬衫洗涤时不小心被沾上了蓝色，这时有人在敲门。声音很低，起先他们根本没有听出是敲门声，以为也许是储藏室窗户的声响，或许是苏菲·阿蒂亚斯砰的一声关门，塞法迪[①]常这么关门，但敲门声又响了一次，接着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全家人奔到门口，站在门口的是他们的楼上邻居埃德娜·布卢姆，缩在宽大的外套里，嘴唇颤抖着想要微笑。一看到她，艾伦的心脏几乎冻结起来：呃——喔，她发现了，我留下了痕迹，她来这儿告诉他们。削土豆的刀子还在他手里。埃德娜·布卢姆在门口犹犹豫豫。爸爸穿着他的斑斑点点的花衬衫，站在那儿，突然往后退缩，为他的样子感到抱歉，急忙去换衣服。请进，布卢姆小姐，你为什么站在门口，你是一位稀客，当然你没有打扰，喝一杯咖啡？

埃德娜摇摇晃晃地进来，对尤希，对放在餐柜上的妈妈的父亲的椭圆形照片，对新的灯架，对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屈身行礼。艾伦走在她身后。他怎么解释。他从哪儿开始说起。也许他应该趁他们不备时逃走。也许他应该晕倒。要是他晕倒他们拿他怎么办。也许他可以用刀捅她，然后自杀，但就在此时，唧唧声响起，嘲笑他。艾伦甚至不知道怎样拧一个螺丝，更不用说怎样拿住一只杯子，要是他想要了断他的身体，他最后得到的只是另一桩蠢事。埃德娜以惊奇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客

---

① 塞法迪(Sephardim)，指原先生活在西班牙或葡萄牙，公元1492年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后代。

厅，新换了椅面的扶手椅和躺椅，还有那新的大灯罩；奶奶走后这些都重新装饰过，她从没有到他们的房子里来过，因为她不参加居委会的会议；妈妈注意到了并挥动手臂带她四处看看——其实没必要大幅度地挥动手臂——抱歉说家里很乱，虽然每样东西都一如往常干净亮丽，这是星期四晚上，地板一尘不染；她为油漆一新的家具和新的餐柜感到骄傲，这是一个很现代的酒柜，你打开柜门，灯光就会从红色长毛绒帘子后亮起，玻璃映出摆着的酒瓶。你为什么不脱掉外套，布卢姆小姐。不，不。埃德娜身子发抖，把外套裹得更紧，瞪大眼睛看着这个现代酒柜，虽然她也许会感到惊讶，家里有这样一个大餐柜，却看不到什么书。

爸爸穿着他的蓝白色格子衬衫回到客厅，他的头发用水抹光滑了。妈妈脸不变色；埃德娜·布卢姆在波尔多沙发一边优雅地坐下，扣着红润的手指，摇摇头傻笑着，仿佛正在进行一场令人深为不安的内心对话，她红红的脸颊就是一个证明。爸爸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有力的双手紧握着扶手。你瞧，布卢姆小姐，他笨拙地开口，徒劳地想要藏起他肥胖的双腿，甚至在冬天，我在家里都穿短裤；他朝她傻傻地微笑。我觉得很热，我就像一只火炉，夏天和冬天都很热。埃德娜瞪大眼睛，不知所措地沉默着。妈妈清清嗓子等待。他们还是沉默着。艾伦咳嗽。他咳得这么厉害，妈妈恼怒地瞪了他一眼，什么事情在那个男孩身上都会是一个玩笑[1]，但他不得不咳，真的，他很用力地咳，也许他病了。也许他会死。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chendelach。

埃德娜·布卢姆俯下身来，突然碰到了茶几上水果盘子里的柠檬，接着猛地缩回手，仿佛犯了难以名状的过错。家人在位子上扭了扭身子；艾伦又不安地咳了一声，这是风暴即将来临的预兆；天哪，稍微用点劲，他甚至可能吐血，你不能与血争辩。但他知道这无济于事。这是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最后时刻。什么解释都不能使他们相信他在她房间里所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他们可能早有准备，会有人来告知有关他的可怕消息。突然，她大声而又紧张地说起来，她一阵颤抖又缩成一团。艾伦不再咳嗽，呆呆地看着她。

“但我不会……我不是一个工人，不知道怎样做……不会……”爸爸感到意外，他笑起来，“你需要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我，我只是一个干杂活的人。”他感到尴尬，不再说话。“我真的相信，克莱因菲尔德先生，实际上我几乎肯定，你会做也应当能做好。”她眨眨眼，咯咯地笑，伸伸脖子，像一只鸟抖落水滴，“我听说你帮阿蒂亚斯家修了电器，帮波特内洛太太修了厨房管道。我肯定你能成功，克莱因菲尔德先生。”“但那些只是小事情。”爸爸喃喃说道，从眼角小心地衡量妈妈的态度，她难道没看出他一再拒绝别人的请求吗？但她仍不动声色；虽然她心旌摇动，研究着埃德娜·布卢姆苍白的脸色、红肿的眼皮和她的牙齿；四十，她断定，一天都不会少，那细腰，摩西可以轻易地两手合拢，她未经试验的子宫及未被吮吸的乳房……“这是真的，摩西是一个好工人。”她权衡利弊，“只是他不是你要的那种专家，再说，冬天他的背也有些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布卢姆小姐，也许你应该找别人？每个人都可以来试试，不是吗？”

艾伦看到埃德娜的眼睛瞪大了。“不是这样，克莱因菲尔德太太。”她摇摇头，“我不知道是否任何人都可以试试。”他的心要跳出来，她说得多好，即使他们谈的只是普通和无聊的事情。但妈妈过于戒备，没觉察到埃德娜·布卢姆声音中奇异的光彩：她摇摇头，不再微笑。

“我会付很好的报酬。”来访者说。

“我们还没有谈价钱呢。”爸爸喃喃说道。

“你想付多少钱，布卢姆小姐?”妈妈问，她以一个经纪人的眼光对她作冷静的评估。

“多少……五十镑。”埃德娜·布卢姆脱口而出；你可以看出，她自己也被这个出价吓住了，但她执意地不停地点头。红斑点蔓延到她的脖子上。你可以感觉到她优美的粉红色手指是多么潮湿，这手指那天叮叮咚咚弹过钢琴。爸爸嘟嘟哝哝，肚子一侧的青筋跳动着。五十镑足够封闭阳台，重新装修厨房，买一辆二手摩托车，早晨可以骑着去上班……妈妈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爸爸喃喃说道，那真的太多了，布卢姆小姐，但他也随即沉默，端详起自己的手来。妈妈没有说话。她的眼睛在头上飞快地打着转，下巴抖动起来。一道阴影像只灵巧的小鸟在她嘴唇下跳跃。如此——这种天气，狗连鼻子也不愿意伸一下，然而，她却离开她舒适温暖的家来这儿? 令人着迷的布卢姆小姐就不能等等? 在妈妈不怀好意的眼光下，埃德娜不安地扭动着；那种眼光，尤希沮丧地想，能够到处察看和探测。埃德娜勉强抬起眼睛，想从妈妈的眼光中看出一种裁决；她和爸爸似乎在等待妈妈对什么事情的祝福，而这件事情远比拆掉卧室和客厅之间的一道墙复杂得多。

"你打算什么时候付钱?"妈妈的粗暴让他很吃惊;他突然明白，这里有某种不光彩的东西，使礼貌显得多余，他对埃德娜·布卢姆，对她在他们家里的遭遇产生了同情。因为有些人能够容忍粗俗，他觉得，而另一些人会慢慢习惯，但埃德娜·布卢姆则很容易受到伤害。他对她如此快地对妈妈的腔调习以为常感到意外:她为什么不马上离开，砰的一声把门从身后关上;但她修长的细脖子仍因痛苦而扭动，仿佛她吞下了骄傲的面包干。"要是克莱因菲尔德先生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我愿意马上付一半的钱，另一半工作结束后再付。"她说。其中的用词是她在工作中学来的，那是一家名叫龙勃罗梭的公证机构。

"克莱因菲尔德先生每天下午为你工作三小时，直到完工，"妈妈做了决定，"另外，我，或者这男孩或尤希将一直在那儿做帮手。"

埃德娜顺从地点了点头，她红润的手腕上的小手镯叮当作响，妨碍了她宁静的外表。她急忙用指尖捏住它们，想把它们藏起来:艾伦的心再次跳跃，一遍又一遍地呼唤她，像一只布谷鸟钟。

接着，她打开红色的钱包，慌乱地拉开拉链，尴尬地笑笑，脸通红，拿出几张钞票。她拿着钱的手微微地摇了摇，见妈妈并不伸手来拿，便把钱放在茶几的边上，他们很快就把钱拿走了。

"你帮她把墙拆掉，我们去买一台新的弗里德曼取暖器，旧的那台有异味，之后我们就忘了这件事。去她的。"妈妈后来一边说，一边恼怒地在煎锅里胡乱地搅着鸡蛋，她脸色铁青，觉得被那个匈牙利女人的钱哄骗了。注意她怎样走路，像个活

死人，她说话的样子，嘚嘚嘚嘚，妈妈声音嘶哑，充满敌意地模仿着埃德娜·布卢姆长脖子一伸一伸的样子，但即使这样发泄一番也未能让她轻松起来：她总是说她不是傻瓜，但这一次她感到心痒难忍，意识到她犯了一个大错误。

15

一个灰蒙蒙的周一，爸爸出门去埃德娜那儿，拆除分隔卧室与客厅的墙。这工作预计要干两天。这天，他在耶路撒冷工会上班，之后在家吃了饭，午休了一会，四点半到了她家。他穿上以前在天使面包房工作时穿的蓝衬衫，带上工具包。艾伦在一旁注视着，肯定没有流浪的罗克珊娜们溜出来；接着，爸爸下楼去锅炉间拿“奥奇”，那是他在1948年亲手做的一张大梯子，那时他和妈妈刚建立家庭；爸爸扛着梯子朝A单元走去，再爬上四层楼到埃德娜·布卢姆家。尤希跟在后面，双手抱着旧报纸，准备收拾即将被拆除的墙的瓦砾；尤希身后是艾伦，拖着爸爸的大锤；是的，他又来到她的房间，这次是在大白天，并获得许可，也许甚至会在那儿做点什么，就在妈妈和爸爸眼前，谁知道呢；队伍的最后一个，跟着艾伦的是妈妈，穿着她那件可怕的棕色长袍，板着面孔，就像一只孵蛋的母鸡，头发盘成一个顶髻，手臂挽着她的编织袋，泡了一热水瓶的茶，因为，她舔着嘴唇说，你别指望在那只布谷鸟[1]那儿弄到什么喝的。

---

① 布谷鸟(Cuckoo)，是一种典型的寄生鸟类，据说它不筑巢，不孵卵，不哺育雏鸟。

埃德娜·布卢姆带着节日的微笑欢迎他们，艾伦看到她站在门口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在这种场合穿得很随意，牛仔裤，一件黄色的上衣，缝口有些磨损，松松地裹在她小而圆的胸脯上；纤细的头发像一束光环显现出她的面容，她的脸容光焕发，看起来如此细嫩、匀称，以至于她似乎有一种病态的美艳。妈妈、爸爸和尤希看着她小巧的光着的脚，像是一只飞鸟的双足。埃德娜招呼他们坐在吱吱响的白色皮革扶手椅上。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盘子里放在她从克拉维茨那儿买来的片状馅饼，克拉维茨不诚实，食谱上说明八个鸡蛋，他只用三个。你能想象这个家庭主妇[1]能够为你在厨房整天忙碌？玻璃水瓶里是金黄色的果汁，一盘水果看起来很诱人，就像她的厚厚的美术书籍里的一张图片，美得让人怀疑是否是真的水果。突然，妈妈——他的彬彬有礼的妈妈，在陌生人家里从不吃东西——她的手在水果盘里摸索，仿佛在市场上挑选水果，抓起一只成熟的番石榴，张口就咬。埃德娜心里有些反感，递给妈妈一只茶盘，放果皮或果核，她小声说；艾伦意识到，妈妈有些故意地嚼着满口的果肉解释道，她喜欢吃整只的番石榴。埃德娜随和地点点头，接着给艾伦和尤希一盒裹糖粉的土耳其软糖。“这是我在伊兹密尔买的，”她喃喃道，又表示信任地说，“每年夏天我都要去土耳其旅行。”

“谢谢！不过这对他们的牙齿没有好处。”妈妈断然说，“克莱因菲尔德先生想要开始工作了。”

埃德娜·布卢姆的情绪很快低落下来。她抱歉并说明，她想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balebusteh。

在工程开始时稍微庆祝一下，但妈妈看了她一眼，她马上闭嘴了。

爸爸开始取下墙上的画，小心地把它们堆在远处的墙边。这只是复制品，埃德娜谦逊地说；妈妈发出一声难听的叫声，表示惊讶，也想让尤希和艾伦能够听到。这些是德加①的舞者，这是马格利特②的画，这当然是凡·高③的画，那是达利④的一幅画，这是一幅抽象画，那是一幅雷诺阿⑤或高更⑥的静物画；爸爸捧着这些画，艾伦不敢去帮忙，因为那唧唧声；他坐在白色皮革扶手椅上，看着画拿走后墙上留下的褪了色的方格，想起莉莉奶奶的厚厚的旧编织品，用报纸包着，这是他在垃圾桶底部找到的；也许人死了也这样留下褪色的方格。

爸爸开始拆黑色的书柜。他不无敬意地拿走一些色彩剥落的地球仪，那是埃德娜旅行途中收集的；当艾伦溜进来的时候，他喜欢摇晃它们，这是他做的一个小小的仪式；看到这些孤独的登山者、天鹅、小丑、兰花、舞者、孩子，困在玻璃窗里，在沉默的暴风雪中彼此眺望，他就会在心中想起令人忧伤的神奇的童话故事；接着，爸爸搬下厚厚的艺术书籍，这些书艾伦翻起来总是兴致勃勃，里面有男人和女人的裸体照片，但跟下流没关系；接着，爸爸默默无言地拿走精致的棱镜和长嘴

---

① 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印象派重要画家。

② 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画家。

③ 凡·高(Van Gogh,1853—1890),荷兰著名画家。

④ 达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著名画家。

⑤ 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⑥ 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印象派画家。

的玻璃水瓶，那嘴唇嘟起似乎要接受一个天堂般的吻，瓶里有一束野花。公主一个指头也不动，她让你像个苏丹奴隶，做所有的事，但妈妈错了；埃德娜从爸爸手里一次接过一件物品，把它们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大家都目睹了那个滑稽的时刻，她的纤细手指的指尖碰到了他的指尖，他尽可能对这种奇特的接触，这种若有若无的抚摸表现得无所谓，专心于工作、工作、工作。只是当他举起一幅表现一个悲伤的老黑人的雕刻时，他们看到他失去了控制，因为他的手指抚摸着那聪慧的额头、宽而扁的鼻子、丰满的嘴唇；妈妈轻蔑地哼了一声，爸爸挺了挺身子。他面无表情，继续递给埃德娜那些乌木雕像，这是她两次去肯尼亚旅行时买回来的；那个修长的年轻人的雕像，人物陷入遐想之中；艺术家在一块木头上雕刻出女性的曲线之美；当艾伦独自在那儿的时候，他会手摸着雕像，调皮地模仿他们的姿势。秘密不在于他在她的洗手间所做的事情，而是这个事实：他有这些画、书籍和雕像陪伴。他心内的欢乐油然而生：他想待在这儿，像她的一件雕像，这样，当她从西班牙语班或插花课上回来，她就会发现他，允许他待下来，她会慢慢地塑造他，直到在她手里变得完美。

“我们干完了。”埃德娜边说边喘气，墙上光秃秃的，很难看。

爸爸朝她笑笑，露出白闪闪的牙齿：“每个硬币都有两面，布卢姆小姐，你肯定在墙的另一面也挂了画，摆了其他东西，我说得对不对？”

老实说，埃德娜没有更多考虑家里的事。她脸色发灰：她想要拆掉一堵墙，这个决定需要巨大的意志，需要她所有的耐

力，她只想到用大锤砸墙的一面，没想到另一面。砸了墙就有更大的空间。她有气无力地站在那儿，头耷拉着。

“布卢姆小姐，”爸爸带着不常有的温柔语气说，“也许你没有想到这会发生什么……拆墙意味着垃圾、噪音和乱七八糟。也许你愿意我们把每样东西放回原处，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握握手，不伤感情，真的。”

他想保护她，保护一个女人身上纤弱的东西：他们此时面面相觑，突然，艾伦看出，爸爸以前肯定很帅，现在才变得这么笨拙、肥胖和呆板；妈妈也看出来了，她愣在那儿，因为她以前曾见识过一次，她打不定主意是坐在那儿嘲笑他，还是掉过头去，永远忘记这一刻；他那时很年轻，1946 年下半年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比她小几岁，还不是很好看，事实上，饿得要死，眼窝凹陷，像个醉鬼，但有一个大额头，洋溢着某种光彩，某种野性和放纵，以及一个孩子、一个生性慷慨的顽童的渴望。在马路中间，我发现了他，我从大街上收留了他，他晚上睡在街上的一块丢弃的门板上，奄奄一息；不管怎样，他走过俄国的大草原，到了巴勒斯坦，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不会说希伯来语。当他走进妈妈的生活的时候，她还是单身，二十五岁，父母双亡，照顾五个弟妹；她无视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包括某些家庭成员的非议，直到今天她才原谅了他们，哎，直到艾伦的成年礼，她才和迦玛利和洛沙勒和好；整整五个月，不管是威胁还是承诺，她不让他离开她的家；现在这些美好的回忆又回来了，占据了她的内心，像一股泉水汩汩流过悲伤和遗忘的地层，她觉得她对他的往日之爱又涌动起来。欣达就是欣达，古姹曾笑出眼泪，她告诉尤希陈年旧事：她让他相信英

国正在追捕共产党渗透者，所以你爸爸，一个小人物[1]，对她言听计从，恨不得在她走过的地方撒上蜜糖，最让他感动的是她照顾我们这些小家伙的方式；我们五个围在她身边，如同五只无家可归的小鸡，让欣达做这个，让欣达做那个，当她给我们喂饭、穿衣或帮助我们做功课时，我们明白他在注视她，我们知道他在想念自己的妈妈；当然，我们还没有见到莉莉，这只是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才意识到事实恰恰相反；这是你妈妈的严格，我想，他非常喜欢，接着，真可怕[2]，他开始扮演孩子的角色；所以，我敢说，小尤希，他回到了儿童时代，对欣达说些孩子气的话，在饭桌上腻腻歪歪，和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像个大男孩；有一次，妈妈回忆，当我在雷哈维亚为一对有钱的夫妇做清洁工，忙了一天回家——那时，为一片面包和几粒橄榄我什么都做——我发现他和古姹、瑞弗希、伊塔卡、茹拉和伊瑟尔一起在地板上打滚，大笑，好像他在世界上没有操心的事情，我感到胸口被打了一拳，也许我太宠他了，现在我要把他推到前面去，就是那个时候，我盯着他不放，开始教他希伯来语，晚上，在煤油灯下，尤希，我会坐在他身边，教他认字母，读单词，那时我们还年轻，他记性很好，我不让他再说波兰话，这样，他就不再去想过去的事情，不再浪费时间害思乡病，每当他用波兰话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会再说一遍，我就再说，什么？直到他最终放弃。尤希若有所思地问，你是说你们那时没有结婚就在一起？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nebbich。

② 原文为德语 schrechlich。

妈妈回答，嘿，小尤希，他从没有碰我一下，哪怕一根指头，他没有，在他之前也没有其他人，不像现在的女孩，早早就偷食禁果，虽然我不必告诉你，他不是没想过，他毕竟是个男人，但你完全可以相信，在我们的新婚之夜，我就像一只苹果，他是第一个咬的人。她还喂他其他食物，古姹说，别以为你妈妈像现在这样，那时，她一根小手指比我们加在一起还厉害，她知道怎样抓住一个男人，有时，她并不是什么都给他最好的，在耶路撒冷受围期间，无论谁听说早餐有新鲜鸡蛋或者烤鸡，我们这些小家伙都很高兴，小尤希，想象一下，欣达一路走到阿纳维姆城的基布兹，给人理五十次发，咔嚓，咔嚓，咔嚓，换一只可怜的饿得要死的母鸡；她在普里默斯煤油炉上准备大餐，首先，她把它烤成褐色，当其他人吃着蒲公英嫩叶时，你妈妈做三角馄饨和土豆馅饼，我们周围的人差不多都要饿死了，但你妈妈，当她打定了主意，什么也别想挡住她。这是真的，小尤希，妈妈回想往事，她的脸洋溢着快乐，你爸爸很快有了改善，他凹陷的脸颊丰满起来……此刻，尤希看着她，既感到惊奇，又怀着同情，她坐在这儿，在埃德娜·布卢姆的客厅里，两手放在膝上，一时放下了戒心，沉入回忆之中，这是她很少有的状况。那是，那是。等我退休了，我就写回忆录，把一切告诉你，哦嗬，哦嗬，但现在不是时候，尤希，孩子不会去想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出生前干什么，为什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尤希喊叫他们不理解她时，她笑了，如今，只是孩子有心理学，父母并没有，但尤希从她的表情中，从瑞弗希的故事和古姹的傻笑中得知，爸爸一点点增加了体重，一具骨架慢慢成了一个男人；他

甚至也为此感到惊讶，他在丛林的拘留营中不过十八岁，只是现在才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男人。你可以看见他站在镜子前，小尤希，大声地笑小古姹，长时间地梳理他的头发，用润发油把头发弄光溜，是的，就是你爸爸；有一次，我们的邻居恩妲·考特拉斯基来借些面粉，那时候还有什么可借的呢，当她看见他在那儿，衣衫不整，呆呆地立在一扇破窗户前，她像个傻瓜一样开始痴笑，忘了回家；噢，你妈妈，尤希，从箱子[1]里拿走你没见过的外婆留下的珠宝，一只金表，一些银扣针，还有一块他们总是卷起来的布哈拉地毯，她立场强硬，如他们所说；她会几天不见踪影——你去哪儿啦，我们的欣达？——但她闭口不谈，只是几年后，她告诉我，这让我感到恶心，她怎样在老城的小巷子里转悠，在那个时候，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很危险的，况且还是一个女人；她会去伯利恒的小剧场和希伯伦的老城，她真是疯了，但你知道欣达，她一旦打定主意做什么事；有一次，她打扮成一个美妇人——你要去哪儿，欣达？——没有回答，她要拜访那个狗屎，原谅我这么说，梅司莱希教授，她要把我们父亲在重大节日用的祈祷书卖给他，要是我知道了，我会杀了她，那本威尼斯版祈祷书[2]，他死后也不得安生；那就是爱的力量，你明白；每次出门之后，她回家时精疲力竭，全身颤抖，脸色苍白，她会马上撩起裙子，取下真正的好货；接着，她赶紧用毯子将窗户遮起来，用洋葱浸泡过的抹布塞住锁孔——邻居就不至于嫉妒，上帝保佑，眼红我们，我们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kifat，意为存放布料和嫁妆的大木箱。

② 原文为希伯来语 machzor，指宗教节日礼拜时用的祈祷书。

那时蜗居在凯雷姆-阿拉汉姆地区——当她开始做饭，尤希，她的脸会放光，你爸爸好像吊在她的围裙上，眼光吞食着那只鸡，还有她，可怜的姑娘，他实在太饿了；她会从锅里舀一茶匙汤给他喝，拣块最肥的鸡肉，让他舔舔汁水，是那样，你听我说，他眼中有一种目光，像一只动物因获救而流露出感激的目光。你是说我们的妈妈让他直接从锅里吃？尽管奇怪，但这是真的，虽然只是到五个月后的婚礼为止，她甚至存了六个鸡蛋，六个鸡蛋，你听好了，这是整个耶路撒冷最了不起的蛋糕；你应该看看那些人的眼神，他们是如何盯着那只蛋糕，或说得更确切一点，看着你爸爸的。欣达用手摸摸脸，就像魔术，一个奇迹，这个可怜的逃亡者脱胎换骨，甚至下巴都长了点肉；她对自己微笑，在那些惊讶的参加婚礼的客人中，像个女王似的顾盼生姿，她暗暗注意他们的眼光，心情像放飞的风筝：她看出了他们对婚礼排场的轻蔑和惊愕，这排场为他增色不少，他眼睛凹陷，颧骨突出，那是节衣缩食的时期，金匠因忙于熔化婚戒而致富，噢，至少那些女人不再向他抛媚眼。附近的单身女人见到他也不再有非分之想，或者即使她们有此心——你妈妈哪怕容忍——那也只是饥不择食般的混乱，而欣达她能够看透他的心思，利用他粗壮的骨架打造男子汉的魅力，像个淘金的矿工，但她突然明白，她从内心深处感到震惊，她觉得心里有刀子在搅，因为埃德娜·布卢姆也看到他了，看到这个被遗忘的英俊的男人了；正是为他，她此刻才温柔地微笑着，而尤希、妈妈还有艾伦注意到这微笑就像珍贵的油在这个犀牛一般的人身上渗透，滋润着他的灵魂。他脸发红。妈妈怒火中烧，但为时已晚。

埃德娜和爸爸一起走出客厅，进了埃德娜的卧室。妈妈眉头一沉，示意尤希跟着他们。艾伦待在那儿。他想要跟爸爸去，但他不敢，也许出于对妈妈的忠诚，也许他没有跟他进去，就像他在海边没有跟着一起下水，因为爸爸在那儿。他默默地坐着，避免看妈妈愤怒的眼神：看看你，坐直了，别嗅鼻子；现在爸爸正在埃德娜的房间里，碰碰这摸摸那，那幅画着公牛的画，那张梳妆台，还有那只水盆，她出于某种人所不知的理由放在一个角落里，当然还有那张大床；有时，艾伦胆子很大，会在床上躺下来，觉得无比舒适，他会对自己说，那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困乏，就像被带进温暖的睡袋里，要是你把手放在床上，很快就会睡着的。一次，他在床上昏昏睡去，幸运的是隔壁人家播放新闻的声音吵醒了他，那时离埃德娜平常回家的时间只有一刻钟了；想一想，要是她发现你在她床上睡着了会怎么样？

听到一声喊叫、一阵哼哼声、咯咯的笑声和喘气声，他们一定在把那张床移到房间中央。要是爸爸意外绊一下，倒在那床上咋办。艾伦心中暗笑。大块头爸爸四仰八叉，永远躺在那床上。要是这样咋办。那艾伦也别无选择，只好自己去把墙拆了。他忍住笑，免得恼怒妈妈，但她一无所知。她僵僵地坐在那张白色皮革扶手椅上，责备自己贪心，陷入这样一个悲惨的陷阱里。给那块绿色毡板上加点东西吧，艾伦从远处提示爸爸，她会把她在异国他乡拍的照片钉在上面；她每年旅行一次，有两个星期，那他就可以独用那个洗手间；在一张照片中，她戴一顶别致的草帽；在另一张照片中，她包着头巾；她站在一座塔、一根图腾柱前摆着不同的姿势，或者在一个聚集着

许多鸽子的广场上从一副大大的太阳镜后朝外偷看，或者从一辆缆车上看着下面的一片草地；展板上还钉着一些车票、风景明信片、博物馆门票、戏剧节目单、旅馆收据、一个火柴盒，上面有她和某个留着八字胡、皮肤黝黑的男子的照片。这些照片，虽然摄于不同的地方，但埃德娜总是露出同样的表情，当她在门口迎候他们时，艾伦第一次见到这种表情：她喜笑颜开。

他们回到客厅，他们三个，尤希脸红了，她不看妈妈的眼睛。“开始工作吧。”爸爸盯着地板大声说。

“稍等一下！”埃德娜·布卢姆叫起来，她跑去拿她的相机。“留个纪念。”她对妈妈解释，妈妈几乎崩溃。

她又兴奋起来，有些激动，她手指微微抖动。她让爸爸挥着大锤。他在她面前一筹莫展；她从镜头里看着他，让他等一会。我能做什么，对她无礼？你看到了她的举动。要是她让你像只公猫一样号叫，你会这么做吗？这时，埃德娜叫着“笑一笑，笑一笑！”闪光灯打在爸爸身上，一瞬间，他看起来小了些，比实际的身材更结实；像一只遭到追逐的猎物，不知所措，惊恐不安。埃德娜·布卢姆小声说：“现在开始吧。”她坐到白色皮革扶手椅上，身子团起来，好像没有骨头；接着，令人不解地，她开始吮起她的拇指，脸上一副梦幻、恍惚的样子，而那些陌生人，那些默默吃土豆的人[1]，都从她优雅的客厅里消失了。

---

① 《吃土豆的人》(*Potato Eaters*)是凡·高的一幅早期画作。

16

空中回荡着三种声响：大锤砸在墙上，几星期干旱后雷声隆隆，还有埃德娜刺耳的尖叫。

年届四十，过了令人伤感的生日，她匆忙做了个决定，给她自己这份可怕的礼物。爸爸又砸起墙来，埃德娜又尖叫。今年她似乎没有足够的钱去国外旅游；这也许还意味她之所以敢打破某样东西，她将不得不永远待在这套房子里；在这样一套房子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单人卧室，看来不会有孩子。

他一次次地用力砸墙，埃德娜本能地尖叫，她双手在身边直哆嗦；她让他停下来，她要歇一歇，喘口气，但爸爸没理会，继续无情地砸着；他们三个坐在那儿，惊慌地看着她。妈妈朝爸爸挥手示意他歇歇，但他现在干得起劲，或至少假装如此，对她野雁般的叫声听而不闻，非得把墙砸倒，他才慢慢向艾伦和女人们转过身来。他用手背擦掉额头上的汗水。他干活多么利落；他一拿起锤子，就像是充了电似的，浑身是劲；他对她笑笑说，好了，就这样。埃德娜垂下头。

他干了一小时，只停了两次，脱下那件蓝色工作服，只穿汗衫，稍后，把汗衫也脱了，背对着那些专注的观众。他的汗味很浓，但妈妈，而非埃德娜，最后去把窗户打开。朝外看去，她看到一些邻居聚集在人行道上，佩雷茨和苏菲·阿蒂亚斯抱着他们的婴儿，卡米内夫妇，费利克斯和查拉特·波特内洛夫妇不安地抓着他们的小狗，他们都朝上看，好像等待一个神秘的信息。呸！她几乎要朝他们吐口水。他们看起来像一条

条鱼，张圆了嘴，希望能吃到些面包屑。爸爸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也来到窗口。他对下面的人微笑，朝多云的灰色天空挥挥锤子。你们别紧张，他打趣道，用他那把三公斤重的锤子挑战似的朝那大块乌云扬了扬，让他们看看什么是雷声；他嬉皮笑脸地从窗口走开，又去砸墙。

埃德娜·布卢姆坐在扶手椅里，那是她的纯白色皮革扶手椅中的一把；她没有在商店里试坐一下，现在得苦恼地听着吱吱的叫声，现实的魔鬼又来嘲笑她了。她眼睛微闭，嘴唇张开，好像内心如焚。她时不时就没有热情地让妈妈或艾伦吃她准备的点心，他们很清楚，这无非是客气的一种姿态而已。

爸爸晃动着身子砸墙。碎石和大块的灰泥在他脚边堆积起来，他一会儿消失在大团的粉尘中，一会儿又慢慢冒出来。他那天朝墙砸了几百下，把三公斤的锤子换成五公斤的，用凿子和螺丝刀捣墙。每一锤都很严肃、准确，表达他对无生命物体的尊重，对对手和战争礼仪的高度重视。那墙对爸爸投降了，并越来越屈服，忍着痛苦，锯齿形的砖块、裸露的电线，以及侧面突出来的锈迹斑斑的钢筋逐步显示出这种痛苦的程度。“这墙很厚。”爸爸停下来喘口气说，“人们以后不再砌这么厚的墙了。”他拍打着墙的样子，像是在拍打一匹骏马。埃德娜颤抖起来。

每一锤对她都是一下打击，在她内心引起震动。只是当砸墙开始时，她才意识到十三年来，这房子已经与她融为一体；卧室是埃德娜的卧室，客厅是埃德娜的客厅，厨房也是埃德娜的厨房；在每一处，都有一个不同的埃德娜，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她仍然能体验到一种微妙的变化，一种精神的更新，

犹如不同的铁屑被磁石吸起来；只有在某一个房间里，在一盏温馨的灯下，而不是别的灯下，她才能对有些事有些人进行思考；不能想象一个房间里没有水盆，那就是说，甚至没有自来水，这就是为什么她一搬进来就花了一笔可观的钱，在各处都装了小巧的洗脸盆：客厅、阳台，甚至卧室的一个角落；当然也有许多画，她的复制品，如她喜欢的叫法，她品味这个词如同品味融化的巧克力；她甚至有一幅原作，这是她在蒙马特买的，画的是暴风雨的海上的一艘沉船，那个大胡子画家扎着辫子，有一副闪亮的金耳环，他的眼神令人不安，就像这幅画一样，虽然她不能很确定这就是艺术；再就是她的书，许多书她还没有读，读书是个神圣的职责，她会等一个非常安宁的时间，但她喜欢感受这些书的存在，就像一面防护墙，把她围起来，把世界挡在外面；还有她收集的镇纸，抚摸着它们进入梦乡；还有她陈列的世界各地的娃娃、她雅致的书桌上整齐地摆着过期的《国家地理》，以及她谦虚地提及的**项目**笔记本，当然，还有二十一条阿富汗毛毯、地毯和房间里散乱放着的小地毯，都是她在旅游过的不同国家买来的，所以，当她光着脚从那些地毯上走过时，她感觉就像是从墨西哥走到了葡萄牙，从肯尼亚走到了芬兰，走在用驼毛、羊毛、豹皮编织的地毯上，像是漫步在五彩缤纷的集邮册的书页中；那时埃德娜二十六岁，那时埃德娜三十岁，那时埃德娜内心忧伤，她同一个有妇之夫相恋，他欺骗了她，不，你欺骗你自己，那些寡廉鲜耻的男人只是例行公事；她像个坐火车出走的惊慌失措的孩子，当她最终得以下车，她陷入一种麻木状态，周围的一切似乎僵化了；她如何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导致两个陌生人相遇，处于

两种迷宫状态，从崇高到肉欲；一年一次，当她去国外旅游，她会眨着心灵的眼睛，与来自一个不同世界的另一个肉体缠绵，享受一夜情，只是她不会让任何人吻她的嘴；但曾有一次，她坠入情网，在“里斯伯”，她这么称呼，“勃里斯伯”①，在她贸然进入的一家游客俱乐部，你同一个男子有一夜之欢，你让他激情澎湃，以至他发誓，为了你，他要离开他的妻子和孩子；你不得不劝他冷静，你是个勇敢和高雅的姑娘，是大学生埃德娜，还有一份研讨报告没有写完，是做了流产手术的埃德娜，是花几个星期嚼面团喂那只掉进她的窝里，后来又死在她手里的小鹅的埃德娜，是内心潮起潮落，坐在这儿整夜写一封信，但最终并没有过量服药的埃德娜；此刻，大锤又砸了几下，一切都成了废墟：她的墙，她灵魂的空间。

晚上六点半的时候，妈妈大叫“行了！”她嘶哑的声音从灰尘和无声的咒骂中传出来，好像她用了全部时间，一再地叫着这同一个词。爸爸听到了。他通红的脖子缩起来，汗珠子亮闪闪的。他又晃了几下身子。有一会，他好像要反抗，仿佛他还不想停下来，她动了动嘴唇想说话，但发不出声来。爸爸慢慢地停了下来。扔下了锤子。他好像回到了往常的状态，身躯更为粗壮厚实。当他清理破砖、碎石和大块的灰泥时，埃德娜无力地挥挥手说，好吧，就到这儿。走吧。明天老时间。爸爸看了她一眼。他有些困惑。在先前的一个小时里，他没有回过头，或看出发生了变化。他自己的脸色此刻也变了，虽然艾伦

---

① “里斯伯”(Lisboa)即葡萄牙首都里斯本(Lisbon)，“勃里斯伯”(Bliss-boa)有“快乐里斯本”之意，而“boa”又指蟒蛇，似有性的暗示。

不知道为何如此。

那就是摩西看上去的模样，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为我修缮房子。

“我把梯子留在这儿。”他说。

“好的。”埃德娜轻声说。

“明天我再来。”他说。

“我会看好梯子。”她喃喃地说。

“下雨了吗?”他大声问，匆匆跑到窗口，一边按摩着右臂。

但厚厚的云层仍阴沉着赶它们的路程。远处，在群山后面，冬天驾着飞奔的战车正在逼近；一个严峻的指挥官急急赶往僻远的省份，那儿能听到暴动的呐喊。一行惊慌的人从埃德娜·布卢姆家里出来，走进夜晚的寒冷中，妈妈打头，跟着尤希，之后是艾伦，爸爸殿后，头耷拉着，像一头夜归的牛被牵回家。

17

晚餐在难堪的沉默中进行着。爸爸嚼着、咽着，再要了一些食物，干活一定激起了他的食欲，妈妈小心地给他添了些饭菜，好像给贪得无厌的炉火添柴。她木然地看他俯向盘子，咂着嘴，喘着气，大口咀嚼，兴致勃勃，额头发红。饭后，艾伦去倒垃圾，但妈妈一递给他垃圾桶，他就知道了；他一看她的脸色和睥睨的眼神就知道了。在公寓楼后面锈迹斑斑的燃料油桶附近，艾伦蹲下来，把手伸进去。他在垃圾里摸着，最后他

找到了:一个用绳子捆着的硬硬的包。他把包拿出来，解开绳子:他发现里面是一双旧的高跟鞋，但闻不到香槟酒味。当他把垃圾倒完后，他就把鞋子拿到下面的锅炉房，藏在他的杂物中间，跟碎花连衣裙、条纹泳衣和剪下的辫子放在一起，这些东西现在都发霉了。

距离妈妈和爸爸把奶奶送去医院已经一年了，那是她在他的成年礼上大闹之后。她又竭力挣扎，对他们叫嚷、撕扯和咒骂，虽然这次没说什么，只是喊叫和大声哼哼，所以，妈妈轻易就帮助爸爸把她弄进了救护车。后来在家里，妈妈穿上她的棕色格子连衣裙，将一些三明治、几罐酸奶、一瓶番茄汁和几块奶奶喜欢的巧克力，用蜡纸和尼龙绳包起来，每块三明治上都有标签和一根橡皮筋;她把东西塞进她的包里，和艾伦和尤希一起去医院。

他们发现莉莉奶奶躺在病房里，打了镇静剂。她静静地看着来访者，但好像没有认出他们。是我，艾伦，他不无沮丧地轻声说。瞧，奶奶，是我，但她认不出他。妈妈几乎要哭起来，手里捏着块手帕，并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她擦去奶奶眼角的眼屎，理理她的枕头，按摩一下她肿胀的脚掌。她并无怨言地照料她，像一只灵巧的蜘蛛在她身上动来动去。一个皱着眉头、脸上有痘痘的护士送来了晚餐。她要喂奶奶吃饭，妈妈和蔼地笑着从她手里拿过托盘，在水池里冲洗奶奶的假牙，小心地装回她嘴里，摇摇她的下巴，确认假牙没有问题，把她往上扶扶，让她的头朝后靠靠，开始有耐心地用勺子将酸奶送进她嘴里。

他们每天去看她。有时，艾伦一个人在家吃午饭，随后急

忙去医院。妈妈和爸爸可能已经在奶奶的床边，尤希通常也会去。奶奶躺在床上，茫然、瘦小，几乎一动不动。也许她注意不到身边的忙乱，他父母所有的努力只是给她一种舒适的感觉。她的床边有一个小柜子，妈妈按自己的方式做了安排：奶奶的浴衣、她的肥皂盒、一只放假牙的杯子、从家里拿来的一只枕套、一块绣花餐巾、她喜欢的梳子、给她的肿脚用的弹性绷带、一管护手油、一瓶特殊的化妆水，还有一只热水瓶——她需要的物品一应俱全，看上去也琳琅满目。他的父母满怀柔情地看护着她，尤希和艾伦也在他们身边，小声地谈论日常琐事或世界新闻：卡米内家的小女儿已经订婚，但他们对她父亲有病一事保守秘密，因为肾病有遗传性，或者有关最新发明，爸爸告诉他们，新发明帮助像他这样的人自动如厕，机器自己会判断何时冲水清洁；记住我说的，从现在起一百年后，一切都是自动的，不再需要人做什么，所有的人都会被机器人取代，到处都是机器人；妈妈告诉他们，超市新的柜台供应鱼卵、鲑鱼这样的美味，还有十七镑两百克的发霉绿奶酪，那柜台其貌不扬，但很有品位，有一种现代的、欧洲的氛围。她时不时起身整理一下奶奶的枕头，帮她换个姿势，或擦一下她的鼻子。她毫无怨言地履行她的义务，不愿意让别人来做这些事；在医院里发生了一些争论，和护士，也和尤希，最后妈妈发善心，让尤希给奶奶梳头，当头发开始长长，妈妈要剪短时，尤希就像一头狮子，坚决反对；爸爸的工作，除了他处之泰然，就是抱奶奶起来，以便妈妈可以把床单弄平整，或者把便盆放在她身下，即使他很结实，也会脸涨得通红。妈咪越来越重，他突然说，她看起来像只小鸟，但有一吨重；艾伦的特

殊任务是确保奶奶的小脚趾，这一反叛者，别偷袭它的邻居，艾伦心想，奶奶很重也许是因为她身上的生命不多了，生命让人轻灵，稍后，那小脚趾又悄悄地曲起来了。

现在他知道了医院所有弯弯曲曲的道路。在他四点去食堂的路上，他会溜出去，朝病房里偷看，会故意地从工作人员通道走过；他会跟地砖上的裂缝玩个小游戏：四楼有大块的地砖；他每天一次无动于衷地从那些穿着蓝色病号服的孩子们身旁走过，这些人并不是谁都看上去病病歪歪的，每当他们想跟他说话，他不想搭理，他是个来访者，不会讲希伯来语；他会走到病区的尽头，停下来，转身，再往回走，从两排孩子的中间走过，对自己的游戏——不踩到裂缝上——乐此不疲。奶奶病区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现在都认识他了。每天，他查看登记表看谁值班，他会主动给护士和医生跑个腿，当他们觉得可以信任他，便让他接听电话；他会拿起听筒说：下午好，这儿是神经科。当普珥节临近的时候，他志愿（你会志愿做什么，他们很有钱，这些医院！）为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表演他的最新胡迪尼节目，他迫不及待，在大脑里一遍遍地排练，离他上次表演已经有很久了，他想象自己从盒子、板条箱和地窖中脱身，他们会从各个病区蜂拥而来看他的表演。现在，女士们先生们，庄重的管理员宣布，这个神奇的孩子，我们以色列自己的胡迪尼，将给我们表演他令人惊叹的技艺；会有两个强壮的男子将他锁在药柜里，上面画有骷髅旗的那种药柜，艾伦会待在里面，他的手腕被铐起来，氧气将会耗尽，观众中响起一阵担心的低语声。氧气还够用六十秒，戴着大礼帽的管理员轻声说；艾伦从裤管里取出手工艺课上偷来的小锯片，用他汗津津的手

指割断绳结。还剩下三十秒，管理员不安地皱着眉头说；在黑暗中，他嗅着药柜的味道，几乎透不过气来，但他安慰自己，这只是一个药柜，金属的；然而，它散发出一股污秽气，犹如一个看似礼貌的推销员可能很让人讨厌，或一个教师体面的外表下可能非常邪恶一样。所以抱歉，我的孩子，我有我的规矩，他们让我成为我这个样子，一个上锁的药柜；他从灯芯绒长裤的商标下面取出那把万能钥匙，冷静地转动，冷眼旁观，只想着让他吓出一身汗，是的，他在手铐的锁孔里转动这把著名的钥匙，准确而又熟练，正是以利·本-齐克力这个坏蛋教他的手法；突然，他碰到了，正是这小东西让他们失声尖叫，塞进去，塞进去，随后就会咔嗒一声，你的手就自由了。还有二十秒钟，管理员轻声说，手指焦急地捏着手里的鞭子；观众开始骚动起来，犹如大海泛起泡沫，这大群的陌生人，情形总是这样，这些陌生人，也许他们暗中希望艾伦这一次会失败，永远被锁在里面；真是怪异，因为如果他活着出来，他们会比任何人更开心，他们会喜形于色，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得到救赎的；他把皮带扣翻过来，摸到它的铅头钉，用一个吉他手演奏用的手指，夹住了药柜的挂锁；还有五秒钟，四秒钟，三秒钟，两秒钟，最后一秒钟，当氧气几乎耗光，管理员啪地一挥鞭子，艾伦应声而出，人群欣喜若狂：多么精彩的演技，他表演得多么出色啊，艾伦站在聚光灯下，他们喊着他的名字，随着有节奏的掌声欢呼；不喊他的名字，他们会像冰冷的雕像默默地坐着，而他的名字一旦涌上他们的嘴唇，就会赋予他们以活力，这可以解释某人，如沙洛姆·沙拉巴尼，每次看他在聚会上表演都会讥笑他，这也可解释黎明显现，婴儿降生

意味着什么，仿佛他们生平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感觉像是允许某个人在一家当铺里偷看他的宝贝吉他，但艾伦并不在乎这些掌声，他讨厌观众这种廉价的稍纵即逝的欣喜，他跳下舞台，但灯光仍追着他；观众站起来寻找他：他要去哪儿，轮椅里的那个老妇人是谁，她有什么特别之处，仍然可爱，瓷一般的肤色，但眼睛无神；他俯下身来，双手放在轮椅扶手上，期待现场的兴奋能唤醒她的生活意识，让她的睫毛飞扬起来。是我，奶奶；一根手指竖起来，在他面前触须一般地抖动着。是我，看看我，看呀；她的嘴唇喃喃着他的名字，因为她得记住，她得把这个名字从泥潭里捞出来。所以，即使她糊涂了，他不甘心地想，所以，即使她甚至都认不出爸爸，她自己的儿子，但她不能忘记我的名字，我不是他，我就是我……

甚至西玛，那个皱着眉头、脸上有痘痘的护士也开始喜欢他了，在妈妈和爸爸面前极力称赞他：他是她见过的最聪明、最乐于助人的孩子，不像其他儿童，对病人和老人一点用处也没有。他是一个老派的孩子，她说；艾伦注意到妈妈看着她的脸，后来在家里常模仿她。甚至医生也很称赞他；他喜欢在晚餐前陪他们巡视病房，小心地跟在后面，在医用帘子后等着，可以听见他们在低声谈论，用唬人的词语描述病症、用药和治疗；死神是多么令人敬畏，它派遣无数可怕的疾病，犹如伸出长长、细细的手臂拥抱人类；每种疾病都不一样，也许同一种疾病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也会有所不同，也许医生把它们称作同一种疾病是错误的，谁知道呢，因为你无从比较。从他藏身的帘子后，他偷看病床旁的医生和护士。他所能看到的那个呻吟着的病人只是他的细长弯曲、褐色而又有斑点的手指，抓着

床垫，仿佛抓住宝贵的生命；也许这个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他患上的这种致命疾病，也许他活得很自在，对这种降临于世，尤其降临到他身上的疾病一无所知；艾伦想要逃走，这境况惨不忍睹，那些手指非常令人不安，它们抓住垫子的样子就像再也不会放手似的，而拒绝承认甚至连艾伦都已经知道的事情：一星期前，别的人躺在那儿，一星期后，这个人也会消失；突然，他听到一阵喘息声，医生的白大褂扬起来，好像一阵风吹来；这个病人挣扎着坐起来，有一会，他的脸映在窗户上，苍白、瘦削，像一个幽灵或一具动物的骨骼，向世界投出永恒的一瞥。此时，这双憔悴的眼睛看见艾伦躲在一边，那张瘪嘴朝他咧了咧，艾伦呆住了；我被逮住了，他认出了我，他会告发我，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个想法让他浑身冰冷——但这很可笑，他们会做什么；突然，这张脸转过去，消失了。只有呻吟声还能听到。艾伦拉上帘子，迅即跑出病区，他感到烦躁，那些病人躺在床上，对护士发牢骚，并没意识到死亡已经临近，他们自己的可怕的死亡；他们所抱怨的只是：他们的拖鞋太紧了，他们晚餐没吃煮鸡蛋；但他为什么颤抖。死亡，死亡，他小声地对自己说，想看一下会有什么事发生，是否会有人朝外看，想知道谁在叫唤；当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再次说死亡的时候，他内心仍然感到不寒而栗，他捂着嘴说“死亡”，这样，他们就不会听见，也不会怀疑，但他们并不颤抖，这只是你内心感到恐惧，也许这正是成年礼上的那位拉比对他的感觉；如果你，比如说，你是死神派来的一个密使，为人类的悲伤带来安慰，那会怎样？“又是你吗？”一个态度和蔼、声音沙哑的老医生吓了他一跳，就是这个医生告诉他家里，只要

清除大脑中的瘀血，奶奶就能康复。“一个小手术。”他说，但妈妈和爸爸不愿意把奶奶交给他这样的人。“知道我怎么想的吗，小伙子，我想，跟我们医生混了这么久，上帝保佑，你最后也就成医生啦。”护士跟他开玩笑，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但他们说话时声音做作，其中一个甚至拍拍他的头，所以，他字正腔圆地回答：“我仍然很纠结，不知要做一个脑外科医生还是成为一个古典吉他手。”他希望跟他们直话直说，当他们走开时，他们都惊奇他的成熟，而他深感后悔，也许他应该更直接地指出他们的差错，这样，他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不呢，他们常常面对问题，毕竟这是他们的工作。

他想和基甸分享他的体验：有一次，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想要描述当全家围在奶奶病床前时他所感到的特别的心情，这非常值得，真的很值得，无微不至地照料她，饮食、服药和洗涤，甚至她的排泄，现在他们用这个说法；通常，医院——病区、过道和对讲机，还有图表、登记册，一切都很整洁、有序和严谨，艾伦说，他知道，“有序”一词会引起基甸的注意；你会觉得，生活中、医院里和身体上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就像数学和方程式，当你将细节综合起来，你就会看到全局，你就开始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基甸一时没吭声，随后睥睨了一眼说，就他个人而言，不想一天好几个小时掺和到那些事情中去；艾伦隐约感到有些得意，回答说，是啊，这很自然。接着，他说：“好吧，再见，明天见，他们在等我呢。”他这么说着就走开了。谁在乎基甸。谁在乎扎克。谁在乎温暖的春天骤然降临，金色的阳光使班上的每个人似有醉意；女孩子穿上了短裙，那些新款短裙实际上会让你一目了然；扎克发明了一种特

别的镜子，用橡皮筋系在凉鞋上，把脚伸到女孩前面，他就擅长做这种事情；女孩子还没有当场逮住他，这是男孩的秘密，他们走来走去，哄堂大笑，这真无聊！而他在这儿，处在战场的中央，反抗苦难和死亡，同爸爸、妈妈和尤希肩并肩，随着鼓声前进，怀着坚定的决心和钢铁般的意志。

他们为奶奶的付出真是难以置信，并很快适应了她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和烦扰：他们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奶奶的病床前，观察她的表情，猜测她难以表达的意愿，给她翻身以防生褥疮，她打嗝时用小勺给她喂水，想尽办法哄她再吃一口鸡蛋或再抿一口茶……毫无怨言，似乎他们把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放在一边，全力以赴地照顾奶奶，虽然他们并不自我欺骗，清楚地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该来的会来，全凭天意，她能挺这么久已是奇迹，但他们待她依然恭敬，他们每个动作尽可能得体和周到，艾伦为他有幸参与这种古老的礼仪，引导莉莉奶奶走出家门，进入死神张开的双臂而感到骄傲。

只有一次，这礼仪让他不爽：他和妈妈在家，她突然冲到他身边。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啦？接着，她抓住他，紧紧地拥抱他，她用的劲这么大，几乎要折断他的骨头。她从不这么抱他，除非他病了。她手指颤抖地捧住他的脸，他看见她的眼睛噙满泪水。他吓坏了。妈妈从不让人看见她哭，她咬着嘴唇极力控制自己，但她突然啜泣起来：看在上帝的分上，难道我们还没有连本带利地偿还吗；那干脆，从现在起，让妈咪的麻烦来作为补偿吧，这样，一切就会好起来，一切……艾伦将脸埋在妈妈的手里，对她声音中的急迫感到惊惶，因为她不是对他说话；她用硬邦邦的手指捧住他的脸，仿佛责备似的扳动着，

好像对法官展示一件证据；她的悲伤让他愿意成为一件更小的东西，他突然害怕起来：他，一个孩子，成了这一过程中的利害攸关者，成了维系家庭命运的神秘的平衡物。

他们也放弃了社交生活。晚上不再和几个朋友一起聚会，爸爸星期天下午也不去佩雷茨·阿蒂亚斯家看黎巴嫩电视台的摔跤节目，而艾伦庆幸不必在苏菲·阿蒂亚斯面前再看那些粗暴的巨人，她抱着孩子不停地走动，晃来晃去。星期五晚上也不再玩拉米纸牌。妈妈承认这些年她并不喜欢打牌，打腻了，她说，我们年轻时真有意思，打牌，开玩笑，但我们成熟了，得与年龄相称，她说；艾伦突然意识到，他父母上了年纪，他们很快就四十五岁了。他们甚至不再听准点新闻。“发生了什么?”爸爸会问；艾伦心想，货币贬值，但接着他意识到，这儿所发生的事情使得他们生活中所有其他的事情黯然失色，几乎完全被忽略掉了。

有一次，或者两次，他们四个人坐在奶奶的床边，设想镇痛剂的效果能持续多久，或说起她那天吃的食物，自从他们给她喂麦片以来她排泄了几次；谈论星期五给她剪指甲，以及妈妈在罗马尼亚人开的药店里发现的新药膏；谈论那个来自阿布-高希的阿拉伯人，他即将对房子进行粉刷，因为墙上又有污渍了，不久就会有人来吊孝；也许有一两次，艾伦甚至没法控制自己的平静，虽然他对这样的交谈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他抬起头来看爸爸和妈妈，不无感激地看见了他们严肃的面孔，看见那种他们以默默的叹息琢磨那些未知事情的方式，像是无尽的哀伤，而在他们身边，尤希同样尽心尽力，也许她比其他人更爱莉莉奶奶，虽然她通常很少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听他们絮

叨，好像这儿也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习，以便日后派上用场，像一个人类学家收集谈话的样本，有关那个有所改进的冷漠的护士，有关白细胞以及骗取他们福利资金的社会保障形式，只因为奶奶有时仍然有自制力，艾伦突然抬起头来，看见尤希脸上的某种表情——她愤怒至极，恨得浑身发抖。

艾伦从锅炉间步履沉重地上楼，抹去脸上的表情，这样妈妈就难以察觉。离他最后一次去看奶奶已经过去七个月了。就在他父母最终失败之前：他已经预感到了，他这些日子真的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所以他离得远一点。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失败。他们只是开始互相埋怨，当着他和尤希的面，这是没有指望的，不管用，妈妈悲伤地说，要是不能咽也不能吐；艾伦心里明白，但默不作声。接着，他们开始在电话里对古姹和瑞弗希解释，这无关紧要，既然奶奶不知道她死了还是活着。奇怪的是她还有呼吸。她醒来似乎只是再吃一片安眠药。相对而言，她确实还年轻，但该来则来，一旦被死亡抓住，就难以脱身。随后，就在逾越节之前，他们重新做了一些装修，房子看起来像是一间茅舍，所以他们粉刷了一下，挂了新的窗帘，糊了墙纸，还买了一个餐柜；起先，他们考虑将那个旧的修一下，但木匠发现里面有虫，妈妈发誓不是在我们家里生虫的，一定是木匠铺里别人的家具带上的，她决不允许让旧餐柜回到我们的客厅；之后，他们买了一个新的灯具。他们买这买那，忙碌了几个星期，接连几个月跑商场，看样品，比较价格，半夜里还在争议，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操心别的事情。偶尔，妈妈去给奶奶喂饭，翻身，给褥疮涂药膏，但当她回到家后，她不再说什么，也没有人问什么。所以，还有什么新鲜

事呢？有一次，虽然她对尤希承认，有时，当她照料莉莉奶奶时，她会对着奶奶，对着奶奶的身体倾诉心事，就像你去看一个人的坟墓时常有的情形；尤希心想，哎，我猜先得死去，你才会那么对我说话，但最终妈妈放弃了，她不是铁打的，你知道；起先，每当电话铃响，妈妈的心就会跳起来，也许是医院打来电话，告诉他们事情了结了，但她很快也习以为常；奶奶并不是睡在大街上，她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得到悉心的照料；有时，一整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说起奶奶。

小房间仍然空着。他们提议给尤希，因为你就要考试了，妈妈假惺惺地说，要是你想考好成绩，延期服役，你需要一个安静的小地方，是吧，亲爱的？而尤希反唇相讥：首先，谁说她想延期服役；其次，只要奶奶活着，她不想占用那个小房间。妈妈不再说什么，而艾伦在她的眼睛里再次看到了那种眼神，好像她想起很久以前她犯下的某个可怕的罪行。小房间的门仍然关着，虽然艾伦有时会偷看一眼，他发现，奶奶的有着鹦鹉、猴子和棕榈树图案的绣品不见了。他一时极为恼怒，想要跑到妈妈那儿，告诉她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也许有人偷走了那些绣品，但他突然想起尤希曾经告诉他的，他得在这儿学会生存下来，他便控制住自己，对谁也没说；现在他得留个心眼，他知道该怎么做；事实上，两天后，绣花用的工具也不见了，而又过了一天，墙上的洞用牙膏塞住了。之后，有些东西开始出现在垃圾桶里，如奶奶的衣服和鞋子，她的发卡和丝带，还有她的辫子。艾伦偷偷地把它们收在一起，并藏起来。

此刻，他把空罐头拿到储藏室去，注意到妈妈在看着他。斯皮克勒、斯皮格、普里莫、贝娄、德鲁克、泰尔比、罗森塔

尔。还有扬——他念着足球队队员的名字，以便从妈妈身边走过时不露声色。爸爸坐在客厅那张波尔多沙发上，用报纸遮住了脸。自从那天埃德娜·布卢姆来请他去她家干活之后，他们彼此很少说话。艾伦去他的房间。在台灯的光晕下，尤希坐在桌前写东西，作业或信什么的，他很快就会知道。

"尤希。"

"干吗?"

从她说话的语气，他能猜到她在写信。当她写作业时，她喜欢被人打断。虽然最好别说话，但想起垃圾里的那些高跟鞋——

"尤希。"

她沉默着。她胳膊压着一只棕色的小信封。这表明她在给她的士兵写信。几年来，她从报纸上结识了六七个笔友，她每周给他们每一个人写一封信。艾伦根据信封可以认出他们：那个大学生（他读高中时她就跟他通信），那个米兹腊的集体农庄居民，那个来自农业中心的男孩，还有一个人，他正在受训成为合格的水手，他从"沙洛姆"号轮船上给她写信，还有一个宗教徒，还有一个名叫伊维塔的，是个住在澳大利亚的以色列人，是个跛子。

"我英勇的战士，你不会相信今天我遭遇的事情……"艾伦拖着腔调说。尤希转过头来，眼里射出愤怒的光芒："要是你胆敢碰我的信！……""见鬼，谁稀罕你的信。你总是把信锁起来。告诉我，你反反复复地把同一件事情写上七遍，难道不觉得烦?"

"我写什么跟你没关系。"

“不说也罢。”

“谁说我给他们写同样的信?”

“我听说在美国，人们发明了一种机器，一秒钟能够复制一千份。”

“艾伦!”

“好吧，好吧，只是开个玩笑。写你讨厌的信吧。只是别忘了每次把名字改一下。”

他上床钻进被子里，翻来覆去，将双臂放在头下，从床垫的一个洞里抽出线来，戳戳自己的鼻子;他想起他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打喷嚏的方式，因为基甸打喷嚏很响，“阿契”，而不是他自己这种“阿怯”，但他今天甚至一个喷嚏也不打。现在干吗?几点啦？外面漆黑一片。我想埃德娜是否不停地在看她那面破墙。

“尤希是个好听的名字。尤科像个乡巴佬。尤基让人讨厌。干脆尤卡、尤卡、尤卡。”①

“小心点!”

“好吧，好吧。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我只是说说你的名字。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她朝他转过身来。“你想干吗？你为什么变得这么无礼?”

“呵呵，你为什么不给我写封信呢。那样的话，你至少可以问我为什么如此啊。”

他又趴在床上。他今天有点累。看爸爸砸墙看得精疲力竭。他现在昏昏欲睡，明天醒来又活蹦乱跳。

---

① 尤科(yokel),意为乡巴佬,尤基(yucky),意为讨厌,尤卡(yak),意为喋喋不休。

“艾伦。”

“怎么?”他马上翻身脸朝着她。

“你为什么这么神经过敏? 我只是在想些事情。”

“关于我吗?”

“关于我们。不知怎么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架。我记不起来我们两个真正打过一架。你记得吗?”

“你是说，很长时间互相生气，谁也不睬? 斗殴? 没有，你说得对。这事情好还是不好?”

“我不知道。兄弟姐妹通常会打架。你和我总是在一起。我们甚至睡同一个房间，但甚至我稍微对你生点儿气，马上就会觉得很难过。你不觉得这有点儿怪吗?”

“我不知道。别在意。嗨，告诉我，要是那个名叫埃德娜·布卢姆的女人结了婚，她还会有孩子吗?”

“三十五岁前都会有孩子。也许三十九。我曾读过一个关于埃及女人的事，她四十七岁时还生孩子。”

“四十七岁?”

“是啊，但那是埃及。”

“你猜那个女人多少岁?”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之前，在你说话的时候，我在想另外的事情。”

“我知道，你会把她许配给你的一个笔友。”

“别傻了，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从不打架。”

“哎，我们可以在征婚栏为她找个人。”

“噢，我差点忘了。那正是你开始多嘴多舌时发生的事情。”

沉默。她的肩膀多么僵硬。他想象她那天上午走进教室。在座位上坐下来。他突然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有人向她弹了一根橡皮筋，她不理睬。他对她满怀同情。难道没有别的孩子看出她是与众不同的吗？没有人看清一个人在家里的真实的自我。要是他们看清了，艾伦心想，世界上就不会有残酷的事情。他需要给她一样东西，一件礼物。

"你看见她挂在洗手间的那幅半人半牛的油画了吗？"

"嘘，艾伦，你是个讨厌鬼。"

"那个女人摸它的背。尤希，告诉我——"

"好吧，就一个问题，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一个字！"

"奶奶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脱口说出这句话。

她惊讶地转向他："是时候了。你终于记得问了。"

"我们为什么不再去看她？"

尤希想了一会："我去。"

"你去？说谎。什么时候？"

"一星期两次，至少。我放学后直接去看她。"

"妈妈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要是你敢说——"

"那——她怎么样？"

"老样子。可怜的人。"

"她一直在睡吗？"

"不。"

"你是说她醒来？她会醒来？"

"她不再吃安眠药。"

"那……那怎么……她肯定得吃！"

“事实是，她不吃。她醒着。她躺在床上看着天空。窗外有一棵树。她盯着树看。”尤希声音轻柔地说，“树叶落下来。我跟她说话。”

“你是说她……”哦，上帝。“你是说她认得你?”

“不认得。但我想她觉得是我。她抓住我的手。”

“嗨，什么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可以。这是个自由的国家。”

“我真的要去。”

“你并不怕我。要是你要去就去吧。”

“我要去，我会去的。”

“呵呵，当然。”

沉默。尤希转身写信。艾伦反复想着这个奇特的消息。尤希去过，但妈妈和爸爸没去? 从现在起，他也要去。从明天开始。或者后天，当爸爸做完在埃德娜家的工作。够了。背叛的时代结束了。他怎么可以这样行事。他打定主意，站了起来。他把书包翻了一遍。这相当有趣，他和尤希从不打架。谁有力量去打架。那面红色小镜子。那就是他要带给她的礼物。也许她什么都懂。也许她仍然充满感情。这会让她快乐。来自艾伦的一个纪念。给他的小个子奶奶，裹在毯子里，透过窗户凝视着夜空的奶奶。也许她现在像动物一样，能够在夜里看清东西。他拿起那面镜子放到面前，屏住呼吸。镜子依然清晰。站住。逮住你了，间谍! 他猛地朝镜子吹口气，镜子上他的形象蒙上了一片迷雾。

18

爸爸在埃德娜家砸了三天的墙。他一直砸，直到钢筋、生锈的钢筋和细长的水管从敞开的洞口露出来，优雅的卧室暴露在客厅里的旁观者眼前。爸爸偶尔休息一下，他一边朝窗户走去抽烟，一边夸耀般地揉揉手臂和肩膀，于是，旁观者意识到他们很长时间屏住呼吸，便开始放松起来，清清嗓子，伸伸手臂。爸爸吸着烟，望着窗外灰蒙蒙低垂的乌云，厚厚的云层几乎要垂到地面。接着，他对着外面光秃秃的梧桐树无言地点点头，用大头靴踩灭了烟头，返身又去砸墙。

妈妈每天去埃德娜家，带着她那只硕大的棕色编织袋，脚边放了一个很大的毛线团，用针一左一右地织着。她和埃德娜·布卢姆之间并不说话，后者每天下午四点到七点安静地坐在她的扶手椅里，瞪着眼睛，沉思默想。爸爸兴致勃勃——他怎么把他的才能埋没了这么久——他的身体慢慢地开始显示出它的荣耀:坚强、粗犷、肌肉发达。是的，他还是肥胖和笨拙，但在埃德娜眼里——从她拥有的雕塑来看，她具有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所谓“还是”就是纯粹的喜悦。

爸爸继续默默地砸墙，伴随着大锤的击打声，便是有节奏的哼哼声，他越让自己沉浸在这种节奏中，便哼得越深沉、越洪亮。用埃德娜给的钱，他买了一些黑色橡胶筐子，每半小时就用这种筐子盛灰泥和墙砖，接着，扛在肩膀上，从窗口倒在公寓楼后面的小山丘上。

三天。墙的五脏六腑都给敲出来了;埃德娜坐或靠在那儿

几乎一动不动，陷入一种朦胧而又挥之不去的恐惧中，带给她的感受是如此强烈，几乎难以承受，就像一个孩子躲在被窝里，母亲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要把她从茫然状态中解救出来。工作停下后很久，屋子里还弥漫着白色的粉尘，而现在她的鼻孔里也始终有着爸爸强烈的汗味：她只能用呼吸来记住他。第二天工作结束后，当她一个人留下来准备晚餐——一个橙子、一片全麦面包，还有农家奶酪——她突然停下来，抬起头，诡异地笑了笑。她放下面包，脸上涌起红晕，咯咯地笑一声，带着"埃德娜你疯了"的神情，跳着舞步走进空旷的客厅，优雅地撩起假想的裙子，端庄地在扶手椅上坐下来：不久，白色粉尘会散去，她会再次看见那只结实的手臂，那个腆着的大肚子。

艾伦也每天来，背靠着白色皮革扶手椅，眯着眼看爸爸砸墙。有时，他会懒洋洋地回头看一眼妈妈。她织着毛衣，织得很起劲。她的手肘快速地一上一下。墙上的洞洞瞪着大眼。一种无助却轻松的感觉在心中浮现。慢慢地，锤子的敲击变成了心跳，接着变成了脚步声，变成了巨人的脚步声，他内心的巨人正在寻找，啪嗒、嘭嘭、啪嗒、嘭嘭，转着圈子，茫然地走着；艾伦无法干预，他不在那儿，他意识不到，处在另一个世界，只是从外面跟踪那低沉的脚步声；他可以这样默默地坐三个小时，他，艾伦，像热锅上的蚂蚁，缩成一团；他很清楚，这会让他看起来像个侏儒，一个小丑，但他突然觉得不在乎，像个荒岛上的唯一幸存者，保持着某种自尊，但当他最终见到即将到来的帮助时，他会释放自己的心情，哭泣起来。只有当埃德娜转身看他，艾伦才坐直一些，有所振作，但她专注于自己，所以，他又沉下身子，悠闲地回想着那四盒洗衣粉的盒

盖——别忘了在其中一只盒盖上写下谢门公司四种产品的名称，寄出两只来自泰乐玛公司的也门风格的盒盖，你有望获得丰厚的奖品，包括时尚的针织服装、绒面皮革大衣，以及特别赠送的北极牌冰激凌，还可赢得一只华丽的钥匙圈；明天，也就是星期四，是国家彩票开奖日，一等奖为五万镑；彩票就在他的口袋里，你不会不注意到他早就对大奖开奖或诱人的奖品留意上了，他已经期待一个月了，你说什么呢，一个月，六个星期；四月初，有伊扎尔公司的晚会奖品，他甚至买了三瓶该公司的油，而没有到杂货店去买，这并非偶然，就为了那些特殊的红色商标，还有比他更有见识的孩子吗；突然，艾伦觉得不安，在椅子上扭动起来，仿佛大奖要在这儿，在这个房间里产生，他站起来，有礼貌地问他能否用一下洗手间。“可以。”埃德娜·布卢姆一如往常地回答，脸上仍是那种茫然的表情；妈妈皱了一下眉头，但他在乎什么，她注意到他从不错过一个机会，问他是否要在那个傻瓜的房间里种玫瑰，说要是他故技重演，她会活剥了他；今天，在他们去埃德娜家之前，妈妈打发他去洗手间，告诉他她可以等。我怎么没有听到冲水的声音？他出来时她问。我拉不出来，他眼睛看着地上喃喃说道；妈妈横了他一眼，问：这样有多久了？他说，我不知道，别管我，但他意识到她的想法：他开始跟她一样，患上便秘了；至少尤希和爸爸的消化还很正常，但过了一小时，他实在忍不住了，埃德娜看着爸爸轻声说“可以”，艾伦当着妈妈尖锐的目光走开了。

他一溜烟进了那个小小的洗手间，耳边仍回响着她轻柔的声音“可以”；他坐在那儿，前后晃着身子，漫不经心地看着画

上那个女孩俯身抚摸牛背——只有她怜悯它，其他的人都有着埃及人的冷眼——慢慢地，他自己的眼睛也闭起来，像个热切的祈祷者；传来锤子的敲击声，洗手间与他的五脏六腑一起震动。爸爸真是格外强壮。外面雷声隆隆，越来越近，随时都可能炸响；当他从内心、从体内倾听时，他的身体变得无力了。你十四岁了，锤子在体内嘭嘭响着；十四岁，还有三星期，两天，声音在他身边回响着；她说，你故意这么做，但我不相信；艾伦很震惊，对贯穿他体内的这种强大的轰隆声无可奈何。但你得战斗，艾伦契克，永不言死；你要全力以赴；好小子，全力以赴！锤子的敲打声停止了。艾伦向后靠，屏住了呼吸。悄无声息。他抬起头等待着。此时，大锤被一把大螺丝刀取代，用来撬摇摇欲坠的大块灰泥；你又做什么蠢事[1]，艾伦契克，那个新的声音轻轻地说道，你不想吃肉，你不想吃鸡，我们家里从未有过这种事，你怎么能够长大长结实，小艾伦。听着，这声音咕哝道，也许我说不清楚，我希望能够帮助你；你是我的儿子，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走在一起，肩并肩，就像《誓死占领山头》[2]中的父与子。艾伦点点头，激情满怀：爸爸多么令人鼓舞；房子里又回响起有力的敲打声。努力！努力！帮我也帮你！艾伦契克！

击打声突然停了。糟糕。差不多就好。悄无声息。一种不同的声音闯入这个世界：雨声。终于下起了瓢泼大雨。不再有严冬。他又坐了一会，雨啊雨，美丽的雨，一切都在流动。也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mishegoss。

② 《誓死占领山头》(*Capture the Hill or Die*)，可能是当时一部爱国主义小说的书名。

许稍后才能确定，但这没用，然而——这是一个预兆。这第一场雨！他很快站起来，非常兴奋，觉得这场雨就是为他下的。他果断地拉链子冲水，一股激流，一阵浪涌。虽然很糟糕，他今天拉不出来。唯有在这儿，他之前从来没有什么问题。

当他走进客厅时，妈妈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她听到了冲水声，他在乎什么，这是他的身体；爸爸在窗口，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在雨中兴奋地喃喃喊着。当他缩回身来时，他头发湿了，眼中满是笑意。他擦了擦海神般的浓发，又干劲十足地重新工作，大步朝墙走去，犹如黎巴嫩电视上摔跤比赛的那个外高加索屠夫。艾伦快步回到他的座位上，缩成一团，随着有力的锤击声，听着体内血液的奔流声，还有那焦虑不安地追逐他的笨重的脚步声。

爸爸连续不停地敲了一会，而艾伦则一直闭着眼。到七点，妈妈宣布“行了!”，但爸爸挑战似的摇摇头，继续砸墙；妈妈再次喊“行了!”。艾伦懒洋洋地张开眼睛，惊奇地发现整整一小时过去了，这期间我在哪儿；爸爸还在砸墙，仿佛为雨而陶醉，或好像没听见她的喊声，但她喊了第三声，他还没有停下，这时每个人都坐直了，看看妈妈又看看他；他就像一个巨大的收不回来的弹簧，墙上的洞越来越大，有时砸一下就能把两个洞打通，但爸爸故意不急于砸最后一锤，好像要满足身后的埃德娜的期待；十分钟过去了，他仍然没有停工；艾伦关切地坐着，双脚并在一起，脸上带着激情洋溢的笑容；这就是爸爸，我的爸爸，不害羞，不隐瞒，像英雄参孙，一头逃脱的狮子，一股突然喷涌的泉水；在妈妈巨大的沉默和埃德娜闪亮的双眸面前，爸爸尽情展现了他的风范；马戏团的小马驹和大

象、火把与老虎、杂技演员和小丑，他表现出纯粹的天赋，他的身体犹如他灵魂的画笔，虽然他不加掩饰地穿上小丑的彩衣：因为这就是他，他在发号施令，他甚至不失自尊地扮演傻瓜：他可以像一个来去匆匆的托钵僧，对墙一通猛砸，也会优雅地从侧面敲上一锤，将墙当成一堵悬崖，或一位含情脉脉的娇媚女子。有一阵是充满活力、单手的击打；锤子滑过墙面就像抚摸娇儿的头颅；或者像一位英雄发起突袭，从一块魔岩上解救他的女人。看着，艾伦心想，仔细看着。

爸爸的风采又持续了四十五分钟。埃德娜·布卢姆身子前倾，看得如此专注，似乎是在展望内心陌生的新的前景，这一前景仿佛为一张巨大的犁或船的巨大的螺旋桨所开辟。甚至响声都没有扰乱她，而她睡觉时总是要用棉团塞住耳朵；几年前，她在伦敦的时候，曾由一位热情的印度学生教授一种神秘的密宗瑜伽，但她从来不敢在室内做这种冒险，因为要是在沉思默想的紧要关头，昆达里尼蛇[①]从最底层的恰克勒[②]钻出来，缠绕着穿过五层大脑，到达第三只眼，即交会点，这时她碰巧听到邻居阳台上令人不安的喊叫或某处厕所哗哗的水声，那怎么办。她现在知道她期待的不仅是大锤在她体内的回响，还是伴随这响声的其他一切：他散发出的味道、汗珠，还有三天来她的来客之间的交谈及随后的沉默，所有叽叽喳喳的秘密交流，让她觉得不可理解；那个父亲，还有那个带着敬慕的目

---

① 昆达里尼蛇(kundalini serpent)，即瑜伽气功中所谓盘踞在人体脊骨底部的一种神秘的能量。

② 恰克勒(chakra)，瑜伽用语，意指人体内能量的出入口。

光看着他的儿子;那个怒视着母亲的胖乎乎的十几岁的女儿;她对他们的看法多么错误！她反驳自己:他们摆出笨拙、温顺的脸，似乎对她充满同情。你错了，错了，埃德娜，看看他们周围的空气就能知道，从中吸取教训吧;也许你不仅对他们的看法有误，而且对生活本身、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有误，继续，好好哭一哭，也许你快死了，也许你几乎是——她吸了口气，说出了这个可怕的词:残枝败叶。

她默默地对妈妈鞠躬致谢，妈妈转过身去。接着，她恳求地看了艾伦一眼，艾伦瞪大眼睛看她，她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但妈妈瞪了他一眼，犹如母鸡预感危险临近警告小鸡一样，他便拉下脸，藏起眼中闪烁的光芒，但又因惭愧而脸红了。我们在这儿是一个有严格规定，甚至无情的法律的小部落——她心软了——是一种暴力的、压迫的文明。自从那天她按主题和国别整理了《国家地理》，她内心就不再感到这么颤抖了。

那天晚上七点三刻，爸爸最后一次挥舞他的锤子。一大块灰泥，原先挂在天花板上，现在坠落下来。那面墙不见了，而挂在对面墙上的是《格尔尼卡》[①]。爸爸仍然站着，锤子扛在肩上，端详着这幅画，仿佛才第一次见到。妈妈深吸了一口气。她小心地将她的编织物收起来。埃德娜·布卢姆显得疲乏，睡眼惺忪，歪坐在落满灰尘的椅子上。

“行[②]。”妈妈说，“付钱吧，我们要走了。”

爸爸放下锤子，神情颓然，犹豫不决，最后转身看着这两

---

① 《格尔尼卡》(*Guernica*)，毕加索的一幅名画。

② 原文为意第绪语 schoin。

个女人。

“我有个主意。”埃德娜紧张地说。

妈妈愣住了。

“我再付克莱因菲尔德先生五十镑，把另一面墙也砸掉。”她有气无力地指着卧室的第二面墙说。她没再看妈妈一眼便拿出一沓湿湿的钞票，这是她之前四小时内一直攥在手里的，她把钱放在桌子上。

妈妈低头看着那些五镑一张的钞票，票面上一个肌肉发达的农民拿着一把锄头，年轻而刚健，凝视着她。“布卢姆小姐，”她挺起胸脯说，“我唾弃你的钱。”艾伦从未见她如此生气。“你脑子有问题，你不太正常。你让大家看清了你的胡思乱想。我丈夫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布卢姆小姐，我想你应该去疯人院，你在那儿能得到照料。”艾伦双腿开始发抖。这不像妈妈，会当着陌生人的面，将在背后说的话当面告诉他们。

“那六十镑。”埃德娜·布卢姆转身对爸爸说。

“除非我死了。”妈妈毫不示弱。

“七十镑。”

妈妈倒吸了一口冷气。她的眼前出现了有着毛皮衬里的靴子，一套新的晚餐盘子，有望取代结婚时用的那套看起来像是从跳蚤市场淘来的旧盘子，一块时尚的海绵垫子取代那块草垫，一块厨房用的大理石台面取代那块有裂缝的……

“你的钱脏。”妈妈嘶哑着说，她的眼睛盯着那沓湿乎乎的钞票，那钱似乎活起来，向她招手。“我真想吐口唾沫！”她有气无力地嘟囔道，但她没有吐唾沫。

“一百镑。”埃德娜以惊人的镇定说道。

“就算摩西愿意，我也不愿意。”她蹒跚着出了门，因感到羞辱而落泪，尤希跟着后面。艾伦又待了一会，隐在钢琴和墙之间。现在，他有很好的机会跟她单独说话。招认吧：我很高兴在你这儿，就像在家里，你很友好，别在意他们对你说什么。这只是说说而已。但她甚至不知道他还在那儿，她背对着他站着，笑得喘不过气来。艾伦蹲了下来。她提高声音，啜泣中透着开心，身子一阵抽搐，仿佛笑声能够将她的灵魂释放出来。她纤细的黄色头发蒙在脸上。艾伦不敢动。他一时简直认不出她来。好像她身体内有个陌生人在摇晃她。她慢慢地平静下来，举起一根细长的手指，若有所思地指着卧室的那面墙。接着指向另一面墙。又一面墙，又一面墙，而欢乐的泪水哗哗地从沾满灰尘的脸上往下流。

19

妈妈宣布她不再踏进埃德娜·布卢娜的家门，也不跟爸爸说话，直到他做完那儿的活。晚上，爸爸搬出皱巴巴的甘地牌床垫，这是他服完预备役后带回来的，他睡到了客厅里。妈妈让尤希替她去埃德娜家，但尤希马上就要考试，所以去不了。我去吧，艾伦小心翼翼地自告奋勇，妈妈瞪了他一眼；她不信任他，也许她觉得他太小，或者觉得他越来像他爸爸了。即使他斗胆问她为什么，他也不会为她的那种眼光烦恼不堪，但至少她没有说他不能去，要是他去，他就会代表这个家庭。

敲掉一面墙要花多少时间？差不多四小时。但爸爸敲掉埃德娜家的第二面墙花了多少时间？五天。全能的上帝，妈妈躺

在波尔多沙发上，头上放着冰袋，无声地尖叫，那么多时间足够创造大地和日月星辰；冲着外面听着的邻居，爸爸似乎把每一锤都延长，寻找墙上合适的落点，那个由电线、水管和钢筋组成的脆弱的中心，这样墙体可以完美地倒塌在他脚边。他每天一来，埃德娜就会端上一杯新榨的橙汁，大杯给他，小杯给艾伦。但她还不如妈妈那么细心，艾伦想，她不知道应该用个小茶托盖住杯子，这样等到爸爸喝的时候，维生素不会流失，虽然味道差不了多少。爸爸咕噜咕噜大口喝下，而艾伦有礼貌地小口呷着以纠正留下的坏印象。"干！"①埃德娜微笑着小声说，她从爸爸手里拿过杯子；他们脸上泛起一阵红晕；爸爸结结巴巴地说，哎，锤子哪去啦，埃德娜咯咯地笑，在这儿，正等着你呢；不等脱去衬衫，爸爸便朝墙砸了几锤，掩饰他的困窘，或也许想对墙显示谁是主人，但他最终放松下来，从容地干起活来，而埃德娜则缩到她的扶手椅里。

整整五天。不亦乐乎。虽然埃德娜想，糟糕的是他妻子不再来了，这真是她的实际想法；尽管这个女人的粗鲁和她令人费解的侮辱让人受不了，埃德娜还是为她和那个女孩的缺席感到遗憾：因为她们需要在场，她们的在场对这个场景的完整和欢乐必不可少；她喜欢那个文静、神情忧伤的男孩，但他们不是还有一个大男孩吗，没有，她可能弄错了；有时，他抬头看她的样子，让她想要抱抱他，呵护他。这个男孩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也许肚子里有蛔虫；他们一进门，他就要去洗手间，有时，他在里面待几小时，无论他做什么……她嘴上浮起顽皮的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L'chaim，意为"（为了生活）干杯！"。

微笑。呵呵，多么肮脏的想法！她责备自己，但天哪，也许这个年龄的男孩真的会这样。她伸开四肢，感到轻微的感官的愉悦，不，在这儿，在我家里？不能这样。她又咯咯地笑起来，既害羞又坦然；哦，让他找个乐子吧，这种事情多着呢；她咬咬嘴唇，感到惊奇，脸也红了，因为她突然明白那个女人的那些侮辱意味着什么，只是昨晚，埃德娜和她的丈夫受到的攻击还看起来如此荒谬——她对这个想法感到好笑，多么荒唐的念头，把她想成**那样**的人？和**他**？或许正是这个孩子，才是那个女人出于动物本能要加以呵护的？埃德娜像这几天来一样，将头朝后一仰，浑身感到一种放松和自在；接着心里回味着这个私下的新的玩笑，她在洗手间给艾伦留了一件礼物——她友好地眨了眨眼——说不上低级或粗俗，苍天不容，只是一本印度色情艺术的书，她翻看后就放在杂志架上面，还是几年前看的，她记得那幅王子和他的妃子的画，王子与妃子边交合，边饮茶，极尽欢娱。

艾伦从她的洗手间出来，显得疲惫和有些沮丧；埃德娜瞟了他一眼，便专注于大锤的打击声中，而他魂不守舍、摇摇晃晃地回到原来的地方，像一个水手在狂风中走过甲板，叹息着在一块地毯上坐下来；她注意到他喜欢坐在那块亚美尼亚地毯上。所以，她在那儿放了一个垫子，铺了一条布哈拉床罩；他可能会绊倒——一个孩子这么疲倦真是少见——蜷着身子躺在上面。她不时地瞥上一眼。哦，年轻人哪儿都能睡：在这样可怕的响声中，室内大锤砸着，外面雷声隆隆，这个孩子会像一只小猫睡得呼呼。她在衣橱里给他找了一条毯子，这毯子充满回忆，他们用这条毯子裹着三岁的诺娜长途跋涉，从匈牙利到

巴勒斯坦，现在，睡吧——睡吧——宝贝[1]，用它盖在他身上。爸爸活干完了，会叫醒他。好小子，你又睡着了。我没睡着。睡吧，看你的眼睛多红。我没睡着，爸爸，真的。没睡着，没睡着，你都进入梦乡了；有时，几乎叫不醒他，得轻轻地或重重地摇他，这孩子睡不醒。接着，爸爸会慢慢地扶他站起来，对他绵软倦怠的身体不停地往下滑感到惊奇；爸爸会跪在他面前，他的杰佩托[2]一般的大脸，苍白又严肃；爸爸不费力地将他抱起，他头靠在爸爸肩膀上，埃德娜要把他的帽子拉上：等一下，帽子遮住了他的眼睛；他会小声跟她说再见，她也会小声跟他告别，这样可不惊醒艾伦；到了外面，艾伦会转动眼睛，贴近爸爸，因寒气和呼啸的狂风而发抖；此刻在一起，他们在一起，他们半夜逃离，穿过树林，坐一辆马车，在风暴中，但昨天发生的事情，你真丢脸，埃德娜，她和爸爸忘了他在那儿，他们只是忘了他，他蜷缩在墙角，埃德娜没看到他，直到那天晚上，她听到欣达在阳台上喊他；她才惊慌地到处找他，他肯定在这儿，迷迷糊糊地睡在她的地毯上，抓住地毯的边，仿佛害怕掉到地上，他的头埋在毯子下，有一会，哦，让他待着吧，把他藏在这儿，像她在旅行中买的一个洋娃娃，像那个戴着红帽子、有着长长的黑色流苏的希腊军团士兵，很像她想要面对面看着的那个大胡子宪兵，他站在雅典王宫前值勤；她要在炎热的三天里，一次五个小时，盯着他的眼睛，直到他值班几乎结束；随后，她会走开，第二天再来；是的，她会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ai-lee-lu-lee，是摇篮曲中的歌词。

② 杰佩托（Gepetto），即《木偶奇遇记》（*Pinocchio*）中的木匠。

把这个孩子作为一件记忆犹新的纪念品，提醒自己这儿发生了什么，墙如何颤动；她温柔地叫醒他，帮他穿上衣服，厚厚的绿色毛衣，偏大的外套，还有羊毛帽子；她带着他，他梦游一样，摇晃着靠着她的肩膀，梦中微笑似的，下了楼梯，走过去他那幢楼的过道，她让他坐在单元门口的垫子上，代他敲了敲门就赶紧离开了。

早上，爸爸跟往常一样去办公室。他会不时地瞅一眼手表，推开那些无聊的公文，第一次想到，也许七年前在面包店出事后他听从欣达的话是个错误：当他躺在医院里疼得呻吟的时候，欣达做了谋划，加上恳求和威胁，当他最终恢复意识，他听说他丢掉了在面包店的那份可贵的工作；妈妈尽其所能，让他成了一个有退休金的职员。所以他在面包店的好朋友给了他一块金表，他从没戴过；值夜班的生活突然结束了，这份差事他非常喜欢，一起值班的同伴、烘烤面团的味道、柔软圆润的面包卷、沾满面粉的胡子下一丝友善的微笑、大门外烟头的红光、大白天睡觉的权利、裹着毯子躲开那炽热的阳光……孩子，那才是好日子，现在看一下他，一个为加班和职位与过去的朋友争吵的刻板的官僚。

他不耐烦地算着时间，很想用手拿起大锤，抓过铅笔，像牙签似的一折两段。他等不及地要重新开始：不停地砸墙没有损耗他的精神；相反，每砸一下，他觉得内心有什么东西慢慢地、悄悄地被敲凿：那是他灵魂的微妙的轮廓。

每天六点半，他会放下锤子，朝埃德娜眨一眨眼，让她打开收音机，这样，他可以听茹玛·埃尔达谈论最近发生在内盖夫北部地区的山洪暴发；艾伦，远远地待在地毯上，睡眼惺忪

地看着他，心想为什么他要停下来，埃德娜也看见他垂着硕大的头。他似乎想要在那些简单的话语中破译出秘密的信息来，而这是他才能听出来的。别害怕，摩西在这儿，艾伦想，但他为什么不再干活；播音员说到陷在河床里的车辆，说到基布兹或汉南地区的庄稼受到的损失。爸爸噘着嘴，砸起墙来，艾伦耷拉着脑袋……

一天，埃德娜鼓起勇气给爸爸准备了一大块用匈牙利辣肠做的三明治，不声不响地把它放在他的一杯果汁边上。她也为艾伦做了一份辣肠面包卷。爸爸没说什么。只是他的眉头动了一下，额头发红。艾伦低头看着这块三明治。哦，不，他想，哦，不。"你饿了吧?"她看一眼爸爸，心神不宁地问。哦，不。艾伦晃着脑袋，看着这块用辣肠片做的三明治。但她是个素食者，他内心喊着，感到气馁，而爸爸津津有味地大口吃着三明治，喉咙里发出咕咕的响声；他的风度去哪儿了，他的教养又去哪儿了，幸好妈妈不在；在那些牙齿面前，他觉得自己脸色发白，因为她似乎和爸爸一起发出咀嚼的声音；艾伦跌跌撞撞地向洗手间跑去，他烦躁不安，哽咽着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来这儿了，他左手无意识地抓着右手，手腕处血液被扼住，不，够了，你做过保证，你发誓下不为例，他放松手指，看着皮肤上苍白的印记。我不应该再来，看他把墙砸倒有什么了不得，但爸爸的砸墙声在他的胸膛里回响，飞快地进入他的血脉中，迫使他屈服；他使劲眨着眼睛，直到流出眼泪；也许这样他就可以摆脱揪心一般的声响，也许有一只大齿轮会磨压，使之开裂，粉碎；爸爸似乎无意中听到了：他今天是多么强壮，辣肠三明治肯定给他增加了能量。这是为你好，听那砸墙声，不久，

他就会冲破障碍；这状况已经持续几乎两星期了，问题不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久。艾伦不断呻吟，他嘴唇疼歪了；外面，在墙那边，埃德娜正在给爸爸吃更多的带汁的辣肠，为他机械般的强大身体增加养料；他从她手上一点点吃，又继续工作，边砸墙，边嚼着。小心，埃德娜，小心，她一不小心，那贪婪的嘴巴就会咬到她修长的粉红色手指，咬到她可爱的手掌、她秀丽的手腕，她仍然没有避开；那么会咬到她的肩膀，她的脖子，他在那纤弱的身体上大口地、啧啧有声地吞食着……

第二天，埃德娜向龙勃罗梭先生请了一小时假。她走进纳希洛特老城的一家杂货店，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寻找，买了一罐名为“斯基哈葛[1]”的也门辣椒酱。那天晚上，爸爸大口吃着涂了“斯基哈葛”的辣肠，满意地朝埃德娜露出笑容，这让她心花怒放。几天后，她十点休息时不再啃三明治，而是去了马哈内·耶胡达市场。她在阳光下款款而行，阳光透过云层照亮了她脚下的路；她来到烤羊肉串的铺子前。这市场未遭到损坏是多么奇妙，她遐想着，直到内心的一个声音嘲笑地议论，真的吗，埃德娜，你忘了市政大厅有关朴素艺术的讲课？她附和那声音一起嘲讽自己。她结结巴巴地招呼服务生订餐，来份耶路撒冷烤杂排；她不无紧张地看着那个皮肤黝黑的年轻厨师将大块生肉摊在吱吱作响的烤架上，把洋葱切碎，撒了一些调味品。随后，她扭着手指，闭上眼睛，等着。

一盘美味可口的烤肉出现在她鼻子底下。她吸了口气，抬起肩膀，吃起来。她津津有味地吃着辣味烤肉，她的大草帽和

---

① 原文为阿拉伯语 skhug。

一个仁慈游客的特别的姿势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哦，是的，她注意到了；突然，她可以客观地审视自己，并非自我厌恶。把你的帽子拿掉，埃德娜，那样更好，现在撩一下头发，朝那个看着你的男孩笑一笑。她肩膀塌下来。身子放松，稳坐在椅子上。服务生过来问夫人是否还需要什么。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可疑的嘲讽意味，但她设法克服受轻侮感到的不快，看出他很年轻，面带微笑，头脑清醒，这让她想起，也让她吃惊，想起她去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旅行中遇到的某个人，甚至在葡萄牙遇到的那个男人；为什么以前她没有想到家门口也有让人怦然心动的男人。她开始和服务生开玩笑，他称赞她的朴实和流利的日常俚语，她兴奋得满面红光，啊呀，他可能会想她一生就在马哈内·耶胡达市场的小巷子里转悠。她附带着要了一份炸薯条和豆泥；那位服务生抓住她的手腕，指点她如何卷皮塔饼来擦拭盘子，她注意到，他像个渔夫，朝她两侧撒下一张网。一声胜利的尖叫响彻她的喉咙：这就是我，埃德娜！她用心灵的眼睛给他，她的服务生——我们会说——穿戴起来，穿上宽松的有着金黄色腰带的马裤，也许戴一顶有着黑色长流苏的毡帽，胸前交叉着子弹带；有时，旅行途中她会被魔鬼缠身；她总是要去访问这样一个城市，城中有一座王宫，守卫站在门口，高大而傲慢，他的眼神阴郁或愠怒，急于向她表明，他是一个大活人，被迫每天一动不动地站上五六个小时——在斯德哥尔摩站四小时——想到这个黑皮肤、卷头发的年轻服务生守卫着王宫大门，她的王宫，是的，她会是女王，这想法多么有趣，她不禁脑袋后仰，让快乐贯注全身。服务生朝她微笑，但似是取笑。她叫他过来，头凑近着，温柔地恳求：他愿意卖给

她，**兄弟**[1]，做烤肉的那块肉吗？会告诉她，**兄弟**，正确调味的秘诀吗？她调皮地朝他眨眨眼，觉得脸上的肌肉绷紧了；服务生也犹豫地眨了眨眼，急忙回到烤架那儿，对助手说了几句。埃德娜感到欣喜。室外，雨下得很大，她想起家里砸了一半的墙。一股股冷气使餐厅的玻璃模糊起来；埃德娜解开毛衣扣子，将黄色头发朝后捋，露出细长的粉色颈子，在一辆驶过的汽车顶部的一面镜子中瞬间看到了自己；哦，生活能带来奇妙的邂逅，也许，她需要做一个新的发型，更有朝气的，她会去把头发染红；她用皮塔饼蘸着"斯基哈葛"辣椒酱吃，舌头火辣辣的。她用手扇着舌头，像个巴黎人一样说"辣死啦！[2]"

回到家，她烤了猪心、猪肝和鸭胗，放在一只蒸盘中招待爸爸。"你需要力气，克莱因菲尔德先生。"她喃喃地说，脸红红的，此刻，她的腼腆显得很自然，因为，最终，她心想，延宕了二十五年之后，她正成为一个青春少女。

什么呀？哦，不！下不为例！她，一个读了两年大学，周游世界，光顾剧院，置身于油画、雕像和书籍的女人怎么能——她怎么能错过呢？哦，埃德娜，她咯咯笑着，就让它发生一次吧，像小说中的女主角昏了头脑，至少暂时，爱上一个傻瓜，会有什么伤害呢？但她知道，这事不会发生。那这是怎么回事？突如其来地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埃德娜笑了；她又发出一声尖叫，把这个想法从脑子里赶走。多么荒唐的想法，埃德娜！你这样一个人和他那样的一个人……呵呵，我小手指

① 原文为阿拉伯语 ya habibi。

② 原文为法语 oo-la-la。

一弹，就可以把他从我的生活中扔出去，就像这样：但她没有这么做；哦，你不能这样，你这只讨厌的小手指！

她向办公室同事详尽地叙述了住房改造引起的混乱和工人带来的麻烦；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听她这么絮叨，有人甚至向老板抱怨，老板把她叫去，热心地问她是否需要他的帮助；埃德娜微微一笑说，是的，龙勃罗梭先生，亲爱的，亲爱的龙勃罗梭先生，如果你能帮助我摆脱那些工人……但当她出于好玩，在想象中想以另外一个人，任何一个挥着大锤子、使劲时嘿嘿叫着的陌生人来取代他时，她突然意识到，令人兴奋的是摩西。她感到惊奇。她想要否认。发生了什么，埃德娜，我们的小手指去哪儿了；第二天，她给他做了一块奶酪和黄瓜三明治，他带着怨气吃着，甚至男孩也神志清醒地看着，盯着她瞪大了的眼睛，迷惑不解；那天，这个男人加快了砸墙，这让她明白，按这样的速度，他很快就会把墙砸光。

因而，接下来的一天，她给他准备了整只烤鸡，垫了一层橄榄，这是她从市场的那个独臂小贩那儿买的。他们认识她，喜欢她去那儿；她所到之处，他们都向她眨眼示意。欢迎，夫人，他们用英语跟她打招呼。要是你喜欢吃辣的，来找我，他们在她身后喊，看到她回过头来眨眨眼，他们起劲地拍着他们的大腿；爸爸大口吃着烤鸡，带着敬畏和感激的神情吮着鸡骨；埃德娜坐在扶手椅里，出神地看着男人和墙的快乐的舞蹈。时不时，在一阵特别猛烈的砸打之后，他会英雄般地向她转过身去，仿佛向她呈献一份适度的功绩，她则点头以示认可。他的强壮的罗马人一般的肌肉为她鼓起和跳动。有时，在连续的击打之间，他会特地朝她看一眼，有些羞怯，但带着欲望，似乎

沿着她的后脖颈，像捏一根鱼骨一样把她的脊柱拎出来，直到她体内只留下软体器官，在一张贪婪的巨大无比的嘴里滑动。

户外，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虽然时间还不晚，但街上已经昏暗。有一刻，房间里只有大锤砸墙的声音。六点半的新闻节目，又报道内盖夫的山洪暴发，有两个士兵被适克马河的急流冲走。爸爸恼怒地看着窗外。当他猛砸一锤，发泄心中的怒火时，天空震颤，灯光熄灭。

埃德娜急忙找来一支蜡烛点亮，用手拢着小小的火苗。爸爸又砸了一锤，他的脸板得像石头一般。黑暗中，艾伦溜到洗手间，他坐下来，痛苦地闭上眼睛。他得离开。爸爸在外面砸墙，整座房子震动起来，嘭嘭、哗哗、嘭嘭、哗哗，像一台装着大锤、活塞、锅炉和压气机的冷酷的机车，曲轴上上下下，砰砰、啪啪，虽然可能错过了什么事，但他通过潮水般涌来的痛苦隐约感觉到了，幻想到拉杆和滑轮，拨火的铁棒，因为锅炉房里没有足够的蒸汽；他痛苦地扭着身子，捶胸顿足，双手用力压着，从腰部往里压，救命，疼痛肯定会把他撕成两半，他用拳头紧压眼球，直到眼冒金星；他的光明的小天使，他把他们变成闪亮的星星，选出三颗爆发出耀眼光芒的星星，他在报纸公告栏里总能发现那种闪烁的星星：众多的奖品！寄来六个包装盒，赢得一张邮轮船票！奖品有汤料和艾碧萨豪华针织机；为了更顺畅地剃须，请用外交官牌；他甚至设法弄到了抽奖的机会，但没有赢得那块金手表，或和玫瑰般可爱的塞布丽娜乘玻璃船底的游艇在埃拉特兜风，甚至连安慰奖也没有；他每星期从她的钱包里偷三镑；他再次被疼痛淹没，天知道他那儿

怎么了，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1]"三百神奇事例"中有个男孩的故事，他患有可怕的胃疼，也许他要生出什么东西来，也许这就是这种怪病会发生的情况，十四岁的年龄，生出一个就像你一样的生物，但也许他应该跟什么人谈谈这件事，比如尤希，因为问题越来越严重，到今天已经两个星期了；他再次抓住手腕来止痛，阻止它蔓延，接着厌烦地摇晃着，别闹了，干脆让你去吧；他身子后仰，满头大汗，精疲力竭。

闪电划破阴沉沉的夜空。雷声隆隆，而爸爸以更多的敲击和粉碎来回应；艾伦走出来，昏昏欲睡，神志不清，而在内心深处，他追踪着那个笨重、孤单的巨人，巨人喊着追赶孩子们，孩子，回来，回到我的花园里来，穿着笨重靴子的巨人跌跌撞撞，绝望地打着脑袋；突然：光秃秃的树下是什么，一个小包袱。呀，这是一个男孩，那个没有离开的男孩，昏昏沉沉地躺着，任巨人摆布；巨人弯下身子，温柔地抱起来；但艾伦突然醒悟，坐起来。你没听到那砸墙声吗，现在听起来很不同。你说不同是什么意思？这很难说，但艾伦学会了辨别，这是一种新东西，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雷声，这是整个冬天第一个打雷的日子，也许也是因为她晚餐招待他吃的烤鸡，你没看见他双手抓着鸡肉塞进嘴里的那个样子，简直是狼吞虎咽；听仔细了，节奏是不同的，速度和力度也不同；他身子前伸想听得更清楚一些，突然——那是什么？——像是睡梦中有人拍他的肩膀，摇晃他，低声说，起床，开始了；此时他清醒了；他提上裤子，

---

① 即"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包括图书、电影和博物馆，专门收集和展示世界上的各种奇人奇事。

马上跑出去找埃德娜，而她陷在扶手椅里，吮着拇指，好奇地瞪着眼睛，好像睡前听故事的孩子；他极力睁开沉重的眼皮，在朝窗口的椅子走去时想——我别睡着——他在毯子下蜷着身子取暖。哦，我为什么要来，我决定不去管爸爸的事，你能坐在这儿多久看着他把墙砸倒，但你愿意听那种声音吗？他听到：砸墙声、呼噜声、砸墙声、呼噜声，呼呼、呼呼，砸墙声、呼噜声、砸墙声、呻吟声；艾伦耷拉着头，仿佛有个看不见的催眠师抓住了他的手指，别睡着，就打个盹，积蓄力量，从头再来，再来。埃德娜注意到他：那孩子怎么啦，他神情恍惚，他极力保持清醒的样子很怪，让人有些担心，他一到这儿就蜷在地毯上，那么大的声音，他居然能睡觉。砸墙声更响了，引人注意，发号施令。我，我，这声音喊她，听我的声音，但看到艾伦让她忧心，瞌睡虫，到底是什么让他如此精疲力竭，为什么要睡到这儿来，睡在她的房间里，好像他来这儿就是为这件事，一种催眠疗法，一种全麻手术……但砸墙声。听着，埃德娜，呼噜声、砸墙声、呻吟声、砸墙声，注意，情况有所不同；这是被驱赶的、心急火燎的，寻找着避难所。她在椅子里坐起来，像一只惊慌的小鸟上下摆动脑袋；爸爸的锤子对她喊叫，要钻进她体内：有时，它绝望地击打着，仿佛遭遇风暴，像发报电键一样打出求救信号；有时，它更像一个囚犯，拍着墙想知道隔壁牢房里有否有人。哦，是的，她用力地点头，哦，是的，哦，是的，有人的，接着，一股轻微的战栗流过全身，就像注下了一滴春药，甚至艾伦在睡梦中也发出一声叹息；她竖起耳朵：哦，不，这不可能，但就是，这是给她的，为了她的，这个隐蔽的符号，看不见的书写，暗中传递的密信；

她挺起身子听着，闭上了眼睛，像一条奇妙的火蛇，从头到脚颤抖着。

20

有一次，在科米的采石场，一天的活快要干完了，一个陌生人走向爸爸，说那天晚上有话跟他说，就在军营外边。爸爸对他有些疑虑，但这个人看起来如此瘦小，他想要是打架的话，他可以稳操胜券。

这个人名叫摩罗钦科，是“乌卡斯”团伙成员，这个团伙是个犯罪组织，非常凶残，囚犯中唯有他们试图穿越冰冻的大草原逃亡。当他们中有一帮人要逃出去时，他们会带上一两个幸运的“政治犯”，这是——爸爸望着墙露出苦涩的笑容——政治犯活着离开集中营唯一的希望。摩罗钦科告知爸爸，几个“乌卡斯”成员计划第二天晚上越狱，他被选中跟他们一起走，因为他看上去还算强壮，可以携带他们在艰难跋涉途中所必需的物品。爸爸吓坏了，但他同意跟他们一起走。他已经在科米想方设法活过两个冬天，他知道，第三个冬天会要他的命，如果失去机会，他至死都会后悔不迭。那就是我。爸爸猛砸着墙，背部拱起的肌肉坚硬如铁！

大团的乌云在埃德娜的窗户外偷窥，它们有着圆鼓鼓的脸颊，幼稚的大嘴。一个有着月光的夜晚，“乌卡斯”成员们成功逃脱。他们大肆贿赂守卫，而守卫则不相信他们会在丛林中活下来。在凄寒的月光下走了几个小时后，摩罗钦科扭伤了脚踝，只好停下来。“乌卡斯”成员们聚在一起，小声地商议，而

三个政治犯则站在远处，隐约感到恐慌。最后，“乌卡斯”的头目，一个立陶宛杀人犯，宣布他们将把摩罗钦科丢弃在那儿。没有人反对，他们重新出发，但走出一段路，爸爸落在后边，并偷偷地回到那个伤者身边：我这是干吗，我觉得对不起那个狗杂种。

摩罗钦科蹒跚地走着，看到他回来感动地流下眼泪，用他的铁爪紧紧抓住爸爸的手。丛林狼嗅到了他的味道，在黑暗中围上来。爸爸把摩罗钦科扛在肩上，带他走了好几天。几乎一个星期没有任何食物，爸爸用刀在自己身上割个口子，让摩罗钦科舔他的血。摩罗钦科吮吸他的手臂，抬头凝望着他，就像一头长得太大的小牛犊。稍后他脱口说出，“乌卡斯”带政治犯一起走是用来在逃亡途中当肉吃；他跪下来，请求爸爸原谅他骗他一起逃亡，解释说那时他并不真的认识爸爸。

此刻，大锤嘭嘭地发出沉重的声音，比室外的雷声还要响。就这样，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天知道——爸爸和摩罗钦科在丛林中跋涉。他们失去了方向，跟踪他们的嗥叫的狼群期待把他们逼疯。一次，他们见到一具人的骸骨，边上有一个政治犯戴的帽子。摩罗钦科画了个十字，不安地看着爸爸。大锤声回响着，凝重而沉闷，每次稍停一下，像为死者放响礼炮。他们放眼望去，只见松树林和荒原。他们艰难地兜着圈子，踩着没膝的积雪，被困在大自然的巨大的掌心，害怕在这广袤的荒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不是为了摩罗钦科，爸爸说，我会被埋在雪里，等待死亡天使的降临。

哎，摩罗钦科。爸爸又砸起墙来，而埃德娜则蜷缩着，期待从他起伏的后背读出些什么。摩罗钦科是个小偷，一个敖德

萨的小瘪三。他因盗窃一批托运的路灯而被捕，他们把他送进科米监狱了此残生。爸爸不禁笑起来，而埃德娜仿佛在墙上看见了摩罗钦科，寥寥几笔勾画出一个无形而明快的形象，一个活泼而饶舌的人。哈哈，爸爸点点头，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摩罗钦科说起逸闻趣事滔滔不绝，不着边际；他开下流的玩笑，奉承爸爸，也会激怒他，在冰天雪地中努力保持一种起码的人的情感。他们一起学会了用弹弓打鸟，并生吃，那些羽毛鲜艳的鸟，布卢姆小姐，唱起来如此美妙，把它们吃掉真是罪过；一次，他们竭力把一群狗从一头死鹿旁赶走。也有一群群野马，小而轻盈，从远处奔驰而过。夜晚，他和摩罗钦科会睡在树上，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枝上，像吊在绞架上的罪犯。有个晚上，爸爸从一阵高烧中醒来，看见月色下的丛林泛着苍白的光，树丛中蹲伏着大群的饿狼，耐心地盯着他，就像蒙着面具的歹徒，眼光阴冷而漠然，这是众多委员会的不露面的成员，要将他这样的人在丛林中置于死地；他开始求他们开恩，他是和他们一样的人，他想活着，爱一个女人，但这时他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意识到他精神有些错乱。实际上，我害怕摩罗钦科远胜于害怕狼，因为，要是他明白我多么虚弱，他会立马把我砍倒，就这么回事。

最后，经过了无尽时日的跋涉，他们终于走近了一个小村庄。埃德娜·布卢姆从嘴里拿出手指，专注地听着。爸爸的胸脯不停起伏，就像一只风箱，而艾伦瞪着眼睛：窗口浓云低垂，似乎要聚在一起偷偷哭泣；它们鼓起脸颊，呼呼作响，仿佛要扑灭一团被禁止的火焰。爸爸和摩罗钦科弯下身子：村民是些无知的奴隶般的人，靠地里的甜菜和捞河上漂来的木头为

生。爸爸砸着墙，头缩在肩膀中间，躲避轰轰的响声：整幢楼回响着，像一艘船撞到了一座冰山，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像一根桅杆似的发出尖叫；三天后，爸爸和路灯窃贼发现一个女人被锁在村庄最僻远的一个小屋里。囚徒的丈夫在村外干活，不允许他的妻子离开他们的家。一天两次，有个老妪过来，在房子的背面，通过一个窗洞递给她一碗菜汤。两个男人看到一条细长的手臂伸出来拿汤碗。现在过去，埃德娜突然自言自语。去他那里，把他额头上的汗擦掉，给他端杯水。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只是让他知道房间里另有人在。

第二天晚上，爸爸在冻土地上跪下来，摩罗钦科踩着他的背爬上去，钻进那个窗洞。爸爸可以听到里面发出一声低沉的惊叫。接着便是重击和咒骂的声音。之后悄无声息，有喘气声，还有令人心悸的呻吟。随后又悄无声息。有微弱的哭声。爸爸在黑暗中蹲着，藏在屋子的阴影里。过了一会，他听到里面有吹口琴的声音，起初缓慢和羞怯，随后便高扬起来，爆发出活力——艾伦此时睁开眼睛：到时候了，该走了，我有作业要做，怎么待这么久？清晨，摩罗钦科摇着他的肩膀把他叫醒，他们匆忙回到丛林。他手里拿着一段香肠、一个土豆，还有一个鸡蛋。他嘴唇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他将手指放在爸爸鼻子底下。爸爸闻闻他的手指，身子颤抖起来，接着便抓住手指又舔又吮，意识不到他的脚把他带向那小棚屋：摩罗钦科不得不对他的脑袋打了一下，让他恢复知觉。这都是真的，布卢姆小姐，我很遗憾说了这些。

摩罗钦科激动不安，语无伦次，解释说门上了锁，那个农民有钥匙。他说，窗洞太小，爸爸爬不进去。但屋里，他告诉

爸爸，有新鲜食物和足够的粮食可以让他们过上几天，而那个女人，嗳嗳嗳，他伸手比画了两下。爸爸抓住这个盗贼说的每个字，再三问是否有什么办法让他进入那间棚屋。在他看来，这丛林就像一座大牢，他的青春还没有开花就要凋零。

爸爸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仿佛是在吞咽苦涩的回忆。接着，他又砸起墙来。埃德娜听着，但砸墙声听上去很空洞，好像有些勉强。他为什么不把故事讲下去？埃德娜脸色苍白，噘着嘴唇站起来。她在房间里走动，差点绊倒在艾伦身上，又朝爸爸走去，接着跌跌撞撞地折回来，最后突然坐在钢琴前；她懒得擦一下灰尘，用手指拂过琴键，搜寻着什么，回想她能弹的曲目。艾伦张大了嘴巴听着；一种多么奇怪而又纤弱的旋律啊。一种缓慢杂乱的叮叮当当，又狂野地组合成曲。他以前听到过。爸爸也一动不动地站着，接着跟随那不可捉摸的曲调，嘴唇嚅动，晃着大脑袋，脸上似有喜色，惊讶钢琴竟然奏出这样的音乐；他突然感到音乐萦绕在他面前，旋转、嬉戏；他伸出舌头，去卷、去舔，他满脸喜气，音乐粘在他肥厚的嘴唇上；他挥舞锤子，无声地吹着曾激怒妈妈的口哨，又砸起墙来，甚至用脚打着节拍，直到埃德娜暗自笑着慢慢地合上了钢琴：我们不再需要你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正在寻找的……

第二天晚上，他们返回那间棚屋。他们故技重演：屋内，摩罗钦科和那个女人交媾，而屋外，爸爸跪着，耳朵贴墙，听着他们快乐的呻吟声，听着充满激情的哼哼叽叽。摩罗钦科出来后跟他絮絮叨叨。她笑的样子；她大腿内侧的嫩肉；她柔软的长发……爸爸听着，咽着口水。摩罗钦科让他闻闻他的手指：不过记住，别咬哦。

接着有个晚上……爸爸轻轻地抡着锤子，心脏一阵颤动；艾伦跳起来，掀掉毯子：她为什么总是要把我盖起来，为什么我一天又一天来这儿，整天砸墙，我的脑袋没有爆炸真是个奇迹，你能坐多久看着有人砸一面墙；他踮着脚走出来，害怕他们会大喊一声，或用大锤的手柄挡住他，迫使他回去听着。他这么想着，悄悄走近门口，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手搭在门把手上：也许我的行为太突然，会过去的，再过一会，我就离开这儿，我再也不来了，真是讨厌！

……一天晚上，爸爸瞥见那个老妪从隔壁棚屋的窗口朝外看。他决定不等摩罗钦科，回到他们在丛林中的藏身地。路灯窃贼差不多天亮时才回来，不停地吹嘘，神气活现。爸爸心里生出未曾有过的报仇的冲动。一种古老的怒火。他没有对摩罗钦科说起隔壁屋子里的那个老妪。这个眉飞色舞的情人描述那个女人已经开始为他织的色彩鲜艳的帽子，床上方的圣像，她每次都虔诚地面对着墙，她吹口琴时饱满的嘴唇——爸爸的脸色让摩罗钦科感到不安，他放慢语速但没有住嘴：她的胸脯，他说，手摸上去如此暖和、如此柔软，贴着他的脸颊，散发着乳白色的雾气；爸爸的眼睛始终盯着摩罗钦科，心里冒出一股杀气，这是温顺对自夸的仇恨，是该隐对亚伯的仇恨。

第二天晚上，我跟往常一样蹲在屋外；虽然我的后脑勺也长了眼睛，摩罗钦科踩在我的背上，往上一蹿，钻进窗洞，我转身朝反方向跑去：那些日子里，我就是一只野兽，不管怎样，我都是一只野兽，那就是我为什么能走出冰天雪地的原因，埃德娜小姐；他此时全身心地砸墙，胸和腰都压了上去；艾伦猛地打开门走出去，一步四阶地下楼，冒雨在夜色中跑回

家，衣服也不脱地上了床，用毯子蒙住头，像个相扑选手那样暗中训练自己。就这样，埃德娜小姐，埃德娜小姐，我也许跑了大半个晚上，直到再也听不见狗叫或人的喊声，但整个晚上我看见烟从棚屋中冒出来，我甚至从来不认识那个女人，除了她的味道。

他全力以赴地砸墙。最后一块石头卡在砖头之间，他挥起锤子。又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但雨滴之间露出了疲乏，仿佛冬天所有的能量释放殆尽。爸爸嘶哑地喊了一声，又砸起来。又砸起来。埃德娜斜靠在椅子里，明了一切，虽然她的眼睛闭得紧紧的，一股陌生的力量从内心深处升腾而起，使她娇小的身体颤抖和摇晃;阴沉的天空闪出一簇火花，闪电放出强光，但雨停了。爸爸又吼一声，放下了锤子;剩余的墙倒塌了。闪电怨恨地回应着，随之一阵寂静。接着，乌云开始向远处散去，升得越高越稀薄，好像一个哼哼叽叽的老男人。

有扇窗户打开了。街上的灯亮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温馨的灯光。爸爸一屁股坐下来，精疲力竭。他抬起大脑袋寻找埃德娜，惊讶地发现她蹲在钢琴下，双臂抱着膝盖。她用温柔而又同情的眼神打量着他。他抱歉地朝她笑笑，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心想她看上去是多么年轻，多么纤弱，不会比他的艾伦大多少。

“墙砸完了。”他最后声音沙哑地说。

埃德娜站起来，没站稳，又坐下来。她绞着手指，好像这样就能止住颤抖。爸爸走近她，默默地站在她面前，等着她说些什么。他看着她，看到她羞怯的微笑，眼睛里闪烁着一丝调皮的神情，看到她的手指指着厨房的墙。

“欣达会要更多的钱。”他说。这是他第一次提到妈妈，他提到她名字的样子让埃德娜感到高兴，仿佛他们两个已成了反对她的同谋。

她想了一会。她的银行职员——一个矮小的男人，举止却像个高个子，总想跟她调情——曾警告她：为她每年夏日旅行支付费用的基金今年收益不佳；她想到这便颤抖了一下，但突然想象他嚅动嘴唇的样子，她内心有某种东西，如一匹跳跃的野马，在戴着眼镜、张口结舌的小职员面前嘶鸣、跺脚。“一百二十镑。”她嗓音清脆地说。

“不，不。”艾伦的父亲说，“太多了。这面墙并不大。”

“但这也许这墙很难砸。墙里可能有电线。”她笑笑。

“冒昧地问一下，布卢姆小姐，你从哪儿去弄这些钱？”

她微微一笑，很神秘的样子，这种女人的微笑是她向来鄙视的。但很有效。她又笑笑。

“不早了。”爸爸看着窗户外说。乌云你推我搡地渐渐散去了。爸爸拎起锤子，朝窗口挥挥。“今天不砸了，”他说，“我们明天再说吧，要是你愿意，布卢姆小姐。”

“明天是星期五。”她回答，依然微笑，“我叫埃德娜。”

他为难地对她眨眨眼，想起久远、匪夷所思的事来，迷狂地盯着那只摇着尾巴、动作敏捷的黄色动物；埃德娜惊奇地看到，甚至他的眼睛也在抖动。他像个巨人耸立着，而她的腰、腿都那么细；外面，在通向她的房间的墙上，有个小子，可能是扎克·斯密坦卡，潦草地写了一段讨厌的顺口溜，有关一头牛和一只老鼠，它们想玩过家家，但房子的粗糙让它们望而却步。突然，爸爸转身举起锤子，朝厨房的墙上砸了一锤。艾伦

在睡梦中抖了一下。安息日，锤子留在埃德娜家里，像在她体内放了一把斧子，不断地震动，放射出一圈圈的冲击波。

21

妈妈在厨房做午饭。她双手的动作就像一对值得信赖的马，而她自己陷入了沉思，她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这多亏了一个匈牙利人，这位伊根-米根[①]小姐；也多亏了她的白痴丈夫，他像所有的男人一样，一闻到腥味就会失去理智；三个星期了，她计算道，这场闹剧还在继续，消耗着她的力量，让她无法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比如，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她给厨房的柜子重新糊了纸，或把衣橱里的樟脑丸换了，或坐下来和艾伦说说话；她眼见这孩子像根蜡烛一样没了光彩，他到底怎么啦，这让她揪心，他整天昏昏欲睡，像个老人，这对他产生了影响，这一切，这一切……她寻找一个合适的词，但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使她断了思路，她的注意力回到面前的锅子，慢慢地搅起来。

谁会相信，这种事情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她叹了口气，一个模范家庭。她机械地尝了尝汤，加了一撮盐，无精打采地搅了搅。最近几天她甚至不再为埃德娜·布卢姆的事头痛。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什么，也只是机缘不巧而已。激情就像水果，她对着亮晶晶的锅中她的身影小声说，熟了就采下来，

---

① 原文为匈牙利语 Eegan-meegan，意为“是的，是的”，孩子们常以此取笑匈牙利移民口齿不清。

否则会烂在树上。她又闻到一阵不熟悉的味道，她的手不由得用力搅动，等这件事结束了，摩西夹着尾巴回到家里……她剥了一瓣大蒜，加了一汤匙油，开始拣菜再做一道汤：最重要的是，我现在也成了素食者了，给他做饭不再那么讲究，这男孩是个普通的美食家①。他对鸡的怜悯超过对我的同情，尽管我辛辛苦苦给他做晚餐。但这时，那味道钻进她鼻子，把她从这些思绪中拖出来。

整整十五年，妈妈居住在这幢灰暗的公寓楼里，知道每家中午吃什么，了解每个主妇做的拿手菜，能够从她们厨房中飘出的阵阵香味中灵敏地辨别每道菜的气味。

所以这必定是闻所未闻的，真正像肚子上的一根刺，这些混在熟悉味道中的做梦也没想到的气味，以一种吉卜赛人的无所顾忌直扑她的鼻孔，她闻到一种浓烈的异国香料。有关崩溃的记忆也让她兴奋，妈妈失去了理智，她抓起雨伞，穿上厚外套，出了门。她急匆匆地下楼来到泥泞、荒芜的花园，左拐右拐。她在空气里嗅着。这味道从哪儿来的？烦人的毛毛雨连着下了几天。她张大鼻孔，收起雨伞，以免妨碍走路；她朝前走，鼻子嗅着，脖子上的甲状腺肿块像只蟾蜍那样鼓着，她径直来到房子的后面，闻到一股芳香，这味道直冲鼻子，如同置身于一个热闹的集市，心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差不多是正午。孩子们还没有放学回家。阴雨绵绵。倾盆大雨的日子似乎已经结束；冬天快要到头了，现在只有沙沙的细雨。她爬上埃德娜窗下高高的瓦砾堆，嗅着鼻子。这儿，在

---

① 原文是德语 feinschmecker。

标志她自己的失败的这座纪念碑上，将鼻子伸到空中，她受到一种特别的味道的冲击——不仅是厨房的味道和调味品的香气，也有一种淡淡的在烹饪的女子的汗味，这种特别的味道妈妈早就刻在记忆里了，这是一个女人把她自己溶到锅里，再把内心渴望的麝香喷洒进去。妈妈爬下瓦砾堆，像一只被逐出垃圾堆的母鸡，灰溜溜地回家，伤心至极。

她站在厨房里，穿上围裙，靠着大理石台面，台面多年使用，有了污渍和裂缝，恰似她生活的真实的、直言不讳的反映。她悄悄地、难受地又吸了口气，颤抖了一下;这不再只是一种陌生的味道，而整个就是一种新的语言。她像动物一样嗅着，噙着眼泪，以免失去这种味道。让人感到羞辱的是，爸爸从来没有如此暗示他讨厌她的厨艺，或者对食物挑三拣四;她突然想起，身子也痛苦地哆嗦了一下:他近来放的屁也有一种不同的味道;实际上，她意识到对她的侮辱，因为自从她遇到他以来还是第一次，他偷偷地放闷屁，而不是不加掩饰地放响屁。她又嗅了一下，张大了鼻孔，吸入这种暧昧的味道。就这样，拳头抵在厨房的台面上，妈妈学会了她对手的烹饪语言。她沮丧地回想起鸡汤面[1]，面条泡在油汪汪的鸡汤里，摩西很喜欢吃。呸！她简直恶心得要吐，接着，她倚在桌子上，双臂抱在胸前，望着空中。只是当艾伦不安的咳嗽声传进她的耳朵，她才回过神来，失望地发现，从小时候起，她还是第一次在厨房里做饭时坐着。

艾伦溜进自己的房间，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揉揉疼痛、胀

---

① 即犹太风味的 mit lokshen。

气的肚子。窗外下着雨，阴沉，潮湿，无趣。艾伦听着啪哒啪哒的声音，心想雨肯定还在下；先是洪水，接着看到那棵树，那棵松树几乎倒塌，我是说整幢楼吱吱作响，呻吟起来。他打了个哈欠。闭上眼睛。也许午饭前他可以打个瞌睡。在两点到四点正式的午休之前。或者从四点到七点小睡一下。那些大人真是了不起，竟然想出午休这种事。这常常让他发疯，因为吃过午饭非得躺下来，而外面有着整个的世界。但他现在平静多了。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什么事要做，他近来一直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像一头冬眠的熊，而在这种雨天，在这种像是一层厚厚的面纱的雾气中，在这种蒙蒙细雨中，出门有什么好处呢。爸爸则消失在细雨中。

艾伦几天没有去埃德娜·布卢姆的家了。现在嘭嘭的锤声不常听到，爸爸干活时用上了电钻、铲子和凿子；他用的工具越来越小。有时候，他似乎什么也不做，也许他只是坐在地板上，在想，在听，对什么事感到惊奇。时不时地，路人会看见窗口他的身影，雕像一般，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接着，他会突然清醒过来，急躁地揉揉眼睛，又开始砸墙，片刻之后又委顿下来。每天有一两次，他沾满粉尘的毛茸茸的手会伸出窗外，将满满一桶垃圾倒在窗下越来越高的瓦砾堆上。昨天。在艾伦从垃圾桶那边回家的路上，他看见爸爸在窗口做这样的事情。爸爸眼神蒙眬，似在梦中，显然没有看见或认出他来。艾伦一动不动地站着，手臂张开，藏在外套里，袖子垂下来盖住双手，鼓出的肚子则有目共睹：怀孕似的，一个医学标本，一个干巴巴的事实。有一刻，爸爸瞪大了眼睛。眼中射出一丝幻灭的神情。我这样子已经整整三个星期了，艾伦心里对他说，

你不知道这对我有多大的伤害。爸爸不相信似的摇摇头。或许他只是晃晃头去掉灰尘，因为他很快缩了回去，关上了窗户，重重雨帘遮住了窗户；砸墙声又响起来，急迫，恼怒，像是砸在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的车门上；艾伦赶紧去他在韦卓幼儿园的秘密藏身处，也许现在，终于来了；他低头厌恶地看着自己鼓出的小肚子，心里呼喊着爸爸，鼓励他：使劲，使劲，来吧，我们可以做到，但他知道爸爸如今走得太远了，他认出这种在大雪覆盖的荒原上默默无言、艰难的行走，拱着肩膀，置身于寒冬；艾伦站起来，拖着疲惫的身子慢慢走回家。他一头钻进毯子，灯也不关，忘掉爸爸，他已经消失，他去了远方，那儿没有风暴，没有电闪雷鸣，没有这些并非真正的冬天的幼稚把戏；谁会告诉他，他走错路了，他在兜圈子，像一匹蒙着眼睛的大骡子绕着一个石磨打转，在冰面上转圈。但爸爸不听，他在砸墙，丢了魂似的，睁着呆滞的眼睛，极力要毁掉这个产生了冬天的地方，这个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地方，一个荒芜的悬崖之巅，像一只大理石蛋闪着蓝光，这是冬天的心脏，寒风呼啸，爸爸要粉碎这个地方，孵化出一只温暖的小鸡……

他听到厨房传来餐具的碰撞声。妈妈在准备开饭。很快，她就会来叫他吃饭。但他怎么能吃得下东西。好像肚子里还有多余的空间容纳食物。他侧身蜷着，不敢压着胃。要是他是个受尊敬的人，要是他有精力就好了，他就会起来做点什么：他明天有数学测验，还有《圣经》作业要做，至少他可以把他的抽屉整理一下。抽屉里乱七八糟，塞满了瓶盖、标签、剪报、商标、冰棒棍、彩票，谁会相信竟然有这么多的竞赛；今天早晨，他发誓从现在起，他每天至少做一题脑筋急转弯，或完成

一句顺口溜，或做一则填字游戏，或“找出七个不同之处”，他至少应该做这么多，因为接下来他还得做别的什么打发时间呢，睡觉、等待，浪费生命。他叹了一口气。他曾经喜欢夏天。后来他更愿意过冬天。阳光惨淡，他呼出的热气在他的绒线帽的羊毛帽口留下一股气味；冬天的衣服厚实，所以至少让你看起来更结实一些。但这个冬天让他过得有点难。雨骗人似的：好像无关紧要，但冰冷刺骨。广播每天都说有鸡被冻死了。寒霜冻死了庄稼。艾伦也觉得冷。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冻起来了。他缩成一团。没有热气。

“你怎么啦?”尤希走进来，她放学回家，扔掉书包。抬起膝盖。这样，他们就知道毯子下有人。“开开窗，你在这儿怎么呼吸?”为什么他在房间里大家都要开窗。“外面很冷。”她心软了，在床上躺下来，揉着她的太阳穴，因压着愤怒和苦恼而喘着粗气。天知道在学校她的朋友们发生了什么。她们在那儿怎么对待她。她从不和他说到她们。从不提到她们的名字，或承认她嫉妒已有男朋友的人。从不参加学校的聚会。也许尤希就是她班上的沙洛姆·沙拉巴尼。文静。不显眼。有见识。她曾经和他分享她的想法。他们晚上会在睡觉前说上几句。他们会藏在他们父母的衣橱里，只留一条缝可以呼吸空气；尤希会编故事给他听，她曾经有很丰富的想象力；他不记得故事的细节了，只记得她柔和、流畅的声音，只记得她身上的味道，她跟他面对面坐在五斗橱上，散发出一种特别的女孩的味道，当故事到达高潮时，这味道也越来越大；他们也有自己的暗语，最后一个放学回来的人会问：A 很 B 吗？意思是：妈妈生气了吗？她的那个朋友，泽哈珐怎么样了，艾伦心想，紧张、漠

然，去履行一个古老的职责。对现在的他来说，谁是尤希？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疏远了？几个星期前他们还很亲近，彼此喜爱。他们朝夕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去哪儿了？也许她最后会嫁一个有钱的大胖子，少言寡语但很敏感，会在家里给艾伦留出一个特别的房间。那就是尤希的状况，嫁一个她并不真正喜欢的人。她的孩子会和他一起玩。其中有一个看上去多少会像艾伦，他们彼此会很亲近，但他年纪轻轻就会死去。另外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会更调皮更无礼。他们会把他像个皮球似的扔来扔去，拿走他的胡迪尼工具，把他塞进一只巨大的泡菜坛里，坐在外面凝视着他，鼻子贴着玻璃，幸亏尤希及时进来解救了他。妈妈和爸爸每年一次来看他们，尤希就把艾伦带出来。他们围坐在桌子旁精致的椅子里，而艾伦和尤希优雅地说着话，轻声细语。那个推销员，尤希的丈夫，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看着他们，虽然他并不真正理解。妈妈和爸爸会坐在那儿，温顺而又拘束，笨拙地摆弄着他们的刀叉，不知是否可以用手抓着鸡吃。

"按摩一下?"

"按摩?"他叫起来，"为什么?"

"没有特别的理由。给你解解冻。你看上去冻住了。"

"哈哈……按摩，你开玩笑?"他又缩了一下身子。咯咯地笑了笑。眼睛热切地盯着天花板。

"你等着。把那些衣服都脱掉。"她有点过于热心地跳起来，噘着嘴向洗手间跑去。他害怕她的这些激昂的情绪。这也正是她瞅准时机，把他带到客厅，当着妈妈的牌友给妈妈难堪的情形。他静静地躺着。有点恐慌。无意识地抓着毛衣的边。

厨房里的抽屉突然打开了。碗碟叮当响。妈妈很生气。别动。蜷着等她。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毁掉一座房子要花多长时间?

尤希拿着一条毛巾回来了。还有一些棉花。一瓶70度的白酒。"嘿,来吧。把衣服脱了。"她想干吗?她哪来这些劲头和活力?"来吧,艾伦。我知道,你觉得有些被冷落了,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处理,嗯?哎,你到底穿了多少件衣服?在厚厚的盔甲下,你指望身体怎么呼吸?"她用力脱掉他的毛衣、他的老式[①]套衫、他的汗衫。他抖起来。护着身体。害怕她注意到他胀鼓鼓的肚子。"我不相信你在自己的姐姐面前还害羞。"她咯咯地笑,也有些恼怒,就搔他的胳肢窝。"胳肢——胳肢!"她眼睛闪亮,但并非快乐的缘故。她的打闹有些勉强。玩笑时不无严厉。他想到,也许她有什么心事,也许有人伤害了她,侮辱了她。"躺直了。哎,你就不能躺下吗!"他躺下。他翻个身,脸朝下。他的胃鼓着。看起来很怪异。要多久干脆就会胀得炸开来。尤希朝他半裸的身体弯下身来。一股新鲜柠檬的香味飘进他的鼻孔。他闭着眼睛也知道,她在把施米克姨夫在巴黎给她买的乳霜擦在手上。柠檬能用来隐形书写。现在他不安地等着她的触碰。他浮躁的身体。"你干吗——嘿,住手,尤希,我不需要——""嘘!满世界都听见嚷嚷了。"她的手掌按在他的背上。靠近脊椎。一只冰凉、光滑的手,抹着乳霜。慢慢有些发热。在皮肤上柔软的按摩驱散了寒气。他脸压着枕头。"你背上有很多疤。"她小声说。他的手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leibeleh。

指在床垫的边上抠着，发现上面有个洞，他手戳在阿尔及利亚海藻脆弱、卷曲的叶子上，这正是商标上的话；她的手很有劲，手指往下压，又敲又揉，她可能怀念给爸爸做按摩了，距他上次“大扫除”后做按摩几乎有一个月了，但爸爸的背你就得真的用劲了。“你哼哼起来像只快乐的小猫。”她在他耳边轻声说，还咯咯地笑。“我没觉得。”他为什么轻声细语？他们两个为什么都悄悄说话？在他无助而愚蠢的脸面下，突然响起看不见的海藻的沙沙声，他的手指在越来越大的洞里戳得更深了，戳到了扭结在一起的形状古怪的床垫的里层。现在他所能听到的是她的哼哼声，谁会想到她竟然如此强壮有力。她爆发出体内所有的力量。她为什么不出去砸掉一两面墙？他设法从压扁的脸上睁开眼睛，看到了她在床边的胖乎乎的小脚丫，粉红色，很圆润，看到这奇妙而陌生的脚丫，他吸了一口气，这双脚，天哪，真想啃一啃，吃掉它。此刻，尤希按摩到他的尾椎骨，但并不压得很重，不太疼，虽然他剩余的脑力发出最后一声呻吟，而身下的床垫也有节奏地吱吱作响；尤希的呼吸冲着他的耳朵，低沉、有力，像他自己的呼吸一样；她的手指和手掌在他的背和肩膀上移动，往下揉到他的腰部，放松、按抚他的肌肉，像一根滚动的擀面杖，把他摊平、摊大，把他住前推，直到一把刀子从远处的什么地方突然掉下来；但她没有停止，她勇往直前，在他身上有节奏地拓展出更大的空间，向前，向前，推进到新边界，用她的柠檬乳霜擦他的身子，要挤出他甚至还没听到就会否认的一种认可：住手，尤希，够了。怎么回事——几分钟前他还躺在这儿“艾伦化”，而现在，就这样了；好吧，他会屙在床上的，像个婴儿，只要他能够做到，

最终，甚至在床上，但他突然感到一种神奇的蜂蜜顺着他的脊椎往下滴，他的脖子和肩膀充满了力量，很灵巧，流淌着刺鼻的汗水；他平稳、勇敢地从床垫上起身，像个阴曹地府的怪物，黑乎乎的肚子闪着光彩，一千只乳头状的眼睛亮晶晶的。来了，来了，但从何而来，多么了不起，多么奇妙，只是别弄得一团糟；突然，在他茫然和模糊的眼前，一个身影走上来——小心，都结束了——他母亲的形象，妈妈，眼睛睥睨着，一道电光在她瞳孔深处暗淡下去；她嘴巴紧闭，手里拿着洗碗布，她伸出手，拍打尤希，拍打他通红的背部。你们怎么回事，你们两个都疯了吗，我自己的苦还没受够，我不想看到你们像两个小孩子一样打架；尤希用手护住脸，猫一般地朝她号叫，唾沫四溅；你等着，我马上去部队登记。太晚了，宝贝，你已经申请了延期，他们根本不会让你走的。哦，是吗？看我的，我会宣布自己是个军人，没有家庭，我再也不会踏进这个家门。谁要你回家，你这头猪，让你的宝贝军队养活你；妈妈不顾一切地尖叫，尤希用手捂住右边耳朵；等着瞧，他们看到你那个吃相，军队会留你多久。难道啸叫声会从她的左边耳朵进去，艾伦突然感到好奇。看我的，我会嫁一个库尔德人，你等着瞧，我会把什么人给你带回家。谁会要你？最近在附近看到有多情的库尔德人吗？艾伦把脸埋在枕头下，这枕头还留着他童年时的体温，那轻声细语，那刚才还发作的颤抖，在顺着脊椎运行的中途被切断，在那儿它发出冰凉的嗞嗞声回落了，所以，用一只蛮横的拳头抓住他的后背，几乎成功地从他体内挤出某种东西的那个庞然大物，炸裂开来，随后融化，消失了。

妈妈猛地把窗打开。你们打打闹闹，把整个房间弄得臭烘烘的，她抱怨着，显得气呼呼的，瞪大了眼睛，艾伦只觉得这是因为一种关切，一种惊愕。你们两个都长不大，吵吵嚷嚷，互不相让？她打发尤希出去摆餐具，接着向艾伦侧过身子，轻声问，谁挑起的，现在跟我说实话，谁挑起的？艾伦不知所措，像着了魔似的给了她想要的答案：她挑起的。甚至抽泣着说：是尤希。她挑起的。妈妈站在他身边。瞧她在你背上都做了些什么，简直是杀人犯，见鬼[1]！你为什么不马上叫我，多亏我听到你的叫声。躺一会。我看到一颗很大的粉刺，已经化脓了。躺着。

他把脸埋在枕头里。不再有了。他没有了力气。他悄悄地哭诉着尤希给他带来的忧伤，他不记得怎么带来的，然而，他虚假的悲伤使他哽咽，郁积的不幸融化开来，缓解了心碎的苦楚。

妈妈挤着粉刺周围的皮肤。她浴衣的下摆蹭着他肿胀的肌肤。他期待着一种刺痛，一种快速冲刺。他弓起背：既然来了就来吧，挤掉吧，疼一下完事了，但她突然打了个寒噤。她的手从他突出的肋骨，从他瘦弱、令人失望的身体上恼怒地缩了回去。哟，穿上衣服。眼下我没有时间给你。你为什么那么看着我？还是看看你自己吧，你为什么不洗洗？我在这儿都能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你在床垫上做什么啦！看看！她伸出手指弄着床垫，想把海藻塞进去。你夜里在床垫上跳舞？你以为我们有钱隔三岔五地给你买新床垫？她抓着床垫的磨损的边边，尽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feh。

力把缠结着的填充物塞进去，而那些材料则从她的指缝间滑出来。真是吃饱了撑的，你和你姐姐，你看一下这房间，见鬼，你身上真臭，哪个女人要嫁给你真是倒霉，好端端的下午你躺在这儿干吗，你以为这儿是旅馆还是什么的?

“我累了。”

“那倒是。你这么大的男孩子，你应该”——她找着合适的词——“生龙活虎、能吃能喝。”哈，怎么回事啊，她想，他父亲成了一只公山羊，而这一个就像是一块面包干，

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用抹布拍打着他的书桌。掸灰尘。她可怕地挥着手臂。艾伦感到过意不去。他几乎无意识地翻了个身，垂着头，准备好让她注意到他的耳朵。

“这天上午我碰到那个——扎克·斯密坦卡。”她声音尖厉地说。她恼怒地叠着尤希的衬衫。在军队里，他们会教她怎么生活，她在那儿可没有保姆;她仍然没有注意到他有所期待的耳朵。“那个扎克，看看他，再看看你。”艾伦没吭声。他和扎克几个月没说话了。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公寓楼。在此期间，扎克用他找到的或要来，甚至偷来的备用材料给自己装配了一辆兰美达摩托车。他哥哥海泽克尔说，要是他看到扎克在十六岁生日之前骑这辆车的话，就会要他的命，但趁海泽克尔不在的时候，扎克就会骑上它兜风，神气活现。有一天夜里，他在街上骑着他的兰美达经过艾伦身边，车上有个女孩在他身后抱着他，很可能是道雷特·阿鲁诗，因为兰美达两边的腿让他想起她父亲在市场他的货摊上出售的那些玩具潜水员。“他比你强多了。”艾伦一声不吭。她原谅她，事先就原谅，无论她说什么。他可以对她说，她其实很悲惨。至少让她知道艾伦对她忠

心耿耿。也许他起初有些困惑。砸墙的声音简直让他发疯。现在这声音只是让他厌烦。爸爸一开始砸墙，艾伦就睡觉。他甚至懒得去那个女人家里盯着。对妈妈忠心到底，而他的效忠方式妈妈甚至难以想象。就此而言，再怎么拷打都不能让他屈服。“我看见他和他母亲马尔卡在一起；她还没有他肩膀高。他们在一起看起来几乎像是一对夫妻。”她的声音中有一种异样的嫉妒，并非一个母亲的嫉妒。他再次奉献他的耳朵。这是一个善意的表示、一份他忠心的温柔的证明。她站在那儿，嘲弄地看着他，并绝望地伸着手，最后，她摸不着头脑了：“你耳朵里有什么啊？那儿好像是个仓库。”他盯着她的眼睛。神情茫然。她忘了他，严厉的目光专注于他耳朵上的黄色。但至少她现在不在想她自己的麻烦。他抓住机会打量她：她一只手指先在其他手指上擦擦。轻微的摩擦动作，像一只要进食的苍蝇。“坐直了。我来弄掉它。”

她让他坐好。低下头。她的手指小心地伸进去，开始掏起来。挖得更深一些。仿佛对她自己说，扎克比你强多了，那体质，哦嗬，走起路来，已是一个男子汉了，等着，身体别扭；他顺从那进入他耳洞的手指。但他也因而投入她的怀抱，投入她曾那么饱满的胸脯，她的胸脯就像一颗硕大的紫葡萄，充满甜美的汁水，过去，在他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她常常把他拥入怀中，那时问题还没有出现；想到这儿，他可以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卡在她的喉咙里，一根盐柱卡在那儿，使她善良的心胸与她的言语截然分离。如今她比以前更为严厉。肯定有什么事发生了。她仍然没有了结。他觉得，她并非对他发泄她的愁苦，而是面对污垢，面对昔日的对手，反过来说也是她的盟友。

“这些污垢你积了多久了？十四岁了，你母亲还得给你掏耳朵。真是难以置信。让我看另一只耳朵。”

他听话地转过头来，顺从她。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她只是掏个不停，喃喃自语。多大的声音。叭叭叭！像一头牛！当他说起话来，我能感到我的胃轰轰响！你能不能说说，也让我知道一下，为什么你的声音还是小鸟般的吱吱吱吱，而他已经变声了。现在你倒吃起素来。好像一份嫁妆还不够。看看那些麻秆似的细腿。你指望光吃生菜和胡萝卜就能长身体？她在有袋鼠图案的围裙上擦了擦手指，朝四下撒着她的收获。她突然注意到他专注、探究的目光。她跳起来。把围裙藏在背后，怀疑受到了什么侮辱。“看你自己，海伦·凯勒·克莱因菲尔德①。”

22

断断续续地花了五天时间，敲掉了厨房和门厅的墙。在此期间，埃德娜去看望她在巴特亚姆的双亲，让她年迈的母亲吃惊的是，她请求教她做匈牙利菜的秘诀。坐在他们狭小的杂货店里，她记下她母亲结结巴巴说出的每个词，并在边上做了注解，还前所未有地同她父亲开玩笑。晚上，他们三个出门下馆子。他们什么也没问，不愿意干涉她的生活。虽然他们多半意识到有什么事不对劲，但他们不忍心坏了女儿的兴致。埃德娜充满爱意地看着他们，珍惜他们的温情，珍惜这多年的丝丝缕缕的亲密关系，珍惜他们所拥有的些许欢欣。三十七年了，自

①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1880—1968),幼时因意外疾病引致聋哑。

从来到以色列，他们就一直生活在柜台后面，而埃德娜唯一能够设想的是，他们在柜台后面挤在一起，像受了惊的羊儿。接着，突然间，没有明显的理由，她开始告诉他们一些事情：八年前在葡萄牙的一桩艳遇，她邂逅一个小型夜总会的班卓琴手，他们一起共度良宵，那一夜似乎比一年还长；他打算丢下一切娶她，他是如此神魂颠倒，竟然要她的戒指作为信物，是的，她满十八岁时他们给她的小红戒指，现在她有一颗葡萄牙产的小钻石……她遗憾地耸耸肩膀，脸色哀伤；他们默默地点点头，低头看着塑料桌布。她给他写过几张明信片，先是用英语，当他没有回复，就用希伯来语；她笑笑，倒不是因为想念他，而是因为她想念曾经陪伴过她的那个人；她现在才意识到，当她说起这事情的时候，或许也因为她渴望把她部分的自我带到一个更可爱的地方。接着，她告诉他们她的大学生活，她对大学的失望，奇怪的是，她以前从不跟他们说这些事情；他们能听到她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那些有可能成为熟人或者朋友却失之交臂的故事；她感觉像一只小老鼠，身处那些能言善辩的世故的学生中间，但当她手术后需要输血，除了你没有人会伸出援手，父亲，你一路坐车来到耶路撒冷，献了你的血……她抓住他搁在方格桌布上的手，握住不放，这手不大，有些变形，皮肤干燥而起皱，但握起来柔软而温暖。当她不再流泪，他们开始回忆她的童年，唤起她害怕想起的一段经历：坐船坐车的艰难旅程，他们沿途经过的许多地方，他们相处融洽，几乎不愿意到达旅途的终点；见到大海埃德娜多么兴奋，船长称她，我们的小公主，海之女神；在意大利，一个流浪歌手爱上了她，为她唱了一小时，她站在他面前，戴着宽边帽，

一个有着金黄色鬈发的三岁小美人;在雅典，一个警官让她骑在他的乌黑闪亮的马上兜风，但那马却狂奔起来，那警官大吃一惊，赶紧勒马……柔和的灯光洒在餐桌上，他们互相说些轻松的话语。每星期我们去看一次电影。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惊奇地问道。你会笑话我们的，两个老人还出门约会……你们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她急忙问他们。哦，可能不是你所喜欢的那种电影，只是看一些适合我们这样的人看的简单的娱乐片。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她恳求，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他们羞涩地列举了几部。你们看过这些电影！她含着眼泪激动地说。我也看过这些电影。那天晚上稍后，回到他们狭小的套房，他们外套没脱就互相拥抱，十分激动，为相聚感到高兴，也为离别感到高兴。

但妈妈不打算坐视不管。虽然对她来说，在她已获得许多荣耀和自尊的地方要从头开始，这很困难。倒不是说她会屈尊去买一本食谱;说到底，没有哪个女人的烹饪经验她会乐于接受，呸！相反，她调动她的智慧进行一场诡秘的间谍活动:她再次开始了购物性远征，去那些偏僻的集市，去邻近地区的一些小店铺，而这些地方通常她是不会涉足的。她聪明，会动脑子，因为她不是一个笨蛋，她几乎没有改变她的烹饪风格，至少不是马上改变:以一个艺术家的灵巧，她将鸡汤煲得香味四溢，放一些香菜和少量的印度咖喱，起先佐料放得很少，像几滴珍贵的香水，随后大胆起来，几乎兴致所至，这多亏了那个女人点燃了竞争的火焰，令她热血沸腾……慢慢地，但也无疑地，她变化着菜单;她再次不仅用手来做饭，如多年以前为她那个饥饿的流亡者做饭一样，那时他们还在老房子的家里:她

全心全意地为他做饭，鸡肉加上各种蔬菜配菜，用葡萄叶包放了香料的米饭、包卷心菜和辣椒，甚至土豆。她将黄瓜或甜椒切成丝给每道菜做装饰，让菜肴显得更好看；我们不是动物，你知道。她把埃德娜支付的工钱花在各种异想天开的食物上。突然，晚餐的菜肴活色生香，让人想起五颜六色的农贸市场。垂死的冬天将苍白的脸贴着窗子，饥肠辘辘地看着那些菜肴。

这是沉闷灰暗的午餐时间。艾伦努力往下咽，但咽不下去。他就是咽不下去。食物卡在喉咙里。他不能再吃了。他吃不下任何东西了。通过低垂的眼皮，他偷看爸爸。看他咀嚼的下巴。那张嘴似乎什么都能吃下。扔一大块肉进去，看着它们把肉吞了。扔一个塑料盒或锡罐，甚至一部旧车，它们什么都能粉碎。他悄悄地扳着手指：妈妈和爸爸不说话已经二十五天了。她不再唱歌，甚至连“我们早晨去上班”也不唱。你又盯着我看了。没有，我没有看。我让你吃饭，你听见了吗，别坐在那儿张着嘴巴做梦了。我没有做梦。其他人都有……最后几个词淹没在愤怒的喃喃声中。她拿公勺，舀起土豆泥又把爸爸的盘子装满。他看着，叹一口气，咽了咽口水，又举起了叉子。他慢慢地把所有的食物都吃了。一点也没留下。但问题是，当他把这些吃完后，妈妈肯定会再次加上，那他吃得下第三份食物吗？因为过几个小时，那个女人也会用丰盛的食物招待他。妈妈显然知道。楼里的人都知道。尽管如此，妈妈还是把他的盘子装得满满的。就在一点五十五分，爸爸吃了鸡。艾伦对这些事情很认真。尤希默默地吃着，她柔和油腻的脸对着盘子。艾伦从眼角看着她，她在和从爸爸继承来的好胃口作殊死的搏斗。她的手伸向面包筐，像是不由自主似的。她又把手缩回

来。吃了几口鸡肉，手又滑向面包筐，再一次，第三次，他知道她会屈服。艾伦嚼了又嚼，糊状的食物在嘴里拌过来拌过去:要是他咽下这一口，他会撑破的。这会和他胃里搅动的糊状食物混在一起。尤希的手伸出来，抓住了面包——我想的没错——她并非快乐地大口吃起来。没有人说话。艾伦在自己的盘子里挑起食物。显然，妈妈一点鸡肉也没吃。她在喝菜汤。没有人会看到他吃通常是活物的食品。他眼睑低垂地嚼着，不想看到他们盘子里没吃完的鸡翅膀。他移了一下他面前的苏打水瓶，挡住妈妈的盘子，又悄悄地把面包板上的加莱加利利酒店的盐瓶倒过来，尽量抵消爸爸的盘子的影响。他慢慢地嚼着面包和土豆泥，直到分不出面包和土豆泥，而把嘴当作一个仓库。二十五天。乔拉说，一个男人一星期至少得干上三四次，否则他会受不了。爸爸的下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在艾伦的肚子里，有一个月的食物在颠来倒去。他能够感到食物在翻腾:像是洗衣机的滚筒。这是土豆和土豆泥，这是茄子，这是他们前天让他吃的米饭、面包、香蕉和酸奶。尤希让他递一碗罗宋汤。“好的。”他答应道。尤希疑惑地看着他，随后笑笑，板着脸说，“那就谢谢啦。”谁都没说话。各吃各的。又是那些下巴。妈妈又舀了一大勺土豆泥到爸爸的盘子里。他刚把盘子里的食物吃掉，艾伦倒吸了一口冷气。爸爸注视着刚放到他盘子里的土豆泥。土豆泥的热气在他下巴上凝结成水珠，从面颊上滴下来。他呼吸很重，发出一声呻吟。面包屑落到餐桌上。艾伦抓住桌边。爸爸松掉他的裤带，让他的身体往外鼓出来。艾伦说:“你能把面包递给我吗?”尤希勉强笑了笑。“是黑麦面包吗，先生?”艾伦笑了。他笑着看看周围。但妈妈埋头吃饭，

爸爸脸红了。艾伦感到紧张：要是爸爸以为他们用标准希伯来语在嘲笑他那怎么办？但说真的，他们并没有嘲笑他。艾伦在想象中总是那样用词，他假装他生活在一个名门世家，他们把他当作一个小孩。也许只有他和尤希在家的时候，他们应该那样说话。她很擅长这样说话。这并不奇怪，她从没完没了的读书和写信里学到不少。艾伦想要补充说点什么，但他得先看看情况怎样；爸爸茫然若失；他沮丧地看着面前大盘的食物，拿了一块厚厚的面包，在手里掂掂分量，撕下一块雪白的面团，用指头戳着：他在面包店工作的时候，面包就是面包。他捏着那些不幸的面包屑，敲敲那些落在缝里的面包屑。接着，他又专注于他的盘子，挑了块土豆，声音很大地吮着一根鸡腿。艾伦见爸爸的眼睛呆滞，嘴里塞着鸡腿，便对尤希低声说道："多好吃啊！"他低下头，赶紧往嘴里塞土豆泥、面包、泡菜，胡乱地往嘴里塞，以免抬头看。因为爸爸手里抓着鸡腿呆住了，尤希也面朝着她的盘子。他心里有某个秘密，有一种朦胧的记忆，一种欢乐的震颤，游鱼般地在他的血液里闪闪发光；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艾伦全身心地拥抱这显示团结和生命的火花，而爸爸在他身后，忧郁、阴沉，将他的身体往前挤，他松弛的身体卡在了门口——砰！

妈妈快步走到冰箱那儿，脸上奇怪地红起来，但艾伦偷觑了一下，见她忍住不笑出来。她站在我这边。她明白我效忠于她。此刻，他觉得有点像个斗牛士，进退自如，博得漂亮的女士一片喝彩声。他们继续用餐。沉默不语。爸爸突然满嘴食物地说："把盐什么的递给我。"

艾伦想也没想脱口说道："盐瓶。"

接着是一阵可怕的沉默。你可以听到哗哗的雨声。爸爸依然鼓着嘴:“你说什么?”

艾伦没吭声。他脸色发白。出纰漏了。内心不再得意，快乐消失了。

“你再说一遍。”

“给你，爸爸。”他拿着颠倒的盐瓶。他不敢把它正过来。盐撒到他手里。

“你叫它什么?”

“这是一个……盐瓶。”

“现在听着，知识先生，张开你的耳朵，听好了:我说我们叫它‘盐什么的。’”

“好吧。拿着。”

“不。先跟我说一遍:‘盐什么的。’”

“求你啦，爸爸，拿着。”他的声音尖细，像是男孩唱的女高音。他噘着嘴，含着眼泪。盐瓶掉在餐桌上。妈妈不说话。尤希不说话。

“你说‘盐什么的’，否则别怪我。我要拿带黄铜扣的皮带抽你。”

“说吧!”妈妈叫起来，她刚才还有点幸灾乐祸的，“上帝啊！说吧，这样我们都能安静一会。”

艾伦想说。他真的说了，但他说不出来。那几个词就是说不出口。他嘴唇嚅动、颤抖。让我走吧，狮子先生，有朝一日，我会报答你;像你这样一只老鼠怎么能帮助众兽之王;我有个计划;我会中奖，我会赢大奖，你再也不用在工会工作这么辛苦，我会拯救我们的家，阳光会再次照耀。尤希同情地看

着。她嘴里也塞满了食物。爸爸把他关进笼子里，他的脸膨胀得更大了。

“让他去，摩西!”妈妈扔下鸡腿大叫，“别在意我做什么吃的。你要让他干什么？吃吧，别烦了!”

“我不能让他嘲笑我！他竟然想在我自己的家里嘲笑我？他不想吃饭，我们的饭菜不合他的胃口！他说话的样子，就像个女孩，尖声尖气！他以为能够小看我，像个，像个该死的政治委员。我可以闭上嘴。你现在就说‘盐什么的’，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哎，艾伦，说‘盐什么的’吧，这样我们可以安静地吃饭!”妈妈喊道；艾伦久久地看了她一眼；他真的为她感到遗憾，整天在厨房忙碌，给他做吃的，这样他可以成长，跟别人一样正常。他内心里塞住耳朵，慢慢陷入“艾伦化”，直到他们用一种他不懂的语言说起话来，这些陌生人来自远方，他发誓跟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应对困难，将一点阳光带入他们艰辛的生活中；看到他们愁眉苦脸，告诉他有关消息：某种可怕的灾难，某个邪恶、可恨的人伤害他们。盐瓶，艾伦想，颠倒瓶[1]，他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多么有趣的一个词，但同时又有意外，一个暴君抓住了妈妈和爸爸，威胁要杀死他们，除非艾伦咬一口他充满挑衅的嘴里的“怪物”并吃下去；他摇摇头。咬紧嘴唇。一只大手，红红的、毛茸茸的，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张嘴，

---

① “盐瓶”(saltcellar)一词由 salt 和 cellar 组成，而“颠倒”(somersault)一词中的 sault 与 salt 字形相近；艾伦将盐瓶“颠倒”一下，便可以组成“颠倒瓶”(somersaultcellar)。

将鸡翅膀塞进去。好吧，也许这会不小心磕掉他的乳牙。他可怜的父母，被绑在柱子上，他们知道他发了誓，他们绝不会要求他做这样卑鄙的事。他泪眼蒙眬。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会这么做的，他小声说着，露出齿间的嫩肉；他咬了一口曾经是活物的鸡肉，嚼了嚼，咽下去，肚子里的滚筒将那黄兮兮的肉翻来倒去。但别担心，他勇敢地安抚哭泣着的父母，这时，暴君的手下给他们松绑，他们可以玷污我的嘴唇，他们可以玷污我的身体，但我的灵魂将永远纯洁。盐瓶万岁！颠倒瓶万岁！艾伦嘴巴里伸出一只鸡翅膀，在他异彩纷呈的话语声中，如同一束光线快乐地飞舞。

他们又默默无言地吃起饭来，艾伦吞咽着。但他没有背叛自己，就不说“盐什么的”。爸爸坐下来，怒气未消。他盯着满满一盘子食物。尤希用脚碰了碰艾伦，以示安慰。叉子刮擦着。带着粗哑、哭腔似的声音，妈妈问爸爸他是否再吃点，今天的鸡很好吃。爸爸勉强抬起头。他恐惧地看着她。他慢慢地扭头看看墙上的钟。他粗壮的脖子从两肩之间显露出来。他闭上眼睛，点点头作为回答。

23

厨房的两面墙；门厅的墙；洗手间上面的小壁橱；厨房和储藏室的隔墙；门厅和客厅之间的半面墙……邻居们，现在已经成了破译爸爸心情的专家，他们马上辨认出了不同之处：多日的疲惫拖沓之后，爸爸又回复原样，充满新的活力砸起墙来，直到把它们砸成一堆碎石。他砸掉了洗手间。把精美的瓷砖一

块块敲掉，敲掉水池，也拆掉了衣架和装饰镜，原先埃德娜浴后会从镜子里看看自己。对他来说，难以做到小心翼翼，不致心猿意马。他弯腰的时候，后背和肩膀上坚硬的肌肉扭动着，似要把他的深蓝色工作服撕开。有一次，当他需要一些木条时，埃德娜指指堆在一边的几扇门，他毫不犹豫地在门上锯了两根。在后来的几天里，他主要在“奥奇”，即那架大梯子上忙乎，拆除门厅上面的壁橱，而并不在意那些明信片和陌生地方的地图、高中习题册和大学笔记本、毕业纪念册和收藏的一些商业名片和奖章，雨点般地撒落一地；还有百褶裙和破玩偶，以及几双红色的小鞋、一只微微带着臊味的可爱的玩具熊、一些黑白照片，像箭一样纷纷落在他背上。公寓楼一天三小时受到震动，波特内洛家、斯密坦卡家、卡米内家和斯特拉什诺夫家也都在震动；他们房子里的石灰往下掉，家具左右晃动，就像鸟舍里的苍鹭看到天空有候鸟飞过拍打着翅膀；拆墙扬起的粉尘从埃德娜房子里飘落到枯黄的草地上、别人家阳台的晾衣架上，但没有人敢对爸爸抱怨，确实，那正是他们期待的，他看上去像一只野兽；可怜的欣达，她必定是钢打铁铸才能忍受这样一个男人。

一天早晨，楼里有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艾斯特·卡米内，阿维格多·卡米内的妻子，没有醒来：她睡觉时还好好的，但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左邻右舍，除了爸爸和埃德娜，都来到楼下，当她那瘦小的躯体被抬进救护车时，他们都低下头来。自从建这幢楼的十五年来，这是楼里第一次有人死去。阿维格多·卡米内站在那儿，手足无措，旁人满怀同情，关切地看着这个弯腰驼背的身影：她走了，现在谁来照料他，谁来给

他送终呢？她拼了命地维护他。妈妈对艾斯特·卡米内怀有恻隐之心，回到家似乎一下老了。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她咬牙忍住，烤了一只蛋糕和一块芝麻饼，可以让可怜的卡米内在七天的悼念期有东西招待客人；他像个婴儿一样无助，甚至不知道怎样给自己泡一杯茶，他会怎么洗衣服，怎么熨衣服呢？她一声叹息，有所触动，便于众人之间想起妈咪；也许在可怜的艾斯特·卡米内和妈咪之间有某种联系，她们像动物一样留恋着生命，哪怕情形极为不堪。人们只是不知道他们的时限什么时候来到，她一边咕哝，一边看着黄油在煎锅中慢慢融化，她再次想到莉莉奶奶，她顽强的生存似乎堵塞了死亡的通道，颠覆了宇宙法则。

但其他人在心里责备爸爸和埃德娜，因为他的砸墙声必定让她受了内伤——哎呀，就是一个健康人也受不了这日复一日的敲砸——他们责怪埃德娜的是她给邻居造成的压抑气氛。品克斯太太，这个有着一张麻脸、从不交纳费用的离婚女人，有一天，当埃德娜脸色苍白、神情脆弱，新做的头发如同火焰一般簇拥在额头，在楼梯上经过她身边时，她一下失控，冲着埃德娜喊叫：别再折磨人了，要么别做了，要么赶快弄完吧——你以为你有一块上好的宝石，要是你不能满足他，就让给能搞定他的人。埃德娜默默地看着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头昏目眩地抓住栏杆。要是他敢，她想，她当着品克斯太太扭歪的脸勉强走开，麻木地回自己的房间。他为什么不敢，他害怕什么呢？她的思绪纷繁而朦胧，满脑袋都是。他害怕什么？她拎着一篮子为明天晚餐准备的食品上楼，身后从篮子里渗出的血滴了一路。在阿蒂亚斯家门口，她停下来歇一歇。也许他不好意

思。但他为什么跟她在一起会不好意思？一封龙勃罗梭先生签名的封口的信落在她床底下几天了，她的银行职员口气严厉但不无窃喜地通知她，她的账户已被冻结，来自电力公司和煤气抄表员的欠费单塞进室内或贴在门上，但她可以一直用那台旧的普里默斯煤油炉做饭；当她没有钱买煤油，她可以锯掉房门和家具，在客厅中央生一堆火，把《国家地理》扔进去，这些杂志她按主题整理过，这是她一份谦卑的荣耀，还有她的那些大开本的艺术图书，也都适于用来生火，还有她的木雕及从世界不同地方买来的布娃娃。她又开始爬楼，步履沉重，所有的事情怎么会弄得如此复杂，醒醒吧，拯救你的灵魂，但一开始砸墙，他去哪儿了，仿佛她不再为他而存在，他消失在墙里头，整个地忘了她，忘了她；她大声笑起来，像是一只瓶子破碎在他去远航的船上。她靠在房门上，看见她修长的腿上有大片的疹子。也许是饿的缘故。但食物不再让她满足。

一天晚上，克莱因菲尔德家里的电话铃响起来。妈妈拿起听筒，哎，天哪[1]！脸色便发白。她让艾伦去那个女人家里把爸爸叫来，说完瘫坐在椅子里。妈妈，妈妈，谁的电话，出什么事啦？但她只是对他挥挥手指，快去，马上叫他回来，即使他正在唱科尔尼德拉[2]。

他爬上A单元的楼梯，那儿响着爸爸的砸墙声，他大步往上跨，缓慢地，小心地，腿分得很开，每一步都让他疼痛，搅动着胃里的糊状物。跟往常一样，他在门口停步，大声咳嗽，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vey-is-mir。

② 科尔尼德拉(Kol Nidre)，犹太人在赎罪日祈祷开始时吟诵的阿拉米文宣言。

告知他的到来，再轻轻地敲门。又敲了敲，稍稍用点力；但声音那么吵，不可能听到。他又咳嗽，按了门铃，但还是没反应。也许断电了。现在怎么办，他不能回家，他也不能贸然开门。最后他鼓起勇气，闭上眼睛，把门打开一条缝，接着他知道，他能肯定，当他睁开眼睛，就会看到爸爸手撑着地，脏兮兮的脸上挂着笑容，而某种灵巧的机器发出锤击的声音。但他所看见的只是一团灰尘，尘土中他依稀认出爸爸光着的后背，他在拆洗手间与客厅的墙。

屋内一片废墟。那些没倒塌的墙，砖头一块块戳出来。墙上的裂缝一直爬到天花板上，地上堆满了灰泥、粉尘、报纸和吃剩的食物。四五扇门靠在一面墙上，一扇挨着一扇，默默无言。

但当他打量这片废墟时，他看到了埃德娜：她蜷缩在一张割破的扶手椅上，神情恍惚，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她的脸肮脏又苍白，像是戴了一个死亡面具，额头发红。

艾伦往前走了几步，但眼前的景象让他四肢乏力，瘫倒在钢琴旁的地板上。外墙和一些支柱还在，但这间套房看上去很破败，裸露在凛冽的寒风中。他颤抖起来。春天很快就到了，他想，但天知道，也许今年春天不来，永远是冬天，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的锤击声现在钻进他的胃和大脑里，他听之任之，感到头重脚轻，但他有事要做，他来这儿另有任务；醒醒，伸伸胳膊踢踢腿，表明你还活着，但首先，待在这儿，半路开个小差，让你自己放松一下，天哪，也许现在正是时候，但他从头到脚像是一只攥紧的拳头；他靠着墙，无奈地听着锤击声，听着内心沉闷的回响，他意识到这两种声音都非同寻

常;锤击声确实很响，但这声音听上去好像不对劲，有气无力，也许爸爸力不从心了，很糟糕，很糟糕;他闭上眼睛，身子顺着墙软下来，喘一口气;现在来瞧瞧，我们说到哪儿啦，这个星期六耶路撒冷夏普尔队将迎战夏普尔海法队，他猜2比0，但现在他后悔低估了家乡球队，他应该至少猜踢平;明天的报纸上会宣布蓝乐牌人造黄油竞赛的获胜者，他寄出了十份包装;他有些瞌睡，脑子里筹划着下星期的大事;再从妈妈的钱包里拿走三镑，买一张彩票，为什么他从来连小钱都没赢过呢，或至少让他找到那辆白色勇士①，牌照号为327—933，那是在耶路撒冷被盗的;或那个有着棕色衣领的德国牧羊人，他的名字叫“闪光”，这是对诚实发现者的丰厚奖励，那倒也不错;晚报上说，可口可乐今年要在以色列开厂，也许他们会为这家工厂征集一条希伯来语广告，“从丹到埃拉特，可口可乐都喜爱”这一句怎么样？虽然，也许他不必等那么长时间，要是他买彩票，或在“托托”，甚至在“找出七个不同之处”竞猜中先获奖的话;他越来越接近获奖了，他能感觉到，他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还有瓶盖或冰棒棍，可能正好送到编辑的书桌上或工厂里，老板拆开信读起来，脸上洋溢着笑容，大金牙露出欢乐的神情，他站起来，召集工人;他们离开那些笨重、轰轰隆隆的机器;“伙计们，我们有了一个获胜者!”老板喊道，将他的黑色大礼帽扔在地上，兴奋地踩着。“等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人找到了答案！难以置信！真是击中要害！我们得救了!”工人们回到生产线，他们大声唱着一首雄壮有力的歌，机器冒出蒸汽，

---

① 勇士(Valiant)，是美国克莱斯勒公司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一款轿车。

运动着的活塞火花四溅，像是绽放的烟花。艾伦颤抖了一下，他想他听到了一声尖叫，他睁开眼睛，四下看看；爸爸仍在砸墙，嘭嘭，哼哼，嘭嘭，哼哼，但艾伦不再相信，他知道他错过了唯一的机会。

真的是一声尖叫。妈妈在楼梯下面喊他。他全然忘了他的任务。他能让爸爸中途停下来吗？妈妈又叫他。天知道什么紧迫的事情才会这么喊叫。妈妈脸色白得像一面墙。她揪心般地痛苦。艾伦身体一抖：也许奶奶死了。

他发出一声悲伤的呜咽：他亲爱的奶奶——怎会……但……这不可能……接着马上克制自己的感情：是的，该来则来，这是天意，今天还存在，明天就消失，他祈祷般地喃喃自语，但内心深处感到刺骨的寒意。你，你曾经为奶奶做了些什么？我？我花了很多时间陪她。哦，是的，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新鲜、很有趣。我把她的衣服、鞋子和她的编织物从垃圾桶里拣出来，藏在锅炉间。叛徒、逃兵，你不是曾经请求尤希带你去那儿吗？确实没去，但我想要去的，我甚至为她准备了一份礼物：一面红色的小镜子。是啊，你看重礼物，会帮他们写甜言蜜语的卡片，但说到行动，你和其他人一样糟糕，你这个叛徒，你这个讨厌的叛徒。他内心有着这样的争执，虽然原告和被告双方都很空洞、虚假，他真正想到的是在七天的哀悼期内，爸爸任其生长的胡子。

突然传来嘭嘭的响声。爸爸停下手头的工作，望着云层谛听，准备加以回应，把声音从四面透风的屋子里送回去。但嘭嘭的响声并非来自云层，而是来自大门。他惊异地四下看看，擦去额头的汗水。他眼睛布满血丝。接着，他看到了艾伦，他

甚至并不吃惊。

“艾伦！”妈妈在外面嘭嘭敲门。“让他马上出来！”艾伦疑惑地看着爸爸。

“我知道你在里面，艾伦！让他马上回家！我不会进去，即使要了我的命！”

爸爸看看埃德娜·布卢姆，但她似乎对身边的一切失去了感觉，闭紧了眼睛前后晃着身体，和着想象中的锤击的节奏。他走向艾伦。她现在要干吗？艾伦耸耸肩。爸爸又哼了哼。与埃德娜·布卢姆比起来，他的声音听上去粗重沙哑，好像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哼哼了。他不耐烦地打量了一下断墙另一头等待他清理的大堆砖块。接着，他指示艾伦把锤子放到浴缸里，便转身走开。艾伦抓住这件笨重的工具。心里、头脑里有什么东西搅动起来。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咝咝声。爸爸怎么能举起这么重的一件东西？埃德娜·布卢姆从迷失的状态中醒来，看着他，等着看他会做什么。艾伦困惑地瞥了一下房间，看到那些被拆下来的房门，堆在一起，像一副巨大的扑克牌；他转身朝洗手间走去。他拖着步子看着走廊上一堆堆垃圾，小心地跨过一幅撕破的油画，画上有一条懒懒地伸出来的手臂。埃德娜站起来看着他。她缓缓地晃动有着深红色头发的脑袋。砸一下，就一下，艾伦想，他与笨重的锤子较劲，与刺耳的嘲弄的咝咝声较劲。为他把墙砸掉，爸爸会感到高兴，他心里说，并试着把锤子举过头项。咝咝，咝咝，咝咝。但妈妈，他想。他让大锤重重地落到破旧的浴缸里。埃德娜仍在摇头，像节拍器一样，他走过她身旁，眼睛看着通向门口的路。到家里他从妈妈那儿听到了消息。

24

当妈妈听说爸爸打算回去敲掉埃德娜·布卢姆家的瓷砖，她宣布她想去监督这项工作。再次开始了从B单元到A单元的这种沉闷的行列，妈妈走在前头，雄赳赳气昂昂，一身天蓝色紧身套装；她明智地放弃了第一次拜访时穿的那件褐色长袍，因为这件袍子太简朴了；她也试了一下格子毛线衫，最终决定不穿，虽然穿起来显得端庄，但会造成一种衣着朴素的错误印象；深绿色也不合适，因为在此情况下会显得过于轻浮，过于俗丽；最后，她挑了天蓝色紧身套装，因为既足够端庄，而线条更柔和，可以显出她的胸脯，裹在她结实的大腿上，想起很久以前孩子们拉扯衣服的情景；她就这身打扮，走上楼去，臂上挎着她的编织袋，像本-古里安[①]一样仰着下巴。

埃德娜给她开了门，随即像只病猫一样悄悄溜走了。妈妈眼睛落在岛屿般的瓦砾堆上，脸上顿然失色。现在她才意识到室内遭破坏的程度。残壁断垣，一地瓦砾，如此情景会招来报应，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她瞬间明白了，这不再是涉及三个人的事情，而是混乱力量与秩序文明及疯狂之间展开的一场艰巨的斗争。她无所畏惧，神情刚毅，踩着废墟，在一张绽裂的皮革椅子上落座，双臂抱在胸前。

“开始。”她对爸爸说。

---

① 本-古里安(Ben-Gurion，1886—1973)，以色列建国后第一任总理(1948—1953)，1955年至1963年第二次出任总理。

埃德娜·布卢姆面无表情，并未打断这一仪式。她从厨房出来，端着一个好看的托盘，盛着爸爸的第二顿午餐。爸爸看看她，又看看妈妈。一小时四十分钟前，他在家里吃了一盘炒鸡胗，上面浇了摩洛哥风味的加了蔬菜的肉汁，吃了一大块加了咖喱酱和黄褐色洋葱圈的火鸡肉，还吃了一大碗米饭；只有妈妈知道米饭应该配上松仁吃，但商场里调味品店的那个讨厌的独臂小贩要价太高，见他的鬼；还有甜点，那是自制的去皮的苹果沙司。现在她打量着埃德娜·布卢姆为他准备的盛宴。爸爸拉过那把他常坐的椅子，眼睛看着妈妈，微微有点喘气，开始吃起来。

他吃下的第一道菜是加了番茄酱和雪白晶莹的蒜瓣的茄子；他喝了浮着一层酥脆面包丁的奶油洋葱汤；他享用了匈牙利风味的五香卤牛舌，牛舌两边盛着拌了松仁的米饭。

他默默无言地吃着，大下巴嚼着一道又一道菜肴。妈妈不无同情而又好奇地看着他。她从不相信他和那个女人之间有什么爱情；事实上，她根本就不相信爱情。所谓爱情，她曾对尤希说，不过是一生中有些时候，得容忍另一个人的发疯。现在她开始欣赏爸爸的受害者的更朴实的层面。埃德娜端上了甜点：烩水果、一杯橙汁，还有一方块斯皮兰巧克力，爸爸吃了甜点，用一块木环系住的纯白餐巾擦擦嘴，用一根精美的小牙签剔牙，并用手捂着嘴——他忘了我在哪儿发现他的，你会想到这是在他母亲家里，他们似乎用罗森塔尔餐具用餐——最后，他打了个嗝，马上说了声对不起，便开始了工作。

他用一把小一点的锤子和凿子，要把埃德娜·布卢姆家门厅的地面撬掉；他像敲蛋壳一样敲着地砖，慢慢吞吞，像是末

日到来似的:他砸墙的时候，你乐于想象有什么东西在这儿萌生，在石块中孕育;但他敲掉地砖，之前地砖上铺着色彩鲜艳的地毯——埃德娜把地毯卖给收破烂的人，以支付妈妈工钱以及给爸爸买食物——下面露出粗糙的混凝土、生锈的钢筋，尤其是下面的一层沙子，透出刺骨的寒意。爸爸又敲又撬，慢慢地清理地面，而埃德娜坐着，呆呆地看着他，点点头，发出单调的哼唱声。

妈妈庄重地拿出针编织起来，在爸爸干活之后的日子里，她从未中断，她要把身边的环境织进她的织物里去，很快她织成了一件灰色毛衣;甚至当灰尘扬起时，她也忍住不咳出声来。最后她意识到，她的对手多么沉重地打击了她，她是如何巧妙地戳穿真相，那是妈妈结婚十九年来极力要掩盖的。

第二天上午，当妈妈把冬天的棉被晾到窗外，以便随后把它们收起来，她看到两个其貌不扬的搬运工拖着埃德娜的那台沾满灰尘的黑色贝希斯坦钢琴。几个邻居站在路边看着:苏菲和佩雷茨·阿蒂亚斯夫妇、费利克斯和查拉特·波特内洛夫妇，还有阿维格多·卡米内，他似乎自太太死后有所振作，甚至染了头发。当他们注意到妈妈在朝下看时，他们气愤地转身走开了:他们觉得正是妈妈的贪婪使得埃德娜卖掉了钢琴。但他们也产生了另一个想法，即她卖掉这件贵重物品，是因为她的小套间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放钢琴了。

这是大楼里唯一的钢琴，也许还是小区唯一的钢琴。虽然埃德娜几年来只弹过一两次，但有些人仍然记得钢琴运来时的情景，那个下午，埃德娜练习了一小段肖邦的乐曲。先前妈妈见他们朝她瞪眼睛就退回屋内，这时她又盛气凌人地出现在窗

口，带着高傲和无动于衷的神态抖着棉被。但她突然感到悲哀。她不再抖被子，手里的抹布揉成一团，仿佛在向一具路过的棺材致敬。在那些日子里，她有时也会停下来听着，在洗碗布上擦擦手。她叹了口气。当搬运工开车离去，邻居们在片刻间低下了头，大楼一阵悲伤地抖动。

在此期间，奶奶出现了。她几个月躺着一动不动，那个老医生去年曾建议新的疗法，有个晚上他对坐在奶奶病床旁的尤希旧话重提；医生看见尤希很久以来一直在照顾奶奶。这时，他给她看奶奶的病历。真遗憾，他声音嘶哑地说，并等待一个回答，而她孩子气的蓝眼睛盯着地上。他肯定很难受，尤希想，他的嗓子随时都会破裂。“你奶奶可以活下去。”他又低声说，尤希想，他看上去当然不会像有些医生那样，为了毕业实习而把人给剁了。她说她稍后再做决定，她要考虑一下这个为难的事情，不想向别人咨询。几天后，她告诉他，她没有勇气做出有关生死的决定。让他决定，她希望是最好的决定。第二天，医生用轮椅将奶奶推进手术室做了手术；他切除她脑子里的一小块组织；雾散了，一星期后，莉莉奶奶眨眨眼睛，坐起来，笑了笑；他们给她示范了一下，她又开始走路了。

这真是奇妙，也真可怕。奶奶回家了，但没有人敢于朝她看——他们感到惭愧，把她一个人扔在医院里，像一条狗，但他们也羞于看到她处于这样一种可怜的状态，羞于料理她的身体，好像是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样。妈妈倒吸了一口冷气，想起奶奶生病期间她吐露的一些事情。她怪罪于爸爸，怪他在埃德娜家砸墙，动摇了秩序和理智的基础，他嘭嘭嘭地把死人都弄醒了；她咬着手指，焦急地看了艾伦一眼，他们三个抓住了妈

妈所不愿承认的:这个家庭的命运账户一团糟;他们背运了。

奶奶坐出租车回家。爸爸去医院接她，穿上了他仅有的一套西装，那是他结婚时穿的，已经发霉，他得小心呼吸以防把大肚子上的衣服纽扣绷掉。妈妈准备咖啡和蛋糕;他们在她身边坐下，身子发僵，不敢张嘴。奶奶用她一只有视力的眼睛看他们，歪斜的脸上有种新表情，看上去锐利、轻蔑。她的目光落到新餐柜上，落到刚粉刷过的墙上。“想想，妈咪，想想天花板上的霉斑和污渍，”妈妈没话找话说，“你还在这儿的时候，楼上波特内洛家的水槽的水漏到我们家，记得吗?”奶奶嘴唇上浮现出一丝苦涩的笑。妈妈感到痛苦，因为她在奶奶病重时表示出过分的信赖。奶奶还是不说什么，他们不清楚她是否会说话。她的左侧身体整个偏瘫，但她的脸上几乎没有皱纹，仿佛她活在一种假死状态中，不受时间的伤害。一只眼睛的眼皮耷拉下来，从侧面看过去，她像个算命的吉卜赛女人。当爸爸扳响指关节，她迅即朝他转过身去，他在她的注视下呆住了。她默默地打量着他的体形，腰部新长的肌肉，她立刻什么都知道了，仿佛有人对着她的耳朵低声告诉她一切事情。无疑她知道。她慢慢转向妈妈，久久地凝视着她，好像大难临头似的，这眼神只有妈妈明白。

接着，她转向尤希。她的眼光透视着她，凸现出一副虚度年华的形象。尤希扭着身子。妈妈勉强地笑着低声说:“这是尤希，妈咪，你记得尤希。她很快就高中毕业了，她得到了延期服兵役的许可，可以去上大学！也许她日后会成为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尤希甚至不想提出异议。奶奶眨了眨眼睛。也许她想起什么事情来，在尤希照料她的许多时光中的一个特殊时

刻。她朝尤希微笑。尤希轻声哭泣，顾不得擦去眼泪。妈妈拿出一块手帕，但尤希无视她伸出的手。她泪流满面，眼泪滴在椅子和地毯上；妈妈惊讶地看着，把手帕扔到她脸上。“够了，喏，你要发洪水了，现在把眼泪擦干，难道我们看到奶奶回家还不感到高兴吗?”艾伦瞅着那一滴滴眼泪，心想：要是尤希哭个不停会怎么样，眼泪就会流淌起来，接着成为一道溪流，接着地板上一片汪洋，妈妈身在何处……

接着，奶奶转向艾伦。她脸上现出惊愕的表情，嘴巴探询般地扭曲着。妈妈、爸爸，还有尤希伸着头。她似乎想叫他的名字。他们面面相觑，感到意外，又抱有期待。全能的上帝啊。艾伦手心出汗。他想起她曾经给他的那根金色丝线。也许她现在要给我一件真正的礼物，他想。莉莉奶奶摇了摇头，想要摆脱健忘，恢复清醒。她脸色因努力和受挫变得蜡黄。艾伦往后靠坐在椅子里。

这天爸爸没有去埃德娜家工作。也许妈妈的指责起了作用，他现在对自己感到害怕。他们把奶奶在她的小间里安顿上床后，爸爸在屋子里溜达；艾伦想离他远点。当爸爸在家里时，他身边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很小，甚至连门框和家具也是；艾伦计算着度过的这几天，觉得现在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他们；肯定会发生什么事，不管以何种方式，不得不发生的，他快要爆炸了：他小口小口咽下的食物塞满了他的胃，他体内有那么多糊状物，他的心脏还能跳多久，心脏近来似乎跳得越来越缓慢了，他其实已经注意到这种状况，也许食物颗粒已经渗透进他的血液，塞住了心房、心耳和心室；艾伦可以清晰地想象：他的心房，一个强健的袋状物，充满了液体食物，他的心

脏艰难地跳动，几乎感觉不到，因为里面灌满了黏糊糊的东西;整个晚上，他翻来覆去，不停地打嗝，呼出的气味就像臭鸡蛋;接下来，他的喉咙会塞起来，似乎要把喉结挤出去，再往后，食物会渗到他脸上，他的面颊会鼓起来，他看上去像一个怪物，食物再从那儿进入他的脑子，接着他就会爆炸，随后他们就会面临真正的一团糟。

晚上，当妈妈出门去罗马尼亚人的药店给奶奶买药，艾伦溜到楼下的锅炉房，取出那件舞会服装、高跟鞋、泳衣、厚厚的编织物，还有其他各种东西。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奶奶跟前，她身体僵硬地坐在床上。他朝她微笑，给她看他抱着的大堆东西。没有认出那些东西的迹象。他勉强跪下来，将高跟鞋穿到她变形的脚上，把发带戴到她头上，就像雨后闪着彩虹。她没有拒绝。她听任他摆弄。接着，他扶她站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把那件舞会服装套在她的睡袍上。干吗这么做，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必须这么做，只知道尤希会为他感到骄傲。接着，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七点十分，妈妈从药店回来，走进奶奶的小间。艾伦听到妈妈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之后，她把自己锁在她的房间里，关上灯，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出来。

那天晚上没有晚饭。

超过三天，每天三小时，妈妈坐在埃德娜·布卢姆家的那把又破又脏的椅子里。除非必要，她仍然不跟爸爸多说一句话，但至少她还是尊重他，也表现得有点怯意，仿佛看着一棵大树缓慢地、令人敬畏地倒下来。他疲倦地拿起敲地砖的小锤，他会久久地坐在破碎的地面上，一动不动，想要回忆起他当初为什么来这儿。此时，妈妈会从编织中抬起头来，默默地

看着他，甚至不敢哼一声让他站起来。夜里，当他睡在客厅的那张甘地牌床垫上，他会发出沉重的叹息，仿佛空气都要凝固了；妈妈得把他的衣服不断放大，以适合他不断鼓起的肌肉；她拆开他的袖子，给他的裤子上缝上一大块布，但无济于事。

随后有一天，米饭中不再有松仁，妈妈放慢手中的编织活。埃德娜端上餐盘，神情悲切地站在一旁。第二天下午，盘子里是一只鸡翅膀，而不是黄油牛舌。爸爸吃完饭，跟往常一样剔牙，只是这一次，他没有捂嘴，微微打了个嗝，埃德娜脸色灰暗。也许就在这一刻，一个声音悄悄对她说，她被愚弄了。由某种神秘的方式，通过某种扭曲的婚姻逻辑，丈夫和妻子都在利用她，以巩固他们的关系。也许都是无意识的，他们牺牲她，成全他们的结合。埃德娜发出一声短促、虚弱的笑声。妈妈和爸爸一起端详着她。

第二天，是星期四，爸爸面对一条瘦鸡腿，抬起头来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妈妈。妈妈也看着他，读出了他眼光中的意思。当埃德娜去端甜点——一连两天都是水汪汪的桃子罐头——的时候，妈妈对爸爸说："现在我得回去，摩西，要大扫除。"说完她就走了。

爸爸等着埃德娜·布卢姆。他站起来，在废墟中溜达，她回来了，不小心踢到了碎砖，轻轻地踩在垃圾堆上。院子里那棵梧桐树长出了绿色的嫩叶。温暖的阳光亲切地洒在下午的角角落落。艾伦站在人行道上，看上去瘦小，背有点驼，他朝谷地看时，双脚可笑地张得很开。爸爸心中一阵疼痛。犹如噩梦中的一个碎片，在大白天刺穿了他的回忆：他想起他砸第一面墙时他的举动。这个可怕的冬天，他独自一人游荡了这么久。

他想要回忆起他在寻找什么;他耸了耸肩，感到幻灭、无奈和哀伤;他还能做什么呢?

埃德娜从厨房出来，她眼睛寻找着妈妈。她脸上一时明亮起来，但她意识到这是她最终失败的一个标志。爸爸从她手里接过盘子，他们手指相触。什么也没发生。除了埃德娜变得像一块石头。她先是脚感觉到了;接着，她的膝盖，她的大腿，随后是她的枯萎的阴阜也慢慢地石化了。她还有足够的时间想象克莱因菲尔德先生把她从形成她小巧的乳房的大理石中掘出来，但到那时，她的心里、嘴里和脑子里有那么多的石头，她听不见他说话，听不见他平静、理性地进行的解释:这工作已经拖得太久了，布卢姆小姐，也太复杂了，我从没想到会这样，门厅地面的工作我不收钱，很荣幸认识你，但现在我得走了。

25

卫生间的门突然打开，大家都听到了。一时很安静，接着，那沙哑、怠惰的声音说道:“呵呵，真痛快①，不错。”

爸爸脸色红润，容光焕发，一股香皂味，走进客厅，脸朝下躺在波尔多沙发上，他光着上身，一条浴巾围在腰间。妈妈待在卧室，在镜子前搓着手。她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振作起来，喃喃地说这下好了。她让尤希去把妈咪带来帮忙，然后便去浴室拿按摩液。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mechayeh。

艾伦觉得很难集中精力削土豆皮。他一个个捡起来，在手里掂掂分量。它们有着不同的面孔，怪异的人一般的面孔，但扭曲和悲惨，有时刀子削上去，他能感到它们在退缩。他慢慢地进入艾伦化。但爸爸的呻吟从客厅传来。这些天做这种操练并不容易。哦，但愿他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才赋。麻烦是，他体内已经没有空间了。他被塞得满满的。他眼睛凸出，肺部淹没在糊状物里。他的呼吸里带着臭味。他的思想也被它弄脏了。它像铅一样沉重，它灼热，它令人作呕。它让他唉声叹气，呃呃，呃呃。我们听见这种声音已经很久了。艾伦尽可能不让自己发出这种声音。坐在厨房里，他能看见爸爸的手从沙发上耷拉下来，粗粗的、毛茸茸的手指，咝咝的声音在他脑袋里响着，用一种令人不适的声音招呼他，通过出自腺体的喉舌：小心，你的手指麻了，很快就会松开，刀子会掉下来。艾伦噘起嘴，集中精力，飞快地削起来。这把红色的小削皮刀，在她的厨房刀具中很不起眼，此刻却危险性地靠近他的手指；他把削了一半的土豆换个手。它们有点像矮小的俾格米人。咝咝，咝咝，为什么你这样固执。你为什么要跟我作对。你没有机会。因为世界上万物皆我。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不是我。我是世界的物质及使用这些物质的人。我是钢铁、橡胶、木材和肉体。我是曲轴、阀门、齿轮和活塞。我是用来切割的刀片。我是你第一次尝试时就得记住该怎么拧紧的螺丝钉。我是你鞋带上的端结和百叶窗的拽绳。是的，我是万物，一种编码信息，一种秘密实验。艾伦气恼地不再注意这把红色小刀，它突然以它自己的力量开始上下抖动。他目光移向别处，暂且注意客厅里的手指，恰好爸爸的鼻孔也很大。妈妈大声提示尤希和奶奶注意

狡猾地藏在爸爸肩头一团头发下的一个大粉刺。我还是那打破了的盘子、在你手中炸掉的灯泡、你叮当碰杯时碎掉的玻璃杯。还是你穿反了的毛衣，你扣错了的扣子，夹住你手指的门。这把不起眼的刀子就想割破他的手指，甚至都不想遮掩。他停了一会，低头看自己的手，这双粉红的小手总是设法提醒他注意体内的一个器官。他曾弹过吉他。但吉他坏了，哦，是的，啊哈，尤希给他买了一把新的，但他没有勇气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就试一下，你为什么不试试呢，看看你还有多少能力和感觉。他们曾答应他，等他长大一点，他可以跟一个真正的老师上吉他课。后来他们说他没有才华。你不是一个莫扎特，妈妈说，她还莫明其妙地笑笑。那他是什么呢？他是什么？神童不再神奇。而他有过这样的本领。有一次，他甚至弄好了妈妈要扔掉的烤箱。爸爸也让他在星期五晚上祈福时倒酒，但现在他手抖，什么都会洒出来。他偶尔回想这些，仿佛在薄冰上滑行。他知道他的心智捉弄他，利用他反对他自己。它把他锁起来。一道又一道锁。要是他能记得曾如何行事，甚至都不用思考，这多好。

客厅里的女人们向爸爸弯下身子。她们有着相应的外观，他想，仿佛她们是从同一块布料上剪下来的。甚至奶奶此刻也与她们相像。她在爸爸身上按摩时脸上的表情倒有所不同：至少她不再冲着他的后背唱那些歌了；爸爸的脸变成了紫色，这时她们按摩得正起劲，妈妈朝他大叫，你答应过，你答应过；他的喉结鼓起来，变得通红，在一段漫长而可怕的时间之后，喉结开始滑回去；艾伦呆呆地看着它把他的波兰语，他和莉莉奶奶说的波兰语压了下去；甚至当妈妈不在家时，他们也不敢

再说了，他们默默地坐着。为什么你让妈妈唯我独尊？艾伦很生气。你为什么要让步呢？

他去水槽洗洗手指上割破的口子。水龙头总是关不紧。经常漏水。他舔舔流血的伤口。它在你的婚礼前会及时愈合的。愈合了就没事。婚礼也没事。他为什么非得检查每一个愚蠢的词，以此衡量他的问题。但过去几个星期他几乎没有想到自己。你都在哪儿？你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只是消失了，如此而已。进入休眠状态。夜里他在梦中看了整个表演，只给成人看的。但他们怎么会让他看呢，他们为什么允许他看呢。他使劲地削着土豆。是否可能，他们要他去看。去吧。这是真实。他们当着他的面行事。他们什么也不瞒。爸爸回来后，一上来就这样。四分之一的土豆被刀子削掉了。他气得眉毛直竖。他们要他去看。他们强迫他观看。像黎巴嫩电视上的摔跤比赛，两个巨人纠缠和揪打在一起。看看他们，学会如何搏斗。他凝视着他的手，手里空空如也。脚边散落着一块块土豆。胡扯。他们所做的就是砸掉一些墙，剩下的只是在你的心里。但现在埃德娜怎么样了？也许他应该去通知什么人。比如说她的父母。但我不懂匈牙利语。他深感受到了侮辱，仿佛他们把他丢在大堆的瓦砾中；他几乎要跑到客厅去，气喘吁吁，狼狈不堪，需要拥抱。但他没有跑出去。他没有动弹。他只是对这个想法感到害怕，他没有跑去找他们。他不再是一个小孩，一有麻烦就跑去客厅，他可能再也不会撒娇般地投入他们的怀抱，他怎么能忍受与他们肌肤相亲；此时那唧唧的声音又出现了：我是一，它对他说，我是一，万物是一，在我之外别无律法：没有两种连接电线的方式。每个纽扣只扣进一个洞里。只有一个

方向打开水龙头。就是这么回事，始终是这么回事。如此你永远不会犯错和困惑。我睁着眼睛看你好一阵了。

妈妈打开乳液的瓶盖开始按摩。爸爸的背部很宽，有足够的地方留给奶奶和尤希。奶奶把手放在他背上，妈妈不安地看着。这是一个奇迹。一个奇迹。艾伦必须有所作为。他觉得现在正是时候。他审视，不无诧异，又隐约地抱着希望，之前他有过假象。梦中有一两次，但他一旦意识到，假象就消失了。他的心智必定把它赶了回去。所以，这次也可能是个假象。他坐端正了。内心谛听着。是的：一种颤动。一种兴奋，深沉而曲折，最后是一团黏性的东西，在那儿凝结成一滴水；神哦，艾伦骇然不已，为什么是现在，当他困在厨房里，它越来越强，上下旋转，压倒他，接着又后退，像个卵形耳语者，但它一直在那儿，怪异，它恰好是在锤击声停止后出现的。你为什么不预先计划，白痴，为什么现在，现在拖着两条腿跑出屋子要难上一千倍，而谷地和韦卓幼儿园的藏身处也不安全，你在哪儿能找到像埃德娜家那样的一个地方？

爸爸大声呻吟着。你可以听出他的身体处于放松状态，起伏不定；艾伦坐在小凳的边上手足无措、心神不安，疼痛波浪般涌来，你可以感觉到它开始，趋近，弯腰，蹲下，哎哟哟哟，他的背部和肩膀因过于紧张而酸疼，好吧，我们承受了这一波疼痛，但他觉得另一波疼痛又开始了，远远地，也许这一次他应该尽可能处之泰然。现在好了，有所帮助，想到此，但别只是想，要提前计划！他抬起头来，脸色苍白，额头上冒出细小的汗珠。他小心地窥视：妈妈在爸爸背上抹了很多乳液。瓶盖拧开了，方向和拧水龙头一样。要是你很快地转动一匙蜂

蜜，它就不会滴下来。你会相信无生命物体也能笑吗？嗯，你会相信吗？这是一种吹口哨似的笑，像迈克尔·卡尼和莉娜·费奇曼咯咯地傻笑，嗞嗞嗞，活像一个小丑。你把钥匙伸进锁孔，向右，而不是向左转动。这也是你拧开一管牙膏的盖子的方式。嗞嗞嗞。或者拧开按摩乳液瓶盖。就像冬去春来，就像一头驴子只能生下一头小驴子。她们在那儿看上去很忙，又戳又挤，不住地喘气。她们的脸令人费解。并非她们真的彼此相像；她们实际上确实相像，但她们也有所不同；不在于她们之中，而在于她们之外。每个人都有她自己特有的领域，或擦或揉，与其他两位区别开来。她们几乎无情地向下压他。她们也知道这会弄痛他，虽然他并不抱怨。看：她们用手指捻弄他的皮肉，如揉生面团一样，把他撕成碎片。融化他。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呻吟。顺从。悔过。只是不要让她们的手指在他背上的浓密的头发中缠在一起，否则她们会连皮肤都揪下来。艾伦突然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需要竭尽全力来摆脱它，他尽可能靠墙坐，汗淋淋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怎么啦？这种时刻得去拉屎。他能憋多久？他跳起来，关上漏水的水龙头。但仍有一滴水摇摇欲坠。他惊恐地看着。别看。坐下。弯下腰。不！恰恰相反！站起来。站直了。举起手。深呼吸。将你的面颊贴在冰箱上。别出声。静下来。我们在想什么？什么时候？别在意什么时候，我们在想什么，哦，是的，有关里普利《信不信由你》中的那个小男孩：书中有三百个难以置信的事例。那男孩也患有可怕的胃疼，几乎死掉，当医生动手术时，他们发现他体内有未充分发育的孪生胎儿。多大的创造力啊。他在心里记下：汉南·施维克已长出了胡子。今天我们有了第三份证

据，大白天，我们在吉尔·卡普兰身上发现，他额头和下巴上有了青春痘；等等，不，那是亚撒·克洛德尼，你们搞混了，你的头脑呢，你以前可是有个好脑子的；嗯，起码基甸还是纯洁的。好吧，他有了喉结，他的嗓音几乎注定要败掉，但我们设法暂且阻止其他的事发生。艾伦溜回去，在小凳上坐下，拿起刀，嗞嗞嗞。像婴儿一岁时开始走路，五岁时掉乳牙。像孩子们通常长得比他们的父母还高。每个人都一点点、一步步地有所进展。所以，对基甸的这次胜利并无价值，也许他仍留有某种纯洁，但他的行为方式并非这样，他是如此争强好胜，每当艾伦在其他孩子面前开口，他就觉得尴尬。你讲起来像个教授，他说，你讲起来就像他们在广播里演讲，他说；这就是基甸，也是其整个的生活——只有当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艾伦很友好，像个好人，而其他孩子刚参与进来，他就开始教训他们，艾伦从不这么做，但他从不为此批评基甸，所以，那种友谊还能否保持，艾伦黯然沉思，就像我所担心的只是他的身体，而其余则不了了之。我们抓间谍时都跑得很快，那令人苦恼的唧唧声说道，我们测试他们：比如，他们能否一下子就把一根稻草塞进瓶里。嗞嗞嗞。很快，过了逾越节的那个星期，基甸就要去诊所做检查，他们要查明他为什么总是很疲倦。有一两次，他几乎在上课时睡觉。现在艾伦所要求的是让他们在他的血中发现什么，发现某种东西的踪迹或残留物。他突然站起来，感到气闷，想要出去。去哪儿？你被软禁了。客厅里的四个人注意到他不寻常的举动，抬起头来，他们一眼就看穿了他，他只好回到厨房。坐下，你还有一多半土豆要削皮呢。他曾经是这方面的一个行家，是的，是的，谁在乎呢；

不管怎样，他有求于基甸的是，让他在安全的状态里多待一会，在现在进行时的泡沫中保持安全；他再次站起来，几乎要跑出去。它又来了，它为何开始，我应该心怀感激；他又坐回去，急切而又疲软，怎么回事，他觉得像是体内发生了一场小地震，从头到脚感到了震撼，一切都喷发出来，一切都改变了形状，一座巨大的锥形金字塔在体内慢慢地旋转，说他愿意就他的一个问题妥协。并非他会轻易退让，而可以说，他——瘸一会，行吗？瘸很容易，有许多人瘸了。他们出了事故，或者他们也许天生就那样，一条腿短一些。他们瘸了。他们小步地走，像折断的螺钉。但腿瘸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像家电短路。这不是来大姨妈。并不像是体内一切都死了。想想这个，瘸子本宇明脸上有粉刺。他尽可能想象他自己瘸了，好像马上就有人递给他一份长长的清单；他能够看见自己在楼道或在足球场上一瘸一拐，或者滑旱冰、骑自行车、跳民间舞，是的，我们可以想象，或必须打定主意，当你第一个下车时哪只脚先落地，这样就没有人注意到，或当他们开始玩挑战游戏，你得去喷泉那边，或当他们在独立日站在纪念碑旁向牺牲的校友致敬时，你不可能入选仪仗队。够了，他恼怒而又疲惫地摇摇头。或者要是你是聋子、哑巴或胖子，说话结巴或脸上有胎记，那会怎么样？哦，求你了，但他的胃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想什么，没什么，哦，是的，曾几何时，学校组织去加利利海边旅游，这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的一次学校旅游，他们参观了一座阿拉伯老宅里的一个作坊，观看陶工将一块块黏土扔进细长的瓮或矮而胖的缸里。陶工说，黏土自行其是，他让他们用手指去触摸，黏土拿主意：笨拙的一团土成为一只光滑、优美，张着

大嘴的水罐，别偷看！

爸爸惬意地呻吟着，让她们往上挠挠，喏，什么来着。脊椎，脊椎，艾伦低声地纠正他。你认为他应该知道那样一个简单的词。妈妈和尤希从两侧向中间按摩，直到他快乐地叫起来。想象爸爸要发某个又长又复杂的音节，如 hippopotamus（河马），或健康手册中的那个词 hypothalamus（下丘脑），甚至一个容易的单词，如 firefly（萤火虫）：像他这样肥大的舌头能不把这样的音发得一塌糊涂吗，而想说 flierfliffiflfflff[1] 岂不要舌头可怕地打结？艾伦现在想要从厨房窗户跳出去，跑到韦卓幼儿园，蹲在黑暗中，但窗台上摆满了瓶瓶罐罐，里面装着腌黄瓜、泡椒、酸菜、辣椒、橄榄和腌制小洋葱，还有腌胡萝卜；她什么都腌，有妈妈在，什么蔬菜都不安全。

他敏捷地削着土豆，尽可能小心。只有他的手指在动。女人们忙着给爸爸从头到脚做按摩。你想一想就会感动，她们此前从未给他做这么长时间的按摩。从这儿，你看不到他全身；也许她们先把他拆散了，之后再把他拼装起来，只是这一次，她们要决定如何拼装。要是你将头往后仰一下，你会看见一部分肩膀，妈妈的手指在肌肉上摩挲，察看什么东西，用指甲抠着，想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随后她又抠一下。嘿，按摩就是这种玩意儿。她的手指挠起痒痒，咯吱——咯吱！爸爸笑着扭动并叫起来；她沿着他的胳膊一直挠上去，不小心碰到尤希或奶奶的手，会情不自禁地露出一丝微笑，她几星期没有这样的微笑了；爸爸把嘴压在波尔多沙发上，勉强地笑一笑，你会错

---

① 拟声的绕口令，没有确切意义。

以为他在皱眉头；问题是那张嘴是否想说“线”这样一个词，艾伦想象阳光下一条金线闪闪发亮，滴着蜂蜜，像一根吉他的弦弹拨后会随着旋律颤动一会。“——线”，艾伦翕动嘴唇喃喃地说，很虔诚，线——，像拨动了一根心弦，深情而甜蜜，但也轻快，并朦胧，有如他的那些底片上的人物周围的光晕；他能轻易地穿过任何缝隙，穿过针眼。他歪着头，眼睛闭上，嘴巴像只瓮张着口，发出“线——”的声音，像风的沙沙声，温柔而锋利，他笑着对自己说：爸爸过不去，像一根打了结的线。哈哈：艾伦是穿越的线，线状的艾伦穿越，而爸爸是打结的人，他的脸、身体和黑头粉刺——嘭！艾伦现在已经穿越而入，孤身一人，一切都很柔软、透明、简单，像一张图表，纯粹而简朴，闪耀着一种萤火虫的光芒；每个事物都发光，甚至擦洗面板的钢丝绒也有一种神秘的火花，甚至暗紫色的葡萄也有一层朦胧的光泽，或者你手指尖上的一大滴血，要是你虔诚地所言非虚，“一滴血”，你看见犹如从遥远的灯塔中射出的一束灯光；某些言辞，要是你知道如何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音，不是从外部，而是仿佛你在叫它们的名字，它们马上向你转身，向你显示它们的粉色隐秘，它们对你呼噜着，它们属于你，它们会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如取下“钟”来，用舌头舔着，好像第一次尝尝味道，“钟——”，或者“金银花”，或“狮子”，或“传说”，或“煤炭”，或“旋律”，或“闪光”，或“丝绒”，融化在他的舌尖上，脱去了它们的尘世伪装，突然之间炽热起来，记忆的炭火辐射着光热，慢慢地消失在他的嘴里，因为**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他在妈妈喻为“戴毡帽的法鲁克国王”的小凳上坐好，身子

前倾，小心地看着，不泄露任何情况。他观察着客厅：三个女人在爸爸背上忙着，像水牛背上的几只鹳鸟。奶奶似乎疲倦了。即使她做了手术，但控制她心智的力量相当弱。妈妈把她弄到躺椅上，让她休息。她在奶奶身后嗅着。奶奶的眼睛蒙了一层翳。别让她死在家里。妈妈嗅着奶奶的气息喃喃说道，照这种情形，我们能让她在家里待多久？要是奶奶在客厅中间失禁，他想，他们无疑会杀了她。"大扫除"后，一切都很明亮清洁。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爸爸回家的日子。妈妈会当场杀了她。他缩成一团，不寒而栗。只有他的嘴唇还是艾伦的，他慢慢地撮起嘴唇，发出一声口哨声，这一秘密的超声波的口哨声只有女性才能听见；接着，她们就会盲目地跟随你，做你想做的事情。但他不相信乔拉，甚至那时就不相信他。他撮起嘴唇。全神贯注。忘却其他的一切。忘却内心郁积起来的东西，阴沉和丑陋的东西。他的嘴唇编织成一张网。

三个女人一下坐直了，仿佛有人胳肢了她们一下。仿佛有人低声叫她们的名字。奶奶甚至颤抖起来。只有爸爸依然躺着，浑然不觉。他充耳不闻，身体沉重，趴在沙发上。艾伦惊慌地闭上嘴，女人们又恢复了她们的工作。艾伦再次撮起嘴，吹出一阵口哨，依然精巧地编织他的有力量的网。女人们又恍惚地转过身来，呆呆地拿起她们色彩各异的掸子，而爸爸手肘撑着抬起头，"嗯?"，"怎么?"她们围着艾伦，带着做作的温柔，像一片片白云在他身边缭绕，对他扭动的背部产生了兴趣，洋溢着相互之间挠痒痒的快乐，伴随着无助、勉强的咯咯的笑声；艾伦轻声说"狮子"、"金银花"、"旋律"、"传说"，这些词一个个露出它们光滑的下腹，发出一种红光，能看出其中

一个微小的振动的舌头，叮当作响，渴望着他自己的柔软的舌头，他的无拘无束的舌头，他嘴里的一块活肉；艾伦因自我超越而有些晕头转向，片刻后，裹着昏暗的羞耻和难堪的恶臭，他从小凳上滑到了地上，地上格外冰冷，他再次把小刀划过他中指的伤口，看着鲜血慢慢渗出；在他的体内，有一种神奇的空旷，一种他什么都不记得的空白，一种他人的空白。哦，当他不停地流，那一刻，难以忍受的幸福的刺痛，悠长如亘；他自我分娩，一个细小的、可爱的、臭烘烘的自我；他终于摆脱了这种可怕的痛苦，摆脱了这一严酷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并非是他自己的，而是被迫保存在体内的。他小心翼翼地躺下来，脸朝下。厨房里弥漫着臭味。他裤子里热乎乎的。他睁着的一只眼睛旁，血流出来，他注视着。像是别人的血滴入裂缝。实际上，一切都是别人的。他感到很轻松。轻松得可以浮起来。与他不朽的灵魂并无妨碍。艾利。艾莱。艾瑞。毫无疑问：从现在起，一切都会改变。说实话，这一折磨让他变得虚弱。并不只是过去几个星期里发生的事情。忘了吧。还有在这虚度年华的三年里他经受的所有事情。他的脑子也不怎么管用了。他忘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机敏。他觉得注意力难以集中。他在试卷上胡写。仿佛脑袋里有“什么玩意”在膨胀，把其他东西都挤了出去，不停地挤压，把脑子挤扁了。他过去以喜剧家为人所知。他真的能让人们欢笑。也可以模仿任何人。而现在甚至他自己的笑神经已经萎靡不振了，他郁郁寡欢、百无聊赖。其他的孩子在成长，而他——是啊，他列举了诸如喉结、毛茸茸的大腿、腋窝、粉刺和体味。但妈妈注意到了什么东西。她突然坐直了身子。她皱起了眉头。他会被救赎。哦，是的，没有

疑问。他会想起他失落的一切。她突然用意第绪语问了尤希一个问题：你闻到什么了吗，小尤希；尤希嗅了嗅，说没有。我发誓，要是她把屎拉在躺椅上，我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带她去急救中心，把她留在那儿，再多的医生也不能说服我把她带回来；艾伦甚至不必把手伸进口袋摸那块洋葱就能听出她的想法：妈咪在这儿就不再有好日子。但艾伦会是个好孩子。他会改变。他会再学吉他，他会给他们弹新吉他，他会吹一支金色的长笛，领着其他孩子唱歌，他会成为一位王子，讲故事，解梦，抵挡饥荒，在玻璃球上捕捉这个世界绚丽的光环。妈妈急忙向奶奶走去，让她站起来，在她身后嗅着，并在那儿待了一会。艾伦要给每一种光环取一个名字，一个秘密的名字；他会用一条美丽的金线将这些名字连起来，他本人就是那条线，他会唤起事物的灵魂，藏在他的唇间……妈妈又坐直起来。她不安地让奶奶在躺椅上睡下；她鼻孔颤动，四下里嗅着，转过身来，朝向厨房，又回到奶奶那儿，接着坚决地转向厨房，一边走，一边踌躇，在双重的困惑中，眼睛慢慢地发亮，既不信，又厌恶，直到犹如一道闪电划过，她脸上现出异教徒般的恐惧神色。

26

然而，那个春天，艾伦恋爱了。一天晚上，在他经过韦卓幼儿园的院子时，他瞥见扎克·斯密坦卡和道雷特·阿鲁诗在长椅上调情。艾伦赶紧离开那条小路，免得被他们看见，他沿着树篱悄悄地走，最后找到了栅栏的那个豁口，钻了过去。他

急忙回家，坐在昏暗的房间里，房间里很安静，很空旷。他勉强拖着脚步去吃晚饭。妈妈赶紧走到他跟前，用嘴唇贴贴他的额头，他一时觉得她会吻他，因为她知道他此时的感觉，一个母亲的胸怀，所以，他无助地闭上眼睛，她柔软的嘴唇吻到他的额头，他几乎要哭了，妈妈的嘴唇在他的额头上逗留了一会，离开，又贴上去；她几年没吻他了，他没想到这么渴望她的吻，但没有，他没有发烧，她干巴巴地说，随即坐了下来。那你为什么这个样子？爸爸嘟囔着压下他的不快。什么样子？艾伦弱弱地问。畏畏缩缩像个小官吏，妈妈说。像有人坐在你脸上。他叹了口气，耸了耸肩，想象道雷特·阿鲁诗的褐色长腿因疼痛或快乐上下抖动，谁知道那儿还有多少男女间的惊喜有待发现。爸爸没吭声。妈妈也不说话。艾伦离开餐桌，说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便穿上睡衣上了床，尽量想睡着，沉入比他的心灵和记忆更深的地方，他必定成功了，因为通过绝望的炼金术，他唯一真正知道的哲学，艾伦的初恋一夜之间开花了。

艾丽莎·利伯、米里·塔玛丽、莉娜·费奇曼，他像一个寻花问柳者，眼花缭乱地在她们中间徘徊，作神秘的寻求；阿蕾拉·比尔茨基、奥斯娜·伯林、塔米·勒纳，每天，女孩们如太阳一般在他心中升起，羞涩地展开红润的脸庞；卢瑟·朱克曼、汉妮·阿茨舒勒、汉妮·赫希、奥娜·阿加米，这些女孩他都喜欢，尽管她们并不完美，眼下，因为她们，那些小瑕疵似乎像秘密的线索，只是为他一个人而存在；卢查玛·托布、希拉·沙吉，甚至胖乎乎的内奥米·法因戈尔德也获得他的青睐达十天之久（直到他发现她的兄弟左脚有六个脚趾）。她们在一起，他喜欢；她们单个出现，他也喜欢。有时他钟情于

一个面颊，一只手的优雅，轻快的咯咯的笑声，而无视她们的一些缺陷。他有一个星期对瓦尔达·科普勒很痴迷，为她的军人笔友吃醋，虽然注意到她口齿不清。随后，他发现马尔卡·谢林脸上有酒窝，在艾迪娜·林格尔可爱的手臂上有疫苗接种留下的瘢痕，这让他好奇，他仔细研究过的每个女孩身上，都有某种值得他永远去爱的东西；他像一个信使，在她们中间来回奔走，带着各种秘密信息，用他那种安静的方式对她们说出来；埃斯蒂·帕西茨、阿维娃·卡斯蒂努瓦、尼拉·维尔德……似乎每个人都可能是他的灰姑娘。

雅莉·科德米比他小一岁，上七年级，过去的几年里，她一直跟随他和其他几个街坊的孩子一起回家。她矮小，拘谨，但她的脸颊很丰腴；他熟悉她的脸和声音，但他更熟悉她闪亮而浓密的黑色鬈发。九岁以后，她就慢吞吞地跟在后面，他们也习惯了她的沉默和谦逊。很少有人跟她打招呼，他们也很少在她面前保守秘密；她是那个叫作雅莉的女孩，他们在贝特哈克勒姆路口对她稍加留意，直到她在比亚利克街角一言不发地慢慢走远。

但一个下午，艾伦陪尤希去十字架谷地上她的芭蕾舞课，上课地点位于以色列博物馆的正在建造的新展厅。让他感兴趣的是，每天五点左右，有一阵阵的爆破，空气中能感受到爆破引起的冲击波。当尤希去换衣服时，艾伦打量着那些即将下课的小女孩，在她们中间，他突然看到了雅莉。她穿着黑色紧身衣，手臂和大腿看上去不那么瘦削，跳舞时显得修长优美，像一支削尖的铅笔在翩翩起舞，相对于这样一个小巧的身体，那一头总是显得过于浓密的长发此刻随着她旋转的舞步而飞扬起

来，靓丽而壮观。

艾伦不知所措地退后一步，站在入口处的门口，凝视着雅莉。丽娜·尼科娃，一个上了年纪的芭蕾舞教师，拍拍手掌，吓了他一跳——他以为她是冲着他拍掌的。他极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但胸口一热，心要跳出来似的。尼科娃夫人向女孩们解释着什么，话语中有着浓重的俄国音调。雅莉没有向他这个方向看。音乐再次响起，她们练习阿拉贝斯克舞步，艾伦专注地欣赏着雅莉的脸，多么可爱、多么优美，像是艺术家几笔勾勒出来的；还有她乳白色的皮肤，挑衅性的翘鼻，睥睨的杏眼，似乎说不出是否像他一样棕色还是淡褐色；红润的嘴上挂着笑意，下嘴唇有点厚。艾伦感到心怦怦跳，像是射进了一束光；雅莉在他面前跳得如此轻快自在——像鸟一样自由自在，这些词语在他心里撞击，犹如飞鸟拍打着翅膀——此时他知道，他很清楚地知道，她和他一样，也是个素食者；他还知道，这一次，因她的缘故，他会坚持他的素食主义；此外，最为神奇的是，只须看一眼，心跳一下，雅莉就得救了。

尤希穿了紧身衣回来，慢慢地移着步子。此时此刻，不可能不注意到她长胖了；尼科娃没有赶她走的理由只是她很快就要去服役了。她大腿松弛，鼓鼓的臀部像要从紧身衣里挣脱出来。虽然她继承了莉莉奶奶的光滑的大腿，但大约两年前，她开始用蜡去掉腿上的汗毛，这样，可以长得密一些，再把这些汗毛弄干净，别的女孩也都是这么做的。此刻，她当着他的面慢慢地旋转着，他可以看到她小腿上的黑斑，他一时对她感到生气，甚至恼怒，但这不是她的错，可怜啊，这都是爸爸的食欲和妈妈的便秘造成的，但他还是生气，这时她退回到第三

排，和初学者在一起，犹如一群麻雀中的一只鸽子。

尼科娃太太拍了三下手掌。她宣布课结束了，女孩们溪水般地从更衣室涌出来。艾伦退后几步，靠在墙上，羞怯和激动得脸都红了，这些小猫似的女孩身上混杂着橘花和汗水的气味，让他头晕目眩。他眼睛盯着地面，这时，两条腿在他面前停住了，这两条腿他曾经认为骨瘦如柴，眼下则是修长匀称，无与伦比；他抬起头飞快地看了她一眼，心狂跳，腿颤抖；她表情和善，但也透着挑战、顽皮和自信的神气：我知道你在看，她眼睛似乎在说，我为你跳的，你能相信是我吗？

第二天，在他们放学回家的路上，艾伦不敢和她目光相对。扎克和基甸跟往常一样走在前面，吵吵嚷嚷地说着什么，艾伦稍稍落在他们后面一点，借助雅莉的耳朵听他们说话。她一定对他们很了解，他意识到，她这些年来耳闻目睹了许多；他想知道，她对他，对他的问题了解多少。扎克讲了一个笑话，是他在书上读到的，有关总理列维 · 艾希科尔；基甸抱怨说这样的笑话应该禁止，因为对社会风气不利；汉南 · 施维克喊道，别说教啦，斯特拉什诺夫，让扎克再给我们讲一个。艾伦讨厌他们的粗鲁和庸俗，他如何才能保护雅莉的纯情；当扎克开始取笑默多克，那个瞎子乞丐，扔给他一枚钉子而不是一枚硬币时，艾伦离开他们以示抗议。雅莉跟往常一样跟在这群人后头，书包拖累了她，重重地耷拉在那无比荣耀的浓发下；他偷偷地瞥了她一眼。她甚至站在那儿也是在跳舞，他想，不仅在尼科娃的课上，白痴才会以为她只是跟着走；他的眼睛在她活泼的脚上逗留了一会，靠近凉鞋搭扣的地方有块红色小疤，这让他生出无限柔情。当其余的人进了商场后，他差不多

敢于落在后面，独自一人经过那道自动门，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因为每一次呼吸他都觉得内心有新的充实；他仍然有些犹豫，也许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他跟着一个推婴儿车的少妇闪了进去，跟上了其他的孩子。他等待机会跟雅莉说点什么，设法跟她接触。当他们穿过贝特哈克勒姆大街时，他踌躇不前；当她急匆匆往前走，他脱口而出，口气近乎粗暴："小心，车来了！"他看见她脖子都红了。

恋爱使他温柔和快乐。他突然想到他可以很快乐。早晨，穿衣前，他会在床上躺着，手放在头下，凝望着湛蓝的天空，觉得好像刚从一次长途旅行归来。接着，他会跳下床迎接新的一天。一天晚上，他手指扎了根刺，妈妈拿一根针在火上消消毒，把刺挑出来，他几乎要哭了，觉得喉咙不畅；妈妈以为他吓着了，开始取笑他，虽然他真的感动得要流泪：她如此关心和爱护他。他一天天地丢下了他的秘密实验，忘了它们，不再顾及。一次，他在书包里发现了几个烟头，他立马扔掉了。仿佛这些烟头是偶然落到书包里的。他讨厌过去的那些事情。甚至刚过去的那个奇特的夏天和他的冬眠。新的一页。新的一页。当他们让他去街角的杂货店买东西，他主动去购物中心，只是为了能够走过她的家，嗅一下她家院子里绽放的金银花的香味。他胃里有个地方，位于心脏下，当他渴望见到雅莉的时候，就会疼起来。有一次课间休息，他同意和孩子们一起踢球，向他们显示一个真正的冠军队队员怎样踢球；他踢得很起劲，奔跑和带球，甚至射门得分，每个人都感叹：像艾里克·克莱因菲尔德这样的人挂起球靴真是可惜，也许通过某种方式，我们能够说服他开始和球队一起练习，参加年底的八年级

联赛。他离开球场，脸蛋通红，兴奋不已，跑到饮水器前，他瞥见她离开一群女孩，想过来喝水。他的勇气消失了。他神情紧张地俯下身来喝了口水，看见她波浪形的黑色长发离他很近，便闭上眼睛，大口大口地喝起来，直到想起加利利海下降的水位。

他们面面相觑。艾伦红着脸贸然说："我看见你在尼科娃太太的班上。"她的嘴唇噘起来，在他眼里，她的牙齿如珍珠般灿烂。她怎么这样冷静。比他还冷静。她平静地说："我长大了要做个舞蹈演员。""我弹过吉他。"艾伦说，他心旌摇动。"但你丢下了。"她没有问。她知道。也许她为此而责备他。他的事她什么都知道。想要改善他在她眼中的形象没有用。我站在你面前。帮我。你肯定注意到我所经历的事情。还好，我不必说得很清楚。但我现在好多了，这仍是一个秘密，雅莉，但我觉得我还是我。在我心里，一切都打开了。你知道要感谢谁。"我要重新开始。"艾伦鼓起勇气说，"我在成年礼上有了一把新吉他，我很快会开始弹起来。"雅莉对他微笑。她相信他。魔法会起作用。他们搁在饮水器上的手很相像。艾伦很清楚他的手看起来什么样子，他没把手缩回去，他竭力不把手缩回去，这样，她可以知道他的所有事情，他对她没有秘密，所以一开始就建立起绝对真实和诚实的标准，即使会有伤害。"我叫艾伦。"他傻傻地说，但这根本不傻：他把他的名字告诉她，他的名字中有他所有的信息。她微笑。她的下唇又噘起来，奇特，又很亲切。学校门卫摇响了铃声。

第二天也是这样。之后一天也是这样。一张良好、透明的网。孩子们放学回家，跟往常一样，吵闹、嬉笑、喊叫、闲

逛，每句话都是一个无声的线索，信鸽般地咕咕叫：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没让你想到什么吗？他们懂什么呢？这些笨蛋，这些局外人。

而同时，无意识地，并非故意地，基甸时不时放慢脚步，落在后面，等艾伦赶上他；接着，你知道吗，他想交谈，几个月他和艾伦没有这样亲近地交谈了，尤其在众人面前；扎克·斯密坦卡错愕地望着他们，不再那么张扬，仿佛他身上生命的火花熄灭了，他荒凉的脸上黑色的小眼睛黯淡了，随之他一拳打在身材瘦长的迈克尔·卡尼后脖颈上。怎么回事，长颈鹿，西边出太阳了？之后是一阵小冲突，但基甸甚至没在意；他在跟艾伦说话，并凝视着艾伦的脸，如此关注，艾伦不得不采取一些复杂的花招来让她看他一眼，但花招也是一种情趣，说到底她也有所准备，而艾伦觉得他在困难的时候始终保持纯洁获得了回报；他从来没有玷污过自己，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也从未想到要抚弄下体；他知道要是他没有真正的冲动而这么做了会有怎样的感觉，甚至在那些令人害怕得要疯狂的日子里，他的心灵告诉他，要是他曾屈从于诱惑，像有些人那样因肉欲而不知羞耻地出卖自己，以获得那种黏糊糊的东西作为回报，那他会多么憎恨自己啊；但他不是那些人；他从不屈服。从不自轻自贱。因而现在，他的欢乐复活了，他在官僚机构的迷宫中丢失已久的童年的死信最终又被投递了。现在要小心！一股寒意悄悄袭来；一只警惕的眼睛，如同巨人的那只独眼[1]，在他脑海中慢慢睁开，寻找他：这么幸福为哪般？谁有如此福分？而

---

① 原文为 cyclopean eye，Cyclops 是希腊神话中的独目巨人。

马上——如同一个间谍在被捕之前销毁文件——他就要把雅莉从他的思想中驱逐出去。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接着，它就在他的胃里试探性地颤动，就在每当他想到他的问题时便会有灼痛感的那个部位；是的，他的欢乐就来自那儿。嘘，这是机密，他决不能让任何事情威胁他的爱情；这一次他要抗争。他肯定会的。

“嘿，要是——”他扯着嗓门对基甸说，基甸没明白（要是什么？他这么说只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要是有这样的人，嗯，你如果愿意，就可以把你的粉刺转让给他们，会怎么样？”基甸大笑。“亏你想得出！”迈克尔·卡尼为躲避扎克的拳击跑了过来，基甸对他说，“克莱因菲尔德的想法真滑稽！”很久以来没这么说了。“不是开玩笑，基甸，要是有人能够接收你的粉刺和痛苦，即使只是一个星期，那会怎么样？所以，要是你在上学的路上摔断了一条胳膊，你只须把断臂寄存给那个人一星期……”基甸拍着艾伦的肩膀又笑了。艾伦很兴奋，他偷偷一瞥，知道她在听，而且美妙的是，她看到基甸的手拍他的肩膀，电流在他们身体之间贯通，并无嗞嗞之声；这就像物理现象，物体A和物体B，即任何两个物体，两者之间只有一个是艾伦的身体，它是如此明朗、如此平易近人和毫无保留，而另一个男孩，即物体A，可以径直伸出手来，触摸他，拍他的肩膀。他满心欢喜，挥手跳跃，模仿喜剧演员罗登斯基；基甸兴致勃勃地看着，也笨拙地模仿起来。

此刻，那个机敏和头脑清醒的基甸继续往前走，他们开始打闹起来，像一阵风暴刮过纪念公园的小路，吓着了一群幼儿园孩子，将一棵角豆树的果子摇下来；汉南·施维克和梅克·

勃兰特里希手持空瓶和一团当作足球的毛衣，朝战争纪念碑包抄过去，大伙猜到了他们所玩的把戏，齐声高喊电影广告："我们叫它淡啤酒[①]！"雅莉平静地旁观着这种喧闹，嘴角浮现出一丝微笑，仿佛她猜到了某人的匿名存在让这艘充满欢乐的船下了水。但别多想，别在你的脑袋里想，别在那凶眼的注视下想。爆竹仍在炸响，在他肚子里发出一片红光，在心脏下方冒出一股焦味，在这儿，它可能自发地、毫不费力地迸发出许多零星的乐趣，也正是在这儿，当他吃一只油煎蛋饼时有火烧的感觉；忘记那些细节，看那儿，瞧汉南·施维克跳到椅子上，做出《喜剧之夜》中的常见性动作：鼓着腮帮子，挺起肚子；艾伦和其他人参与进去，哦，让他现在变声吧，求您啦，神呵，来啦，来啦——基甸不安地看了他一眼，回到他那帮喧闹的朋友中，在一个废弃的金矿中勘探小小矿脉的微光。

27

基甸和艾伦又成了朋友。他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对自己说；嘿，他们又是朋友了！或（立刻摆出一副淡然的神态）：你知道那两个家伙，某某和某某，曾整天厮混在一起，后来疏远了，嗨，如今他们又和好了。他快乐地对自己笑笑。他们像电影演员，张开双臂跑向对方，像一幅画中张大嘴巴的孩子，好像他们有两年不再天天见面，好像在分手期间，他们之间没有了默契，不再每星期一两次，艾伦会给基甸一片黄色的药丸，他不

---

① 淡啤酒(near-beer)，指酒精含量低于普通啤酒的一种饮料。

喝水就咽下去，哦，要是他没有那么做该多好啊，但现在，他们像两个远途归来的旅行者再度相见，一起解开他们的旅行箱：自然，基甸更健谈，因为艾伦没有很多话要说。但基甸并不在意：他告诉艾伦有关他在青年运动中做一个领导，有关他哥哥曼尼参加教练机大队的飞行任务，有关曼尼的新女友，有关扎克用旧零件拼装的兰美达摩托车；艾伦只是点头，仔细地听着；基甸又说起曼尼的女友，她来自贝塔查拉的基布兹，在他和曼尼的房间里过夜；他告诉艾伦有关空军青年营地，说独立日后，他们要去学习怎样用捷克步枪射击，有关曼尼把他赶出房间，因为他的女友要睡在那儿；艾伦听着，一声不吭。他们一起在工人社区的街道上闲逛，基甸无意中跟他说起，他的青年小组中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开始粘到一起，他打算找他们严肃地谈一谈有关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成双结对的社会影响。艾伦不露声色。接着，基甸又说起阿娜特·费希的话题，她最后和男友米奇·习克去了埃拉特的海滩，和他共享一只睡袋；这不是基甸通常说话的方式，他似乎让自己围着艾伦转，寻求帮助，但艾伦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什么也没说。基甸也沉默起来，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一时间，他们新近连接起来的亲密的线索似乎有所松懈，一切都变得沉闷和泄气，但这已经足以让艾伦想起雅莉，收起他的肚子，让胃在心脏下方那个新的地方痒起来，嘘，别声张；但此刻基甸又对他热络起来，显得很亲近，聊起另一个班上的某个女孩，她脱离了青年运动，参加了社会组织；艾伦心想，不管怎样，基甸还没有刮过脸，嘴唇上仍是去年的一层茸毛，虽然他现在的眉毛更浓了，不久这些眉毛就会长到鼻梁上去，那时，基甸看上去就会比以往更

严肃，但在那之前还有许多时间，好吧，他已经变声，但这并不新鲜，我们已经习惯了，当艾伦想给他打电话时——那是在他们疏远的日子里——他会马上挂上电话，他不能确定谁会接电话，是基甸还是他父亲；基甸学会了用一种淡漠的、不动感情的声音说话，没有笑容，问句结尾没有升调；再就是身高的问题；现在他几乎比艾伦整整高出一头，虽然也许他会停留在那个高度，一段时期内不再长高；要是你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他并不真的比他强多少，他只是更自信一些，仅此而已，他脸上多些骨头，他走路像个牛仔，腿伸得很开；要是上帝不让那些药丸起作用，它们就不会起作用，不是吗，他的心揪起来，它们早就过了有效期了，所以它们不管怎样对他不起作用了；还有另一种解释，只是一种直觉，艾伦用一种他不懂的语言喃喃自语：也许，在内心深处，基甸在等他长高。带着一种迸发的热情，艾伦提议他们明天去曼德尔鲍姆门[①]，看从斯高帕斯山上的以色列飞地两星期一次换防后下来的警察车队；他总是喜欢读报纸上对紧张气氛的描述，车队穿越约旦领土，士兵们通过装甲车辆的孔洞朝外窥视，直到安全地越过边界，但基甸似乎没在听，他又开始说起扎克·斯密坦卡，是啊，我们知道，他给自己拼装了一辆兰美达，艾伦怎么会忘记，他们每个星期五都会出现在那儿，扎克和他的新伙伴，像他一样的街头混混，骑着兰美达摩托车，穿着皮夹克，巨大的噪音让左

① 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 Gate)，位于耶路撒冷老城西北，1949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停火线，直到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有约旦和以色列的边界检查站，也是那段时期东、西耶路撒冷的分界标志。

邻右舍简直要发疯；爸爸穿着汗衫下楼来，说，嘿，小子，你们要干吗，吵得我们脑子都要炸了，但他们了解他，不怕他，他们像一群小狗围着他，向他讨教；他教一个小子怎样调整化油器、更换火花塞，到最后，他骑上去转一圈试试，骑手坐在他后面，抱住他的腰；爸爸像个小流氓在街上横冲直撞，哈哈大笑，别忘了扎克让爸爸第一个骑他的那辆非法兰美达；艾伦那时正好在窗帘后张望，看到了扎克脸上的表情，爸爸对他微笑，他也对爸爸微笑，像个真正的白痴，但最后会设法带回家一份不错的成绩报告单；基甸顺便提及，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听扎克自己说，扎克和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母牛般的女孩道雷特·阿鲁诗，有那种叫作“胯下运球”的事情。他一下说出这个消息，便望着远处，急于让艾伦说些什么，以去除这个话题中污秽的东西，这是他们之间从未说过的话题；艾伦没有回应；这是基甸意料中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拐弯抹角的缘故，他再次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他是个叛徒，总是将他们友谊的脆弱的保护层拉到极限，他变得如此执拗，那是内心得到了成长而表露在外的；基甸感到艾伦在退缩，便想弥补损失，说按他的观点，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还不够成熟，不会有真正的爱情；他发誓，从飞行学校毕业后才会谈恋爱，那时，他会娶他的初恋女友，而不是找个随随便便的女孩，如曼尼的女友那样，哈哈；基甸转向艾伦，他的脸因内心的信念而发红，又是一副真挚和诚实的神情；他对艾伦发誓，他不会玷污最神圣的事物；和一个女孩的情谊——当然了，这是肯定的，但绝无肮脏和丑陋的成分；艾伦认真地点点头，向基甸表明，他这么做是正确的；基甸关注着艾伦的表情，从中捕捉信息，他接着缓

慢地说，仿佛破解了艾伦内心深处的秘密文件，他希望他可以说服青年运动中的孩子遵守社会主义青年的第十诫，保持性纯洁；艾伦几乎要喊出来，我也是，我发誓，他双眼湿润而闪亮，基甸看着他的眼睛，并让他大吃一惊地说，你注意到那个女孩没有，叫什么来着，雅莉，她真的开始长大了，是吧？

艾伦掉过脸去，看着远处，觉得有点像有人想防止同桌的学生抄袭一样，但因为这是基甸，他的好朋友基甸，他强迫自己回过头来，弱弱地问基甸是否真的这么认为；基甸说，绝对，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她肯定有心事，她不让别人知道，但她偷着乐，可惜她是个小资童子军，而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她还很年轻，可以争取参加青年运动。艾伦不再掩饰他的内心激情，对基甸热烈地承认了他对她的爱恋，告诉他有关他们秘密的眼神交流，在饮水器旁的充满言外之意的交谈。他叙述了难以入眠的夜晚，以及目睹了她的舞姿。他告诉基甸他在学校将写有她名字的纸屑夹入三明治里吃下去，课间休息时，坐在她身边；他如何借口去医护室偷走了雅莉的牙科病历，藏起来；瞧，这些是她家前面的金银花灌木的花朵，我把它们保存在我的手帕里。

基甸拍着腿放声大笑，艾伦也大声笑起来，并惊奇不已地听着自己的笑声；他们一阵快跑，跑得气喘吁吁，满脸通红，一路跑向谷地他们的那块岩石，他们在那儿坐下来，笑得眼泪汪汪的；这种大笑，既不是从胳肢窝腺体里挤出来的，也不是因一个下流、虚假的笑料从口中喷出来的；基甸目不转睛地看着，转动眼珠想要找到更有价值的材料。接着说，更详细一点；艾伦酒醉般地十分豪爽，又像个天然的浪子，什么都说：为

他跳舞时她的脸，她穿着紧身衣突然出现时的模样，伸出的腿格外修长，高雅而自然，等等，等等；他说的时候，感到一种令人愉悦的刺痛感，那是在新的地方，她的地方，如军队中的人所说，往南的某个地方，那秘密的根在他设定的那个部位闪耀，注意！那毒眼在注视，毁灭的风向这里吹来，冻结一切，在底下，一轮新世界在他内心飘浮着，一个可爱的气泡，里面有个很小的踮着脚尖的舞者；等一下，她并不真的在那儿，她不断地消失，也许他的想法太露骨，也许那只多疑的眼睛在冷漠的眼睑下转动，追踪每一点光的火花，雷达般地跟踪热量和欢乐之波；真是胡言乱语，官样文章，所以他告诉基甸的只是他被允许告诉他的，借他的口描述在她面颊上噘起的嘴唇，抚平她小腿上鼓起的肌肉，她的大脚趾和其他脚趾之间可爱的方寸之地……基甸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注视着艾伦的嘴唇吐露出他曾经大声说出的初恋的话语，这些话语呈现了他们描述过的情景；基甸也可以品味她的皮肤、她圆润的脸颊、她娇嫩的嘴唇的甜蜜、翘起而又带着笑意的下嘴唇。有时，基甸似乎想要约束自己，保护自己，无论是出于小心眼还是出于关切，在艾伦的描述和他所知道的这个女孩之间做比较，但钟摆渐渐地停止了摆动，他忘却了这个小女孩和她的修长的双腿，完全没有眼红，在他眼中只有艾伦的形象，一个小人物，持续地扑腾着；艾伦也不禁惊叹他竟会说出这些话，不仅描绘了雅莉这样一个女孩，而且对她进行了美化和升华，将她变成了一个她不久将成为的形象，消除了一两处缺陷：有可能成为自负征兆的矜持微笑，她鼻子上因决心和烦扰形成的某个印记，甚至她精彩的下唇，有时候，从某个角度看，对她这样一个女孩来说，

显得太丰满、太肉感；这些他都好心地对基甸做了隐瞒，他鼓动他神奇的舌头把这些缺陷都擦掉了；这样，在美好的未来，他是值得爱她至死的，他们会一起追求这样的未来。

他最后停止了讲述，唇干舌燥，气喘吁吁，惊讶地看到夜晚已经降临。基甸的眼睛仍盯着他，张开的嘴巴流出一线口水；艾伦朦胧地想起一张有所不同的嘴巴，也这样呆呆地看着他，也同样流着口水；他由衷感到一丝骄傲，他，艾伦，被人这样看待，他和他的话语起到这样的效果；这流出的口水并不令人讨厌，一点也不讨厌，因为艾伦和他的话语引出了这口水；基甸的脸回到他还是孩提时的模样，剥去了坚硬的外壳。

"听着。"基甸最后说，声音如此平静，听起来像是他过去那种悦耳的声音，"要是你对她这样着迷，为什么我们不找个时候去她家里?"

"你是说我们两个？一起去?"艾伦眼睛一亮，"你想去?"

但第二天，他们和她一起放学回家后不久，她和基甸之间爆发了一场愚蠢的争论，所以，没有进行艾伦设想了无数次的交谈，有关她和她的父母及她的朋友，还有她的芭蕾舞课，她想成为舞蹈演员的志向及他弹吉他的事；基甸跟往常一样开始教训他们，对大伙说教，一次也不看雅莉。她跟往常一样默默地跟着他们；如果两个男孩离开人群陪她一起回家，这是否会让她感到高兴，她不置可否。一阵红晕扩展到她的脖子，不是他记忆中珍爱的淡红，而是一种刺眼的粉色，中间是一种不相称的红色。

"全班会四分五裂!"基甸总结他的观点，气愤地哼了一声。

“你是在夸大其词吗?”雅莉自信地说，这让艾伦大吃一惊，“瞧，要是这个班有足够的凝聚力，让孩子们尝试一下不同的事情有何伤害呢?”

艾伦内心欢欣鼓舞:好样的!

“不同的事情!”基甸几乎被这些话气晕，他扬扬手臂，但仍然不看雅莉，“你什么意思！他们想做的只是在星期六晚上坐在栏杆上朝女孩吹口哨!”

“那是他们的权利。法律没有规定星期六晚上必须参加一个青年小组或童子军会议讨论政治。”艾伦内心窃笑，有些幸灾乐祸。哇，她真的让他够受的。

“太棒了！了不起!”基甸叫道，他的声音断了两次，“接下来你会告诉我，你打算脱离童子军，这样你就完全自由了!”

“我没有这个打算。”雅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回答说，“但我理解别的人想要尝试不同的事情。”

“呸！了不起！学美国人！这就是今天的青年缺乏理想主义的结果!”基甸喊道，他的衣领颤动起来。艾伦期待雅莉的回击。她的波浪形的黑发充满了力量，他几乎可以听见它在呼呼地喘气。但她没有回击，而是默默地笑了笑，艾伦发现自己无意识地跟着笑了笑。

“笑吧，接着笑。”基甸压着怒火转向他，用一种看似淡漠的声音说，“你笑什么，嗯？为什么不让我们听听你的高见，而不是在那儿窃笑。”

他的话并没有恶意。所有的孩子都这么说。但艾伦感到沮丧。

“我……我没……这个问题我没有多想。”

白痴。蠢蛋。为什么他不设法说点什么？现在，她会想他没有见解。他很肤浅。事实上，他对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想法，起初，当每个人都参加青年运动时，他尝试参加了一两次会议，但后来他不去了。他不想参加那些集会，站在队伍中，他不喜欢那些仪式，唱国歌，以及一起做任何事情，像一堆机器人，所以，他不停地说俏皮话，开玩笑，最后他们把他赶了出去。而现在再要参加就太晚了。他们都满额了，反正，如今大家都知道他是——他是什么？他怎么啦？他应该为他的伟大觉醒做好准备，以巨人的步伐去迎接它，他怎么能回答这么愚蠢的问题？他们为什么要为此争论不休？他的计划显然不同。现在看看他，如此没精打采，几乎瘫痪。但甚至受到痛骂，他也开不了口，并非因为陪她回家兴奋不已，而是因为别的事情，这儿发生的某种无法解释的事情，如雅莉说话的方式，还有基甸回应的方式，只是，艾伦怎样才能引导他的爱，当雅莉远远地走在他前头时？她必定花了很多时间来琢磨她的观点，她嘴唇噘成那样看上去显然争强好胜。嘿，他们像成人一样争辩，他闷闷不乐地想，他们在青年运动中有很多机会练习，而他把时间花在做白日梦、与贝利和加米一起玩，还有捉间谍上了。

艾伦萎靡不振。他们说话这么自信，显得非常聪明和老练。那为什么他难以说出这样的词，诸如价值、理想、责任、制度……“我个人认为，”基甸炫耀着他的资历说，“没有参照系或指导性原则，你就无法把握一个由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的现实。”

“你会跳舞吗，基甸？”

她叫他名字时的语气很特别。事实是她叫了他的名字。他得稳住自己，设法进行这种勉强的谈话。

“你不必知道怎样跳舞去把握现实。”

“也许哪天你应该试试跳舞，你会明白跳舞并不可怕。”

在他的微观世界里，一个小小的身影在跳着，踮着脚尖退场。昏昏欲睡的独眼闪烁着恶意。一切都在下沉，下沉。

“我承认跳舞很有意思。”他以谨慎的姿态说。

“我个人喜欢芭蕾舞，但对甲壳虫乐队更着迷.”

呵呵，艾伦想，现在基甸准备再次出击了。

“我所能说的是，谢天谢地，教育部长不会允许他们在我们国家演出！”

“这很遗憾，真的。”

“也是！我现在明白了，你会和那些傻瓜一样尖叫、晕倒！”

“呵呵，手舞足蹈！之后我会回家，嘲笑自己，为身在现场感到高兴，因为何时我们再有踢掉高跟鞋的机会？到我们四十岁的时候？”

“好吧，你别介意我们对其他国家青年的印象，为那四个吵吵嚷嚷的垮掉分子①发疯吧！”

她淡淡一笑。你愿意听他们两个争辩吗，艾伦颇为满意地心想。他不能再这样默不作声了。他也得下水。再走五步，他就跳下去。走到下一棵柏树。走到路口。他一再张开嘴巴，但什么也说不出。他该说什么？他该从哪儿说起？在他近来的孤

---

① 垮掉分子，指甲壳虫乐队的四名成员。

独中，言辞完全是在内心中说出来的，轻声细语，非常私密和婉转，不能公之于众。他清清嗓子，嘟囔了什么作为开场白，关于摇滚乐、甲壳虫、今天的青年，但这只是让他觉得无趣，所以他们还没有听清楚什么，他就闭嘴了。现在怎么办？他走在他们身边，耷拉着脑袋，恼怒地用舌头舔着那颗固执的乳牙。他既没说什么，也没听他们说什么，只是看着女孩的脚趾，这个穿紧身衣的跳舞者永远得救了，因为他选择了她，一次又一次；但这个外在的雅莉怎么回事，还有这个外在的基甸，就此而言，艾伦究竟是谁？这个外在的艾伦，走在他们身边，摆动着手和脚；他们怎么会没看见他的内心，看清他在想什么？出于恼怒，他落到他们后面；他要中奖，读音乐学院，有朝一日，他会为雅莉演奏，她跟着他的吉他音乐翩翩起舞；他手指想象性地拨动着，基甸当然也会在场，这个小基甸，他眼都红了，他充满渴望的高亢的声音，他们在山洞里订约时他温和的笑容。艾伦咕哝着提醒内在的基甸，但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和他们在一起，在这儿，在这个外在的、虚假的世界，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这种背叛会受到怎样的惩罚？他嘴唇翕动，脸不甘心地板着，在他前面是千里冰封；他如何离开这里，如果他走不出去怎么办，他就会留在这里，永远被抛弃？他会，他会是那个被抛弃者，他会再次像只鹦鹉，模仿基甸，收音机一代，摇摆的孩子[①]，这些和现在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天知道，也许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不再在外部世界存在。嘿，等等，他喊道，你们两个，你们为什么走这

① 作者描写的20世纪60年代，晶体管收音机很流行，年轻人也热衷于跳摇摆舞。

么快？即使是这样简单的话，他听起来也像是一种糟糕的翻译，一种不真实的自我表达。他噘起嘴，赶了上去。

“这有什么错?”雅莉平静地回答基甸;她对他多有耐心，她为什么不告诉他，让他闭嘴，用她温柔的声音说她想说的话?**我想成为一个舞蹈演员。我过去常常弹吉他。你不弹了。是的,但我很快会再弹的。我知道,我相信你。这种事难于解释。没关系,艾伦,你不说我也懂的**;这就是她在别的场合对他说的。这就是在他心脏下面的那个地方她对他吐露的——也许他应该用一种密码来迷惑对手——当你吃了一块煎蛋或长跑时，那个地方会疼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理想的年轻人，如你所说，会穿蓝衬衫和卡其布长裤。你怎么想，克莱因菲尔德?”他怎么想？他又沉入梦境。他几乎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她叫他什么?

“谁要是说起理想，克莱因菲尔德就烦。”基甸喃喃道。

“那并不意味他在道德上比你逊色。”雅莉反唇相讥，眼睛闪烁地看着艾伦，这让他心口发热。

“噢，我个人认为，不关注价值，这是自负的表现。”基甸仍然用咄咄逼人的语气说，艾伦则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表明他并不怨恨。他瞬间产生了一种想法，依稀觉得自己是一个衰弱的老人，也许濒临死亡，床边有一对慌乱的年轻人请求他的祝福和谅解。“我个人很想听听阁下对此的见解!”基甸愠怒地说，他的脸突然涨得通红。艾伦打起精神，平静而又如实地表明他的观点:“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并不理解所谓的价值，我们只是搬弄从成人那儿听来的一些冠冕堂皇的说法。”他实话实说，他真的不知道大家喋喋不休谈论的这些价值是什么，在他

家里，没有人讨论过它们，这并不让他的父母因此而少些体面；他们从不偷盗，不用担心被抓，他们只有一次在所得税上骗了人，那是一条戒律，但具体而言，要是你在街上看到什么东西，你只管闭上嘴，揣进自己的口袋；爸爸用来打电话的代币上系着一根线，打完就拉线把它抽出来，这已经为他节省了一大笔钱；或者当佩雷茨·阿蒂亚斯和他的妻子上门来时，他们让他去门口，撒谎说他父母不在家；除此之外，他们是诚实的，从不伤害别人，他们只求太太平平的生活。所以，什么是价值，艾伦不得其解，究竟如何培养孩子们拥有这些价值？比如，妈妈告诫说别把家里的事告诉陌生人，能认为这是一种价值吗？也许他们不把他的问题告诉医生也是一种价值，但要是基甸已经比他更擅长价值之类那会怎样？“我认为，”他声音微弱地补充道，“等我们长大了——等我们比如说成熟了——我们才能理解价值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完全同意。”雅莉锐利的目光刺向基甸，争辩就此结束了。艾伦的心情随着她脸色的变化而摇动：她跟他说话时温柔而流畅，但跟基甸争辩时，她杏眼圆睁，而基甸一旦发火，她嘴角边明显浮现出一丝笑意，脸上的红晕会扩展到喉咙处。

他们走到她家，在院子里磨磨蹭蹭，他们俩大声说着话，激烈争辩，争吵不休，唇枪舌剑，又言归于好；艾伦将她说话的手势深深地印在心里，还有她说话的方式、微笑的模样，培育他自己的雅莉，灌注更多的生命，最后她母亲走出来，像雅莉一样微笑，问他们是想到家里坐坐还是站在那儿等待弥赛亚降临，这时他们才说再见。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着，基甸在沉思，艾伦满心喜欢：她进

屋前对他回眸一笑，他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他们的目光交流在金银花丛前产生了一场电流风暴；艾伦赢了，他赢得了发自她杏眼的最后一瞥。她钟情于他。她是他的。无论是在内心还是在身外，雅莉是他的。基甸，说真的，他应该学会怎样取悦一个女孩。艾伦摘了一朵金银花，嗅着花香。你必须知道怎样去爱，他心想，你必须有爱才能知道生活是什么。爱可以征服死亡。这些话在他心里回荡，他决定用一本秘密的日记将这些感想记下来，这样他就永远不会忘却：你必须对爱和爱的痛苦敞开心扉，他想。但妈妈多半会偷看他的日记，发现他的秘密。你必须准备为此付出最惨痛的代价：为爱的神圣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许他会用密码来写，从而对她保守秘密。他偷偷看了一眼基甸，后者正在沉思默想，嘴唇不出声地翕动，脸微微发红。艾伦笑了：基甸老伙计，他甚至对自己说教。

“你为什么非得和她这么争辩?”艾伦傲然地问，“要是她有不同看法，你操什么心啊?”

“我和她争辩?”基甸感到吃惊，“什么，你以为我在和她争辩?”

艾伦笑了。他朝基甸的肩膀捶了一拳。基甸脸更红了，眼睛亮亮地笑着看着他的朋友，“嘿，你说什么呀，我们请她去看电影吧。”

“你说请雅莉?”

“是啊，为什么不呢? 我们一起去，我们三个。这很有趣。”

“好吧，但看什么电影?”艾伦问，“有些电影是有限制的，你知道。”

“你定吧。”

这一点，基甸了解。

“司曼德正在上映《汤姆叔叔的小屋》。”

“随你便。就这一部吧。”

“她的电影票我们各付一半。”

“各付一半。”

“她可能不要我们给她付钱。”

“是的，可能不要。”基甸笑着说，“她是个有原则的女孩。”

“那我们怎么跟她说？你好意思开口吗？”

基甸站了一会，脚踢着路面。接着，他耸了耸肩。

“你对她说。”他说，“你有办法劝说她去看电影。”

“我是谁？我有什么办法？你去。”

“不，你去。”

“不，你去。”

他们站在那儿推推搡搡，下手并不重地打来打去；艾伦甚至轻轻一拳打在基甸的手肘上，他在特拉维夫看见小孩就这么打闹的，而基甸咯咯笑着小心地还击；实际上，这使基甸难堪，他的拳头软弱无力，让艾伦觉得好笑，他并不像他自己想象得那么强壮；他们的书包扔在路边，像两只聪明的小狗把它们的主人带到了一起。

“你怎么想？”基甸笑嘻嘻地问，“她已经戴那个玩意了吗？”

“不知道。”艾伦马上板起脸来，这个无礼的问题破坏了他的心情，觉得受到了冒犯。他拎起书包，基甸也拿起书包，没有注意到他阴沉的脸。不，他不会，他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默契，尽管只是细微的差别，你不得不在外部世界里付出代价，

你不得不做出某种牺牲，以便能问那样一个问题，用那么一种声音，有关雅莉。“因为我从没注意到她背上有一条印子，是吧?”

28

他们在一起有多久？五星期，也许六星期，取决于你是否把劳动夏令营也算进去，对基甸和艾伦来说，有足够的时间在雅莉这儿挥霍他们宝贵的童年，他们的故事、计划和秘密层出不穷；有时，艾伦担心他们还没有做好准备就一起分享，但他极力说服自己，在这种事上，他可以指望基甸，信赖他的自信、直觉和智力，因为基甸也许更清楚什么该对她说，什么不能说，知道适可而止；实际上，基甸跟她说了许多事，几乎什么都说。他说话的方式，会让你觉得这一切只是个笑话，他一副不正经的样子，还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有时则由艾伦买单；他甚至说谎，虽然艾伦不置一词，因为他不想让基甸难堪。

星期四，他们陪雅莉去谷地上芭蕾舞课，像保镖一样等在外面。一次，尼科娃太太从他们——两个矮小、衣服皱巴巴的孩子——身边经过，便停下脚步，转向他们。“你们两个总是跟她在一起，嗯?”她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问。他们点点头。尼科娃太太目光锐利地看看这两个男孩，再看看雅莉。她眼中闪出既感到有趣又不无赞许的目光。她猩红的嘴上浮出一丝微笑，雅莉低着头，好像故作谦逊。这位上了年纪的芭蕾舞教师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也许她想起了她的过去，但她似乎又想起

别的什么，便转身走开了；艾伦暗中有些疑惑，这种事情是否不可知，他们的关系是否独特和前所未有，结果是否不可避免。

稍后，当他们走回她家，雅莉的母亲邀请他们进去坐坐。雅莉有三个姐姐，看上去跟她很像，艾伦眯着眼，眼前浮现出这位母亲和她几个女儿的形象，似乎有五个不同年纪的雅莉，每一个都象征着她未来会长成的样子。

雅莉的母亲很漂亮。她跟雅莉一样娇小、活泼、直率，有时也许过于直率了。她走进雅莉的房间，盘腿和他们一起坐着。她虽然是个《圣经》教师，但她说起话来就像个年轻人，跟他父母不一样。有时甚至让他觉得有些别扭，当他听到她说"狗娘养的"时，他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让雅莉叫她名字，安塔拉，她们换穿衣服，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亲热，他高兴地发现，每当她说起在哈加纳的男友，或让他们听六张唱片的《魔笛》，并哼唱帕帕盖诺和帕帕盖娜[①]的歌曲时，她就会脸红。她的眼睛闪耀着快乐和渴望，她甚至都不加掩饰，艾伦感到惊讶，她和他父母一样的年龄，所以他想问他的父母，他们在独立战争前的那些日子里有何表现；雅莉的母亲在夜间空袭中出门，与阿拉伯人面对面地战斗。基甸告诉安塔拉，他真的羡慕她和她那一代，生活在那个光荣的年代，而她搓搓他的头发说，别说傻话，她真的希望他这一代永远不要与这种光荣沾边。艾伦知道安塔拉的这种态度深深地影响了雅莉，他尽力向

---

① 《魔笛》(*The Magic Flute*)，是莫扎特的一部歌剧；帕帕盖诺(Papageno)和帕帕盖娜(Papagena)，是剧中的两个捕鸟人。

她表明，他是配得上她的女儿的，他是可靠的，整洁又卫生，来自一个好人家，但他还是觉得她不喜欢他。她似乎更欣赏基甸，虽然他把脚搁在桌子上，模仿不同的口音，这样的事情他以前从没做过；他甚至让安塔拉教他跳狄布卡舞；她和他在客厅里跳来跳去，光着脚，像年轻人一样嘻嘻哈哈，而艾伦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心想，她舞步如此轻盈，几乎飘飘欲仙；他透过睫毛羞怯地朝外偷看眼前的舞蹈和显现出的神秘气氛；他很泄气，当他突然想象雅莉和基甸对这样的日子有着美好的回忆，因为他们的儿童和青年营地，以及学校旅行和舞会，甚至他们之间愚蠢的争辩，而他——他只是个跟他父母一样的懒骨头。总是魂不守舍。

每星期一次，他和基甸带雅莉去看电影。他们为她的票各承担一半费用，她就坐在他们之间。看完电影，他们会请她吃一份沙拉三明治或阿拉伯饼卷肉，她吃得很快，随后他们在巴哈里胡同给她买南瓜子，偷偷地瞅一眼巷子里的妓女，但从不说什么。接着，他们去阿伦比咖啡馆吃一种叫作“克里姆波”的奶油冰激凌，以及巧克力卷；她酷爱甜食，艾伦担心那些可爱的小白牙会吃坏。在回家的公交车上，他们总是站着，这样，他们两人中谁也不会有机会跟雅莉单独坐在一起。他们彼此尽量做到公平：基甸生病时，艾伦避免陪雅莉回家，以保持三人同行的约定；星期六晚上，当基甸所在的青年小组的孩子在街上经过雅莉所在的童子军时，他们两个出于忠诚因而互不搭讪。艾伦此时也许躺在床上，假装读书，内心因这个想法而苦恼：虽然他可以完全信任他们两个，但基甸和雅莉即使不在一起，却都在一个他被排除在外的世界里。她不在场的时候，他

和基甸别的不说，只说雅莉。她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带着温柔的好奇让她走在中间。她似乎越来越聪明。比他们两个谁都聪明。他们会琢磨她看似天真的议论，寻找隐含的意义，讨论她在电影明星和流行歌手方面的趣味；他们去书店给她买了一本艾斯特·卡尔[1]的诗集，在送给雅莉之前一起大声朗读，接着他们就此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觉得他们已经成熟起来了。每个星期四，他们会在《妇女》杂志上给她查星座运势，偷看彼此的生肖，了解他们隐秘的情感生活；之后，他们会听电台播放的当红歌手的歌曲，寄出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雅莉的名字，想抽一份大奖；因为雅莉订了《青年晚祷报》，他们会从头看到尾，这样，他们就有话题可以谈论，就可以在一起消磨更多的时间，时间再多也觉得不够。

但有件事破坏了艾伦的幸福：基甸和雅莉之间的斗嘴和争辩。他们两个互不相让，要不是艾伦以他的沉默和严肃的举止常常打圆场，天知道会发生什么。雅莉谈及公众话题的任何观点都会让基甸恼火，当她面带微笑，以怀疑的口吻回应他的夸夸其谈，他会马上把对艾伦做出的承诺丢到脑后。甚至在基甸的生日那天，当他们来到纳瓦咖啡馆后，就发生了一场争执。起因是——谁会关注怎么发生的，总会有某种理由——基甸说到音乐剧什么的，说它们愚蠢和肤浅，它们在以色列也开始流行起来，这真是可耻，而雅莉说她认为它们很奇妙，有朝一日她也想在有着各种服饰、布景和庞大的演员阵容的音乐剧中跳上一段；当他们激怒对方之后，都生着闷气，眼睛看着不同的

---

① 艾斯特·卡尔(Esther Kal,1930—)，以色列作家、记者和编辑。

方向；接着还不等艾伦回过神来，又突然爆发，最后他听到基甸说校服给年轻人一种健康的集体认同感，雅莉则吐吐舌头：噗！她发出一种不以为然的声音，那种乖宝宝穿的衣服让她觉得像个囚犯；艾伦不想再听，听腻了，他抬头看着灰蓝色的天空，耶路撒冷傍晚的天空，耐心地等待争吵平息，设法想出一种特殊的方式来庆祝两周后雅莉的生日。她和基甸属于同一个太阳星座，明年冬天，他们三个就会庆祝他的生日；他在面前的啤酒杯里搅搅，讨厌基甸点过滤咖啡；基甸不喜欢咖啡，怎么会有人喜欢咖啡、啤酒或香烟，世界上没有人受得了这种味道，这只是装腔作势，他从不装作喜欢它们，哪怕到了八十岁，所以为什么雅莉非得点仿咖啡水；愤懑的声音让他清醒过来。“我个人不喜欢用化妆品。”雅莉气哼哼地说，“但如果有个相貌平平的女孩想要弥补不足，让自己显得好看些，我说这有何不可！”“在脸上涂脂抹粉?”基甸叫起来，他脸色发白，身体前倾，眼睛喷火，声音颤抖，“没有人能够改变面貌，以这种方式获得美貌，除非她天生丽质！”“你说的是个人经验，基甸?”沉默。艾伦觉得他最好说点什么来缓和气氛，设法使基甸与雅莉不再脸冲着脸，但弄巧成拙，她的眼睛中有一团模糊的绿色漩涡，而基甸的目光深陷其中，如此专注和灼热，愤怒的波浪退却了，奇特而模糊的绿色让位于一道怪异的猫似的眼光；艾伦感到困惑，他不知道怎样让他们和解，因为虽然在他看来，他听到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但一如往常，他被排除在外，或更有甚者，他沉浸在珍贵的回忆中，一种熟稔的回忆中，是的，就是当雅莉在芭蕾舞课上像蝴蝶一样翩翩起舞时他所有的感觉，因为与人相爱，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摆脱死

亡，更何况你自己。“你怎么说，克莱因菲尔德，我们能听听你对此事的见解吗？”雅莉问，她脸不再对着基甸，声音冷冷的，透着不耐烦，“现在你是让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呢，还是懒洋洋地继续搅你的奶昔？”

他即刻停下来，凝视着依然晃动的手指。接着，他瞥了一眼雅莉，无奈地笑笑。她的脸在他面前，她的漂亮而生气的脸；翘起的鼻子让她看上去几乎像只猛兽。她的眼睛从来不像现在这样，射出如此凶狠的绿光，她何来这种绿光；艾伦凝视着，想要弄明白，想要纠正错误，潜下去并消失在自我之中，再次出现时则带着意想不到的活力，带着一种生死攸关的强烈情绪，滔滔不绝地加以声明。“我想要确定到什么年龄我就会死！三十岁我就去死！在我三十岁生日那天！那时我还年轻强壮，赶在老年到来之前！”闭嘴，你可以闭嘴了，你犯了个大错误，看一下他们脸上的表情。“我会自杀！在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这样，你会感到快乐，因为你一直知道结局终会来到，这样，你活到极致，你从不厌倦，你从不浪费时间……”他的声音变得微弱。他喃喃自语，脸色发白。我为什么不闭嘴。随之一阵难堪的沉默，附近的客人朝这边张望，他的错误四处蔓延，他当众失态，他打破了交谈的规则，打破了把他与别人区别开来的界线。他深感羞愧和耻辱，因为他的自我背叛，因为透露了令人无法接受的东西。“克莱因菲尔德是个哲学家。”基甸说，他飞快朝周围看了一下，他们三个笑得有些过头；艾伦心想，一切都已失落，一切都是幻想，他没有得救，还没有得救。他无意识地用手紧紧地按着腰，开始挤压，默默地计算，但他摇摇头挣脱出来。够了！别再来了！然而，

有什么东西在远处的黑暗中移动，仿佛海浪汹涌。

随着雅利十三岁生日临近，艾伦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们给她烤一个她喜欢的巨大的甜哈拉①。基甸非常兴奋，称之为前所未有的最具爆炸性的艾瑞计划。艾伦在那个圆圆的小地方珍藏这些话，这地方像他内心的一个微型地球，有时在夜里，他真的感到快乐，他看着一个有着桃红色面颊和杏眼的缥缈幻影渐渐有了生命和血肉，但要保密！

他们去找艾伦的父亲，请他帮忙烤哈拉，只告诉他是为他们班上的一个女孩烤的。他们没有提她的名字。爸爸笑笑，在艾伦的肩上亲热地拍了一下，你可以想到他很高兴，他说："别担心，有摩西呢。"他们来找他是找对人了，他有经验，曾在天使面包店干了十二年；他并不总是一个在工会总部的工作人员，不是；在出事故之前，他有一份诚实的工作，上夜班时，背扛着面粉袋，大汗淋漓，活像一个魔鬼。

这样，在忙乱、面粉飞扬的两个小时里，他们征用了厨房烤面包。爸爸吹着口哨，搅拌着面粉、鸡蛋、人造奶油，还有水；接着，他教他们怎样揉面团，擀面团，直到面团发起来。跟往常一样，他总是做得过量，面团的湿软的碎屑在厨房的桌子上撒得到处都是。接着，他给烤盘抹上油，陶醉在手的运动中，而两个孩子捏雅莉的脸：健康的面颊、翘起的鼻子、嘴唇浮现出动人的笑容，下嘴唇微微噘起——哦，那张任性的嘴巴——接着，他们把两粒杏仁放在她的眼睛上；艾伦端详着，摇摇头，把它们放得稍稍斜一点，笑了笑；这就是她，雅莉，

① 哈拉(challah)，犹太人在安息日或其他节日食用的白面包。

抬头看着他们，一个她自己的真正的复制品。

接着，他们捏她细长的脖子。艾伦用手掌揉着，觉得到处都很甜蜜，而又如此脆弱，太脆弱了，以至难以承受这样的快乐。有时常常这样，当他可以感觉到他的灵魂生长得更深沉、更宽广，他能肯定，很快，不用太久，灵魂的这种深度和广度便会扩展开来。爱情赋予他力量，即使也让他受伤；他爱的天赋不亚于任何人：没有人能够对他藏起这片天空。爸爸笑着说，也许现在该驾驶这些坦克，向南去那些有趣的地方了；艾伦从不缺少灵感，但经常弱于行动，这时他有了新的想法。

爸爸不顾他的迟疑。他问这位小女士是否已有乳房，她的乳房像这样或这样，或也许像这样。他捏着发起的面团：像这样？像梨子？像葡萄柚？嗯？哈？他张开手指插进面团，淌汗的脸上亮闪闪的。艾伦眼睛看着桌子，爸爸开玩笑地说，“别对我说你这个小家伙脸红了，嗯？你知道，你要做一个塑像就得做得像样。**像真的一样**[①]!”基甸突然说道，她还没有，反正还没有；爸爸耸了耸肩说：“平脚板，嗯？”他张开手掌拍打面团。“没关系。”他用安慰的口气说，捏了一对可爱的孩子的乳头，“它们会长大的。甚至索菲亚·罗兰[②]也曾经平得像块木板。”他们默默地继续捏着。艾伦捏了一条手臂，基甸捏了另一条。艾伦捏出了柔软的手腕，几乎想把它舔得更像样子。他时不时地看一眼桌子上那两个扁平的面团。爸爸从他和基甸手里拿过他们捏的手臂，准确地把它们安在身体上。他用一把刀削出肩膀

① 原文为法语 la naturel。

② 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1934—),意大利著名女演员。

来，满意地打量着他的手艺；艾伦想起过去的日子，那时，妈妈还没有让爸爸去做一个有养老金的公务员，他常常凌晨两点起床去上班。艾伦四岁或五岁，会钻到双人床上爸爸的被子里，睡在妈妈身边；尤希闭着眼睛，蜷缩在艾伦的床上，床上有更厚实更柔软的垫子；奶奶会蹒跚着走出她的小间，看上去矮小茫然，梦游般地朝尤希那张暖和、空着的床走去，她在尤希的床上躺下来，吮着手指，直到再次睡着。爸爸会在门道里站一会，穿着外套，看着室内一阵忙乱，被子和睡衣窸窸窣窣，他握住冰冷的门把手，不想转动。你要走了吗，门在爸爸身后关起来之前，艾伦心想，他缩进爸爸留出的被窝筒里，偎依着微微打呼噜的母亲，她迷迷糊糊地奉献了温暖的后背，而他——一个热切的雅各——从他瞎眼的父亲以撒那儿骗取了给以扫的祝福[1]，心里带着一丝刺痛，身体贴得更紧，静寂中听到厅里传来一声孤零零的“再见”——请让他离开——一股寒冷的气流让他们在床上不禁颤抖起来。

厨房的门关着，将愠怒的妈妈挡在门外，里面蒸汽弥漫。艾伦用面团塑雅莉的腿，满含柔情地捏出细嫩的膝盖，接着往下捏脚踝，最后进行修补，直至觉得好看为止。当他瞥见基甸在注视他，便马上改变表情。爸爸从他们手里拿过雅莉的腿，笑了起来：反差如此之大！“你喜欢丰满，嗯”——他用肘碰碰基甸——“肉鼓鼓的，嗯？哈？有意思！”但艾伦听而不闻。他注意到基甸忘了她脚趾之间的那块地方。基甸不像他那么爱她，他寻思，基甸对她并非全心全意。

---

① 参见《圣经·创世纪》第二十七章。

“我们来捏她的小屁屁，我们就要完工了。”爸爸说着，转身走向烤箱。

艾伦偷偷地看了基甸一眼，他们两个都脸红了。接着，不约而同，谁也不愿占先，他们捡起剩余的面团开始捏起来。艾伦几乎可以感到面团在他手指下变成弧形。基甸专注地工作，目光有些迷离。艾伦塑出一个苹果状的屁股，放在桌子上。基甸把他的作品放在它边上，爸爸又笑起来：“你们想告诉我两个屁股是同一个女孩的？”

接着，他说：“现在闭上你们的眼睛。从现在起，这儿都是大人了。”他将那两个屁股放在抹了油的平底锅里，安在臀部的位置。接着，他探身面对青蛙似的两腿，用他弧形的黄色指甲郑重其事在中间划了一道小口子。

“行[①]，行啦[②]！现在我们来把她盖好，什么也看不到啦！”他像个播种的农民，在面包上到处撒上芝麻和葡萄干。

接着，爸爸摆出一副招摇的架势，将可爱的哈拉猛地放进烤箱里，不久，空气中充满了一般新鲜、令人陶醉的烤哈拉的香味。

29

“这么说，艾伦契克，我们要开始做结婚礼服啦？”

晚餐时他们取笑他。爸爸开他的玩笑，说看见他和雅莉及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schoin。

② 原文为德语 gemacht。

基甸从大岩石上下来；妈妈说有人看见他们三人去看电影。他们兴高采烈：最近一些事件的可怕阴影似乎突然消失了。爸爸面对艾伦，大声笑着询问，这位女士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妈妈琢磨，雅莉的姓——科德米——听上去，也许[1]，像是为了掩盖过去而改姓似的。她对他仔细盘问她家的房子：他们什么时候再次装修的，他们的冰箱有多大，雅莉的母亲，就是那个科德米，她从美国买了那顶昂贵的假发吗，因为，你知道，她急忙解释，她眼睛放光，有时，一个女人用一顶假发引起邻居的羡慕，但有时则是为了掩饰秃头，秃头可能是家族遗传；她自以为是地噘起嘴唇。"喏，够了，小妈妈。"爸爸呛她，"我觉得说秃头什么的还早，但请你那位小女孩来我们家怎么样，艾伦契克，这样，我们也可以好好看看她。"

妈妈突然露出的笑容让艾伦觉得不爽，那是一种阿谀奉承的女人的笑；爸爸又问那位小可爱的芳名，艾伦脸色通红，耷拉着脑袋，害怕他们满嘴食物地一再说她的名字。"吃吧，多吃点[2]！"妈妈催促道，把土豆泥盛在他的盘子里，"你的日子到了！你得先填饱肚子！"爸爸用他那把可怕的刀子切下一大块黑面包，塞到他手里。"亲爱的艾伦契克，"他欢快地说，"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他们真的欢欣鼓舞。他们突然显得无忧无虑，焕发出青春气息，爸爸拿起他的盘子，拨了一些豆子在艾伦的盘子里。"来，再吃一点菜豆！晚上要去见你那位小女孩，嗯？"妈妈和爸爸开怀大笑，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以前从未见

---

① 原文是意第绪语 eppes。

② 原文为希伯来语 ess。

过；当妈妈把肉端上来时，她的手搁在爸爸的臂上。“再吃块鸡肉！”她劝他，从她自己的盘子里夹了块鸡肉给艾伦，“你现在得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吃吧！别鼓在嘴里！我是说吃下去！”他们围在他身边嚷嚷，给他盘子里装满了美味佳肴，他们的手忙着伸来伸去，挡住了尤希的面孔，她安静地嚼着食物；艾伦也移开目光，不去看她，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全靠他自己，只须打个响指，他就打开了窗户，让一股美妙的新鲜空气流进来，而他们只是把鼻子压在玻璃上面。他一时颇为得意，但瞅见了尤希耷拉着的脑袋和他母亲贪婪地呼吸着微风的脸，他突然想起成年礼上他穿的鞋子，那双增高鞋。他的肩膀垮下来。他的眼睛寻找尤希的目光，他的舌头在满嘴的食物中清出一条通道，碰着他的乳牙。妈妈和爸爸边嚼食物边说话，但他不再听他们说什么。妈妈忘了用小勺喂奶奶吃饭，奶奶坐着，她面前的盘子里是捣烂的鸡肉，一道口水滴到她的围兜上。艾伦将食物塞进嘴里，但咽不下去。他将食物在嘴里拌来拌去，在面包上挖洞，神经质地将调味用的葛缕子籽一颗颗挑出来，再连续不断地吐出来，像从嘴里飞出一群鹳；从现在起，他最好每天吃蜂蜜糖和土豆泥，使自己强壮，这样他就能和那个舞者在内在的那个地方坚持下去；至少再吃七块巧克力，虽然对牙齿不好，但这会加强他内在的基甸，那个原来的基甸；他又仔细地检查了那份清单；友谊的食糖、毅力的淀粉和忠诚的碳水化合物，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营养品，他对自己笑笑；两星期前，那儿什么也没有，只是他身体内的一个陌生的地方，而现在他能感到它活着、跳动着；他回过神来，见尤希将她的甜品盘子推开，走到水槽那儿吐了起来：讨厌，你往里

面放了什么呀？妈妈眼睛瞪着她，舌头舔着勺子边。她脸色变黄。喏，她说，我必须换盘子了；要是你帮我做点事，而不是像个公主一样架腿闲坐着，否则这样的事也绝不会发生，她唠唠叨叨，脸色通红，将甜点和掰碎的药物端给奶奶。现在坐下，吃你的糖渍水果，没什么事，你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艾伦茫然地看看周围，他又陷入了梦幻状态，也许他们问了他一个问题，或者让他去做什么事情，那必定是和未来有关的，他的未来；他苦恼地点点头，他们想要他做什么呢？他低头看着餐桌，发现了一粒粒葛缕子籽，便用手把它们抹走，将沾在手指上的几粒籽抖掉，他现在所要做的是让爸爸看见，他怎样对付一大块面包。

但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没有注意到——他们满心欢喜，他们吧嗒吧嗒地吃着糖渍水果——他爱看雅莉从玻璃杯里小口喝水，因为这时他可以看见她那可爱的小嘴的双重形象，但现在他们嘴都笑歪了，看起来像是囚犯，嘲笑一个新关进牢房的人，他试图假装他不属于这里。有些话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如“欢乐”和“爱”这样美妙的词语；他现在一整天都不想碰这些词。不，整个七天都不想碰。直到这些词返璞归真。“有件事我还是弄不明白。”爸爸说，他松开皮带，让肚子鼓出来，“你和基甸放学去她家。你在谷地和她及基甸一起玩。你们去看电影——又是和基甸一起！他也许会跟你们去过蜜月旅行，为你们点蜡烛。”

爸爸连声大笑，但妈妈眼中有一种奇怪的坚硬的目光。“要是你一味等待，他就会把她夺走。”她干巴巴地说，“记住，艾伦，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好处！先来先

得！好人没好报！”她锐利地看了爸爸一眼，屋内突然沉默起来，难堪的回忆闯了进来，就好像它能穿过墙壁和地板。

“记住我的话，艾伦”——妈妈重复她的告诫，她的声音能将沉默撕成碎片——“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要是你像只羊一样傻等，结果你就只会像羊一样咩咩叫！”她的嘴合成一弯肉质的新月，“你明白我说的话吗？”她说这些话的时候一直在喂奶奶，她手一起一落地喂着水果，不时地接住从奶奶嘴里滴下来的糖水。尤希再也受不了了。

“这不关你的事，小姐！”妈妈朝她发火，“你是一个真正的权威，你是呢！那你生活中的情郎在哪儿呢？在信封里？在邮票下？让我们瞧瞧！”“什么话，够了，小妈妈。别去烦这丫头！”考虑到尤希的大学预考临近，爸爸对她关爱有加。他有时会半夜起床，踮着脚走到厨房，摸摸她的头，她趴在笔记本上打瞌睡，他给她冲一杯咖啡，做一块可口的厚厚的三明治，随后踮着脚走出去，免得打扰她。“我受不了她，”妈妈抱怨道，“哪天她有了丈夫，随她怎么做，但现在不行。”

艾伦将脸埋在盘子里，嘴里嚼着糊状的食物。土豆吃下去，一部分会拉屎拉掉，其余的留在体内，成为我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我在吃我自己的一部分，在它实际成为我之前；这想来很奇怪，任何一个老土豆，或者一根黄瓜、一个鸡蛋，也许有一天就成了我，艾伦·克莱因菲尔德的一部分，或另一个人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我仍然说不出什么是我的，只是我的，而不是来自另一个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即使我想要给予他们，因为这不可能存在于别人，而只能存在于我，当我发现这是什么，我就会拼命抓住不放，因为其余的就会从我

这里拿走，这我已经知道，不然的话，我会把它放弃，也许首先这不真是我的，但只要是我的，只是我的，我就会抓住不放，直到死为止；他不想听从妈妈的暗示，或她声音中的急迫之意，仿佛他整个的命运就取决于赢得雅莉，征服雅莉，但你如何能征服你所爱的人，你如何能征服你之所以爱就是要让其获得自由和独立的人。他不停地将食物塞进嘴里，为了避免看妈妈跳动的下巴；他发誓决不为了雅莉的缘故而嫉妒基甸，因为那正是他们三人友谊的美好之处：不必多说他们就做出了公平的分摊，他们各自接受了整个的雅莉，而与此同时，他们各自得到的雅莉又是一个不同的雅莉，因为基甸所知道的雅莉是其他人都知道的雅莉，那个更为公众了解的雅莉，而艾伦所爱的则是一个不同的雅莉，那个她想要成为的雅莉，没有人像他那样了解她，从内心深处了解她。

不，他不嫉妒基甸，即使因为他并不真的知道他们两个中谁给他更多的快乐——基甸，他使得接近雅莉成为可能，还是雅莉，她使得基甸再次对他敞开胸怀。还是也许他巨大的快乐来自他们两人的组合？他偷偷地看一眼尤希，她整个缩成一团；也许因为雅莉的缘故，她现在讨厌他，但尤希令人鼓舞地回看了他一眼，他心里对她生出一股柔情。别听他们的，小兄弟，她眼睛说道。你心里感到的双重的快乐，他们两个谁也没有体验过。他们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还不及你知道的四分之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折磨你的原因。但妈妈以她带刺的舌头刺激他，听她说话的声音，看她眼中凶狠的目光，你可能会想她才是那个与基甸进行竞争的人。“拿点钱，走吧！”她把钱塞到他手里，他准备开溜去看电影，“要是他给她买沙

拉三明治，你就给她买饼卷肉！别小气！我来买单！”稍后，当他晚上回家，她会穿着浴袍等他，看上去像一只羽毛竖起的猛禽，对他进行仔细的盘问：她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是否到了点破的关键时刻，有没有作了决定的任何暗示？他说话的时候，她拧着手，嘟囔着一些单音节词作为应答。有时，当她让他浸泡在她的痛苦之中，描绘一幅耸人听闻的画面时，要是他掉以轻心，要是他让基甸在他的眼皮底下把她夺走，这幅画面就可能成为现实，这时他就有一种奇怪的疑心，她通过影响他，在他耳边反复絮叨，迫使他坠落，落到她的现实中，从而获得一种扭曲的快乐。“下次你见到你那位洋娃娃，”她告诫他，眼中火花四射，“别让她知道你对她感兴趣！绝对不行！要是你表露好感，那她就只想羞辱你！”她眯着眼睛勉强看了他一眼，她的声音庄重，与古老的格言产生共鸣，“在她身边别表现得矮人三分，而你总是这样！别让她看出你的想法。别自轻自贱，别放弃你自己。对她别太实心眼了。为什么这样？女人就是这样。我实话告诉你！”艾伦想到他的天真无邪的雅莉，红晕蔓延到她的喉咙上，想到这儿他几乎大笑起来。

“别像那样傻笑，真是个阿斗[①]！”她很生气，“你那位小娃娃不是你想象中的纯洁的羔羊，要是她知道怎样将你们两个弄得团团转的话；你听我说，艾伦，她很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她自以为是地摇头晃脑，他再次看到了令他困惑的反差：她虔诚的表情与她实际面貌的反差，她的脸秀丽、活泼，几乎

---

① 原文为希伯来语 nebbich。

具有挑拨的意味。他一时觉得陷入了一个幻觉的迷宫。接着，他耸耸肩，想要挣脱出来。

“你这是要去哪儿？站好了。”她压低声音，“去她家里？”

“放开我。我想去奶奶的房间。去给她读报。”

“什么，你疯了吗？去给奶奶读报？一个十四岁半的傻瓜花时间和他的奶奶在一起？你觉得她能听懂你给她读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出去跟你的洋娃娃待在一起？”

“因为……因为基甸现在不在家。”

她对他叫嚣：“你这个可怜的小笨蛋！要是出于某个特殊原因，他现在就在那儿怎么办？要是他在她家里和她在一起，在她的房间里，和她一起坐在她的床上，笑话你这个傻瓜怎么办？”

“他不会的。”

“不会？你以为他会跑回来告诉你实际情况？去吧，快到她那儿去，抓住她就跑，你有钱吗？”

“奶奶怎么办？”

“忘了奶奶！为什么要操心奶奶？奶奶没事，相信我，她一刻也不会打扰你！”她朝他勉强伸出的手里塞了张一镑的钞票，“走吧，走吧，你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生活，因为如果你不享受，别人就会去享受。”

他像沙尘暴中的骆驼一样翕动鼻子。她还想推他出去，但随之放弃了。他可以想干吗就干吗。她，谢天谢地，不再管他。她可以很好相处，谢谢。她手拧着抹布。她走出去让他一个人待着。他不想走。他不想走。他来到阳台上，四下看看。外面没有孩子。地上有昨天的报纸。艾伦翻着，一直看到登讣

告的那版。他今天选的是亚伯拉罕·卡迪希曼，愿灵安息！他玩了一会文字游戏：盘子，公羊，重点，萝卜；[①]接着，他又玩起佩西娅·斯腾伯格的文字游戏，但很快就厌倦了，他晚上再来完成这个游戏。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窗台上，一只脚搁在煤油取暖器上。他打开他的底片盒，翻看那些底片。自从他上次增加了一些收藏之后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他寻找有着模糊光环的胶片。有些土著不愿被照相，因为他们害怕把魂丢了。也许他可以问施米克姨夫要一张他自己的底片。那会看起来很有趣。他已经知道他的光环看起来什么样。一轮柔和的橙色光芒。妈妈一派胡言。基甸和雅莉，现在真的不错。过去几个星期里他们很少争吵，感谢上帝。你真的可以走在他们中间而不会被吵得耳聋。要是艾伦不开口，他们可能不再说话。妈妈知道什么，真是的。他跳起来，抓起足球，跑下楼去。

楼前的街道上空空荡荡。他这儿那儿地踢球玩。在无花果树的树桩那儿，他注意到了什么东西，便停了下来。他把球抱在胸口，走近前去；一片树叶。一片绿叶从树桩上萌生出来。他朝四楼的百叶窗看去。她现在在哪儿？他绕着树桩走了一圈。他倚靠在树桩上，温柔地摸了摸树桩。一个怎样的冬天啊。有人，很可能是妈妈，给埃德娜的父母打电话，让他们来把她带走。全楼的人朝外张望，看着她跟着她矮小的父母表情僵硬地离去。埃德娜进入一辆等在那儿的出租车消失了。他有些期待她的父亲转过身来，朝邻居的窗户挥挥拳头，诅咒几句

---

① 亚伯拉罕·卡迪希曼（Abraham Kadishman），艾伦根据他的名字进行字母游戏：盘子（dish）、公羊（ram）、重点（main）、萝卜（radish）。

并一切成真，但他没有转身，也没有诅咒;他们三个安安静静地永远离开了，他们也许带她回家，或给她另找一个合适的环境。又一个我背叛的人，他想，接着，他往回跑，冲到街上，汇入喧闹的人群，但他突然停下脚步。够了，他不再需要虚假的东西了。感谢雅莉，他现在生活在真实中。他再次抬头小心地看了一眼四楼窗户。感谢雅莉，他不再感到埃德娜·布卢姆那样的空虚，或者那种令人颤动的东西，永远被困在里面，往墙上拍打着翅膀。他移开目光，赶紧离去，连跑带跳，心里微微觉得苦涩;感谢雅莉，他对未来的各种弊病有了免疫力。但孩子们都去哪儿了？很奇怪。他轻轻地喊着基甸的名字。没有回答。也许他去购物中心逛去了，也许妈妈需要买什么东西。也许是一瓶油。她昨天意外地发现瓶里几乎空了。他近来吃各种油炸食物。他突然跑上了C单元的楼道。他踮着脚经过扎克的家。上了三楼。将耳朵贴在基甸家的门上。无声地喊他的名字。屋内传来愤怒的喊叫声，艾伦往后退。米拉，基甸的母亲，嚷着:"你对我们做了什么？你这么做很得意，是吗?"基甸的父亲用他那种故作高贵的口吻回答她:"我想的正是你的幸福，亲爱的。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沉默了一会，接着，基甸的母亲呜咽道:"别走，我求你了。别留下我一个人跟他在一起。你把我推进去。为什么？为什么?"基甸的父亲冷冰冰地打趣道:"一份新爱会对你的皮肤产生奇妙的作用，宝贝。"艾伦逃走了，他感到震惊和厌恶。这些成人，他们触及的一切事物都会被污染。他在大楼后门的台阶上坐下来，头埋在双膝之间。他不会再喜欢他们。不再。他的爱将永远纯洁。现在他这样爱雅莉，他也会这样爱雅莉直到死去的那一天。他

只是希望先她而死，这样，他就不必在没有她的情况下再多活一天。他没法想象一个她不存在的世界。他左手的手指抓紧了他的右手腕，但他及时注意到他的举动，便斥责自己。我们下不为例。谢天谢地，忘了吧。现在我们有了雅莉，因为没有雅莉，生活就失去了意义。是的，依赖是危险的，但也许这正是他学会如何去爱的方式。一种孤注一掷的爱。但他的手指依然向上滑动扣住了手腕。妈妈对他做了什么？她为什么会那样？对于他、基甸或友情，她知道什么？比如，怎么对她解释，艾伦给雅莉写了一首诗，有史以来最美丽和充满爱的诗，是他呕心沥血写的诗，这首诗，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给雅莉，也不会对她提及，因为基甸不知道如何写诗。但要是她是正确的怎么办？也许他真的很天真。也许在这样的重大的生物性问题上，有一种强有力的本能在起作用，这种本能他还没有充分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他仍然是贞洁的。或天真的。怀着极度的厌恶，他在口袋里发现了她给他的一镑钞票。他命令自己把钞票埋在院子里。他内心中她的声音想要讨价还价，在他头脑中拉锯，发出嗞嗞的声音。艾伦收紧腹肌对付她。雅莉，他想着，雅莉，他用僵硬的手指在地上挖个洞，把钞票埋进去。好了。这就像一种献祭，只是他并不觉得得到了净化。而是相反。她怎么总是让他觉得自己如此不堪。基甸去哪儿啦？一张蛛网在迷迭香花丛中闪着光彩。有多少死去的昆虫藏在那儿？他用树枝戳那蛛网。戳那只看不见的蜘蛛。也许并没有蜘蛛。他不能独自去找她。他宁可死。他爱他的雅莉，他信任她。还有别的事情，重要的事情：由于对她的爱，他知道了他喜欢女孩。女性，也就是说。因为有时他会产生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有关他

身体灾难的各种臆想中，他会开始喜欢男孩。也就是说，男性。这种事时有发生。一个孩子到了这个年龄，突然有一种来自他的腺体的律令，那他该怎么办，争辩，请求？因为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像土豆散落在远处的一块地里，黄瓜、生菜和洋葱，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现在几点了，每个人都去哪儿了？基甸，基甸。

一只浅色的蝴蝶，实际是一只棕灰色的蛾子，飞来落在近处的一片叶子上。艾伦伸手捉住了它，想也没想就把它粘在那张蛛网上。它的翅膀抖动着。一阵几乎难以察觉的兴奋。瞬间那蜘蛛就出现了。体形硕大，有长长的腿。艾伦倒吸了一口冷气。但它肯定不会爬到干燥的树叶上去！他在心里喊叫。抖动的蛾子吸引了蜘蛛，但我的错误是什么呢？在他的眼皮底下，蜘蛛围住了蛾子。迅速而有条不紊地，蜘蛛在它脆弱、惊慌失措的身体上织了一张网；艾伦没有举起树枝加以阻止。他不想惊动这只蜘蛛。他坐在那儿盯着这个小小的凶手，感到愧疚和不安。你为什么不阻止它？但要是蛾子什么也不做，蜘蛛也不会注意到它。做了什么？显示它是活的。你疯了，你残忍，你不再是你自己了；现在用树枝袭击蜘蛛，这样蜘蛛就会逃走，留下蛾子。蜘蛛甚至都不碰它，只是远远地围住它织网。你做了什么？你没看见吗，你很享受。享受什么？协助并配合死亡。

事情很快就了结了。蛾子耗尽了精力。它的触角最后抽搐了一下，像是对艾伦发出最后的请求和警告，接着没了气息。蜘蛛站在它身上，严峻而平静。只有蛛网在飘荡。艾伦颤抖着。他抱紧自己，尽量冷静下来。这是怎么发生的？是的，但

要是他们在那儿欺骗他怎么办。要是他们嘲笑他这个傻瓜怎么办。突然传来脚步声。有人拍他的肩膀。基甸站在他面前，表情严肃、疲惫和绝望。

“怎么啦，克莱因菲尔德?”

“没事。只是坐一会。”

“我正要找你。来，我们去她家里。”

艾伦站起来。站在基甸面前。面对他站着。“听我说，听……”

“出什么事啦，艾伦，告诉我。”

“到这儿来……先让我们做件事。”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什么，你要做什么?”

“我有事要你帮忙。”哦，让他说出来。“瞧，我有颗牙齿——”

“什么牙齿?”

他抱歉地咯咯笑了起来:“我还剩一颗乳牙。”

“别开玩笑。你是说它还在那儿?”基甸十分惊讶，说话的声音中都透出疑问。

“是的，就一颗。我要把它拔掉。现在。我父亲告诉过我怎样把它拔掉。”

“为什么是现在?”

“噢，因为……因为它真的很晃呢。”因为你在等我。因为你和我知道怎样做朋友。因为我们决不会像我们的父母。“你找根线，系在牙齿上面，把线的另一头系在门上，你猛地把门关上。”

“那就是你父亲告诉你的?”

“是的，那就是他小时候在波兰时他们常常做的事情。你敢这么做吗?”

“我……哦，敢的。但要是……也许会受伤。”

“不管怎样，牙齿会拔掉。”

他们一起跑，并排跑着，沉默、严肃，一直跑到购物中心，跑到扎多克五金店，他们买了三米长的尼龙线。

“我们不能在我家里做这件事。”基甸急忙说。

“我家里也不行。去那个藏身处如何?”

“要是有人走进来怎么办?”

坚持。别半途而废。需要的时候他的奇思妙想去哪儿啦?哦，来呀，哦，来呀，奇思妙想。“走吧。”“你要去哪儿?”“我们走。”

他们气喘吁吁地来到谷地的垃圾场。艾伦一路上用舌头抵住那颗乳牙。让它松动。至少将牙根撬出一毫米。但它细小白皙，毫不动摇。两边的牙齿是大牙，长得健康整齐，只有这颗是小不点。基甸不愿看他。他烦躁不安。他已经三次问艾伦这是否肯定没有危险。艾伦兴奋不已。现在别让他临阵退缩。我会让他订这么一个盟约，哦，上帝，哦，上帝。但当他将线拴在那辆特普里诺的车门把手上，生锈的门把手在他手里成为碎片。另一边的门把手也是如此。基甸焦虑地望着公寓楼的方向。他已经脱口而出说雅莉可能在等他们。艾伦沮丧地看看四周。等一会。我们真是两个笨蛋。要是你听我的劝告，基甸迟疑地说，就别折腾了。但艾伦硬是将一台旧冰箱的门打开，但又被里面发出的恶臭熏得裹足不前。那是腐烂发出的臭味。好几年来它肯定一直就这样关着。他朝里张望:这是一样小东

西，冰箱里的一只小狗。你看不到比这更无足轻重的东西了。他将线的一头拴在结实的门把手上。想象一下，他咯咯笑着对基甸说，在这样一台旧冰箱里表演胡迪尼节目。你不敢吧，基甸说着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开个玩笑，艾伦说。他把线拴好，后退几步。他觉得不好意思让基甸将线系住他的牙齿。他自己系。他刚把线收紧，牙齿就出血了。这真会弄伤的。一瞬间就能把牙齿拔出来。他体内的一切都会动摇。但这是一个完美的时刻。以及完美的朋友。他小心翼翼地再后退几步。绷紧的线压着他的下嘴唇。现在赶快，关上门，他伸着嘴唇喊道。你肯定没问题吗？是的，是的，来吧，让我们了结这件事吧。你确定牙齿很松了？是的，很松，别再磨蹭了。基甸用手指小心地摸摸线。他查看冰箱门把手上的线结。突然，他变得严肃、谨慎，但不像个朋友，更像个看护孩子的成人。谁在乎。别掺进任何消极的想法。你必须全心全意地去做，你必须相信，你必须屈服。会有片刻的剧痛，人们将一头新来的小牛打上烙印放入牛群也是这样的情况。“准备好。”基甸说，手伸向开着的冰箱门，“各就各位，预备——”基甸闭上了眼睛。艾伦也闭上眼睛，下巴往前伸。基甸的下巴抵住胸口。砰的一声。一道白色刀锋划过艾伦的嘴唇。他的下颌撕裂了。血花四溅。也许这样挺好。他摇摇晃晃，惊愕不已，弯腰弓背，直至倒在地上，四肢麻木，但很快就会疼痛，哪儿疼痛，疼痛又来自何处，哦，疼痛就疼痛吧；艾伦迷糊了很久，觉得着火似的、蔓延、消失、命悬一线、四下流失，很快就所剩无几，没有任何力量救自己，抵抗疼痛，因一阵惊慌而向它屈服；它缓慢前来，像一个梦，而他觉察到它在那儿，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为

他设下的一个精巧、坚固的圈套，在混浊的波浪中若隐若现，某种出自**她**的东西；实际上，出自妈妈，那种东西从未在她的脸上或声音里显现，但仍然是她；当他倒下的时候，他被裹在里面，罩在一层昏厥中，像一件神奇的斗篷，融入他的皮肤，合成一句耳熟能详但并不讨厌的低声细语：**死亡正确**，其余皆错；别陶醉在你的发现之中，这不是你的，只放进你的口袋，闭上你的嘴。当疼痛突然袭来，他几乎得到了解脱。他仍然活着。

基甸惊慌地在他身边跑来跑去，喊着他的名字，逃开，又返回，小心翼翼地靠近，呜咽着说："你骗我！你骗我！牙齿没松！"艾伦满嘴是血，心已破碎，能力衰弱，他摇摇头。根本说不上伤害，牙齿也是松的。他突然惊恐于在地上直挺挺躺着，基甸站在他面前。他尽量振作，坐起身来。他觉得下巴又重又大，有什么东西固执地刺入他的太阳穴和耳朵。基甸跪在他身边，懊恼、气愤，一再说抱歉。艾伦用手擦擦嘴。到处都是血。他用舌尖舔舔伤口。但在那个地方并没有长出新牙齿。空的。那地方空着。在他面前，冰箱门把手上系着的线上挂着的是他的细小的乳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一颗牙齿。十四年半，它一直都在他嘴里，现在它挂着一根线上。

30

"你是男人。你领舞！"

他母亲命令他，抓起他不情愿的手，把它们牢牢地搭在她的腰部。"开始，领舞！"她朝他微笑。他可以感到她的胸部贴

着他的脸，他的身体僵硬起来。“尽量放松！放松点！”她喘着气，设法让他们两个在地板上旋转起来，跟着《天鹅湖》的节奏，这盘带子是尤希用来练习芭蕾舞的。“你没在领舞！一二三！你让我来带吧！”尤希坐在波尔多沙发上，双臂交叉。她漠然地看着他们，这使艾伦觉得不自在，仿佛她在过去就能料到现在，因而可以非常超脱，甚至叛逆。“喏，再来一次。”妈妈擦着额头说，“你必须让她明白，二三，你知道怎样和女孩，二三，打交道，二三，否则你的朋友会在你眼皮底下把她夺走，二三，你记住我的话！”

他收紧手臂肌肉，尽量不去注意她嘴唇上细密、发亮的汗珠。他曾经喜欢她胸脯的味道，像一个秘密的、潜在的自我的香味。“别摇头晃脑，像个喷水龙头似的。”她朝他嚷嚷，“我敢打赌，他知道怎样跳舞，是吧？”现在她用“他”来指基甸，她知道他和艾伦分享雅莉。艾伦说基甸还不知道怎样跳舞。无论如何不会跳交谊舞。“我们还不没到跳交谊舞的水平。”妈妈在他的肩膀上方朝尤希笑笑，“这只是华尔兹。我们很快就会跳交谊舞！”尤希交叉着腿，用那种她近来常有的中性表情注视着他们；再过几个月，她就要入伍了，她几乎迫不及待；这是她偷偷告诉艾伦的；哦，处在陌生人中间，他们对她一点也不了解，不懂她的叹息和沉默，这对她不利。“入伍，你什么意思，”艾伦感到意外，“你不是请求延期服役了吗？”“我不想延期，她可以取消延期，她可以忘掉我要上大学这档子事。”“但你请求延期，你请求的！”艾伦急得跳脚，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我请求了，但有人告诉我入学考试作文部分我考得不好。”她平静地告诉他。“什么？你作文考砸了？”“嗯，我猜想

考作文那天我肯定很晦气。”她对他淡淡一笑，他想象她呆滞地看着监考教师的脸。“好了，别为此发愁，小兄弟。”她在他惊慌的两眼之间拍了拍，“服役后我会轻易搞定的，但别吭声，听见了吗?”

每当她用那种口气说话，他总是对她表现出的莫大的怨恨感到惊讶，而现在，看到他脸上的神情，仿佛是为了进一步伤害他，她又说，她唯一的担心是失去控制，在她征召前对妈妈大发雷霆。那样，她就会大爆粗口，家里的地板、墙壁和家具都会遭殃。“我尽可能压着。”她说，“这是我现在最大的考验，不会让她满足于一场压倒性的战斗，哦，不，不……”她挺了挺她那短短的脖子，摆出一副轻蔑的粗鲁姿态，“那种情况她休想从我这里得到。”她挤出一声笑来，她眼中闪烁着的蓝色火焰让他大吃一惊。“我……我不……”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不认为你有权对她这么生气。”她冷笑着回答，他一时见她的双下巴膨胀得像怨恨的膀胱。“你维护她，你这个假正经，她这么对你，你还维护她?”“她没对我做什么，”他含糊地说，“她只是要我好，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听我说，小兄弟。”她凑近着说，“记住女先知约基别[①]的话：总有一天，你会恨你的母亲，你会对她怀有强烈的仇恨，你会不惜一切摆脱她的魔掌；你会逃到天涯海角，你宁可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也要离开她。”她停了一会，脸上显出疑惑、祈祷的神情，凝望着他，仿佛从远处看着他，接着她咯咯笑起来。“最糟糕的是，到最后，我将

---

① 约基别(Yocheved 或 Jochebed),《圣经》中摩西的母亲。但尤希引述的这段话出处不详,也许她把自己比作约基别,以女先知自居。

是她留下的一切。”“不!”艾伦声音紧张和倔强地喊道，“我不会恨妈妈。她是我的母亲。不管她做了什么，我都不恨她。”“小心。”尤希说，声音冷漠和平淡，“当心那一天，不恨她只是一个名誉问题。”

妈妈松开艾伦的手臂。“你还是让我来带！别再梦游了！怎么能指望你成为一个男子汉?”他们再次跳起来。他试探性地将汗津津的手搭在她肩上，她抓住手，灵巧在把它按在她丰腴的腰部。“你得这样带！用你的手！你就得这样让你的女朋友知道一个男人如何罩住她！否则，哈哈，她就会从你手里逃走!”她打嗝似的咯咯笑起来，从她体内冒出来的滑腻腻的笑声，她体内同样地方出来的气息吹着他的脸;艾伦别过头，抓紧她，让她左三步，右两步。“别像个傀儡，一二三。”她叹了一声，“跳舞时要有点感情，有点气度，带着我翩翩起舞。把音量放大一点，尤希，行吗?”

哦，不，正是我们需要的音量，尤希心想，她靠着电唱机，眼睛瞄着莉莉奶奶步履蹒跚地走进客厅，她被音乐吵醒，但不知道音乐从哪儿来。她十分惊奇地打量着眼前的情景，接着转过身，尺寸偏大的浴袍的下摆拖在地板上。尤希赶紧跑过去，扶住了她的手臂。她原想把奶奶带回她的小间，但转念又温柔但不动声色地把她带到躺椅那儿，让她坐下来，把她的浴袍放放平，理理她稀疏的灰白头发，现在她开始长新头发了;自从尤希让妈妈给奶奶剪头发已经过去很久了，也许她长出的头发可以编一条辫子了。坐下，亲爱的奶奶，她心里软声细语，想要压住她内心的那个妈妈。和我一起看。

妈妈一下明白了。“抓紧点!”她对艾伦大声说，艾伦有点

漫不经心，“别像个傻瓜蛋！”

她的喊声惊醒了他的梦幻。他顺从地带着她在室内转圈，尽量让她高兴，但内心中有什么东西却无法平静，表示抗议。别再瞎想了，他告诫自己，忘掉一切，屈服，别在意，他肢体放松下来，他的肩膀、手臂和酸痛僵硬的大腿肌肉都放松下来。你瞧你能做到；要是你想做，你就能做。他让眼皮垂下来，手指也放松，现在是最后一步了；他从头到脚经历了一次小小的飞跃，有什么东西融化并开始流动。我真的跳舞了，他因惊奇和喜悦而一阵颤抖，感觉他母亲滑出了他的双臂，自如地跳着，像一条水中之鱼；她眉飞色舞，脑袋后仰，仿佛有一只专横的手抓住了她的头发，接着，她的双手往上摸他的手臂，最后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肩膀，她好像在梦中似的微微一笑，举起他的手，围绕它旋转，她的衣服飘起来，露出大腿和衬裙的下摆，她的腋窝张开，他能看到卷曲的腋毛；艾伦无奈而又反感地端详着她，看到她嘴唇微张，越张越大；他抓住她的手，拽得太重，错了步子，撞到她身上……慢慢地、不无遗憾地，她恢复了感觉，原有的表情又出现在她脸上。她不耐烦地朝他摇摇头。“你根本就放松不了。”她低声说，继续跳着他们笨拙的舞蹈；他不懂她为什么要低声说话。“都是你的问题，你笨手笨脚，全身僵硬，要是你总是这样，没有女孩会见你两次。”熟悉了她的错综复杂的声音和表情，他回头看了看，看见莉莉奶奶在那儿，正看着他们，他在妈妈的脚上绊了一下，出了洋相。奶奶在**安乐椅**①上坐起来，目光跟随他们的舞步，仿

---

① 原文为法语 fauteuil。

佛想听得更清楚。这是妈妈的运气，尤希想，奶奶不能开口说话。“跳啊！你脚动啊！笨蛋！”妈妈嘶哑着说，她紧紧抓住他，拽着他转圈；他突然想起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嘴唇上的口水，他在看莉莉跳舞；他又错了步子，不再是跳舞了：他又急又乱地一阵跳动；妈妈拽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想离开奶奶的视线，但虽然她设法离开她们，她的目光总是与奶奶和尤希的目光相遇，像剑在半空中相击，火花从奶奶的那只有视力的眼中飞出，这火花含有双重的嘲讽：对艾伦而言，笑他是一个如此笨拙的呆子，对欣达来说，则笑她在这样的儿子身上浪费她的前程。“现在听我说，艾伦。”妈妈再次大声说，每当她这样开口说话，他总是很头痛。“十五岁的板凳客永远都会是板凳客。就是这样！”尤希咬咬嘴唇：妈妈抓住他的手，伸在她面前，那脸顿时严峻起来：她再次难以自持，她做出的这一机敏的评价，使得无论她的目光落到何处，一切看起来似乎总是价廉质次。“因为在你的年龄，艾伦，派对就是一切！”她说，那蔑视的口气像是在市场讨价还价，让他觉得他仿佛正光着身子站在拍卖台上。“你这个年龄，就应该跳舞、接吻、闲逛！你会明白的！”哦，要是她能够以她的智慧和经验帮助他涉水过河，要是她能够帮助他安然度过这“关键的”几年，该有多好。“相信我，到时候，你不是成功就是落败！我说落败，就是落败！”

她对他有何要求？她要烦他多久？他和基甸及雅莉慢慢逛回家。今天轮到基甸背雅莉的书包。也是运气，因为她有地理课，地图册死重。他们在他身边默默地走着，艾伦告诉他们，他决定以后学世界语，并帮忙推广到全世界，这样，每个人会

讲同一种语言，彼此理解，社会上就不再有隔阂。他们听着，点点头，艾伦兴奋起来，告诉他们另外的计划，他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写信，提议盲文用世界语写，取代普通字母，这样，世界各地的人可以读到同样的文字，这样就不会歧视那些不能阅读特定书写的人。雅莉说这想法听上去不错。真是个好主意。基甸说是的，艾瑞总有一些奇思妙想。走在他们中间的艾伦脸红起来，颇为得意，他们的赞美让他很受用。现在和他们走在一起，他觉得妈妈有关雅莉的说法非常荒谬。她和基甸不再争吵。他们现在似乎平和多了。甚或对艾伦也更敞开，充满善意，笑脸相迎，以他为中心。他们若有所思地在他身边走着，看着不同的方向，摸摸树的树皮。要是他们再往前走，艾伦想，他很快就会解开心结，理出头绪，告诉他们一切，这样，他们就会了解他的悲惨处境。直到最近。想想就觉得惊慌，只是最近，只是不久前，他才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走出来。快了。到下一棵柏树。到那棵树后面的汽车。稍后。

他们在雅莉家门口停下来，扯着金银花叶子。她和基甸沉默着。基甸看着他的脚尖。艾伦说要是有死刑的话，梅纳什·安华就会因毁掉三个家庭而上绞架，你能想象吗，有一天醒来，杀死三个无辜者，但雅莉和基甸没说什么，他们对这件事未发表意见，艾伦也沉默起来；可怜的受害者，好端端活着，从没想到有个叫梅纳什·安华的人存在，他们成长、上学，但一切会导致他们的死亡，也许他曾经在街上与他们擦肩而过，但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厄运。艾伦不想陷入如此悲观的思绪中，所以，他说起一个特别的钥匙圈，那是德勒克煤气公司为纪念独立日发放的，钥匙圈的形状像幻影战斗机，他父亲

收藏钥匙圈，包括许多不同商家和公司的钥匙圈，最近，因为埃德娜·布卢姆的缘故，他自己也热心于这项有趣的收藏爱好，他甚至将红色塑料钩安在客厅墙上，挂上钥匙圈作为展示，妈妈全力支持。这种事总要好于他的其他胡闹，她笑着说；她甚至听任他的收藏品弄脏新粉刷的墙，他每天做完作业就忙这个，跟佩雷茨·阿蒂亚斯和费利克斯·波特内洛交换藏品，但基甸和雅莉还是不说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他们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忧伤？他决定如果这就是他们的意愿，那他也会安静下来；没问题，他会特别地安静。安静就是他的个性。哈哈。但突然他受不了了，这种安静不正常，这是一种深深的沉默。宁可让他们争辩，因为他要说什么，他现在要对他们说什么；他想要确切地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死，他已经告诉过他们，这让他们不安，他们开始以此取笑他，但他不在乎，让他们笑吧，只要他们打破沉默，跟他说话。“我死的时候，”他声音平静地开了口，他们不解地抬头看着他，“我要让我的死亡漫长和持久。”他们沮丧地看着他。“真的，我是认真的，别笑！”但他们甚至没有笑。“对此我想了很久：我真的想知道我的死亡。死得很慢。我是说，这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事情，不是吗？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吗？不，认真的。”他们再次扭过头去。现在闭嘴。小心。这里有问题。“我是说，通常当临终的时候，人要么老迈，要么多病，难于了解死亡，这都是浪费生命，不，真的，因为在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你忙于担心琐碎的事情，而不注意并理解所发生的重要的事情。”他开始越说越快，几乎急不择言；“我是说，这也是你出生时的情况，你太幼小，不能理解出生和人生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年龄也是如

此，我们仍然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进程，所以这显然也是人年老昏聩时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生命的高峰期死去，这样，我会体验死亡，真的，我是认真的:这是你所能有的最深切的体验!”够了。即使要打破沉默，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舌头舔舔乳牙拔掉后留下的豁口。叛徒，这样出卖自己，总是愿意付出多而获得少，他垂下头等着。这时，基甸突然说，“听着，克莱因菲尔德，你知道，独立日前我们要去卡梅尔山的青年运动营地……”艾伦听着。

“嗯，最后，因为不景气和基布兹的情况，他们改变了计划，你明白。所有的小组都去。这个决定来自中央议会。这不是我们的决定。你明白吗?”

他不明白。他让基甸向他解释一下。

“就是这么回事，我们都要去耶斯列谷地，在那儿，他们把我们分散到不同的基布兹。到田里帮忙。”基甸抬起头，很快又低了下去，“这是因为不景气，你明白。只是因为这个情况。我们去那儿劳动，不是去玩。”

艾伦转向雅莉，但雅莉端详着手中的金银花，接着专心地吮起来。别担心，他用成熟和理智的声音告诉自己，你最终会理解的。但他内心却感到恐慌:诸多的理由和解释;他怎么能让他们取消营地活动;他怎么能劝说他们别去;他怎么能让这一切成为一场梦。他慢慢地沉入他自己的秘密之地;要是他真的集中精神，他就能够保护自己，虽然也许一开始他应该进行更多的防御，因为考验的时刻临近了。一个穿着紧身衣的小舞者已在那儿，当艾伦在她身旁坐下来，疲惫而忧郁，她看看他，微笑。桃子，他心想，为了她的面颊，他一天至少吃两个桃子。

为了她的杏眼，他还要吃椰子冰激凌，褐色和绿色的。这一次他会奋勇战斗。为了她，他会倾其所有。他会战斗到死。甚至外在的基甸也永远不能将她夺走。这个内在的女孩为他走着猫步。她这么走的时候他笑了。他还不能谈到她。为此，他需要更纯洁的语言。他用眼睛向她发问：她转过身来，显出甜美的倾听姿态，脖子上泛起一片玫瑰色的红晕。

“基甸的意思是，我们所有在不同的青年运动小组中的人都要外出一星期。可以这么说。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只是要你从我们这儿知道这个情况。”

我们要。他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逐步微弱。她带着一丝烦恼从他的眼睛里晃晃身子。“我告诉基甸我们应该跟你说这件事，妥善处理。”

“哦？”他仍没有完全理解，“什么时候？”

雅莉看看他：“什么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告诉基甸？”

“那不是关键。”她不耐烦地摆摆手，“关键是，你会待在这儿，我们不希望你产生什么傻念头。”

“我会待在这儿？那你们……在哪儿？”

“你没有听？你怎么啦？童子军和青年小组要一起去。”

他沉重的头颅从基甸转向雅莉，再转回去。内心有什么东西吱吱作响，呻吟着。像一艘笨重的潜艇，他的灾难从最黑暗的深处慢慢浮出水面。

“我们只是要你知道，就我们而言，没有任何改变。”雅莉说，听起来像是松了一口气，她微笑着又说，“你相信我们为怎么告诉你争论了一星期吗？”

艾伦跌跌撞撞地后退，直到他的脚踢到了一道低矮的石墙，他发现自己坐在了上面。他一直感到快乐，真是个白痴啊。他永远也学不会。

“第一晚我们睡在塔博尔山附近的卡杜里农业高等学校，从那儿，他们会把我们派往不同的基布兹。”雅莉叽叽喳喳说着，眼睛闪亮。“听着，艾瑞，”基甸不安地插上来说，他比雅莉更了解艾伦的沉默，“我们三个必须互相信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让任何东西破坏这种信任，对我来说，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艾瑞。”

哈，他用“艾瑞”来讨好我。他母亲说过的话应验了。他内心有什么东西，像一道昏暗的光线，不断地往下沉，沉入永恒的无底深渊。他们杀了一只鸟，他想。结束了，他想，他母亲冰冷阴暗的预言之网罩住了他，铿锵作响地压向他的梦想。是的，她是对的。她赢了。糟糕的是，他不是她唯一征服的人。

“听着，艾瑞。”她鞋子的鞋尖对着他。她以前从不叫他艾瑞。“要是你觉得难以接受，我就留下来。我们已经讨论过。基甸必须去，因为他是一个青年小组的负责人，但我可以留下，如果你坚持的话。”

他摇摇头，听出了这些计划中的亲近意味，他们是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做出这些计划的。“不，不。”他打起精神说，“你去，你们两个都去。”他真的是那个弥留病榻的老人，为一对有罪的年轻人祝福。

“但你得向我们保证不折磨自己，好吗？我们理解你的感受。”

他怪笑了一下。现在，他可以伸展一下脖子，不再嗓子眼

里堵得慌。“去吧，去吧。你们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顺便问一下，你们要去多久啊？”

“不太久，”基甸急着说，“八天左右。也许再多几天。就在独立日前，到节后几天。”“上学怎么办？”他失望地问道。“呵，废话，他们让我们请假，因为这是工作。嘿，别瞎想了，我们真的去那儿有事做。”

刚才她说一星期，艾伦想，他们会待在卡杜里学校，那个地方雅莉的母亲跟他们说起过，有派对、篝火晚会，偷鸡，夜里一起淋浴。

“去吧，去吧。”

“我怎么对你说的！”雅莉拍拍基甸的肩膀叫道，她的下嘴唇有点红肿，“我对你说过我们这是在小题大做。”

他手指摸着墙上的石头。来吧，蛇，咬我吧。八天。要是基甸背叛我，他默默地想着，吸了口气，“没什么。”他的舌头又碰到那个空洞，那儿曾有颗乳牙。他的心沉下去。在学校，他们读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女人耗尽她的青春年华，为的是补偿她丢失的一串项链，最后她发现那项链是假的。他突然感到她碰碰他的手。基甸转过身去。艾伦恳求似的握住了她的手。但她从他手中挣脱出来。

她逗你们两个玩，她用一根小手指就能把你们玩得团团转，艾伦想，但他比以前更爱她了。

“我们为什么突然这么闷闷不乐啊？”雅莉开始甜言蜜语，“瞧你们，你们的脸板得像皮塔饼！旅行前我们还有几天可以玩呢。”

“劳动营。”基甸和艾伦低声地纠正她，两个人都是对自己

说的。

他们对雅莉说再见，一起转过拐角。他们陷入沉默，谁也不说话。基甸跑回去折了一小枝金银花;他几乎扯掉了一半的叶子，将金银花遮在自己脸上，他突然开始说起来，滔滔不绝，听起来冠冕堂皇，一边拿有叶子的枝条当扇子扇着。接着，他住口了，让扇子放下来，换了一种口气，亲切的口气，说他希望艾伦给他几片药治他的眼睛，让他带到劳动营去;艾伦想，这是什么意思？有时他怀疑，基甸把药片扔了，他只是假装咽下去，也许是好事，但他知道不管怎样他会给他的，他有其他选择吗？这时基甸又开了口，说在他看来，劳动营将童子军和青年运动结合起来，是犹太复国理想的完美体现。艾伦在心里反复琢磨这些大话，但还是不能弄明白它们的意思。他试图说服自己他可以信任基甸。基甸也完全值得信任。他母亲将被证明是错的。世界将被证明是错的。幸亏这个证明，恶咒会从世界上去除，艾伦也将获得救赎。你这个白痴，你这个傻瓜，他嘲笑自己;他们取笑你这个傻瓜，而同时，他也对自己生气，因为即使他会失去一切，他仍然拥有别人无法夺走的东西，即过去几个星期他所知道的爱，这种爱他们永远腐蚀不了。哦？他们不能？你这个孩子。你这个孩子。他大步走在前面，几乎没注意基甸落在后头，慢吞吞地看着他走近单元门。她肯定在家等他吃午餐，他沮丧地想。她看他一眼就会知道实情。他悄悄地走到公寓楼后面的柏油路上，坐在歪倒、落满了枯叶的楼梯上。他拍打膝盖，看着脚踢出去。当他自言自语时，嘴唇飞快地动着，他得制订计划:近来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现在他得一切重新开始。这将需要更大的勇气。对自己要

更无情。你的那些想法呢;但未来的几个星期他如何度过那些时光?他们嘲笑你。够了。别为自己感到遗憾。他噘起嘴唇,在心里记下要找些烟头。他用手背擦去额上的汗水。这个姿势是从爸爸那儿学来的。至少有几分相像。他又拍打了一下膝盖。它抖动一下。这是一种无意识运动,是一种反射。并非头脑要它动,而是艾伦用手引起的,像操作一台机器。他有节奏地拍打膝关节。它抖动一下。又抖动一下。他的头脑无疑乐意响应,因为它无法让它停止抖动。他又拍了一下。自我解嘲地笑起来。对自己充满了蔑视。所以它会听见和知道他在嘲讽它。这是一个弱者的武器,但至少这是个事情。稍微报复一下它引起的伤害。又拍了几下。精确而又令人苦恼。现在他觉得充满活力的泡状物聚集到那儿,热血在覆盖它的隔膜中奔涌;体内一阵沙沙的响声,他的秘密总部准备战斗。暴动,暴动,艾伦呻吟着,拍打膝盖,迫使自己睁大眼睛看着;除了上下抖动的膝盖,再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了。他又拍了一下,一阵微弱、久违的恶心涌上来,但恶心是他内在的武器,他常常把它吓跑,避免它参与不相干的事情或不小心泄露秘密;现在他又拍打了几下,手上下挥动,像个指挥,像个将军,像个为爱情效力的小锡兵。他穿了裤子的小腿一再抖动着,弹起来,扭过去,他从不知道它会弹成这样,弹起来,弹起来,往后弹,在时间中弹,在空间中弹,弹进模糊之物中;手拍一下,他的膝盖就抖一下,屡试不爽,因为当它像玩具一样弹起来,带着军人的那种刻板,它开始泄露秘密,承认事实真相,他一次次地拍打;哦,请别让恶心把他击倒,因为看它这么抽搐是很难受的,他的手上下挥动,膝盖随之抖动,而不良观念的死胎浮现

在他的脑海里，仿佛他的小腿疯狂地转着一盘电影胶卷，透过蓝色的日光，他想象朦胧的影子，你可以猜想那就像云彩；也许在影子里，有被链子拴起来的黑人跌跌撞撞地走着，一个恶棍挥着皮鞭，这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情景；这时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僵卧在远处的大街上，冷漠的游行队伍经过时停了下来，齐声惊呼，一起行礼，继续行进；当他们经过时，他突然发现在远处的一块田里，体形硕大的男人和女人，也许是巨人，或他们只是健康的农民，正在庆祝什么，十分欢乐；他又拍打了几下，也许他们正在拷打什么人，但是谁呢？——一只小型的陌生的动物，没有皮肤，他们的嘴发出一阵阵残酷的笑声，他们的耳朵因快乐越来越长，以至发现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安放；他无声地哭泣：住手，住手，马上住手，但他没有住手，没有，他还要，还要，但他的手拍疼了，膝盖红了，他还是拍；他感到害怕：阻止它，阻止它，但自始至终，在整个灾难的过程中，他身上有一种舒适的气氛，一条希望的通道，一条秘密的意愿的隧道，由此，他能以一种新的不同的存在出现；也许在什么地方，在黑暗和混乱中，会有奇迹发生，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伸出来，置换手提箱，挥动魔杖，改变密码，这样，当艾伦来到光线下，他会在那儿遇到一个新的他；是的，是的，艾伦重重地拍打膝盖。也许这只是一个梦，也许他只在监狱里待一晚，只是一条隧道的长度；那也许他会像一个瞎子，当杰出的外科医生拆掉绷带，给他一面镜子，说，看啊，这是你的脸，跟任何人一样的脸；这就是他始终希望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让他精神保持健全的事情；现在他越拍越重，清晰地，带着无助的悲伤，他开始意识到这只是序幕，

对他来说，那个晚上对他来说就是白天，对他可恨的身体而言，不会有什么辩护，它会跟艾伦一起从隧道出现，像他自己，不是那个他熟悉的生命中的生机勃勃、充实的部分；在内心，他还是希望能再次融合、团结，至死仍是肉体的合一；他还是不断拍打膝盖，三十，四十，直到皮开肉绽，五十，七十；它每次抖动，不由自主地，和他没关系，似乎越来越像假肢，他的整个身体也是人造的；真实的艾伦会迫使它招认，从现在起，他会把他的灵魂放入这场暴动，辅之以新的想法和发明、一种生死攸关的残忍和轻蔑！内在的艾伦哭了又哭，透过被汗水模糊的眼睛和抽搐的脸，他想象那儿是一小片乌云，一团失落和孤独的烟雾；他拍得更重，更无情，带着发自内心的呻吟，折磨仇敌的人质，那个不忠实的恋人，她渐渐地不再假装，承认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从来就不是他的；那她是谁的？他痛打她，不再觉得是手和膝盖，枯叶和灰尘在她脚下飞扬；那她是谁的？别的人的？她东躲西藏，不愿回答，但最后被迫回答，另一个人的？告诉我，告诉我！是的，是的，另一个人的。谁的，谁的？我不记得。在此之前？以前你是什么人？以前，以前，她以前是什么人，哦，是的，也许，相当可能，是的，在此之前，她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死亡。他呻吟着。在此之前？在此之前你是什么人？在此之前的之前。等等。她趁机说话，回答断断续续；更多，更多，更多，他的死亡，他的死亡。他住手了。一下子住手。带着一声长长的呻吟。他的身体崩溃了。怎么啦？有人可能看见他这样。什么样？像这样，疯疯癫癫。他小心翼翼地看一眼他的腿，伸到路边。他站起来，重心落到另一条腿上。他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一个人和

她在一起。他又怪异地笑起来。他希望有人叫他:“到我这儿来。”或者因他是一个顽皮愚蠢的孩子而惩罚他，即使这并不公正，惩罚会让他痛哭，摇晃着走开，抽泣着进入梦乡，最后全都遗忘，享受甜蜜的安慰，吮着大拇指，抱着一条可爱的小狗，有童年的护身符护佑……他疲惫地上楼，尽量用手擦去泪痕。妈妈会马上知道他们一起去野营，这种事情她凭直觉就能知道。他在门口停下，咳了几声，准备好避开她的眼睛，不让她一眼就无情地看清真相。

31

实际上，过了一星期她才发现出了什么事情。她没在意他，因为她开始为独立日晚会做准备。从她和爸爸星期五晚上不再玩拉米纸牌至今，几乎一年过去了，但这次轮到他们准备晚会，她不希望那些朋友认为他们不再玩牌只是不想做东。艾伦对她有这样的心思很生气。当她说她若举办这样丰盛的晚会他们一定会把眼珠子都瞪出来时，他喊道:你把这个称为友谊?所谓友谊就是，对他们隐瞒，让他们嫉妒，说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他又是喊叫，又是跺脚，让妈妈大吃一惊，她瞄了他一眼说，哦，当然，在你这个年龄，交朋友很容易，亲亲热热，但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再来看你是否愿意彼此坦诚相见，她没有时间跟他啰唆，她忙着为晚会烹饪烤煮，列客人名单，只是过后，他们动身去劳动营的前几天，她内心有什么东西醒悟过来，即使那时她也只是有所怀疑。她婉转地问他，他在哪儿，你为什么没和**他**在一起？我只是今天不想出去，我有

点累，我们在体育课上跑了一千米；她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不过没说什么，但第二天，她突然走进他的房间，这时他坐在窗台上，看着外面，全神贯注地想着相扑技巧，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憋住眼泪；她朝他叫道，你呆呆地望着窗外干吗？你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你们两个总是粘一块儿，用刀子也分不开你们；艾伦随口扯了个谎，虽然他知道她已经有所怀疑；第二天晚上，基甸和雅莉走了，一走了之，逃走了，这时她突然明白过来；艾伦那时正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她走进房间，在他身边走来走去，不吭声，你可以听到她体内的咝咝声；他在床上耐心地等待着。你能告诉我，他，你的那个朋友在哪儿吗？她终于开口问了，嘴上好像装了拉链，这样不至于突然间喷涌而出。你们两个常常好得像穿了一条裤子，出什么事啦，我想知道；艾伦做了个深呼吸，平静地告诉她，漫不经心地，似乎他胃里并没有因为雅莉而翻江倒海，就好像喝下了半杯沸腾的油。那他们要去多久？她小声问，她嘴唇发白，脸往下沉，显出挫败的灰色。哦，五六天吧，他几无声息地回答，看见她内心的力量开始雪崩了。出于呵护与关切，他想，同时举起手蒙住脸，虽然她并不会打他，她只是踉跄着后退，眼睛瞪着他身上的什么东西，那是她至今拒绝承认的；随后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当爸爸回家，她把他叫进去，他们待在那儿有一个小时；当他们最后出来时，他们没有看他，后来的两天，她疯了似的跑来跑去，几乎不再操心晚会的事；这已是第二次，当他回家，在门口咳嗽，他发现她和爸爸在厨房里；他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站在那儿的样子前所未有，他们拥抱着，忘情地亲吻，身体贴在一起，所以，他想他最好躲开，不让他

们看见。

下午五点，艾伦在公寓楼后面狭小的柏油路上与贝利踢球，传奇色彩的乔治·班克斯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守门员，这是艾伦和摆在奥组委桌子上那尊金光闪闪的奖杯之间唯一的障碍。贝利这天踢得相当矬：球场太小，英雄无用武之地，尤其是他场上的快速跑动发挥不起来，好像艾伦来到温布利和里约的绿茵场上。然而都一样，当他们邀请他在耶路撒冷这块看似不起眼的球场上踢世纪大赛，碰巧对爱仁基金会[①]来说，这是一场公益比赛，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让他们见鬼去吧。他在楼梯上坐下来，生闷气；当生气不管用，他就呻吟一声，抱住球发呆。他陷入这种状态几分钟后，内心平静下来。一只标准的足球。皮革的，上面满是耶路撒冷夏普尔球队队员的签名。爸爸认识那些球员，因为他在工会工作。每星期六，售票处都会给他们留两张票。扎克常常一起去，待在外面等到半场，可以免票进场时，他就去看台找他们。每当本·瑞莫兹射门得分，球迷们便欢呼起来。他们咒骂裁判，空气中充满了浓重的汗味，而看台下则传来尿的臊味；人们站起来又坐下去，一起喊叫："裁判你个狗娘养的！裁判你个狗娘养的！"艾伦和他们一起站起坐下，暗暗喊道："厨师你个蜜蜂养的！"[②]因为裁判的母亲与此有什么关系呢；爸爸坐在他边上，满脸通红，浑身是汗，两腿夹着一大包葵花子，吐着瓜子壳，和众人一起喊叫，

---

① 爱仁基金会(Elanshil)，即以色列小儿麻痹症基金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

② 观众用粗话骂裁判"The ref is a son-of-a-bitch"，艾伦不解其意，改喊"The chef is a son-of-a-bee"，发音相近，其义不甚明确。

朝艾伦和扎克眨眼：别担心，小伙子们，很好玩吧，嘿？哈？现在一下安静了，仿佛大楼里没有人。仿佛城里被疏散了。孩子们都走了。有人来把他们带走了，那人吹的笛子只有那个年龄的孩子能听见。他再次不由自主地神经质地拍起膝盖来。很想知道爸爸那些多余的球票给谁了，因为他不再和他一起去看球赛了。也没有人说起这件事。只是沉默。他又拍打膝盖，突然站起来，往前冲，从左边路运球，身后是整条后防线；球几乎粘在了他的脚下，人还在不停地跑动；压根不看后边，因为他们跟在后面跑，想要赶上来，那些惊慌和愤怒的面孔围堵他；每个人都避开他，甚至尤希也整天不见，只是很晚才回家，那时大家都上床了。她去哪儿逛了，他知道她没有男友或女友，不会和别人待这么长时间，她可能到处溜达，盼着部队征召，从现在起还有半年；独立日前夜他干什么呢，他会在哪里，他会去哪里；以前，他常常和基甸及班上的同学去城里，但那时他受不了街上人群的拥挤、喧闹和粗野，他会和尤希待在家里，玩拼字游戏，疯闹，而今年他们三个曾打算一起去，他、基甸和雅莉，去城里看展览和民间舞蹈；现在，因为他父母的晚会，他不能待在家里，所以他得做计划，找个窝待着；要是他能跟着尤希做点什么事，但尤希在哪儿，他在哪儿呢，一切都散掉了；前天晚上，他又做了那个梦，最好别去想——他突然晕头转向，只有笨蛋才会让自己被这样可悲的关切哄着去睡觉；他轻轻地跳过他们伸出的腿，他像个舞蹈演员一样旋转，人群发疯似的欢呼。轻巧的杂耍只是为了好玩，打破单调，嘲弄人类；他跑过两个月前留下的大堆的砖块、灰泥和破瓷砖，用一个传球绕过阿蒂亚斯的煤气罐，球丢了，又断到

了，与对手球队的前锋扭在一起，他们愤怒地在他身后咬紧下巴；他在草地上快速奔跑，停住，以一个左弧线球射门，但可惜，踢得太猛、太高，也许他穿的鞋子不合适，借口，借口；与此同时，主教练阿尔夫·拉姆齐爵士叫了暂停，艾伦用著名的左脚颠球，专注于自如的跳跃，连续颠球；“颠球”是个神奇的字眼；还有其他的东西他不理解，但他能问谁，就是关于愤怒，他们对他发怒；他颠球技术娴熟，他擅长颠球，他颠球曾经打破学校纪录，用头和肩膀颠球三十七次，现在这个字眼起作用了，颠球，颠球，他内心像只小青蛙一蹦一跳，**颠啊，颠啊**，他们对他发怒，为什么，他们甚至鄙视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恨他；他现在需要球，他把球用力按在腹部，他决不会投降，决不，在众多的观众面前认输，但他们为何愤怒，那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你要我们仇恨谁，自作聪明的家伙，你要我们责备谁？哦，对了，我忘了：每个人都为自己，像在一艘不断下沉的船上的老鼠，但你是爱我的，是不是，我们是如此充满爱的一族，不像西裔犹太人、非犹太人或阿拉伯人，他们不关心他们的孩子是否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踢球；不，你总是呵护我，你总是对我说，穿暖和点，把上面的扣子扣好，多吃点，多吃点，过马路时要两边看看，别跟陌生人说话，所以，为什么你这么对我。什么样？这么容易就丢下我。不作抗争。接着，他在恐惧中往前猛冲，因为话说得这么清楚；他一个假动作，将球踢入对方的球门，激起一阵热烈的喝彩声，他甚至跪下来，像个非犹太人球员那样暗暗地在自己身上画了个十字，他在乎什么，我们不比异邦人好多少，但此时他意识到他没有射中球门，内心觉得他今天不走运，很倒霉；

贝利，不愧是黑钻石。

非常缓慢地——他熟悉了这一过程，心灵明了之前心脏会收紧——他有了答案，也许在头脑中，有什么东西像个足球中锋，出于某个原因会对他进行封堵；他再次检查自己，格外地镇静，他注意到，头脑中似乎有什么东西退化了，踢不好一过二的球；他又试着踢了几次，依次绕过阿蒂亚斯家和卡米内家的煤气罐，只是发现他对球的弹跳力估计不足，他尤其惊讶的是，在激烈较量的关头，他的头脑仍然会拿如此琐碎的东西骚扰他；他向楼道走去，在球迷面前掩饰他一时的弱点。

他坐下来，让自己平静。神经质地拍打自己的膝盖。一块笨拙的肉体。来吧，站起来，再踢一场球，踢一场完美无缺的球，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得坐在板凳上，做替补队员。已经五点半了。他们在哪儿呢——此时，他们也许做完了庄稼地或谷仓里的活，诸如翻地、捡拾、刈草和摘葡萄什么的。他从不记得什么时候该进行哪项农活。他们会一起去淋浴，艾伦也在其中；他会走到队长跟前，郑重其事地给他看他脚上的伤口，他在劳动营期间不能弄湿身体，无论在公共浴室还是游泳池或水塔。但还有别的办法；比如，他可以说他对氯过敏，这会让他发可怕的荨麻疹，或他可以再次造成手臂骨折，去年夏天他为了不去特拉维夫就是这么做的，是的，艾伦来了，在基布兹闲逛，手臂扎着绷带，仅仅手臂骨折挡不住他和班上其他同学一起出去，石膏上尽是各式各样的涂鸦文字，就像上次跌断了手臂一样，一张表上划去许多天，直到石膏拆除，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朋友鼓励的话和难以辨认的签名，用左手在自己的右手臂上写字并不容易；洗了澡我们去吃饭，你会看到在这

儿他们怎么给我们吃饭，不像在家里，这儿没有人娇惯你，不削皮的黄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天然的口感；半夜，我们从鸡舍里偷鸡，或者逮肥胖的鸽子，扭它的脖子，撞它的喙，摔在地上，稍稍一拧就扭断了它的脖子，他们能够这么做，你知道，他们虽然能够这么做，但他们并没有受到折磨，像他那样，梦到将一只蛾子粘在一张网上，它的触角仿佛责备似的抽搐着；他拍打膝盖，跳起来，可怜的肉体——如同你眼中闪过一道光，瞳孔随之就会收缩，那也是反射，那也是艾伦能够侵犯自己身体的东西；“瞳孔”，你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字眼，基甸的父亲用“闪光”说他的硬币收藏；他摸摸后面的口袋，那枚硬币还在，迄今为止他有这枚硬币差不多两年了，摆脱不掉，他的膝盖猛地上下搐动，当他们从劳动营回来，注意到他最近的小把戏[①]，让膝盖一跳一跳的，会怎么样呢。现在他们也许在食堂里，自助用餐，桌子上有一个桶，放吃剩的饭菜；一个农场管理员和一个奶牛场老板，穿着靴子，留着胡子，儿童福利院，他们在角落里抽烟，这样，队长看不见；夜里，他们互相画来画去寻开心，但只是在篝火晚会之后，或在游泳池裸泳之后，别忘了这一点。

他跑着。跑过韦卓幼儿园，到了哈卢茨大街和比亚利克大街，一直跑到那幢绿树成荫的房子跟前，她就住在那里；他进了晾着衣服的院子，凉凉的床单碰到他脸上，当他撩开它们走路时，床单拂着他的脸；它们让他经过，温柔地领着他往前走，仿佛帮助他走出去。这没有用，孩子，回家去，这儿没有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chendelach。

你要找的人。他气喘吁吁，筋疲力尽，最终走出去时，他回头一望，惊骇地看到那些床单像一支大舰队般迎风招展。他通红的脸凑近雅莉房间的窗户，透过百叶窗偷看雅莉的小房间。房间里很暗。雅莉不在那儿。但即使闭上眼睛，他也知道这是雅莉的房间。那儿是床，那儿是衣柜，那儿是壁橱，那儿是她的书桌。那儿有个架子，摆着她从小就收集的布娃娃。他笑了。架子上，还有一只纸盒，里面放着她收藏的一些蓬松的线头；艾伦自己就给过她他的各种毛衣的线头，有件毛衣是橙色的，上面有星形，有一件是棕色格子的，还有一件是他成年礼穿的式样很酷[1]的毛衣；妈妈换樟脑丸时注意到这些毛衣短了一点儿，她留心并当场逮住了他，要是她发现他再把毛衣的线抽出来就扒了他的皮；她总是用同样的毛线，年复一年，她是个罗斯柴尔德[2]吗，不是，她是个能干的家庭主妇[3]，能把旧毛衣翻织成新毛衣，但他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为雅莉抽毛线，甚至抽他那件绿色新毛衣，上面有白色大三角图案；他把毛线抽出来给雅莉，藏在她的毛线盒里，像一个五彩缤纷的羊毛鸟巢；借助心灵的眼睛，他看见了她的凌乱的书桌，苹果状的墨点，还有她会装订起来的《青年晚祷报》的剪报：**爱在呼唤。爱的火焰呼唤你。你一定要爱那说出爱的颤抖着的嘴唇。你必须注意细微之处，温柔嘴唇上浮现的一个微笑。一道迷离的目光。一滴隐含难言之痛的泪珠。**他嘴唇颤抖着，透过百叶窗读那些摘

① 原文为阿拉伯语 abadayat，意为“硬汉”。

② 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著名的犹太财阀家族。

③ 原文为意第绪语 balebusteh。

录:**你必定渴望活在世上去寻求最深奥的秘密和夜之奥秘。你必定凝望一个少女的眼睛,乐于感受爱的温暖,虽然它会让你燃烧,直至你在痛苦中哭泣。真正的爱是一心一意的,让人血脉贲张。热泪为神圣的感情而流淌**……他担心阿什凯隆的记者齐沃娜·卡巴契笔下的这种华美语言会吸引雅莉天真无邪的眼睛;要是她还不足于承受这种燃烧般的爱情,只是受到漂亮言辞的诱惑而尝试某种廉价和虚假的感情怎么办?爱情不是游戏,你知道,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你可以用爱拯救生命,也许雅莉的感情不如他的感情深厚,有点肤浅,也许她没有采取他爱的方式;哦,要是他能够向她学习那种驾驭感情的智慧该多好啊。当他从窗口退回来,有什么东西碰到他头上,吓了他一跳;还是晾着的衣服。是挂在那儿的衣服的袖子和下摆。那些床单像是没有扬起的风帆。他闭着眼睛穿行其中,迷失了方向,阿什凯隆的齐沃娜·卡巴契如何学会说得如此真实。他手臂上缠住了一件衬衫的袖子、一条毛巾、一只枕套,蜿蜒穿过这片充满鬼魂的树林,身后拖曳着深奥的秘密、泪水和神圣的感情,这些言辞在他大声、轻松地说出来之前在他内心得到了升华;他琢磨阿什凯隆的那个陌生人齐沃娜的名字。她是谁?凭她的姓判断,不是我们中的一个;他暗暗地想象她的模样,一间小屋里挤满了光着脚的孩子,脚上沾着泥巴,父亲醉醺醺的,在小屋的一角,借助煤油灯的亮光,坐着一个苗条的女孩,有着端庄、秀丽的脸,戴着眼镜,写下她内心最深奥的秘密;突然,她父亲走过来,开始打骂她,滚出去赚点钱来;她母亲哀叹齐沃娜不会做饭缝衣,手一点也不巧,谁会娶她,真是家庭的一个污点;齐沃娜抬起头来恳求,露出绝望的神情:谁能

帮助她，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理解她内心的孤独？但愿他有勇气给她写一封信。她会理解他。他会告诉她一切，简简单单，不东拉西扯。她会在煤油灯下读他的信，同病相怜。她会留下来。是的。她决不会以那种方式离开他。他惊恐不安。因为背叛。他又低声唤着雅莉，直到他觉得温暖的余烬传遍周身。他走了出来。他闭上眼睛用手摸着晾衣绳。他抓起一件什么。把它塞进了口袋。快跑。拼命跑。在一个拐角处他停住了脚步。他躲藏到灌木丛中，把那东西从口袋里掏出来:她的袜子。红绿色的长袜子。他嗅了嗅:洗衣皂的香味。他深深地吸着。不错。不错。一切都好。接着，他将袜子缠在拳头上，感到惊奇:难道她的心就这么小吗？这样一颗心怎么容得下一个要赢得它的人的心？快跑，找人求助，去塔博尔山，在大胆的夜袭中救出雅莉。但他已经知道他太弱了，他不是往常的他，那他是什么，那他是谁，两人之中谁是真的，那个已经悄悄接管的人是谁，因为有时候，当他撒尿时，他会用一条毛巾蒙住脸，听它用一种不同的声音尿出来，一种更深沉的声音，仿佛它是另一个人的尿;这是什么意思，谁在把他的尿尿出来？他把袜子塞进口袋，开始慌张地跑起来，跑得大汗淋漓，躲到了拥挤的购物中心，假装平静下来，像个正常的男孩。但他们马上注意到他。他是那儿唯一的孩子。他和理发师的儿子本宇明，后者倚在理发店的门口，好奇地看着他。艾伦赶紧走开，好像他要去什么地方似的。背挺起来，这样他们就不会以为你是个小驼背。本宇明当然现在可以揍他。既然他比艾伦高出一个头，他可以因曾经在回家的路上挨过他的打而报复。但本宇明没想揍他。他只是看着他，用眼睛示意:那儿，那儿。哪儿？那儿。但

那儿没什么。除了瞎子默多克。坐着，动来动去。艾伦转过身，昂着头。送冰人莫斯克拉货车的马突然掉头，盯着他的眼睛。艾伦不甘示弱，想控制自己，但他的手深深地伸进口袋，摸索到那块腐烂的洋葱条：在阿德瑞特的莫沙夫[①]出生了一只有两个头的小牛，马通过洋葱条读着，并在狂笑声中露出了牙齿。艾伦后退，茫然地走开。有人打开了广场上的喇叭，空中传来口哨声和尖叫声。开始唱一首歌，又突然停下了。永远记住我们的名字。为纪念日做好准备。又是默多克。还在老地方。对着他的破锡罐叫嚷着什么。每年的学校旅游，他们总要带上理查德·利维公司的咸牛肉罐。但他为什么又来这儿看默多克，难道他不是往另一个方向去了吗？他很快朝前走，脸上显出陷入困境的表情，跟着两个大男孩，他们是高一学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米奇·习克，阿娜特·费希的男友，他大声说："不管怎样，当其他动物见它不行，就决定送上一只野兔，向狮子表明它该如何做。"艾伦呆住了。路上拥挤。他又走了几步。

他在一家新的超市前溜达。一时没有人进去。自动门傻傻地站在那里，假装它只是玻璃。鼓励他进去。来啊，证明你是个男人，它用玻璃门的声音说。他看看周围。没有人过来。没有人保护他不受那门的伤害。好吧，他别无选择。他慢慢地朝前挪，觉得所有的眼睛都瞅着他。此刻，他得拖延时间：他弯下腰系鞋带。一位老妇人走过来，谢天谢地。他等着她，蜷缩

---

① 莫沙夫(moshav)，是以色列的一种由单个独立农庄所组成的合作制农村社区，和基布兹理念相似。

着身子，眼角打量着她，在适当的时候，他站起来，和她一起踏上橡胶垫子。门轻轻地移开，让他们两个一起进入，艾伦清晰地听到嗞嗞声响，嗞嗞……他赶快走到拥挤的货架那儿。他模糊地看到水果和蔬菜货柜，五颜六色，琳琅满目，但他还是要离开这儿。从那扇门出去。还没有人打算离开。他在报摊前徘徊，装作随意地挨近它。梅纳什·安华的律师辩护说，他的客户在谋杀的过程中一时精神错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一个人可以凶杀、抢劫、做间谍，要是他们说自己疯了，就可以得到赦免。走吧，小心，跑！当有个年轻人抱着一堆购物袋正要出去时，他及时地来到门口。艾伦慢悠悠地走着，手插在口袋里。就像一个要从超市出去的普通男孩。但年轻人站住了。啊呀，他站住了！收银员挥着一张纸，叫他回去排队结账，这人转过身，留下艾伦站在门口，那是一扇自动玻璃门，能够感知人体。它不会被愚弄。它铁面无私，像医院用的仪器，放出看不见的射线，透过皮肤，看清你身体的真实情况。他畏缩不前。他再次弯腰系鞋带。整个购物中心此刻也许都在咂嘴。哦，上帝，请让什么人进来。即使一条狗。但没有人进来。艾伦站起来。他将脚踏在橡胶垫子上。他觉得他好像在滑动，好像他不是靠自身的重量站着。他弯腰驼背缩着肩膀，走了过去。

它当然开了，笨蛋。你真的以为它不会开。你怎么啦，嗯，告诉我，你怎么啦。他无奈、顺从地抬起头来，遇到了本宇明的目光。本宇明，他还是不说什么，只让艾伦去那儿。他想让我干什么？去那儿，艾伦乖乖地听从了，手伸进口袋：他能把什么扔给那个乞丐听起来有金属声？他有爸爸的一块旧刀

片，放在他一只鞋子的鞋底，他从手艺课上偷来的一段锯条，藏在他的袖口里；妈妈嘴里含着针跪着，撩起他的裤子，给他做托，这样，没有人注意，他带着小钉子和黑色的长铅钉，这些工具他随身带着，以便有机会表演胡迪尼节目，迄今已有一年没表演了，但我们说到哪儿啦？我们在这儿干吗？本宇明，是的，是的，我们看见了，他伸出一只脚表示：那儿，去那儿，乞丐默多克闭着嘴，抬起他青筋毕露、颧骨突出的头，找着空中的什么东西，手摸着，张大的嘴里露出一口烂牙；当然！艾伦最后明白了！他真是个迟迟不能开窍的傻瓜，他伸进后面的口袋，掏出那枚他在海里得到的硬币，它居然这么长时间安然无恙，他如释重负地把它放进了默多克手里的那只破罐子里。

广场上的人一时似乎都怔住了。他的心怦地一下，好像一面大锣宣告一位神秘嘉宾的到来，面貌不清，姓名不详，但大家都知道他是谁。艾伦闭上眼睛，头昏脑涨地站在他面前。当他再次睁开眼睛，他看到一切又恢复正常。显然，没有人注意到什么。他不安地四下看看：拎着各种包的人们来来往往。节日购物，匆忙回家。汽车开过去，莫名其妙地按喇叭。瞧，这都是你内心的东西。你就是那个折磨你的人。让那个傻瓜脑子动起来，计划一下明天晚上你做些什么：你躲到哪儿，你怎么消磨时间？瞧，一切正常。除了那个乞丐默多克，他空洞的眼睛盯着艾伦，点着他青筋毕露的头颅，手上下挥着；本宇明在理发店门口也换了个站姿，仿佛在祈祷，仿佛他们从广场的两边共同系了一个无形的结。艾伦逃走了。他拼命跑，沿着大街跑过枝叶下垂的树丛，回家，回家；他勉强爬上楼梯，站在门口，小声地咳了一下，但当门打开，他们在家里，又紧贴在一

起，只是这一次，他知道有所不同，他们脸上没有一点儿令人讨厌的笑意；最近的一个梦境浮现出来，尽管不是十分吻合，两只动物兜着圈子亲昵地互相追逐，形成一种动态的整体性，一个旋转的圈子，幸亏他那时在熟睡，他走出梦境偷看了一下尤希的背影；她假装在睡觉，她也有些惊慌，因为这种事情在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幸运的是，他不是一个睡觉容易惊醒的人，他可以蜷缩着睡，不知不觉就蜷缩起来，你甚至可以在睡眠中练习，你可以中止恐惧对你全身的侵袭，你计算他们的呼吸，收集科学数据，进行分类整理；一个人兜着圈子追另一个人，突然，他们撞到了一起；不，不到最后一刻，他们不会撞上，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了他们；最后他们注意到他，他们站在厨房，慢慢地分开身子，眼睛瞪着他，但为什么如此恼怒，这让他内心感到窒息，他们还责备他，好像这是他的错，好像这都是别人的错；她说他老是长不大，废话，胡扯，然而——天知道，她尽可以冷嘲热讽，哦，是的，她是个行家，但要是她能够告诉他该怎么做就好了。他们甚至羞于对医生承认他们家里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只是为此指责他，好像他背叛了他们或给家里带来了《圣经》中未曾提及的瘟疫，毁掉了一切，毁掉了他们安宁的生活，甚至尤希这些天也躲得远远的。他可以感觉到，她和他不再像过去那么亲近了。他变得极为敏感，对那些举止冷漠、喜怒无常的人。他当然知道她内心的想法：要是她找到了一个丈夫，他们就得把艾伦藏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认为这是一种遗传。这无疑是她的想法。即使她还是爱他，对这个想法感到内疚，但这就是她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促使她这么想的。但他如何单枪匹马地反抗这该死的生物学；他恳

求他大脑里的某种东西，负责生长的特殊脑组织：好吧，你有你的乐趣，你有你的欢笑，三年来你一直在糊弄我，我们得说点正事了，现在得做点什么，给我点什么，别再这么自私，就一小滴，从这儿到那儿，只要很小的一滴，不超过半毫米，那一切就会改变，世界就会改变；过去一年半，他一直向这个脑组织祈祷，他不再隐瞒什么，也没有力量隐瞒，是的，至今一年半，他暗中将经文护符匣放在被子里，念出从成年礼上学到的经文：**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①]因为他也许是有罪的，他也许需要赎罪。但他能做什么。他是家里一个纯洁的人，最纯洁的人。他甚至不在家里的洗手间拉屎，因为担心拉绳子太猛，引发一场洪水。他从不抚摸自己，他不需要，因为他懒得动弹。但也许他还是有什么罪过。如那一次，他打了本宇明，把他按在地上，从他身上跨过，"但愿你永远长不大！"或者也许他在想象中犯了罪。有时，他喜欢想象他并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而是，比如说一个贵族或国王的后代。是英国人，或瑞典人，身材修长，举止优雅，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戴着金丝眼镜，他们弹着钢琴，因为有时他怀疑这不会发生在一个不同的家庭中的他身上，好像就是这儿，在他们的家里，囚禁着他的灵魂，但无论他怎样祈祷，怎样向脑组织恳求，他都得不到回应；无论他怎样将头很重地磕在地板上，给它一个震惊——没有回应，没有回应，艾伦喃喃自语，脚步沉重地走在车水马龙的街上，喇叭里响着嘈杂的喊声和爱国歌曲，空气中弥漫着烟花燃放的硝烟味，夜空

---

① 《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六节。

突然绽放出缤纷的色彩，他想到了雅莉，涌起强烈的渴望；不断有人撞到他，说，嘿，小孩，好好走路！他走路不协调，不同步，他总是毁掉一切，有人用手风琴拉出刺耳的音调："唱吧，水啊/流向内盖夫"。"流"，很好，那儿有公共淋浴房，但血怎么流；他仔细地让"流"这个词摆脱一般的喧哗声，轻轻地剥离，再压低声音倒着重重地念三遍："狼，狼，狼"①，他嘴巴闭紧，这样外面的任何污秽都不能进入，包括吵闹、烟雾、人群，直到"流"的沾满灰尘和汗水的外套像脱皮一样脱落，包括刺耳的不和谐的声音及不严谨的意味；他把它藏在内心，藏在那个私密的新的中心，他又马上仔细检查这几天想到的另外几个词："柔顺"、"孤单"、"羚羊"、"深奥的秘密"、"牺牲"、"眼泪"，这些词络绎不绝地涌出来，"流"起来；七天内他会克制自己不大声说出来，直到它被净化，直到它成为他的，他一个人的。他挤在人群中，真是一群暴徒。瞧他，瞧他走路的样子，他对自己说。怎么啦，小孩，你喝多了吗？"狼，狼，狼"，在嘈杂声中很难集中注意力，也很难听见。要是他们的嘴闭上一会，他就能够形成他的想法，再在街上逛一逛，不去焦虑，享受音乐，找到乐趣，要是他能摆脱单调的嗡嗡声，摆脱他脑袋里那种无休止的悲伤，没有回应，没有回应，脑组织对他无动于衷，它不会回应，他走路时难以与人群保持一种节奏；也许一起走路时要有一种程序，就像他们在公开演讲时的情况那样，显然你从没有得到过，你停下，他们在动，他们停下，你就撞上去了；几乎有一个小时，他们在决定你去哪儿，他们对

① "流"的英语是 flow，倒过来读则成为 wolf（狼）。

你又推又挤，就像食物通过消化道；此时他发现自己来到一座高大的平台前，耳中充斥着响亮、持续不断的喊声，人群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他转身想离开，但周边的人群像是一堵结实的人体的墙。一点缝隙也没有。穿着鲜艳服装的民间舞蹈演员正在台上跳霍拉舞，而台下十多岁的孩子随着霍拉舞的节奏不怕羞地扭着身子。“社会环境”，他抬起疲倦的头，觉得有趣，兴奋起来。一大群人，他大声地自言自语，想要愚弄就能愚弄任何人，而同时，以一个行家的眼光，他注视着他们，像是追踪偷渡者，他立刻认出了敌人，当他继续清点着喉结、鬓角、胡子和乳房；这并不容易，他们一直在动，他们真的不亦乐乎，玩弄着他们的新玩具，白痴，他们不属于你！你已经有了！但等等，也许他是一个蒙在鼓里的人，他，艾伦，不会让自己有片刻的幻想和自我忘却；也许他们联袂而行，那些事情和他们带来的快乐。要是他能赢得自己对自己的斗争，逃避自己，忘却自己五分钟，也许那就是他需要的，短短五分钟，他的头脑不管不顾，自由的五分钟。好吧，我们第一次听见了你，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你会像他们一样。嗯？嗯？

他站在那儿自言自语，挪着脚步，身边的人群挤着他，呼气喷在他脸上；他出神地看着跳舞男孩的鞋子，他的右手抓紧了他的左手腕，他以一种准确而适当的节奏数着。它们看上去很大。特大。鞋大表示脚骨大，像史前动物的大下巴；一个词在哗哗的溪流中漂过，“青年”；他马上觉得，这是一个可爱的词，跳入水中，你为什么不行动呢，把它捞出来。我太累了。跳下水，抓住它，就现在，他命令，勉强服从，他的头耷拉到胸口。现在去把它捞出来，“青年”，一串气泡，快乐的、活泼

的、有弹性的、自由的、年青[1]，年青，他喃喃说道，内心有什么东西呻吟着，但他发了一个医生的誓言：然而他不能独自去做；真糟糕，他负有责任；这么多词敲着他在灌木丛中建立的秘密医院的大门。年青。词语源源不断，来自人们，来自电台，来自报纸，来自广告牌，来自流行歌曲，来自洋葱条。年青，听起来像日语。在急需处理的情况下，数到二十五秒，艾伦开始操作；通常到三十秒，针和线到了他的手腕和手指上。他再次想要突破人体的令人窒息的圆环，挣扎但不能使其让步，甚至胡迪尼在这儿也不能帮他；他困难地转过头，即刻从一面橱窗中看到了他的脸，一张苍白的小脸，像人群中的一个白点，像个空白：雅莉，你在哪儿，此刻你在干吗？三十一、三十二，他可以感到热血沸腾，奔涌到抓住手腕的手指上，可怜的混沌的血，这几天他几乎让它发疯，已经三十七了，三十八、三十九，跟往常一样，最糟糕的是恶心：每次实验中身体对他进行反抗的最终武器。但艾伦也有所应对，手指伸进喉咙一秒钟，几乎两秒钟，哦喔，这手指不是他，恶心、作呕和呕吐的也不是他，尽管如此，他还是他自己，现在四十三了，别放弃；至少这一次他得让恶心满足，因为如果有什么东西超越它的话，身体自有它的理由；此时恶心一阵阵涌来，但也许能够超越它，或者在它之下，在沼泽底下，有人被囚禁在气泡之中，用头撞着，请求他作为一个斗牛士和虔诚的信徒要百折不挠，但他随时都会呕吐或晕倒，又一阵恶心，五十一，别屈服，这是身体对灵魂的反抗，所以别屈服，但他屈服了。一如

---

① Youth(青年)倒读即 htuoy，英语中没有此词，姑且将“青年”倒读，即“年青”。

往常。他的手松开了他的手腕。再过一分钟，他就会吐到每个人身上，太糟糕，太糟糕。他手里拿着针和线。太糟糕。

他在支撑他的那些结实的身体中间垂下了头，大汗淋漓，身体松软，随后慢慢恢复：他还是设法给它造成了一点伤害，他进行了复仇。但此时他的视线清晰了，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只是现在他才认出熟悉的面孔，他怎么之前没有注意到，这怎么可能？在他们跳舞的时间里，他一直站在这儿，现在他认出了他们，之前他没认出来。仿佛有人开他玩笑：刚才的一刻钟他就在这儿，那个漂亮的女孩怎么突然变成了阿娜特·费希？他耸耸肩膀，不指望弄明白：她在这儿，这个漂亮的阿娜特·费希，光着脚在街上跳舞。他凝视着她，不想看别人，阿娜特·费希，穿着黑色弹力裤，男孩子称之为“操我裤”；要是你仔细看，你会看到她真的失去了什么；她有些憔悴，天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所说的她和那个男孩的事情，她和那个人一起去埃拉特，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也许她失去了某种魅力，因为大卫·李普希兹不再对她入迷；还有艾迪娜·林格尔和艾丽莎·利伯，和街头混混有交往的孩子没去劳动营，看，哇，迈克尔·卡尼，他来这儿干吗？他不是一个“混混”，也不参加任何青年运动，中间派[①]，但他也在跳；看，他在泰然自若的阿娜特·费希面前大跳特跳，像个饥饿的乞丐，饥不择食；但至少他敢跳，边看边学，他的脑组织隐藏了这种特殊的物质，这物质使你一时忘却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看。艾伦强迫自己直接看着像骆驼一样起伏的迈克尔·卡尼。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pareveh。

看发生了什么;他看着，内心有些萎靡，迈克尔·卡尼露出他的身体，十分陶醉且十分夸张地摇摆着，他来回跳着，边看边学着跳——等等！因为在他笨拙地跳舞时，迈克尔转向艾丽莎·利伯，这个红头发女孩，邀请她一起跳，她拒绝了，她自然会拒绝，看看她，再看看他，但他没有失望;艾伦很清楚此时不失望的重要性;他不能停下不跳，哪怕只是一会儿，小心翼翼地，仿佛带一个梦游者在房顶上走路，迈克尔来到莉娜·费奇曼面前，她正和米里·塔玛丽、埃斯蒂·帕西茨、奥斯娜·伯林、瓦尔达·科普勒站在那儿;怎么回事，班上一半的人在这儿;莉娜穿着超短裙，真像一个洋娃娃，他从未见她这么穿过;要是他在街上见到她，会认不出她，他心想，来了一个真的洋娃娃;要是妈妈看到她，会笑着用胳膊撞撞爸爸的肋骨说:“看见了吗? 你看见那个人了吗?”莉娜和迈克尔在班上好几年坐在一起，总是递条子，像两个淘气小女孩……艾伦喃喃自语，仿佛给自己讲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年青、年青;迈克尔走近来，对着可爱的莉娜·费奇曼又蹦又跳，很轻盈，仿佛在风暴中手持一支火苗摇曳的蜡烛，怯生生地碰碰她的手，对她说些什么，艾伦听不清楚，因为到处是喊声和歌声，人头攒动;人群中，莉娜·费奇曼惊讶地抬头看着迈克尔·卡尼，朝他微笑，开始晃动她柔软的身体;“柔软”一词也处在孤立状态，在他内心被净化，明天就轮到它了，七天时间，他小心地不大声念出来，明天他会把它放回它的自然环境中，他会得到允许，在和雅莉和基甸的无声交流中使用它;这个疲惫的医生停下来，拿掉他的遮阳帽，擦去额头上的汗珠，继续专心地做他的工作，目光一刻也没有从迈克尔·卡尼那张容光焕发的脸

上移开，像“跳舞”、“喜庆”、“狂喜”、“宝贝”这样的词，他迫使自己凝视这个神秘的、不可言喻的时刻出现，在这个奇妙的时刻，一根闪亮的线在迈克尔和莉娜之间暗淡了；但班上一半人怎么会在这儿，他们什么时候做的计划，难道布告栏上贴着通知他没有看到；在他一直担心他会碰上雅莉的时候，他觉得她在附近，知道她也正在街上溜达，躲开父母的聚会。他再次盯着街上跳舞者的鞋子，那些看上去很有潜力的男孩的鞋子。他们正在获得这种所谓的质量，他对自己这么解释，是的，他们的骨头现在有较高的密度，它们充满了骨髓，肯定是这样；看他们的鞋子，他感觉到他们的脚底板浸泡在这片富饶土地的尘土中，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比他有更多的**存在**，谁可以说，谁可以衡量，但是的，他平静地猜想，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存在，虽然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感到了他感觉不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这会是什么？这像是他们胸口结实的肌肉？血液在他们的血脉中汩汩流过并几乎喷涌而出，也像你晃动瓶子时汽水喷出来一样？是的，可能是，他理性地嗯了一声安慰自己，但问题是，作为回报，他们必须放弃什么呢？嗯？哈？问得好。这是个关键问题！再问！作为回报他们放弃什么了吗？是的！是的！他几乎叫起来，抱着朦胧的令人安慰的希望，通过接受令人敬畏的大众代码，肉体的圣典，他们选择了奴役和苦役的道路，直截了当，不偏不离，一步步走向悲惨的结局。死亡。接着，他对自己冷笑一声，并夹紧双臂扼杀了这肮脏的笑声。哈——哈——哈，你以为你是谁，哦，盛气凌人，你以为你安全，因为你与众不同？即使现在，你在下沉，下沉，你比他们更糟糕。瞧你。像个活死人。人们都在注视你。他肩膀拱

得更厉害了，喃喃地说着狼、年青、喜狂[1]、丛林中的史怀哲医生[2]、语言上的杜利特尔医生[3]。离开这儿，快，深呼吸。

他突破重围，从人群中艰难地走出来，拐进一条僻静的巷子，那儿有三个小孩朝他起哄，用吱吱叫的塑料锤敲他，跟在他后面叫："傻瓜！傻瓜！"但他只是往前走，避免吵架，心里为他们的错误感到好笑：他们以为他跟他们一样大。之后，两个瘦瘦的流氓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拖到一个打牌的平台上：赌一镑，拿回家十镑，这儿每个人都能赢。他挣脱出来，他们一嘴的酒气让他作呕，他快步走开，掩耳不听大楼里高分贝的音乐声，呼出他从空气中吸入的烟味，这样它就不至于在体内对他进行污染；现在几点了，他们现在也许举行篝火晚会了，烧焦的土豆，熏黑的手指在脸上写下潦草的签名，她的头发上有烟味，她文静地笑着。把嘴里的头发拿走，好吗，基甸，我手上沾满了煤烟。一个身材瘦长、相貌平平的老人从暗处出现，向艾伦走去，伸出手来。我以为你不来了，他似笑非笑地说。西莫没告诉你八点来这儿？艾伦茫然不解地看着他，背上一股凉气，声音听起来很熟；他突然感到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搭在他后脖子上，手指像鱿鱼的触须，听到他在他耳边窃笑：我们溜达一会吧，西莫告诉我你是新来的。艾伦四下看看，一口咬住了

---

① 这三个词都是倒读，即 flow(流)倒读为"狼"(wolf)、youth(青年)倒读为"年青"(htuoy)、bliss(狂喜)倒读为"喜狂"(ssilb)。

② 史怀哲医生(Dr. Schweitzer)，即阿尔贝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他长期在非洲从事医疗援助工作，建立丛林诊所，有"非洲圣人"之称。

③ 杜利特尔医生(Dr. Doolittle)，同名电影中能对动物说话的主人公。

这只滑溜的手;他狠狠地咬住手指，可以感到皮开肉绽，仍不罢休，血肉之躯，他狠狠地咬，咬死，一劳永逸地消灭，但当他尝到血的味道，马上吐了出来，拼命逃走了，他浑身颤抖，而那个相貌平平的人瘫倒在巷子里，又疼又惊地大声号叫;艾伦不停地跑，吐出嘴里的每一滴口水，也许这个人有传染病，这到底怎么回事?也许他要强迫他加入强盗帮;艾伦不知道他在哪儿，喇叭里的喧闹声一直跟随他跑出巷子。街道没有路名，房子没有门牌号码;他浑身哆嗦，手也开始抖起来;但愿奇迹发生，尤希突然出现，张开双臂招呼他:到这儿来，小兄弟!

他最后发现自己又到了拥挤的大街上，便松了一口气。在五颜六色的灯下，人们来来往往，脸上闪着光彩。艾伦停下来看看手表。还有六七个小时他才能回家。他精疲力竭地在路边坐下来。有人撞到他，绊了一下，恼怒地骂他。他双手抱住头。透过狂欢者的腿，他又看见了一群孩子。他端详着他们:这次，他们是陌生人，那又怎样。跳起舞来，他们看上去都一个样。跳跃。生气勃勃。他寻找最动人的一对。他两个两个地打量着。渴望的眼神吞没了他们。他屏住呼吸，身体在人行道上往前伸。都很疲倦，但没有谁有气无力，他得照例对他们进行检查。没有例外。他清了清嗓子。坐直一点。他从人群中又挑出几对。他对自己发誓要诚实。实事求是，即使会有伤害。但无论他如何努力，他无法从他们身上发现任何真正的快乐。他在他们喜庆的欢呼声中感到一种紧迫感，似乎他们尽可能做到彼此相像，艾伦——就像一个聋子观察观众的面孔——只能通过他们颤抖的动作来推测，知道他们想要对之投降，在想象的狂喜中，在纯粹的遗忘中，在他们恐惧的心中的报警器发出

巨响前大声呼喊。

他如此看着他们跳舞的脚，脸上不加掩饰，内心的秘密胡乱地写在上面。一群孩子注意到他坐在那儿，翕动着嘴唇，他们显然对他产生了兴趣。有人将果汁瓶中的残渣倒在他头上，滴滴答答，流到他的领子里。他无动于衷。这没什么。他不在乎衣服是否湿了。他还在那儿，他们走开了。感到宽慰，好像一只邪恶的手突然放过了他，他伸伸腿，身子朝后仰。不再疼痛，心里难以承受的沉重感缓解了，就这样，并无特别的理由，获得了短暂的喘息。不知道他是否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此期间，在打击和疼痛之间短暂的间隔中，以一个已经十四岁半的孩子的直觉来说，他知道那些跳舞的人和他一样悲惨。有身体，这本身就是一个缺陷。他们甚至屈服于这种欢乐，屈服于这种疯狂的冲动，这根本就是幼稚的、闹着玩的，说不上深刻，并非真正属于他们，他不用多说，在他新生的头脑的黑乎乎的细胞中就能意识到：他们所有的只是一份安慰奖，精彩但怪异和稚嫩，这种东西很快就会消耗掉，在忧伤中，带着无耻的贪婪和不祥之兆；这就像一封信，他们会把它递给别人……

稍后，差不多半夜，他从市区朝家里走去。他在街上慢吞吞地走着，继续做他的小实验，在已有状况下无奈脚上又有了新的水泡，有时他会疼得叫起来；喊叫声要过多久才能抵达大脑，它们会在那儿像回声一样混合吗？有时他会计算在他的大腿肌肉开始发抖之前，他可以单脚跳几次，或者他会直视耀眼的街灯，观察灯光对他瞳孔的影响；做些无意义的事情有何不可呢？虽然也许这么做确实有它的意义，也许他会从中获得顿

悟，犹如从他眼睛瞳孔中闪现出光辉。他再次重复这些事实，他将不得不应付它们，以便解开这个谜，挫败它们，建立某种新的、健康的和生机勃勃的东西；要是知道此时那儿的情况，会很有趣，也许到了半夜大家会彼此亲吻，也许他们甚至会做得过分，也许这一次他们会进行舌吻。他从额头上揪了一根头发下来。疼了三秒钟。很有趣：今天上午疼了五秒钟。

当他终于到了公寓楼前，他听到家里有沙哑的声音和音乐。梅纳赫姆·柏格曼和艾丽莎·伯格曼在阳台上，还有约沙勒·斯多克和汉娜·斯多克，正在嘲笑什么事或什么人，当然不是他，虽然听到他们说“巴不得”马上开始，他一时听成了“艾伦”[1]；但他们的声音中有他熟悉的那种调子，他悄悄地退到阴影里，在那儿，他看见他们突然发生了转变；约沙勒·斯多克点了一支烟，艾丽莎·伯格曼嘴唇上突然有了口红。也许他们终究注意到了什么。聚会还要持续多久？他在附近溜达。要是他上楼，按门铃，和大家打声招呼，穿过客厅去他的房间，那会怎样：我们都回家去，这样，我们可以早晨四点钟醒来去看日出，于是他羞愧地转身走开。也许他最好再溜达一会。也许他该去奶奶常去的那家医院做义工。现在是值夜班的时候。他可以志愿换床单什么的。晚会可能持续到早晨，当他说再见时甚至没有人问他要去哪儿。没带上万能钥匙真是傻。那他就可以在藏身处打个盹。或者溜到埃德娜·布卢姆的房子里去，他突然想到，他颤抖着从她空荡荡的房子里逃出来，回头望一眼那个臆想出来的东西，是否会跳出来抓住他，把他锁在里

---

① 艾伦(Aron)与“巴不得”(raring)音近。

面，所以他一直跑到大街的另一头才放慢脚步，喘不过气来，肋部有些疼痛；他漫无目的地晃悠，冷得抱紧了身体，他一再想起雅莉，但他这么疲倦，这么疲倦，他的嫉妒和疼痛倒不怎么强烈了。也许是分手的时候了。现实点，她不属于你。他眼前甚至浮现出一幅丑陋的画面，她从烤箱中出来，臃肿不堪，他甚至想象她以后会是什么模样。她不属于你。你需要一个有所不同的人。一个更……更什么？更忧伤，他想。他姑且念叨她的名字：雅莉，雅莉。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阵隐约的疼痛穿过全身，于是他继续往前走，小心地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状态，他试图理性地确定他的下一个恋人会是谁；他觉得这很合乎逻辑，他开始排除世界上所有不可能的女人，如妈妈、尤希、莉莉奶奶、古姹、瑞夫希、伊塔卡；还有一些女人被排除，因为她们年龄太大，如戈尔达 · 梅厄、贝贝 · 艾德尔森、亨丽埃塔 · 索尔德，是的，继续，还有那些医院和精神病院里的女人，如瑞夫希家的莱亚尔勒；你瞧，这么多女人从来都不属于你，所以，一个雅莉也算不了什么；还有中国和日本的千百万的女人，他甚至都没有见过，或阿拉伯女人，他也觉得不够资格，因为她们是敌人，体味很重；他得出结论，他的恋人必须是犹太人，住在以色列，因为不住在以色列，他们怎么能够认识呢；当他梦游般地在街上柏树的树荫下溜达，他把具有摩洛哥、库尔德和土耳其血统的犹太女人都去掉了，他知道妈妈不会让他带这样的女孩回家，他现在还没有勇气为这样的女孩抗争；经过简短考虑，他也去掉了保加利亚血统的犹太女人，但对罗马尼亚血统的犹太女人则有些犹豫不决，她总是警告他，罗马尼亚血统的犹太女人几乎跟我们是一族，但也不完全如

此，她们总想高攀，她有这种复杂的德系犹太人和法兰克人的等级思想；最后他浏览一份他认识的合适的女孩名单，一个个过堂，如莉娜·费奇曼，她绝对般配，但似乎她已经名花有主；内奥米·法因戈尔德实际上可能是最好的，美中不足的是她的那个兄弟；随后，当他沿着那条通向公寓楼的小路往回走时，他们现在肯定都走了，他最终意识到唯一有资格成为他一生挚爱的是雅莉，这么一想便唤醒了他的心头之疼，一如未愈合的伤口被撕去了绷带；他耳中再次听到了唧唧声：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此时他站在公寓楼前，充满喧哗的晚会还很热闹。现在去哪儿？也许去谷地，要是他敢于摸黑去那儿，就可躲到洞穴里直到晚会结束。他慢吞吞地转向通往谷地的小街，每次亮着前灯的汽车驶过，他就往栅栏那儿躲，但走到小街尽头，靠近谷地，前面漆黑一片让他感到恐惧，他不敢再往前走了。他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耷拉着脑袋打瞌睡，但时不时因恐慌而惊醒，我在哪儿？他猛拍膝盖，揪头发，自言自语，这是战争，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又瞌睡起来，疲惫不堪；生活，即使他曾经这么生活着，即使他的灾难并不意味他英年早逝，那也极有可能迫使他保持警觉，应对人生，无骄人之处，默默无闻，这样一种生活会有什么价值呢。但还有什么选择吗？他叹了口气：冷静点，你有点歇斯底里，夸大其词，有许多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没有开始长个子，你随时都可能长高。实际上马上就长。但他的身高怎么说，他自我争辩；每天早晨他都量身高，早晨，脊椎之间的软骨还没有磨损，有三毫米的差别，这对他有利；借助爸爸在门上为他画的记号，艾伦事实上知道，他每次进出房间，他现在并不比他十

岁半时高，他的身高和体重和那时是一样的；所以，笨蛋，根本不需要测量，他从内心的痛苦和密码般的交流中，从他的最私密文法的习惯用语中知道，这不是暂时的延缓，上帝保佑，这就是事情本身，正如他感受到的，在问题出现之前，他就被选择了，现在他又感到了被选择，有着同样的差别，这给他的灾难某种可怕、扭曲的逻辑：这是**他的**灾难，他由此成形。

一辆车在离他很近的地方慢慢停下，车灯暗淡，车里的两个人开始扭动、呻吟，但艾伦并没有起身，姿态像块石头，计算着他们的呼吸声；通常数到九十一就结束了，有时至多九十五；他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一样的，鲜有不同。一只光脚从开着的车窗里伸出来，紧要关头他们别无选择；它说来就来，它抓住了他们不松手；已是七十五了，那背部笨拙地一上一下，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呻吟，也许射精前必须进出几次，不久就会听到叹气声；九十一，九十二，这是什么，一个故障，某种技术难题，九十九，哇，已经一百了；他继续纯粹好奇地数着，看到那只褐色的涂着指甲油的光脚开始扭动，他便清醒过来，已经一百三十七了，终于听到叹气声了，谢天谢地，也许他数错了，也许他很疲惫，比他在家里数得要快，一、二、三、四，呻吟声混在了一起；现在她会轻声对他说，拔出来，五、六；她怎么回事，她应该喊叫，拔出来，抽出来[1]，已经有几个晚上这样了；之后，他会紧紧抱着她，他不想拔出来，她会推他，低声尖叫，屋子里都能听到，拔出来，抽出来，小心，拔出来，抽出来，快出来，出来，但车里的那位女士没有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arois，下文 charois marois parois，表示相似的意思。

把他推开，她没有尖叫，拔出来，他们只是不断地喘气和呻吟，像个大活塞那样不停地上上下下，那只伸出窗外的光脚扭动着，长长的脚趾越伸越远，很快就要碰到艾伦，也许她听不到他的声音，但全世界现在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了。艾伦惊讶地数着呻吟声，七、八、九，也许他会发现这些细节以后会有用处，也许以后那个长久困扰他的问题——自从他在手帕上看到那滴奇妙的琥珀色水珠——会一劳永逸地得到回答：他们到底什么时候决定射精；他坐起来，突然兴奋起来，那就是，他们要是决定的话！仿佛这是他们能够决定的事情！你这个愚蠢的白痴！他开始用一只手拍打膝盖，另一只手塞进嘴里，使劲咬着，不让自己哭出声来；黑夜在他眼前飞旋，如同野兽互相追逐，嘴里咬着彼此的尾巴，飞快地兜着圈子；需要怎样的时间控制和精度才能防止它们相撞，因为就在它们要相撞的时候，一只长长的手，一只有力的手，会从半空中伸出来把它们抓住，但要是这只手没抓住它们呢，要是有一天它们炸成了碎片，或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怎么办？

他跳起来，忘了他们可能看见他，心怦怦直跳地一直跑到纪念公园，但这儿依然有呻吟、低语和吸吮的声音；他能跑到哪儿，他能在哪儿休息一下，安抚他越来越强烈的恐惧，他们还会在那儿跳多久？他又慢吞吞往公寓楼走去，用拳头揉着太阳穴，让它们安静下来，没什么，不可能有什么，这一切只是在你的心里；他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音乐声，妈妈也在跳舞。和谁？谁的手臂抱着她，谁的有力的手引导她，随着音乐节奏，像一条水中游鱼？喂，喂，他从藏身处低声说，你在干什么，你干了什么，你已经有个女孩和男孩，是吧？但没有回

应，没有回应，艾伦喃喃自语，又进入半睡半醒状态，饥肠辘辘地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大街上晃荡；无论他怎么努力，依然没有回应；为什么这么愤怒，为什么这么充满仇恨，难道三年来他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几小时坐在漏水的龙头前，他以为会有效果，在街上拾烟头，躲在防空洞里偷偷吸上几口，用鼻子来呼吸，烟会从鼻子吸进去，呛得他大打喷嚏，烟雾缭绕；他会走到建筑工地，张开嘴巴，敞开内在自我，他们则在炸岩石；他曾从学校实验室偷走一大块磁铁，放在枕头下睡了一晚上，虽然他知道这会造成严重的伤害，要是好与坏是一种大杂烩，那怎么样？他有选择吗？什么也没有发生；这足以让你发疯，这么近，然而又那么远，一个圆乎乎的小土堆，中间有一只低垂的眼睛和噘起的嘴唇，布满了疣子，而记忆中心、欢笑中心、演说中心、运动中心，也许还有爱情中心和幸福中心，依附于它，完全取决于它；现在，我们要毁掉这个土堆，我们要挫伤这块脑组织，这个希特勒，我们要将针扎进手和脚的静脉中，将冰放在颈部，你得不到任何血液和空气，全面封锁；他用手卡住脖子，让自己窒息三十秒、四十秒、四十五秒，脑袋里黑圈旋转，黑鸟飞舞，醒来，傻瓜，睁大眼睛在楼前转悠；吹进了灰尘。发炎。化脓。他抹了一滴指甲油清洗液在鼻子里，火辣辣的，他忍不住大叫一声。但他没有放弃，他怎么能放弃，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独立日后过去了一星期，他们还没有从营地回来，他们去哪儿了；他塞了些小东西在受伤的鼻子里：包着好像特洛伊木马

一样的一小块生面团，一张有着如“布拉格傀儡”[①]那样不可言喻的名字的纸条，仍然什么也没有发生。醒醒吧，显示生命的迹象，比如说，有朝一日，一切都会消耗殆尽。即使从现在起要花上十年，我也不在乎，就任其最终消耗殆尽吧。他用手指在沙滩上写，在空气中写，他不在乎有人旁观，他写求助信，向常识呼吁，它如何回答，没有，它不理睬他。所以，他没有选择，他坐下来，写了恶狠狠的威胁，从讣告中剪下黑色字母，**它将既不归我，也不归你**。他的手颤抖着，将纸揉成一个小球，用火柴梗把它塞进鼻孔，至少有十次，脑组织通过喷嚏又把它喷了出来，直到他设法塞到喷嚏打不到的地方；到现在三天了，往上送信的是一个信使，或信使的影子，或一个孩子，白净瘦小，手里拿着信一路跑着，在鼻腔里绕来绕去，往上，往上。艾伦呼叫艾伦，你现在哪儿，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还很远，请回复；所以，日复一日，无论他走在街上还是睡在床上，吃着晚饭或艾伦化，在他内心，余烬复燃，一个小舞者和一个绿眼男孩，男孩的耳朵突出了严肃和责任；艾伦也和他们在一起，三个朋友，三合一，悄悄地计划如何拯救那一个；与此同时，那个模糊的信使穿过白色平原，额头上那片僵化的网状组织，继续往上，越过骨骼、管道、绳索的脚手架，突然惊恐地停下：在他前面，在暗黑色的大片冰凉的凝固血液之中，孤零零地漂浮着一只巨大的大理石蛋，或者是一个浅黄色的珊瑚，被遗弃了，充满了裂缝，覆盖了一层结霜的薄膜。

---

① 布拉格傀儡(Golem of Prague)，犹太民间故事，叙述用非生命材料制造的假人如何获得生命。

艾伦呼叫艾伦，我怎样渡过这片大海，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一只没有名字的纸船在码头等你，请回复。一个模糊的男孩驾着纸船漂流，悄悄地航行，小心翼翼地不惊醒珊瑚上那个圆鼓鼓的土堆中间的那只独眼，海水很稠，海浪缓慢流动；在船前，躺着这个沉睡着的珊瑚，靠得更近些，他能看见它臃肿，黄色，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呼吸；三合一期待着消息，默默地为他加油，用世界上最可爱、最纯粹的话语，他们的头凑在一起，相互融合，永不分离；他们有单一的语言，温暖从他们那儿一圈圈传递到他的胃，到他的腿，垫有彩色绒毛的鸟巢里躺着受伤者，张嘴朝救助者艾伦吱吱叫；今天的来客是"渴望"、"闲逛"、"苍鹭"、"宝石"、"秋天"、"孤独"、"一条紫色的围巾"、"朴素的美"、"金色耶路撒冷"，全是电台上流行语的精选，话语的金矿；在此期间，消息来了，纳赛尔、卡赛尔、巴赛尔、亚赛尔；[①]后来，那天下午，他会发布来自那首优美的新歌中的词："羔羊"、"黄昏"、"火车"、"午夜"、"吻我在海边"，所以，他必须把它们和旅途用品一起寄出，三块友谊方糖、一勺蜂王浆；他打开酸奶罐，舔掉黄油涂层；妈妈站在他身后，但一句话也没说，她看见他擅自打开冰箱，但她一声不响地看着，她现在什么也不敢说。他走到水池前。拧水龙头。再拧一下。她眼睛盯着他的后颈。他没关上龙头。转身离开；水喷出来，一直溅到餐具柜上。卫生间也有一个龙头。冲厕用的。水来自远处，来自深井和大水箱；电来自远方的大瀑布、

---

① "纳赛尔"，应该是指埃及总统纳赛尔（1918—1970），其余为戏谑性说法，相当于"诸如此类"。

漩涡和湍急的河流；煲鸡汤煮面条的煤气采于地下，开始时，有些混乱，他用手碰煤气开关，他能感到巨大的钻机钻入大海，钻入大地，他听见一声尖锐的呼啸，闻到一种刺鼻的气味；上帝之灵运行在水面上；他慢慢走出厨房，在目瞪口呆的她面前走过；水喷涌而出；纸船上的信使悄悄地靠近珊瑚岛的岸边，将船系在枯萎的灌木丛里。艾伦呼叫艾伦，已经靠岸上路，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你在那儿看到了什么，请回复；沉默；唯一的声音来自他惊慌的呼吸。艾伦呼叫艾伦，再重复一遍，你看到了什么，它什么样子，告诉我，告诉我，请回复；沉默；这个可爱的男孩，模糊而又白皙，当他滑行在尘霾或霜冻的大地上，小心翼翼地爬过沟壑和珍珠灰色的陨石坑，慢慢消失。艾伦呼叫艾伦，你不会相信这里有多么恐怖，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我听到你了，请回复。一个小男孩爬过裂口和缝隙，手里拿着一封黑信，枯萎的灌木丛划着他的脸，一碰之下就碎了；这儿的一切曾生机勃勃，灌木开花生长茂盛，有四条河流，河水碧澄，他很有创意，想法新奇，孩子喜欢他的奇思妙想。如今我在哪儿，他们在哪儿，艾伦想，他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这儿没有孩子，他们都等着以备人员补充，做收割、采摘、捡拾等各种农活；夜里，他们围坐在篝火旁，拉着手风琴唱歌；只剩下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基甸仍是忠诚的吗，他仍在等待艾伦吗？那个信使默默无言地前行，他双目圆睁，悲伤而震惊地用手抚摸着记忆、情景、映象和欢笑，如今像干枯的水果，灰暗发霉，这个艾伦，它曾诅咒过，通过覆盖他的生命并加以扼杀让其成为石头；他胃里的余烬突然闪耀着柔和的红光，映照到他的肢体上，温暖着他的内心，传导到他的双

脚。一个主意，一个主意，他有主意了，尤里卡[1]，我们得救了，现在，主意从他的新领地不断产生。艾伦呼叫艾伦，一条紧急通知：尽可能拿上所有的东西，你读到我的信了吗？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信息不明确，重复一遍，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收集你所能收集的任何东西，尽快偷运到这儿，一切必须处理、去掉和撤离，通话完毕；艾伦从床上跳起来，感到困惑，他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这事情；现在我们必须帮助他，集中我们的力量，征召后备役、志愿者和国民警卫队，宣布紧急措施；窗户已经纵横交错地贴上了黑色胶带，妈妈和爸爸昨天贴的，那时他躺在床上，看他们将天空分成了不同的格子；生命的囚犯就是这样看世界的，但他会逃脱，他会从囚室滑下去，冲破重围，冲破海上封锁，冲破消防队，队防消[2]，他跑回厨房，水龙头关上了，妈妈正朝打开的冰箱里面看，手里拿着两瓶牛奶，掂掂分量；她突然意识到他在那儿，她转过身来，大叫一声，脸上显出一种复杂的表情；艾伦凝视着她，感受到一种基本的情绪，发愣，震惊；她是谁，她是谁，他手伸进口袋里，妈妈后退，仿佛他要拔出刀来；他在口袋里摸，但没有找到，虽然没有洋葱，他也很清楚，它在向他闪烁，出于她的该隐[3]般的罪恶的深处，一根愤怒和惩罚的针。这全是你的错，洋葱说，你把它带给了我们，我和爸爸之间发生的事

---

① 尤里卡(eureka)，意为“我找到了，我发现了”。

② 此处原文为 the bire frigade，将“消防队”(the fire brigade)的两个单词的英文首字母互换，故译为“队防消”。

③ 该隐(Cain)，《圣经》人物，曾因嫉妒而杀死弟弟亚伯。

情，你是唯一要受谴责的；他掉头不看她眼中困兽般的神情，不断往后退，手在身后摸索，防止撞到什么，他可能打翻了什么，此刻，让我们看看你如何迅即抓住。他撞到墙上，停住了脚步。出去，他叫着朝她靠近，马上离开这儿；她后退，眼睛不看他，是的，他突然明白：她可以不看他。或者，也许她可以，现在她就这么做了，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她摸索着后退。艾伦，艾伦，回来吧，再次回到你自己，她喃喃说道；她的声音表明她现在害怕他，让她再说一遍：艾伦，我求你了，我害怕，但我更担心，你最近怎么啦？但愿她能继续看着他，但她扭过头去，她不看他，他要做什么才能让她再次看他，他怎样才能让她跟以前一样，久久地凝视他，使他安静下来，得到他的原谅，现在，他会真的让她震惊了；**要是你想有个兄弟**，他几乎要对她喊叫，虽然他不敢，她能有什么帮助，除了猜想什么让他惊恐不安，曾几何时，在问题发生之前，她的胸怀对他敞开，为他颤抖，他做过一个跟她有关的可怕的梦，第二天整个上午，他都不敢看她，他如此惊恐和懊悔；她猜到了，让他在浴缸的边上坐下来，相当自然地说，你梦到了什么，是吧，他点点头。事情很糟糕？是的。她把他的脸扳过来，凝视着他，盯着他的眼睛，她在他眼睛里像个小球一样转动，像暴风雨一样将他淋透，流经他内心的洞穴和裂缝，再次出来，像以往一样面对他坐下来，只是现在她有些气喘；你梦到我死了，呸，呸，呸！现在一切又都好了，我原谅你；他依偎在她怀里，哭了又哭，直到所有的委屈得到了释放；她知道怎样救助他，对她来说并非难事；但你没看到吗，她现在正在努力，她的眼睛逼视着他，她的嘴唇突然颤抖，寻思说什么话来救助

他。要是你不马上恢复正常，他们就会把你关进疯人院，艾伦，她小声恳求道；在她的喉咙里，或他的喉咙里，他感到有根刺，似乎她吞下的所有眼泪变成了长矛。他们在那儿会给你洗冷水澡；他知道：这是她喜欢的话题；他听着她声音中一片喧哗，像是骑在一片眼泪波涛的浪尖之上。他们在那儿会给你用电击，艾伦；只有他和她懂得这种语言，要不是这根泪水的支柱，艾伦和她就会有没顶之灾，发出一声永无止境的原始的喊叫。我劝你趁还有可能赶紧约束自己；但为什么她不看他，她在保护谁，这会让你发疯，但她一直在观察他，手里拿着两只奶瓶。也许我也有错，她小声说，我们这些天都有些紧张，尤希要去服役，军情也不妙，这都让你烦躁，你知道，也许如大家所言，你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你的脑袋和才华与众不同，老天保佑①，也许我们不够聪明或受教育不够，理解不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艾伦，我们没有读过书，没有上过大学，但你别以为我一直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甚至认为你爸爸自己就没有父亲，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父亲，有时就会出错；我自己很长一个时期也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长大，我们做了努力；那她为什么不再看他，她突然想起什么，便掉过头去。你知道我们只想到你的好，不是吗，甚至在我们对你生气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尤希。哦，请让她再说一遍，让她按着《圣经》发誓；此时两只眼睛无疑看着他，睁得又大又圆，像要把他吞下去；所以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真正的，让她再说一遍，让她确定无疑地说出来，她是否就是她；一切将会停止，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kineahora。

他会放松下来；她仍然看着他，吸引着他，她的手臂向他伸出，他也迎向她，内心全然崩溃，但在他掉进漩涡前的一刹那，他的手在两侧摆动，向她扬起，重重地打在奶瓶上；虽然他知道她会抓住它们，他只是在和解前非得这么做，她的眼睛已经示意，她会轻易抓住它们，所以他何必这样做呢？他继续对她吼叫和责备，盲目地对她发怒和羞辱，也对自己；牛奶泼出来，她身上尽是牛奶和碎玻璃；他推她搡她：出去，从这儿出去，坏女人，唾沫四溅，大喊大叫；他回到冰箱，大口喝着酸奶，吃了一些芝麻酥糖，以加固他的新领地，捍卫它，拓展它，有许多事情要做。艾伦呼叫艾伦，你发现了什么，请回复。

32

邪恶的独眼。它半睁着盯着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而这个沉默的孩子在死气沉沉的地上疯狂地挖着。他用手指挖，焦虑不安地回头朝那只一动不动的眼睛张望。它在注视他吗？远处风在呼啸，在号叫；这个孩子，像麻风病人一般苍白，用指甲在坚硬的地上抠出缝来。他是个身影模糊的孩子，像是泡在甲醛中的孩子，三四年来，他一直用头撞着玻璃瓶，朝旁边罐子里的同伴眨眼睛，或者这是他自己的影子，模糊不清，似有似无，像朦胧的胎儿慢慢瓦解；但不是艾伦，哦，不是的，艾伦会抗争，他会发现新生命，发现生活的土地，他会在头脑里逃离孤独、荒凉的土地；但别的胎儿的眼睛开始闪烁，蝌蚪般的眼睛上薄薄的眼睑含着一丝嘲讽的笑意。艾伦呼叫艾伦，赶

快，赶快，请回复;在隔壁房间，妈妈使劲擤着鼻子，对他感到惧怕，害怕走出去。即使现在，你还是听不到她在哭泣。他记得，他一直忽视他的流泪实验，那是眼角放一粒盐的效果，就从谷地那棵橄榄树的距离，它开始流泪。艾伦呼叫艾伦，我有所发现，请回复;因为珊瑚岛在他破裂的指甲旁缩拢：离开它！他体内泡沫般的余烬燃烧起来。甲醛罐闪着暗淡的红光在空中飘浮。死胎发出一声夭折的叹息。褪色的脐带无力地摆动，寻找可以抓住、可以吸住的东西。艾伦呼叫艾伦，你发现了什么，马上报告，请回复;这个患麻风病的孩子穿过运河的裂缝、剧烈缩拢的土堆，逃避电流般的唧唧声;他手里有一块宝石，慢慢闪烁着灯塔的光芒，一个记忆苏醒了，他在小时候常常走失，从不错过一个机会，在市场，在海边，有时甚至在街上，他会松开她的手臂一会，去看某个东西;突然，他在挡在前面的人群中看不到她，她被从他这儿带走了，但那时，他会听到她的声音，绝望地喊着他的名字;他会站在那儿聆听这种母性的声音，好像是由她体内的一个秘密海螺发出来的。他的名字听起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晰;他并不感到害怕和惊慌，甚至那次在特拉维夫，当她真的不见了时，有人把他交给一个警察，警察揉揉他的头发，给他买了一瓶橘子汽水，带他到警局，那儿每个人都很关心他，跟他开玩笑;就在那时，妈妈和爸爸一起走进警局，朝他奔来，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叫他的名字，还动物般地呜呜哭着;他们紧紧抱住他，他和他们又哭又笑，他心里知道他一有机会会再次走失，但在那之后，他们像鹰一样看护他，不让他走失，也不用去找他;今天，要是他走失，电台的寻人启事可能会说“这儿是有关他的描述”。那

时他知道，在他们眼里他有着什么模样，因为“这儿是有关他的描述”即意味着十分科学，像自动玻璃门那样一目了然。艾伦呼叫艾伦，装船，返回再次寻找，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我必须要带上所有的东西吗，连好带坏？请回复。他思考了一会。犹豫不决。我不需要所有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败坏新领地呢？事实上已经很糟糕了。但艾伦呼叫艾伦，你必须带上一切。什么也别丢下。完全地离开。通话完毕。

他急忙来到后院。天就要黑了，也更冷了。她带毛衣去营地了吗，我不知道。要是她说，基甸，我冷，会怎么样。他躲在背光的地方不让人注意。阿维格多·卡米内要去倒垃圾，耳朵里塞了个小晶体管收音机的耳塞，一分钟也不错过他爱听的节目，即使去倒垃圾。喂，艾伦，阿维格多说，你觉得最新的进展怎么样？什么最新的进展？艾伦勉强问，他此刻不想说话。你知道，新闻中所有的热点[1]，在于蒂朗-施米朗海峡。艾伦瞥了一眼，小心地朝他笑笑。嘿，也许幸亏他去世的妻子，卡米内知道了一些事情。他慢吞吞地回答他，用了暗语，像一个间谍在敌人的领土上对盟国特工说话：蒂朗-施米朗，菲朗-利朗[2]？卡米内没听见，他走开了，惊讶地摇着头。你现在必须非常小心。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会找到你。他沿着栅栏悄悄地走，默默地念叨：“基甸，基甸。”但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回来？他们幸好没有缺课，大部分课停了，男教师去了部队。

---

① 原文为法语 brouhaha。

② 蒂朗海峡(Straits of Tiran)，位于红海，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艾伦以文字游戏的方式回应卡米内，表达了对成人的战争热情的嘲讽。

七年级学生志愿去投递邮件。六年级学生帮忙装沙袋。每个人都有事做。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忙，很不安。他自己的班解散了，不见了。有时候，他上午推开教室的门，看到椅子倒扣在桌子上，黑板上还有做算术题的痕迹，那堂课教了几种对定理不适用的例外情况。他试着坐坐不同的位子。了解其他孩子看教室的不同角度。坐坐这个位子，坐坐那个位子。实验一下：自然坐了基甸的位子，也坐了迈克尔·卡尼的位子、扎克·斯密坦卡的位子、以利·本-齐克力的位子。甚至坐了大卫·李普希兹的位子。一张有折痕的中东地图挂在墙上，你几乎在上面看不到以色列，它太小了。也许它缩得更小，因为衰落，或因为它周围的埃及、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扩大了。只要看一眼那张地图，就足以让你感到窒息。他勉强用手摸着，手指触及地图上的褶子：跟皮肤一样。之后他赶快跑出去，以免让人看见他在那儿引起麻烦。学校布告牌上有一张上星期的通知。八年级C班，他的班级，定于明天在超市门口集中，去挖战壕。挖战壕？他吓了一跳：为什么挖战壕？

他听到一声喊叫，急忙跑到公寓楼前，在他家的那个单元，一些邻居聚集在防空地下室门口。爸爸站在他们中间，大声喊着：他下去作安全检查，结果发现了什么？东西全被偷走了！你们自己去看吧！我们的一半家当在那儿！椅子、床垫和旧餐柜！邻居们围拢过来，沮丧地瞪着眼，他们也多年把防空洞当作储藏室。马尔卡·斯密坦卡开始哭起来，她在那儿放了一张折叠式婴儿床。佩雷茨·阿蒂亚斯发现他儿子的自行车不见了，离婚的品库斯太太尖叫：我的放羽绒被的盒子哪去啦？这是我母亲给我的陪嫁啊。爸爸脸红了，说一定是公寓楼里的

什么人干的，这个人有钥匙；他开始察看每个人的脸色。要是我抓到这个内贼，我要把他的手脚砍掉。安静、安静[1]，妈妈说，她下楼来看看为什么吵吵嚷嚷，她换掉了溅满牛奶的那件衣服；艾伦见她眼睛凹陷，脸色灰白。他悄悄地躲在费利克斯·波特内洛身后。波特内洛站在那儿，耳朵里塞着收音机耳塞；他们在电台里讲什么？喊叫和生气都没有用，她麻木和疲倦地说。这个臭贼，爸爸说，他什么都不给我们留下，就像婴儿的屁股光溜溜的。妈妈看到了艾伦，但假装没看见。米拉·斯特拉什诺夫，基甸的母亲，和房客埃迪急匆匆跑来弄清楚为什么喊叫，他看她的样子就像看一条小狗。基甸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回来？也许她接到他的一封信，要是基甸在这儿，一切就会不同。米拉朝慌乱的邻居看看，但她显然另有心事，不一会她就踮着高跟鞋和埃迪一起走了。妈妈和查拉特·波特内洛交换了一下眼色。马尔卡·斯密坦卡朝她温柔地喊着："米拉！"随即跟了上去。

男人们都没注意到。只有艾伦看见了，仿佛冷眼旁观似的。女人。男人。爸爸冷静下来，开始和阿蒂亚斯交谈。你会看到，且慢，我们要不断打击他们，直到他们明白鱼是怎么尿的。也许是这样，阿蒂亚斯回答，我当然希望我能相信你。你什么意思，你不相信我？爸爸火又上来了。你听好摩西·克莱因菲尔德的话，阿蒂亚斯，你听好了，我希望那个侏儒侯赛因国王加入这场战争，这样我们能够让他吃点苦头，让他知道谁是男子汉。当然，有道理，留着胡子的阿蒂亚斯喃喃道，他看

---

[1] 原文为意第绪语 Sha。

上去突然显得干瘪和苍白。但你知道，摩西先生，事情一旦开始，你决不会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现在他们逼近海峡，波特内洛慢悠悠地说，阿蒂亚斯和品库斯太太无言地点头；艾伦可以看出他们很害怕，他觉得如鲠在喉，仿佛有人想把他掐死；只有苏菲·阿蒂亚斯，手里抱着小孩，似乎充满战斗精神，在爸爸说话的时候，连连点头，瞪着闪亮的眼睛看着他。别担心——爸爸拍拍阿蒂亚斯的肩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军队和摩西·达扬[1]，你们会看到，我们将不断打击他们，就像电台里播放的那支歌所唱的。"哎哎哎，哎哎哎，纳赛尔想打仗。"爸爸声音沙哑地唱道，"拉宾[2]打他个稀巴烂。"阿蒂亚斯嘴巴瘪瘪地跟着唱；艾伦看见小阿蒂亚斯，先前还在为他那辆被偷的自行车哭鼻子，其实他的脚甚至还够不到踏板，现在跟着他们念念有词；怎么每个人都知道这支歌，纳赛尔想打仗，拉宾揍他稀巴烂。他回到家，在床上躺下，感到烦躁，痛苦地清了清嗓子，在这个国家呼吸都不畅，看看尤希空荡荡的床，她离家已经五天了。艾伦呼叫艾伦，你看见了什么，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我想起和雅莉在一起的最初几天，但也许你现在不合适，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让我拥有吧，拥有一切。不论好坏。她的眼睛和嘴唇，她的微笑，第一次芭蕾舞课上她为我跳舞的样子，她闻味道的样子，那时我们跑过谷地，她挥着

---

① 摩西·达扬(Moshe Dayan,1915—1981)，以色列著名将军和政治家，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前夕出任国防部长并领导军队赢得胜利。

② 拉宾(Yitzhak Rabin,1922—1995)，以色列著名将军和政治家，第三次中东战争时任总参谋长，后曾两次出任总理(1974—1977、1992—1995)。

手臂，脚趾张着，当天气转暖时她穿短裙的样子，我觉得那条裙子太短，什么都看得见，但她和其他女孩一样，穿着最新款式的裙子，很好看，她的时节到了；艾伦弯下腰，练习相扑，想止住潮水般涌来的疼痛。取回所有的东西，偷偷地从这儿运走，无论好坏，如呼吸一口新鲜空气，任何你能保存的东西，我们将建设一个新领地，你会看到，一个新颖、纯粹、自然和友爱的地方，在那儿，我们会知道什么该做，如何去做，就这样，疼痛停止了。

他在床上一直躺到天黑。他甚至没有去吃晚饭。他将需要的东西藏在房间里。一小罐蜂王浆、一块巧克力、几大片安息日吃的白面包、一瓶祈福时喝的酒、一只完美无瑕的桃子。明天，他会从食品储藏室里偷几个土豆，做土豆泥。他放松下来。他能听见妈妈在奶奶的小间里照料她上床，给她盖上苏格兰格子毛毯。接着便静了下来。尤希现在在哪儿？谁知道呢。那天晚上，她走之前跟他吻别，凑着他耳朵小声说，他的头发现在几乎是棕色的了。你什么意思，棕色，我的头发是金黄色，不是吗？他弱弱地问；她拿来一面镜子，让他自己看。棕色，他不知道该为此高兴还是伤心。也许这是个好兆头。也许他不再这么与众不同了。烟味从阳台飘进来。爸爸又抽得很厉害。妈妈朝他喊叫，别把屋子里弄得臭烘烘的。这些日子她受不了他在她身边抽烟。她突然变得小心谨慎。她小心什么？这全在你心里。要自我控制。抽完烟，他会去洗澡，接着，她会告诉他今天发生在厨房里有关牛奶的事情。不，她不会说。她害怕说出那些事情。他躺下来，依次用劲捏住手腕和脚踝，内心数着，背诵计算的结果。之后，他用枕头蒙住脸，试着用手

捏住颈静脉。最后一刻他松手了。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看了一下钟。刚才的结果与他已经知道的情况吻合。如此恒定不变和可以预测。你现在会认为他能够从外面控制这件事情。整个就是白痴机器。但最终这仍然是令人费解的。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成功。要是答案不在于身体怎么办？要是取决于别的因素怎么办？比如，在于灵魂。但灵魂是什么？也许如律法书所说：上帝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他塑造成形的尘土之中；好吧，但要是上帝在某个时刻气用完了怎么办？艾伦真的笑出声来：哦，他可能想到有几个人必定是那时候创造出来的。他又笑了。不怀好意的笑。他示意手指捏腋下的笑腺。还笑，你这个耗子。是的，但设想上帝又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故，也许有时他吹气吹得太足，血肉之躯什么的吹炸了，再也粘不到一块，除了一些杂碎，剩下一颗硕大的裸露的灵魂绝望地颤动着，像一只没有了背壳的粉红色的海龟。接着，他想起埃德娜房间墙上的那幅画：满是残缺不全、奇形怪状的肢体，在它们中间，一个硕大的神秘的灵魂迸发出来。艾伦翻了个身，连连叹息。但这灵魂就是他。这是他。这是他内心的那个地方，这是他的本质。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它：通过它在体内的阵痛，你能感觉到小小的火焰在燃烧，发散着光与热，他的胃和脚充满了热量和生命；那儿，深处，是他的雅莉，他的小基甸，还有艾伦，是的，他的灵魂还是原有的，一如他的童年；在清晨，他醒来，感到冰冷和撕裂，一切都从他体内流出，他只要从垫子下隐蔽的地方拿出几块友谊方糖和勇气蛋白质，最后时刻他就会得到救助。但人们能真正理解这种肉体和灵魂的事情吗？他痛苦地自问，用针有节奏地刺裸露的肚子，看着红色的小点在肚

皮上扩散，直到这些红点慢慢撕破并开始流血;但这不公平，双方并不相称，就他的情况而言，灵魂完全屈服于肉体，它不得不时刻投身于肉体，乞求关注，而肉体对之视而不见。但也许肉体是对的。也许没有灵魂，艾伦想，在他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黯淡了:要是他一直以来都是错的呢？可有人真正见过灵魂？也许像温斯顿·丘吉尔、阿尔贝特·史怀哲、本-古里安这样的人有灵魂。好吧，他们是精神巨人，但其他人呢？爸爸有灵魂吗？妈妈有吗？奶奶半死不活，她有吗？要是他们敞开他们的身体，搜索他们的心脏、大脑及其他地方，会发现什么呢？能找到什么东西吗？也许一无所有？甚至里面连一些绝望的划痕也找不到？但它肯定存在。得有个灵魂。哦，是吗？谁说的？没人说，我只是希望如此，我得有。那请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世纪的伟大天才:灵魂怎样与肉体相联系，人死后灵魂怎样与肉体分离，它怎样进入永恒的生命，它怎样从人的苦难中获得救赎？哈？哈哈？走吧，克莱因菲尔德，你和你的哲学，现在睡觉去，睡觉去。

成年人的嘴很丑陋，艾伦想，他悄悄地挨近了观察:他们睡着了。蜷身弓背的睡状，性情乖戾的成人的睡状，睡觉犹如劳作。他们睡得很开，妈妈肿胀的脚卷着被子。她的嘴唇有时抽动一下，好像正在和人说话。争辩。她梦到了什么？也许她在梦中另有儿女。也许她在那儿也另有所属。她和爸爸之间隔得很开。艾伦再靠近些，直接站在妈妈的面前。他鼓起勇气斗胆站在她面前。这样，她会在梦中看到他。这样，他就能进入她的梦境。进入她的血液。如同一个诅咒。

但她突然一声叹息，他赶紧走开。他在厅里站了一会。又

悄悄走进房间。热水器橙色的光投射出怪异的阴影。爸爸的嘴微微张开，发出锯木般的鼾声。这张淌着口水的红润的嘴，一旦涂了剃须膏会如何扭动，像雪地里一只滴血的小动物，引诱其他动物落入陷阱。看看他补的牙齿。艾伦一只牙齿也没有补过。艾伦很纯粹。他又走近些。他看着他们睡眠中的身体，隐约感到死亡的恐怖。也许他最好叫一声。把他们叫醒。但爸爸会因此狠狠揍他。瞧他的嘴。不停地动。出奇地柔顺。嚅动着仿佛在和艾伦说话。到这儿来，儿子，到爸爸这儿来，快到床上来，让我们把事情了了，只痛一会，随后……艾伦打了个冷战:要不是那儿的味道，他真有可能让自己被吞没掉。他退后几步。从床的末端看过去，他们的脸显得更怪异。脸上的皱纹，妈妈下巴上的那颗痣，爸爸压在枕头上的扁扁的面孔，颧骨突出来。艾伦小心翼翼地弯下身子，闻了闻:洗过澡后，爸爸的脚总有一股特别的香味。那种芳香、清爽的味道。艾伦呼叫艾伦;现在！赶快！请回复。他鼻子凑过去，吸了一下。一股温馨的味道。不用说这就是他正在寻找的东西！这肯定是为什么他醒来并到这儿来的原因。此时，爸爸似乎为他翻了个身。他仰躺着，两脚伸开，脚趾长而丰腴，像长条面包。艾伦不好意思地闻闻，吸进去。脚趾像刚出炉的小面包卷。他从小就记得这种味道。那是——年幼的时候。但那只独眼也在睡觉。他贪婪地闻着。他在床头跪下来。一股寒风，冰冷刺骨，吹过荒凉的大草原。一个疲惫、沮丧的孩子在草原上跋涉，而那只邪恶之眼，刻毒之眼，在其肥厚的眼睑下慢慢转动。小心！爸爸在梦中呻吟起来。被子掉了下来。伤疤露了出来，像一条苍白的裂缝，爸爸肌肉上的一道光滑的口子，但也许在夜

里，它张开来，裂开来：过来，孩子；一个小孩子惊恐地跪着，手伸进尘土中，抽出一些血色的丝线，挖出一些沉睡着的肉体碎片；他沿着沟壑跑，跑过颤动着的土堆。他手中一道钻石般的光像灯塔一样慢慢亮着，而那只独眼眨巴起来。一座沉寂的火山裂开了口子。也许是一个嘲笑。孩子跳上了那艘无名的纸船，快速地穿过静脉和动脉，艾伦呼叫艾伦，让心脏为你跳得更快，请回复；心脏搏动，纸船载着孩子和记忆，像爸爸脚的味道，从一个房间航行到另一个房间；心脏抽搐、跳跃、悸动，他可以有这样一种心脏病发作；他快速、柔和的呼吸抚摸着爸爸的脚；此刻他脚的味道更强烈，也更明显了一些。一种童年的味道。也许真正的看不见的爸爸从腿开始，从那儿往下生长。也许往上生长的人是另一个人，他有时只是个朋友，而更多时候他是个敌人；一个不再看艾伦的人。一个已经放弃他的人。他屏气凝息到达那个秘密之地，那个他托付自身、位于下方的新大脑；他绊倒在它的门槛上，伸出手，传递这种味道。现在往上回去，把其余的带来。赶快。时间不多了，海峡正在关闭，他们要扼杀我们；快跑，快跑，把更多的东西带进来，让我们呼吸，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等等。得休息一下。

艾伦尽可能紧紧地抓住这味道。但愿他能从这种久违的了味道中创造出一切。爸爸叹息着，姿态生动地翻了个身，像一只巨猫；艾伦对裸露的脚闻了又闻，被子中间有个奇特的小土堆开始增大；艾伦将爸爸的味道吸过来，品味着，这是爸爸的根的味道。但突然间结束了，逃命去吧。像一个愤怒的红月亮，爸爸的头升起在他的脚的上方。

33

到了月底，去夏令营几乎两星期之后，基甸回来了；艾伦知道他回家了；那天晚上他准备上床之前，他有这种预感，这种直觉；他洗了很长时间的澡，洗了头发，想要把眉毛梳理一下，让他们在鼻梁上连起来；他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默默地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基甸仍然对他忠诚吗？因为外在的雅莉很快对他失去了魅力；艾伦并不很痛苦地承认，他不再操心她是否忠诚，他在乎的是基甸；要是基甸等过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几星期来，他第一次睡得很沉很安宁；当他第二天早晨醒来，他穿上干净的衣服，从家里去学校，但他走后面那条路，在两幢楼之间看见了基甸，他看上去晒黑了，步子很有力，比过去更傲气，但这是什么意思；就其本身而言，并不能说明什么。

在纪念公园，基甸遇到了梅克·勃兰特里希、汉南·施维克和阿维·萨松，他们走在他身边，专心地听他说话，他边说边做着手势；艾伦被一根树枝擦到了额头；即使隔了一段距离，他还是知道基甸在对战争高谈阔论，那是这些日子人们所关注的事情，为什么还不开战呢，打完仗他们就可以换个话题了；不难猜出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打败那些阿拉伯人；他了解基甸，他知道他会挺身而出，今天就志愿加入红色大卫王之星社团，或者去装沙袋，但更重要的是，基甸并没有在他外出的这段时间里真正改变多少，除了嘴唇上胡须的阴影

显得更暗更浓了一些;他的眉毛就要连接起来了，虽然还没有完全接上;也许他仍然每天服药。艾伦内疚地缩了缩身子。

他跟着基甸走到学校门口，犹豫着是否要走过去，见个面，跟他说话，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那发生了什么，要是上帝不让它发生，艾伦不是那个应该感到内疚的人;面对无数的问题，会有一个肯定的回答，不会再有任何需要去问或希望什么，但他没有走过去，或见个面，他悄悄地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后面，从一根电线杆走到另一根电线杆后面，想看出基甸身上的变化，究竟有什么变化呢?他看上去似乎更坚定、更自信了，甚至有点自负，很难说为什么。在学校门口，基甸转过身，片刻之间，他眼中有一种困惑的神情，仿佛他在寻找什么，是的，仿佛他想起了什么人;艾伦屏住了呼吸，好像颤抖的心弦因痛苦而绷断了，他几乎要从藏身的地方冲出去，让基甸看看，如果他确实等过他，那么艾伦本就会在那儿了，只是最后一刻，一条恶毒的信息在心中嗞嗞作响:也许他等待的不是艾伦;他愣在那儿没动，看着基甸消失在校园里;随后，他蜷缩着，从后面口袋里抓了一把友谊方糖，一块接一块地塞进嘴里，让牙齿见鬼去吧。在回家的路上，他停下来，从通向基甸家那个单元的路边的一棵大榕树的树根右侧摘了三片树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可怜的东西，它们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它们在阳光下多么快乐、青翠，不会想到有人来把它们摘走。为什么?因为，那就是原因。接着，他回到家，上床，逗了一会他的笑腺，只是为了记录在案，所以，他们会说，他总是设法自得其乐;接着，他用一只小尼龙袋套住中指，来比较出汗的情况，没有特别的理由，关键在于，他只是

兜着圈子，让自己垮掉，因为他需要新的东西、新的燃料来让内部燃烧，但他不再有力量，他不能继续下去；他不知道基甸是否已经回家，明了情况。下午四点，不早不晚，他到谷地他们的那块岩石那儿去，绕着岩石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七点，但基甸没有露面，也许他走后面那条路回家了，没有看到榕树上少了几片叶子；好吧，这是第一次尝试。

早晨，艾伦用两块石头拧开公寓楼后面小水管的龙头，让它滴水，空水管发出的啸声很远就能听见；下午四点，他又来到岩石旁，再次绕着岩石走，这次一直走到垃圾场，但没有人来，也许一个邻居听到滴水声，在基甸放学回家之前关上了水龙头；第二次尝试。

第三天，艾伦从韦卓幼儿园取来沙子，将公寓楼后面三个下水道盖子的所有的孔堵住，再倒入水，弄得路上滑腻腻的，他满意地擦擦手。但他总是闻到一种味道，他查了查他的鞋子，没有什么，他没有踩到什么东西，但他还是闻到这种味道，也许这味道来自下水道。他踩在圆形的水泥盖上，笑起来；哦，他们经常在这儿玩尿尿比赛，他们交易大量的杏核，他和基甸，还有扎克；我不知道基甸这次是否会注意到，也许我当时应该设计更大、更醒目的标记；你小的时候，你马上就注意到这些东西，但你长大了，你心里想到别的东西，你走路不会低着头，找来找去；所以，要是基甸没有注意到这些标记，这本身就是答案，无须多说。四点整，艾伦到谷地去，在石阶上打瞌睡，温暖的阳光使得他内心中的雅莉和基甸的形象生动起来，虽然面目不清，但两个都在那儿，发出一种震动，像他想要弹奏的两根弦线，这样，他们会融入他的内心；他感

到弦线在拨动，如此一来，当他张开嘴时，他就会发出他们的声音。当他醒过来，已是五点半了，他已然发展出一种小睡的技能，至少是这种水平；他走到垃圾场，四处察看，做着计算，至少把破冰箱的门开关了十次，断定问题在于锁舌进入锁眼太深，这样就很难从里面把针拔出来，更别提灯光的问题，因为要是钉子或铰链从汗津津的指间滑落，那他如何从黑暗中再找到它们？他甚至不能擦根火柴，因为那儿没有足够的氧气，也许他可以在冷冻室下面粘一把小手电；现在已经七点，艾伦便回家了；他并不完全气馁，没有，虽然有一种悲伤折磨着他，一种分手的悲伤，但也许基甸压根没有走到公寓楼后面，也没有注意到洞里潮湿的沙子。

第二天早晨，他捡起一支粉笔，沿着人行道上箭头的方向走，起初他觉得要自己画这些箭头，他忘了，每一代人都会画箭头，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已有的箭头上加上两条斜线；他乐于这么做，仿佛他是游戏的一部分；有一刻，他甚至想顺着箭头经过公寓楼，但他不再那么好奇，他关心的是他们的宝藏在哪儿。下午，他去了垃圾场，钻进那台小冰箱中，发现冷冻室迫使他工作起来下巴抵着胸口，这是一个没有料到的问题。他爬了出来，关上门，设法把手从橡胶绝缘带那儿塞进去，但绝缘条伸缩度不够，刚伸进手指，就在潮湿虫蛀的地方卡住了；艾伦想，也许他得用什么东西给它润滑一下，但他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他可以从家里带一把大的开罐器来，那种有轴承、可以转动的开罐器，可以将开罐器咬住冰箱的橡胶绝缘带，像开罐子一样，只是从里面往外开。他拍拍自己的肩膀说，好主意，克莱因菲尔德，但锁舌太长的问题仍然存在：他

设法把“瘦小的也门人”，即爸爸那把最小的螺丝刀捅进去，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他坐着想了一会，他的脚晃悠着，没有碰到地面；在公交车上，他常常一眼就能看出车轮上的座位，它们更高一些；突然，尖厉的警报声在空中响起，也许战争已经爆发；警报声马上就停止了，他们必定是在测试，但刺耳的啸叫声让他恼火，他跳下来，猛地关上门；这台矮墩墩的冰箱晃了一下，好像要把受到的冲击吸进去。

那天晚餐时，每个人都默默地吃着，看着自己的盘子，爸爸的背包已经整理好，放在门口；艾伦不知道，要是爸爸也走了，留他一个人和妈妈在家里，他会怎么样。奶奶咳嗽，将一口捣烂的鸡肉吐在桌子上；妈妈拍拍她的肩膀，很重，太重了。有一刻，他们都停止了咀嚼，奶奶倒吸了一口冷气；艾伦想，这下完了。但她恢复过来了。她还没到时候呢。谁还要土豆泥？妈妈疲惫地问。爸爸还要；她站起来给他加，艾伦看见她走路很特别，拖着步子，有些罗圈腿。哦，让我歇一下，她总是这么走的；艾伦也马上要第二份：再来点土豆泥，谢谢，多一点土豆泥，他说话的声音太响了。她做了个鬼脸，谁在乎呢；她不愿正面看他；那就是说，她看他，但侧着脸。他把一大份土豆泥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再要第三份。尤希的椅子空着；大家都时不时地望一眼，甚至奶奶也不例外。几天前，也是这个时候，晚饭吃到一半，尤希开口宣布她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部队的长官同意对她提前征召；带着一种胜利和不无甜蜜的复仇的微笑，她叙述了她如何每天坐在他办公室门外，从早坐到晚，整整三个星期，直到他最终让步，给她签署了比计划提前六个月征召的文件；艾伦嘴里含着无味的食物，

心里反驳妈妈所说的：什么，你在家里过得这么悲惨，以致你非得逃到军队去？尤希没有回答，她默默无言；大家跟她一样沉默，他们喝着汤，咽下去，喝着，咽着；妈妈叹气，她坐在尤希边上，几乎要哭了，但她克制住了，也许她后悔竭力为她争取延期服役；他偷偷看一眼，见尤希打量着眼前的情景，仿佛要把这一切印在她的记忆里，再盖上印章：小厨房里摆着富美家长桌，塑料印花贴面的桌面上妈妈放着蜡纸和要晾干的尼龙袋，还有妈妈自己、爸爸、奶奶和他；完全在她目光的力量的作用下，一切都转换到过去时态；接下来的几天如此难熬，艾伦几乎不能等到她离开；第三天上午，爸爸带她去了征兵中心，她就此消失了，好像她用刀子把她自己与家庭割断了；后来就是昨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她终于打来电话；他们叫醒他，让她穿着睡衣跑去接电话，跟她说说话，他睡眼惺忪，听见电话另一头传来兴高采烈的声音，不明白这是谁。她说由于形势的需要，她已经转到野战部队。她说得很快，没有叫他名字，没说小兄弟；当她问起他的情况，听起来好像她并不想知道。

此刻他躺在床上，做着明天的计划，想要知道基甸的想法；假设他没有看到那些记号，有可能，也许他正忙着做准备，但他为什么从营地回来后不来看艾伦呢，他担心什么呢，他得隐瞒什么吗，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只需要说句话啊；他忠诚吗？是或不是。这并非好像艾伦要为难他，艾伦只需要他的回答；之后，基甸可以永远和他互不相干，因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如果基甸仍然忠诚并相守，那艾伦会立刻得救。他对此完全有把握。就像睡美人等待一个吻；就像独立日游行要在总

理发出信号后才会开始。艾伦做好了准备。只要一句话，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爸爸抽烟的味道从阳台飘来。他变得烦躁不安。他一天至少十次打电话给部队，宪兵队；他们总是说现在还不需要他。客厅传来咕咕哝哝的声音，那是妈妈。她的声音中有某种意味，某种隐秘和诡计的意味。艾伦跳起来，像有准备似的，踮着脚到客厅偷看一眼。但这次他错了：一切正常。妈妈让奶奶在躺椅上坐好，把她的右手放在扶手上。她调整好所需的角度，接着把奶奶那只瘫痪的左手放在两卷本的《丘吉尔选集》上。艾伦看着，想要记住引起他注意的东西。在阳台上，他看见爸爸宽阔的背影，一缕烟从上面袅袅升起。妈妈在莉莉奶奶伸开的双手上绕毛线。现在试着记住，妈咪，她声音很低，他几乎听不清，莱巴勒的兄弟，叫什么来着，就是你告诉我们的被德国人杀死的那个人，记得吗？点点头或摇摇头，就是你说他脑子有问题的那个人，你记得是谁吗？什么？对我点点头。他也许，是个聋子？他有癫痫病？要是有，点个头。他跛腿是因为得了小儿麻痹症？他是个矮子吗？她开始将奶奶手上的毛线绕成团，还连珠炮似的发问，艾伦勉强能听清：他少手指或脚趾吗，他得了白化病吗，他是弱智吗？艾伦凝视着越来越大的毛线球和妈妈灵活的手指；她嘴皮翻飞做着单调的询问，直到最后陷入意外的沉默，虽然她似乎还在无声地问奶奶，她手左右挥动，伸出去又缩回来，脸也跟着绕毛线的单调的节奏抖动着；艾伦注视着绿色的毛线拉出去又绕回来，拉出去又绕回来；他熟悉这种颜色，这是他的毛衣！这件有着三角图案的绿色毛衣是她去年冬天给他织的，还能穿，她干吗呢，她眼睛发

亮，射出冷冷的光芒。艾伦上前一步，即使他现在走进去，站在她跟前，她也不会注意，她魂不守舍，她的手机械地绕着毛线。现在，就是现在，走进去，对她喊叫：嘿，怎么回事，这是件很好的毛衣，但他没说什么，只是凝视着她盯着绿色毛线球亮晶晶的眼睛、她从齿间伸出的小而尖、粉红色的舌头；她呼吸短促，手一刻不停，像一架拟人纺车。除非有人阻止她，她会永远这么进行下去。奶奶茫然地望着前面，也许她的状况会几年不变，也许死神忘了她，也许她已经死了，也许这就是死亡；当毛线绕完了，奶奶就会开始解体，接着是躺椅，接着是维希提格地毯、玛士撒拉**扶手椅**[①]、波尔多沙发、餐柜、墙纸，还有所有的墙壁，一切都会开始解体，这不是死亡，它会解体为一根长长的线；此刻绿毛线的线头绕过了妈妈的指头，她空绕了一下。她肩膀塌下来。她脸皮松开来。她叹息一声。

第二天，艾伦背起书包去学校，还带了三明治和一只苹果，但他藏在韦卓幼儿园，直到看见妈妈出门去购物了就急忙回家。首先他要确认睡在厚实的苏格兰格子绒毯下的奶奶还活着；其次，他去洗手间撒尿，恶心欲吐。有人就在那儿呕吐过，他们可能肚子痛，就这么回事，也许昨天吃的鲱鱼变质了，为什么事事不顺，他们老了，他们这样的年龄不可能了，是的，但那个埃及的女人怎么回事，尤希说起过。他赶快爬上一张椅子，开始在壁橱最上面的架子上翻找起来。但他忘了，为什么要爬上来，他要找什么，因而他开始瞎翻，搬出他的旧衣服，所有的短裤、长裤、法兰绒格子衬衫、套衫和睡衣，包

---

① 原文为法语 fauteuil。

括去年和十年前的衣服，甚至他幼儿时穿的衣服；我们在这儿从不扔任何东西。穿了这条短裤他赢得了五年级跳远冠军，裤子上还有一摊没有褪色的血迹，他想知道一个瞎子骑自行车是什么感觉，那时他就穿着这条短裤；这是特鲁姆佩尔道衬衫，为了扎绷带，袖子剪短了；这是他五岁时穿的睡衣，那时他第一次在基甸家过夜；这是，这就是他要找的，夏令营穿的红T恤，那时他和基甸不和，艾伦是排球队队长，负责挑选队员，他最后才挑了基甸，并非因为基甸不是个好队员，他只是要在最后保全基甸之前制造一个悬念，就像当他假设阿拉伯人征服耶路撒冷，埃及陆军上校沙姆斯，出于对艾伦的尊敬，让他从行刑队手中救出他的五个最好的朋友；艾伦在一排排显露哀求神色的面孔前徘徊；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增强兴奋度和基甸的惊喜，就像约瑟最后一刻才向便雅悯及他的兄弟们说出真情，但那便是他们不和的开始，整整一个月，那是他们过得最糟糕的一个月，就是那个时候，艾伦设计出一套暗号系统，以确保他们之间的暗战不超过一星期；此刻，他想把衣服折好，清理他造成的这个烂摊子。嗯，她过多久才会注意到，他不清楚；随后他在水里洗那件红T恤，再跑下楼，尽可能在公寓楼后面找一根明显的绳子挂起来，要是经过那儿，只有瞎子才看不见；之后他回家去。

他在书桌前坐下来，开始给尤希写信：他希望她一切都好，好好照顾自己，家里都好，一切如常，她的床仍给她保留；他开始对她的笔友产生好奇，他们现在肯定都被征召了；他随意地，好像是另一个人似的，拉开她的抽屉，把她的上了锁的信箱放在手里考虑了一下，她将钥匙带走了；当他关上抽

屉，他发现一张纸露出信箱外面，便忍不住将它慢慢抽出来，看到上面是一份陌生的名单，全是她笔友的名字，每个名字下面都用小字潦草地写着莫明其妙的说明：恋人阵亡、诗人、长腿叔叔、梦想家、运动员、被领养的、二十五岁、自杀未遂、浪漫的病人；在来自澳大利亚的跛子的名字旁，清楚地写着：真相。艾伦把纸从上到下看一遍，但他不解其意，他也没有精力去弄清楚。他很快又给尤希写了几句：保持高昂的斗志，祖国做你的后盾。

他四点到了岩石那儿，坐着耐心地等待，但没有人走那条路来谷地；也许基甸在家做准备，准备什么呢，他所要做的只是说出是或否，即使他不大声说出，只是点点头，这也可以让人明白。艾伦回顾他至今留下的记号，也许他漏掉了一个记号，基甸因而感到不解，但没有，他是按恰当的顺序留那些记号的。从榕树根部的叶子到夏令营红色 T 恤。嗯，很有趣，甚至那个时候，他就有脑子想出所有这些记号，当时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事实正好相反。

他站起来，伸伸手臂，好像感到无聊似的；他开始踱来踱去，好奇地想着尤希的那份名单。哪一天，当事情都了结了以后，他会有时间来考虑事情，如尤希的事情，还有像腓尼基人这种历史上的事情，或者科学和飞向外太空的事情，还有发现和发明及动物的事情，再就是托马斯 · 阿尔瓦 · 爱迪生和亚伯拉罕 · 林肯的事情，这些事情他感兴趣多年了，只是没有时间，

或者有关路易·巴斯德[1]和探险家，以及关于"康·蒂基"的航行[2]，还有关于吉卜赛人和阿兹特克人，关于飞船和齐柏林飞艇，这个世界充满了知识；他发觉自己再次来到那台小冰箱前，他爬了进去，并注意到，一旦在它里面，他就差不多意识不到自己的味道，自己呼吸的味道；他决定做一个实验，并不真的关上门；接着，他看了一下周围，找一个纸盒放他的逃脱工具，把它放在一个架子上，用那把小螺丝刀，往左边拧开，拆掉两个放鸡蛋、人造黄油、酸奶罐、调味品和蛋黄酱的小架子，这样，它们就不会挡住他的胳膊肘，不管怎样，他在那儿只能动左手，他还得解开他右脚的鞋带，从鞋垫下面取出妈妈的指甲锉，因为很可能这是唯一适合放在锁舌和金属针之间的工具了。他有意让它从貌似汗津津的指间滑落，闭上眼睛在底下摸索；他至少花了十多秒钟才找到，这太长了，他只有不到六十秒的时间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行动。他一次次练习让针掉下去，训练自己要求做到单凭声音就能马上找到它。接着，他又回到岩石那儿，一直等到七点。明天，他想，将是独立日后，也是他对基甸说再见后三个星期了，等待、诱惑、难受和冒险；也许基甸忘了他，他现在有事情要考虑，在这样一个时候，容易忘掉你认识的某个孩子，在学校，要是艾伦几个星期没露面，也没有人真会感到不安；对这个问题，他们压根没在意。夜色突然降临，天冷起来，他跑回家，在晚餐时分推门而

---

①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

② 指1947年由挪威探险者乘一只名为"康·蒂基"(kon tiki)的木筏去南太平洋岛屿进行的探险航行。

人;他们没等他，他不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吃饭了。他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吃饭，一点胃口也没有;爸爸说他又给他的部队打电话，他们让他耐心等待，他们首先征召年轻人。好像我老了，他生气地说，我可以让那些家伙看看，他们有几斤几两;他咽下一大块面包。“听听这个，小欣达，今天工作时我们听开罗电台的‘雷声’节目，那个用希伯来语做宣传的笨蛋说，纳赛尔要让我们‘吃败仗’，你听见了吗?他说‘吃败仗’。”他捧腹大笑，口水和面包喷到餐桌上，妈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啊，你们一个样。”她说，“阿拉伯人，犹太人，全都一个样。”

她哼了一声站起来，拉着奶奶上床。几分钟后她回来，匆忙扫了艾伦一眼，他一个人还坐在餐桌旁;他甚至不想掩饰指关节上一块和她一样的蓝紫色色斑。妈妈清理餐桌。她准备烤一块蛋糕给尤希。她在他身边默默地忙碌着。比往常更疲惫。当沉默越发难以忍受时，她打开收音机。托托博彩公司希望宣布，由于许多选手应征入伍，所以即将举行的抽奖和全国联赛暂停。售票处可以退票——她气恼地关掉了收音机。艾伦感到震惊。他们什么意思，暂停活动。他愤怒地直摇头:这不公平。他们不公平。

妈妈呻吟着打第一个鸡蛋，她脸色变得很苍白。艾伦注视着她，不敢动。她一只手紧紧地按着肚子。她慢慢解下有着袋鼠图案的围裙，挂到钩子上。艾伦没站起来，也没敢问怎么啦。只见她蹒跚着走向卧室。他一个人留在厨房。他用手握着鼻子和嘴，闻着一种臭味，他知道这臭味来自他体内，来自他腐烂的大脑;不久，所有的思想和借以表达的词语都会令人恶

心，布满白斑，像烟头一样被踩灭。他不安地打开收音机，听到海伦娜·鲁宾斯坦公司希望告知以色列妇女：在当前这种紧急状态下，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继续推出美容产品，让你为了那个当兵的男人打扮出最漂亮的一面。汉南的基布兹宣布计划于下周四举办的婚礼推迟到——他关掉了收音机。他很快就要去睡觉。为明天积蓄力量。他想找一只干净杯子喝水，但没找到，便找了一只脏杯子喝水。水槽里有只鸡蛋，上面有一片血渍。他又感到筋疲力尽，便坐下来。他想他可以想象爸爸跪在妈妈的床前，抱着她，他的头埋在她怀里。他牢骚满腹，他们什么意思，推迟全国联赛，让选手离开部队一天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可怜的几小时，总比把他们关在那儿，跟那些愚蠢的海伦娜·鲁宾斯坦公司的人在一起强。他愤怒地挥着拳头。

是你身上的臭味吗？妈妈用陌生的声音说，声音大而生硬，这是她第二天早晨粗声粗气地叫他起床，态度有些粗暴；她拉起百叶窗，转身让他自己好好看看。你这样已经有几天了。注意到她直接面对他：她不再怕你了。他蜷起身子，脸埋在枕头里；她怎么啦，她的行为为什么如此奇怪？她凑到他身上，开始疑惑地嗅着，从头到脚，她在奶奶身后就常常这么嗅的；她突然眯起眼睛。艾伦呼叫艾伦，快逃命，危险，危险，请回复；他以前看见过她的这种眼神，闪着惊恐的目光，那是在厨房，大扫除后，马桶里的粪水流了出来。她用力把他翻过身来，拨开他捂着脸的双手，使劲嗅了嗅，接着注意到他的鼻

子。你发神经，你鼻子怎么回事，傻瓜[1]；没把这个把戏[2]算到你账上真是糟糕；即使那个瞎子看不清你捣什么鬼，但至少他们能够闻出来吧？急救站的医生说不用担心，鼻腔里有了异物就会发出这种味道。他还记得不小心把某个小东西塞到里面了吗？艾伦只是摇头。艾伦呼叫艾伦，出去，出去，快逃命，请回复。急救站内一片忙乱。他们准备担架，放好绷带，清点药品。艾伦不经意瞥见他认识的两个七年级学生，穿着白大褂神气地走来走去。每个人都显得很忙碌，仿佛他们急着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甚至孩子的脸上也有这种表情。这是一两天前的事情，医生小心地将一把小巧的镊子伸进艾伦的鼻子，试探着。啊，夹住了，哦，在那儿，相当深，来了，我们要让它出来，别动，只疼一会儿；他慢慢地、小心地夹出一团发出臭味的东西，扬了扬，但他得意的笑容迅即消失了，因为他凑近看了一眼，那是一个笔迹模糊的纸团。你这个年龄的孩子，还把东西塞进鼻子，真丢脸。医生感到吃惊，他面对艾伦说，啧啧啧，啧啧啧，这种事情三岁的孩子做得出来，长到十岁就不会做了。沉默。妈妈呆住了。现在让她告诉他，让她告诉医生一切事情，医生就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也许会有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电击或什么的。他有片刻的痛苦，但一了百了。现在，求你们了，就在战争开始前，因为战后谁在乎？他十二岁了，妈妈喃喃说道，感到很丢脸。艾伦凝视着她。她不朝他看。在他眼前，他看到那把镊子，晃着一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meshuggeneh。

② 原文为意第绪语 chendelach。

封再也到不了目的地的信。艾伦呼叫艾伦，现在怎么办，请回复。他往后退缩。他没有权利抱怨她。他不也站在这里不敢开口么，并不比她为他的成年礼给他买增高鞋时他说得更多。那时他对她什么也没说，也为此恨自己，恨他背叛了自己。十二岁半，她咕哝着说，脑袋耷拉下来，觉得无脸见人。

第二天是最后一天。四点，艾伦到谷地去，穿了一条干净的裤子和一件熨过的衬衫，头发用水抹平了。他没打招呼就离开了家，因为害怕被他们看见了出不去，或者心里难受。他随身带了所有的工具。他甚至记得那把大开罐器，他把它藏在裤子里。他走到岩石那儿，爬了上去；在最高点，借助他那面红色小镜子，对着基甸家开着的窗户反射阳光；短短地闪三下，接着长长地闪三下，再短短地闪三下。他做了三遍，手有点颤抖，但节奏一点不乱；接着，他在石头上坐下来，感到虚弱，便蜷缩在石头平整的地方，也是基甸的位置上，尽量摆脱他的那种感觉，即流失的感觉；他那时肯定睡着了，希望有人会拍他的肩膀说，你叫我吗？但五点整他醒过来，仍是一个人；他懒洋洋地站起来，又用镜子闪了三次，对准了基甸房间的天花板，因为也许第一次闪时，基甸正在睡觉，没看见；这时他腿一软，从石头上掉了下去，躺在地上；他有过这种震惊和麻木的感觉，就在这儿，那次他跌断了手臂；他那时害怕得要命，比现在害怕多了，相比之下，这次没什么，现在几乎完事了。那时他又蹦又跳了半个多小时，也许一小时。就等合适的时刻，那时他晕乎乎[1]的脑袋不管用。那时它还不能指令手臂适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ofzeluchi。

时弯曲。他当时经历了所有的麻烦事:乔拉想要淹死他以救他自己，乔拉的旧衣服，他所到之处人们看他的目光，对他的侮辱，明里暗里;无济于事，直到他想象矮胖的罗纽姨夫在成年礼上站在他面前，重复说“健身，健身”;突然它就发生了，他听到咔嚓一声，感到了疼痛，他体验过的最剧烈的疼痛，他枪击般地意识到他所做的事情，他竟然做了这样一件事;现在他们再也不会送他去特拉维夫了;这时他开始感到害怕。

他又看看手表，看出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奇怪，时间过得多么快，现在该第三次发信号了。他使劲爬上岩石最高处，尽量站直——他的双腿抖个不停——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也许上次发信号，基甸正好趴在床上，看不到头上移动的光圈，因为他如果看见，他肯定现在就会在这儿了，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求救信号，即使有仇也不能置之不理。甚至当他们两个都长大成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躺在他们新居的床上，哪怕生活在王宫里，要是他们突然看见天花板上一道闪光，三短、三长、三短，他们就会跳起来，背上包，等不及和人打招呼，搭上第一架飞机，及时赶到，彼此救助。他们发誓这么做。

他靠着岩石，尽量让自己稳住，仰起笑脸。为什么要显出软弱和讨厌的神色?努力从落日的阳光中汲取生命的力量。让我们说，他身处科米，双腿陷在雪里，渴望在岩石旁的这个时刻，但他没有力量想象科米，科米和丛林消失、隐去了。艾伦呼叫艾伦，我发现了其他东西，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我差不多忘了你在那儿，请回复;我几乎不再是我了，我几乎不在那儿，这是路的尽头，不是吗，请回复;艾伦呼叫艾伦，你发

现了什么，请回复；我发现，我发现，往下很深，尘土下，地底下，另一个东西也许你想带上，一件礼物，也许它能帮助你，也许它像油一样能持续烧八天；她常常为安息日买一条鲤鱼，但这是一种特殊的鲤鱼。你是让它变得特殊的那个人，在你来之前，它只是一条普通的鲤鱼，养在浴缸里，嘴巴一张一合，胖乎乎，亮闪闪；你坐在浴缸边上，看着它；它看起来是那种很蠢的鱼，小而结实的身体，嘴巴一张一合像个玩具，在浴缸里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你突然站起来，是的，现在我记得，你朝她的壁橱跑去，爬上一把椅子，打开她放项链、手镯、戒指和胸针的首饰盒，你最后找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粒脱落下来的有光泽的红豆，一粒有光泽的红豆，你确信这是一颗红宝石；你拿了它跑回浴缸那儿，高高地举着，像一支火炬，你的闪亮的红宝石；接着，你抓住鱼；鱼扭动着想要从你的手里挣脱出来，但你紧紧抓住，虽然鱼极力挣扎，拍打着尾巴，但你还是将红宝石塞进鱼的嘴里，用手指往下压塞进鱼的喉咙里；鱼万分惊愕地看着你，但红宝石此时已在它的胃里；你整天神气活现，为你的这个秘密感到得意：我有一条肚子里有红宝石的鱼；你等着妈妈星期五将那条鲤鱼开膛破肚，发现肚子里有粒红宝石，便许个愿，无论她要求什么，马上就会实现，这样好呀，然而事情并非如你所愿，幻想永远不会成真，在你是孩子的时候尤其如此；最好别相信魔力，这样你就不会失望，但此刻，从公寓楼通往谷地的路上，基甸来了，来得正是时候，就在最后一刻，以他的走路方式，弓着腿走来，也许我在做梦。艾伦呼叫艾伦，也许我在做梦，是的，也许我在梦里。

嗨，克莱因菲尔德，怎么啦？

哈啰，基甸。

你在这儿干吗，弯腰驼背的?

你看见我的记号了?

没有。挪一下，这是我坐的地方。

34

……这是有关一个普通男孩的故事，如同我们，一个我们这个年龄的男孩，瞧，这个故事我酝酿了很长时间，我在我买的一个特别的本子上写下一些想法，呵呵，七十页，我一直在写，不管怎么说，故事很有创意，如果有好的机会，它可以拍成电影，我只是开玩笑啦，有关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至多是我们的年龄;我还不能什么都告诉你，仍然是个秘密，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故事里肯定会有间谍什么的，也许还有马戏或胡迪尼一类的事情。聊博一笑;故事还没有写完，还要进一步构思，但事实是——谎话连篇，巧舌如簧，就像一下长出了许多粉刺——这个男孩的名字碰巧也叫基甸;情节涉及飞机，他对飞机着迷，这个叫基甸的孩子，也许想做个战斗机飞行员;我还没有写完，也没有想好一个孩子怎么能成为一个飞行员，因为，我是说，要是人们把故事拍成电影，别笑，这孩子就得驾驶一架真正的飞机。不可能，忘了吧，在我的电影里我不想用替身，这不是你们那种詹姆斯·邦德电影;在我的电影里，一切都是真实的，从头到尾都是可信的，当飞机坠毁，孩子大腿受伤，大腿，大腿。艾伦舔舔嘴唇，又偷偷看一眼基甸搁在石头上的裸露的腿，他一时词穷。他喘口气，他怎么会

编造这么一个谎言，而其实他只想问基甸一个简单的问题，问这样一个问题，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因为问题与其说在她身上，不如说在于基甸是否仍然忠诚，只有这个问题才能救他，但现在他弄巧成拙，虽然稍后基甸出于忠诚，愿意提供援手，艾伦想，我肯定他在等我；当基甸热情地拍拍他的肩膀时，他的心几乎因快乐和宽慰而融化；艾伦声音哽咽地问，有什么好消息？还好吧？他想起来要缩回他瘦小的肩膀，但为时已晚；基甸说，嘿，随时都可能发生，今天或明天；艾伦问，什么可能？基甸不理睬这个问题，神情严肃地小声说，他哥哥曼尼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告诉他我们防御力量的秘密呼叫代码是什么，他四下看看，以确定没有人偷听。要是你发誓严守秘密，我就告诉你。艾伦内心在呻吟，玄武石啊，曾几何时，基甸不必要他发誓；他为什么要唠叨这种秘密代码，它和眼下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提供这种微不足道的贿赂，他为什么不直说：他还是不是他？基甸神情严肃地说，红被单。什么红被单？艾伦弱弱地问，他感觉在下沉、迷失。所以回答是否定。他不是，红被单，那是否定。基甸笑了。秘密代码，笨蛋，你认为我什么意思，要是你问我，这是炸弹，红被单，就像在公牛面前挥动一块红布，懂吗，那些阿拉伯人就像许多被杀死的公牛一样，就要完蛋了。艾伦摇摇头，他不懂，基甸在说什么？他所说的无非就是：你是否就是你？基甸说，我们站在这儿干吗？他爬到岩石上，徒劳地想把他的两条长腿跨在裂开的岩石上，最后只好放弃，双脚挂在岩石边上，仰面躺着；艾伦长吁了一口气，基甸说的只是战争。但正当艾伦想他还有机会，他注意到有一道阴影，前所未见，有些古怪，就在基甸

的大腿靠近腹股沟的地方。那儿，瞧，腿上。你干吗这么神经过敏呢，我只想让你看一下伤口的地方。谁碰你了。我是说，瞧，这伤不轻，是防空炮弹的弹片；电影拍到一半，他的腿就要包扎，甚至还要打石膏，但想想看，沙漠中哪儿去打石膏？上帝，我真笨，瞧，我马上修改；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支钢笔，手颤抖，但神情严肃地在手掌上潦草地写了些什么。基甸茫然地望着他。不清楚他的想法。也许他想起，很久以前，艾伦常有一些疯狂的念头，希望梦想成真。但你得相信这些念头。不：不是相信这些念头，而是相信艾伦。相信他的热情。但基甸没说什么，没有任何表示。就此而言，他真的成熟了；艾伦不再能读懂他的表情；只有一个希望，甚至不必是语言的回答，要是基甸能让他清楚和明确地看到是还是否，这就够了，这就是他所求的：基甸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一个完全的朋友。你知道，就是现在，当我们坐在这儿时，我有个好主意，也许你会成为电影明星，是的，你，为什么不能，一部真正的电影，但为此我们得给你的腿扎上绷带或打上石膏。嘿，你要去哪儿，等一会，男子汉。"男子汉"——我像他们一样说话，现在，像他们一样说话，像他们一样说谎。给我一些时间来做解释，我们说到哪儿啦？哦，是的，就像这样，那孩子向南飞，实施救援任务，但埃及人的高射炮突然向他射击，或干脆——是否这样，他的挚友，不是，他哥哥，也是飞行员，在埃及上空被击落，而弟弟，即基甸，决定去救援，因为没有其他飞行员愿意冒生命危险。你觉得怎么样？

他屏气凝息地端详着基甸那不可捉摸的脸，为基甸任他完全陷入自己的谎言之中感到惊讶，但他继续编造一些新的话

说给他听，并非这些话很重要；只是基甸坐在那儿，噘着嘴唇，等着看下面会发生什么。他为什么不再高谈阔论或进行说教？为什么如此沉默？那好吧，他也会沉默，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沉默。然后，瞧，这个孩子基甸，他天生喜欢飞行，总是制作模型飞机，成为空军青年营的一个成员，所以，当中队指挥官要求一个志愿者飞到敌人后方，去救援被击落的飞行员——说到这儿，基甸可能暗示，仅仅用手势表明，他听够了这种煽情的、明显的谎言，那艾伦立马可以打住，他可以大笑着告诉他，他只是开个玩笑，闲扯一通来缓解军事戒备的紧张气氛；他始终保持选项的开放性，多年来，他学会了怎样维护他的尊严，怎样在内心隐藏外界的侵蚀，但基甸不说话，不做出配合的努力，这就迫使他将故事越说越长，以至于几乎不可能有后退的空间，哪怕大笑或以玩笑为借口，基甸就坐在那儿，双腿拢在一起，冷漠、无动于衷地看着他。电影里便有这样一个场景，基甸在沙漠的一个绿洲找到了他的哥哥，他们两个都脱了衣服游泳，当然，赤身裸体，他们还能怎么游泳吗？穿着衣服游泳？上帝，你真是个小孩。但你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背。对的。所以，你说什么，摄影师应该闭上眼睛？把裤子脱下来半分钟你会感到不好意思？我们班上的孩子呢？他们怎么样？小心，他想，基甸在蒙人，假装感兴趣，但并非如此。他已经是个陌生人。他是他们中的一个。艾伦尽量显得平静和天真，不抽搐，虽然他知道自己已经越来越深地陷入基甸的陷阱之中，但他有什么选择，这是前所未有的生死攸关的事情；以防万一，以防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真实的基甸的一个微粒，愿意和他一起分享这个时刻；他说，谁在乎我们班上的孩子，想象一下

要是他们在电影中成了明星，你会多么嫉妒啊。基甸假装在听。你可以看出他打算告诉所有的人，艾伦失去了理智，好像那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家里。好吧，要是你坚持，我们将这部电影限制为十六岁以上，但如你所知，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去看这部电影，或也许他们会让我们去看，与总理、总统和空军指挥官一起参加首映式。只要我们保证当出现某些场景时闭上眼睛。你笑什么，你为何笑成那样？他们当然会在那儿。现在基甸笑得流出了眼泪。他擦擦眼睛，呻吟着拍拍大腿。这是他后退的机会。说他只是说着玩的。寻他开心。忽悠人的。但他没有勇气这么说。他没有勇气后退。他得再看看，用他自己的眼睛在大白天看清楚。看一看在这个身体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了解这个身体如同了解自己的身体。他怎么会愚蠢到竟然相信基甸这些年都在等他，相信他是一个完全的朋友。在这个走动、说话，好像无所畏惧的男孩身上，还保留了基甸的什么呢；要是他们把他丢在中国的大地上，他凭本能会知道该如何为人处世；他点头哈腰：这是真的。他的基甸还留下什么呢？甚至他内心的那个忠诚的老相识基甸至此也几乎不见了。他得吞下一整块巧克力，一天吃二十四块友谊方糖来保持这份记忆。仔细观察，基甸显然停止服药了。你可以看出他有了难以置信的进步：手臂上的肌肉、手上暴出的粗大有力的静脉，还有他的声音，很深沉；他的喉结鼓起，仿佛一星期两次五毫克安定药真的一直抑制了他的生长。你真是，在银幕上露出屁股就这么大惊小怪，而我在说盛大的首映和奥斯卡奖，以及所有报纸上你的照片；你让我觉得好笑，基甸，你真的相信我挑选演员就不考虑是否适合这个角色？基甸突然支起了耳朵。不是一个

好兆头。这是基甸家的真诚、负责的耳朵。我当然了解你，你为什么笑，但这是很久以前了，接着笑，笑吧！你笑什么呢？我现在不是像一个朋友在说话。忘了我们是朋友：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在说话。你知道什么？别告诉我，好吗？不必帮我。只管走。我们回家吧。事实上，你自便吧，我要在这儿再待一会。想想那部电影。谁在乎你的屁股。

但基甸没动。他坐在石头上，非常好奇地看着艾伦，像人们在等着看下一个节目，虽然他看上去有些吃惊，也有一点不以为然。艾伦在他的表情中认出基甸父亲脸上的怨恨，感到震惊：基甸运用着他所拥有的一切。他酷极了。他成熟了。艾伦默默地放弃了。从上方的大街上传来刺耳的喇叭声。兰美达来了。是扎克·斯密坦卡，艾伦愤愤地想，扎克·斯密坦卡。我们曾经是朋友。我大块大块的生命已经苍白、发霉。那你说什么？难道你就不能说点什么吗？所以，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所以，你是否还是你？是还是否？就让我看一眼，看看你是否适合这个角色。我当然是认真的。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就在此时，基甸过来，或假装过来。谁知道。没有人想到，没有人计划那么做。就这样发生了。感谢上帝，正是时候。到石头后面把衣服脱了，我就看一眼。好像有人走来似的。天几乎黑了。行行好吧，基甸，你真是个娃娃。

基甸慢慢地从岩石上滑下来，站在他身边，斜视着他。他考虑了一会，站直了，不急不忙地脱衣服，走到岩石后面去。请吧，请吧，艾伦心里恳求着。别在意羞愧和屈辱。重要的是看清是还是否……之后，就我而言，可以倒地而死，可以倒地而死了。

基甸从岩石后走出来。他看着艾伦，脸上是一种陌生的表情:挑战的、轻蔑的。随后，很简单，他转身离开。他穿着衣服。他没有脱掉裤子。他一直在嘲弄他。艾伦惊呆了，接着向他扑过去。基甸开始跑，跑得很轻巧、不费力气。他们之间的距离保持不变，不管艾伦怎样用力跑。

他追着他穿过谷地，惊奇地看到基甸远远跑在前面，似乎很享受这种追逐，只是想要让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让他看到他细小的双腿很快就疲软乏力。他们默默地跑了一会，两人之间的距离压根没有缩短;他们绕过足球场，又跑过那个洞穴和垃圾场，最后绕一大圈又跑回那块岩石;基甸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来;艾伦也停下来，气喘吁吁，脸色通红，眼珠突出。基甸脸上有种令人费解的表情:既不是强悍，也说不上柔顺。仿佛要作个决定，也像是在品尝他的选择权，显得悠闲和从容，即便已经有了主意。接着，他用一种奇怪的慢悠悠的动作，把裤子脱下来，让艾伦一睹那令人心碎的一团阴影。大白天，两次了，艾伦想。基甸眼中闪出一个幸存者的不无恶意的轻松神情，这几乎像是他早就热切地期待着这个游戏，他有一个动机不纯的冲动，想要了解艾伦大脑的秘密。他又转身离开，只是这一次他不跑了;艾伦痛苦地大叫一声朝他扑去。

他们扭打在一起，气喘吁吁、哼哼叽叽，谁也不愿停手。基甸更强壮一些，但艾伦像猫一样吼叫撕咬，这足以让基甸手足无措。他几乎认不出这个张牙舞爪、满嘴白沫、不断攻击并朝他脸上喷着臭烘烘气息的小怪物，仿佛要撕破他的皮肤，钻进他的体内。基甸拼命抓住裤子，而艾伦则撕扯着。他感到筋疲力尽，头昏脑涨，想要放手。基甸无助地看着这个狂暴的家

伙在他身上乱扯，抓他的脸，对他拳打脚踢，似乎在作殊死的搏斗，直到他突然发出一声恐惧的尖叫，以一个久已忘记的昵称引起艾伦的注意，不是叫他克莱因菲尔德，也不是艾瑞，而是他们幼儿园老师常用来叫他的，奈什梅[①]，小精灵；只是艾伦没搭理，也许他听而不闻；他将裤子从那个啜泣着的青年身上扯开，拉到膝盖下。看一看，端详一下。随之点点头，眼睛开始模糊起来。基甸躺在地上，在他的注视下感觉受到了伤害和侵犯。艾伦站起身扭过头去，眼光低垂；基甸穿上裤子，放声大哭，不无怯意地望望艾伦。接着，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跑起来，朝公寓楼飞奔而去。

艾伦站着犹豫了一会。随后，他脚步轻轻地开始穿过已经暗下来的谷地，眼睛盯着一片白晃晃、在暮色中显得怪异的光亮。他越走离公寓楼越远，也听不到了街上的喧闹声、厨房的叮当声、孩子的哭闹声，他最后走到了垃圾场，瘫在地上，身子靠着冰箱的门。慢慢地，仿佛想起什么事，他用手指摸着自己的身体，从脚摸到脖子和肩膀。他无动于衷地探究着自己的皮肉，考察这块陌生地带的地形。接着，他站起来，抓住冰冷的门把手，打开冰箱，闻着里面的臭味。他将屁股塞进下层的格子里，腿挂在外面，眼睛望着星星闪烁的夜空。四周一片寂静，公寓楼也很静谧。在夜色中，在天光之外，他觉得全国在等着战争的第一声枪响，这是伟大的开始。谁会赢而谁会输，会有多少人死去，他的熟人中谁会受伤？比如说爸爸，还有尤希，她驻扎在某个地方；他将亲友排列了一下，无论亲近还是

---

① 原文为意第绪语 Neshumeh。

疏远的，还有熟人，包括老师和邻居，他朋友的兄长，以及那些征召的足球队员。他担心飞行员曼尼，也为未能实现在岩石上刻下他们的面孔这一计划而遗憾。因为即使他们中有谁发生了什么，上帝保佑，至少可以有某种方式纪念他们。他开始慢慢地让自己的灵魂从泥淖中挣脱出来。他头脑恢复了清醒，犹如血液激活了麻木的四肢。

接着，他把纸板工具箱放在身边:从鞋垫的缝缝里拔出指甲锉和生锈的刀片，从裤带里掏出钉子。接着，他从裤子翻边里找到一段锯条，施米克姨夫在飞机上得到的火柴盒，但他决定把它扔了。给他们留下一点痕迹。他顺着脊椎摸上去，撕掉贴在那儿的膏药，手指捏到了那枚亮闪闪的大头钉。接着，他闭上眼睛，用手温柔地摸着他的这些物品，这样，即使在黑暗里他也能找到它们。与此同时，他内心中有个孩子的声音在问，就这样吗，就这样吗？他不相信他会这么做。

当他准备就绪，他抬起腿，慢慢地，像个行家，在身下把腿盘起来，先左腿，再右腿，右手按在大腿上。他想到，要是他成功了，当然他会成功，这就是他最伟大的胡迪尼节目表演，现在一个观众也没有，但他不需要观众:他为他自己表演。要是他成功了，当然他会成功，要是他能从这儿脱身，他当然能从这儿脱身，没有人会知道。甚至尤希也不知道。也许二十年后才公之于众。但二十年内不说。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二十年不说。

当他想到这里——二十年不说——他感到一阵疼痛，仿佛脑袋里有电流通过，他紧压眼睛等待疼痛消失，等待眼冒金星，成为一道耀眼的光;他的脑袋充满了炫目的光芒，他惊奇

地缩成一团，用指关节更有力地压住眼睛，直到看到了他熟悉的火花，接着看到了光的小天使；接着，他甚至压得更紧，甚至对自己更无情，因为不久，他懂得，他会抵达；他的眼睛真正充满了来自内在的东西，一种伟大而闪亮的精华，越来越明亮，像是远处的一声爆炸，但温柔、耀眼，像日出一样光芒四射；他攥紧的拳头下，分明是一抹惊奇的笑意，尽管疼痛，尽管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流到了手臂上，但他眼中精彩纷呈，所以他并不停止；他不知道为什么在他过去的所有实验中，他从未到达这样一个时刻，这一时刻是他身体给予的一件礼物。

接着，当他再也承受不住，就不再紧压眼睛，忍痛慢慢地睁开，并擦去眼泪，看见世界渐渐恢复熟悉的模样。有人喊他的名字。妈妈来到阳台上喊他。爸爸也走出来喊他。为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在喊他？也许他们毕竟注意到了什么。也许基甸跑到家里跟他们说了什么。他的忧伤的名字在谷地盘旋，似乎不可能传到他这儿。他可以感觉到声音的存在，犹如一朵云慢慢向他飘来，空中回响着他那不为人所爱的名字。

他们声音悲切地呼喊着他，他的妈妈和爸爸。声音从暮霭中传来，像雾一样笼罩着他。一声纯然痛苦的哀号。一声恸哭。他设法将脚塞进格子里。在冷冻箱里将头抵着胸。左手坚定地放在胡迪尼工具上。